
武俠世界
$2.00
802

◀編　後　話▶

今期的「五龍筆」，狄珏因與龍小婕逃出地洞時，驀遇蛇羣包圍，情勢險惡，但狄珏技高人胆大，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人蛇大戰，終於殺斃了不少毒蛇，可是這一來，却招致蛇王子到來尋仇，於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狄珏與龍小婕又陷入團團包圍的蛇陣裏，處於生死難卜的關頭。欲知他們能否逃出厄境，請看該故事今後的發展吧！

***　　***　　***

定型性的大小說「大陰謀」今期刊出了，小鬼子王小克在故事中大顯身手，運用奇謀，且看他怎樣周旋一羣以「愛神」爲名的美女中，而這個大陰謀目的是甚麼？王小克能否協助警方將它揭破呢？請恕編者爲了保留各位閱讀興趣，暫不披露，讀者們自己翻閱好了。

***　　***　　***

睽別已久的青年作家黃鷹君，在下期裏又有他的新作：「畫眉鳥」與各位見面了。「畫眉鳥」是描述名動一時的歌姬，匹馬江湖的女鏢師，待字閨中的少女和洛陽第一財主的獨生女兒，毫無瓜葛地先後被摧殘在一隻畫眉鳥的爪下，而最後一個的屍體竟在沈勝衣的床上被發現………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0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大陰謀

詭譎商戰 神秘女郎

「小鬼子」王小克剛踏進周探長那佈置得十分淸幽雅緻的屋子時，便看到電話几上的電話擱在一旁，顯然地，當他按門鈴的時候，周探長正在和人講電話。

「誰的電話？」王小克打笑問道：「是不是女朋友？」

「的確是女朋友，」周探長答：「不過却是你的女朋友。」

王小克愕了一然，周探長却將他一推，道：「快去聽吧，是白小妹打來的。」

「哦？」王小克一邊向電話几走去，心底下暗暗奇怪，自己二十分鐘之前才從家裏離開，除非發生了什麽重要的事，否則，白小妹是不會「追」到周探長的家來的！

他滿腹狐疑地，拿起了電話，「喂」地一聲。

「你剛到？」果然是白小妹的聲音，但却透着神秘。

「是的，」王小克問：「什麽事？」

「剛才有個自稱姓司徒的男子打電話來找你，」白小妹把聲音壓得很低：「我回說你出去了，但他却叫我無論如何，要找到你。」

「他找我幹什麽？」

「他沒有說，但叫我立卽通知你打個電話給他。」白小妹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他的電話號碼幾號？」

白小妹說了一個電話號碼，然後道：「小鬼子，你最好不要在周探長家裏打電話。」

「——爲什麽？」王小克不明地。

「是他關照的，他說，這件事非比尋常，他希望卽使是和你通通電話，也不想有第三者在旁。」

「他知道我在周探長家裏？」

「是我告訴他。」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終於說道：「好吧。」

「小鬼子，他叫你立卽打電話給他。」

「可是我剛來，周探長專誠請我來喝酒的，如果我——」

白小妹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噤聲道：「那姓司徒的語氣很緊張，我看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事，你可以先下樓打個電話看看究竟，然後才再上去喝酒。」

「好吧。」

王小克掛斷電話後，周探長詫異地問：「什麽事？」

「沒什麽，」王小克向他赧然一笑，道：「我下去一會。」他怕周探長查問究竟，因此逕自趨上前去，打開大門閃身而出，並不乘搭電梯，往樓梯衝了下去。

王小克一口氣來到樓下的辦館，向伙記借打電話。

電話才響了一下，立時有人接聽，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請問司徒先生在嗎？」

「我就是，」那男子的聲音立時興奮起來：「你就是『小鬼子』王小克？」

「不錯，」王小克問：「司徒先生有什麼貴幹？」

「不敢，在下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男子道：「你現在身旁可有人？」

王小克轉頭四周望了一眼，便答道：「沒有。」

「那好得很，」男子道：「你現在立刻趕到家裏，我來找你。」

「——爲什麽？」

「因爲在電話裏說話不方便。」

「司徒先生，剛才你說有件事要我幫忙，既然有事求我，難道是這樣呼喝人的嗎？」王小克不悅地。

「對不起，」男子猶豫了一下，道：「王先生，我們付你酬勞的。」

「是嗎？」

「是的，而且是數目不少的一筆酬勞，」男子道：「請你現在立刻趕回家去，我相信我會在你之前抵達府上。」

「請問那筆酬勞的數目是多少？」

「——五十萬！」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五十萬！對方不是故意在尋自己開心吧？

「王先生，我是認眞的，」男子又道：「你不要再遲疑了，希望在二十分鐘之內趕回家去，詳細的情形咱們見了面再談好不好？」

王小克腦中電一般轉着念，終於答道：「好吧，我立刻趕回家。」

「等會見。」男子掛上了電話。

王小克從辦館出來時，立卽跳上一輛空的士，向司機說出家裏的地址。

他一想到五十萬的酬金，便不由自主地吹了一聲口哨，一個和自己素未謀面的陌生人，竟然自動跑上門來，要自己去辦一件價值五十萬的工作，實在太出乎人意料之外了！

那究竟是什麼事？

王小克燃上一口烟，向車窗外望去，已將近下班時分，街道上的車輛多了起來。

他望一望腕錶，暗想要在二十分鐘內趕到家裏，應該沒有問題。

車子在一處紅燈之前停了下來，王小克湊上前去，道：「司機大佬，請開快一點，我趕時間。」

司機漫應了一聲，就在黃燈一亮之間，他一踏油門，車子如怒獸一般衝向前，刹那間，一個紅影衝過馬路，饒是那司機技術高超，車身也碰到那人。

司機急忙一踏煞掣，可是，那人已被車子撞得仆倒地了。

司機咒駡了一聲，將車子停下來，打開車門。

當王小克眼光向地上那人望去時，不由陡地一呆！

躺在地上的，竟然是個穿着紅色迷你裙的妙齡少女！她那修長的美腿上，有着一道紅痕，看來是剛才被車子擋風板擦成的。

王小克也下了車，走上前察看那少女的傷勢。

那少女呻吟着，一雙美眸，倏地睜了開來，但剛一接觸到王小克的眼光，立時間又闔上了。

王小克心下一寬，吩咐司機將那少女抱了起來，這時，路人紛紛圍了上前。

「這人是自己在找死，人家已經亮了綠燈，她才飛奔過馬路！」有人道。

「我看她是故意要自殺的！」

王小克聽了那人的話後，腦際一亮，瞧她剛才奔跑過馬路的姿勢，不正像自殺嗎？

王小克吩咐司機把那少女抱上車子後廂，然後跳上車子。

「先生，你……你想怎樣處置她？」司機訥訥地問。

「當然是送她到醫院去！」王小克說話時心下焦急，家裏有一個神秘人物在等着他，等

着他去接受一筆五十萬元的現鈔！

王小克雙眉緊皺，又瞥了那少女一眼，暗自詛咒着，爲什麼這種事早不發生，遲不發生，偏偏擇在這最重要的時候發生！

當的士駛近街角的時候，背後竟然傳來陣陣警車的「嗚嗚」聲。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倘若警方插手的話，必然夾纏不休，要浪費自己不少寶貴的時間了！

司機一聽到那陣陣「嗚嗚」聲時，臉上也是變色，王小克道：「別理它，你開你的車好了！」

可是，要在交通擠逼的馬路中飛車是絕無可能的事，司機按着喇叭要前面的車子讓路，然而，換回來的卻是此起彼落的喇叭聲。

那陣警車响號越來越近，王小克知道自己再也難以置身事外了，索性叫司機將車子停了下來。

這時，兩輛電單車一左一右地在的士的車畔戛然而止，從車上跳下兩個交通警察。

其中一個肩上竟然有兩粒花！

王小克向他望了一眼，便垂下頭來，那高級督察見了王小克，也是大感意料之外，臉上露出了一種狡猾的笑容，打開車門，冷冷地道：「小鬼子，請下車！」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下了車。

那的士司機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分辯：「先生，不關我的事，是……是這位客人叫我開車的！」

那高級督察並不理會司機的話，只是望了車廂中的少女一眼，道：「這位便是失事的傷者？」

王小克向他點着頭，道：「史督察，我這樣做是逼不得已，我——」

史督察不等他說下去，將手一揮，道：「小鬼子，我不是周探長，他處處包庇你，我是公事公辦的！」

王小克望了史督察一眼，只見他咀角現着幸災樂禍的笑容，心下不由一沉，暗嘆爲什麼自己這樣倒霉，碰到了和周探長一直有心病的史督察？

「小鬼子，你這次逃不了，肇事現場起碼有五十個以上的證人，」史督察轉頭向的士司機道：「是他叫你不必報警，逕自把車駛走的嗎？」

「是的，可是，我們正要將傷者送到醫院去——」

史督察不待他說下去，又向王小克道：「小鬼子，我看你要跟我回去警局了吧？」

王小克腦際一亮，道：「好極了，那些證人可以證明這次的失事不是我們的錯誤，是她！況且，我叫司機開車的目的，不外想盡快送她到醫院去救治而已。」

「是嗎？」史督察露出一副不置信的神色說。

「是她故意向我們的車子撞來的！」

當王小克這樣說的時候，他並不希望得到史督察的信任，果然不出所料，史督察「哈哈」一笑，道：「這是什麼鬼話？像她這樣年輕貌美的女孩子，竟會嫌命長撞車自殺？」

王小克只是冷冷地望着史督察，他知道自已無論如何是沒有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回家去了！

這時，另外一個交通警員已經拿起了無綫電話，吩咐派救傷車趕來現場。

「根據法例，我可以呈報姓名地址，逕自離去，而用不着要跟你們去警局的。」王小克道。

「本來是的，而且責任也在司機身上，可是——」史督察冷冷一笑，道：「你慫慂司機擅自開車離開現場，我們有理由懷疑你蓄意謀殺！」

「你說什麼！」王小克怒吼道：「你是在指控我？」

「說不定，」史督察咬着牙，滿面陰森地道：「那要等我們研究調查後才能決定，對了，這位司機大佬是我們的主要證人。」

那司機雙唇顫動，急忙道：「督察先生，剛才的情形是這樣的，我——」

「不用說了，」史督察將手一擺，道：「有話到警局再說吧。」

王小克喘着氣，他知道碰上了史督察是自己倒霉，也無話可說了！

在警局落了案後，王小克打了個電話給周探長，他立刻趕回警局，憑人事担保恢復了王小克的自由。

「小鬼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周探長辦好一切手續後，將王小克送出警局。

「探長，這個慢慢才告訴你，我現在趕着回家。」王小克道。

「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王小克向外跑了去，一邊叫道：「我一會再和你通話。」

當王小克回到家時，白小妹劈面便問：「小鬼子，怎麼這樣晚才回來？」

王小克緊緊皺着眉不回答，反問：「那個姓司徒的呢？」

「走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白小妹的回答在他意料之中，然而還是覺得有點失望，五十萬付諸流水了！

「他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白小妹將一張白紙遞給他，道：「叫你回來後立刻打電話給他。」

王小克接過那張白紙，向上面的電話望了一眼，不禁一呆，那號碼和先前的那個並不相同！

看樣子，那姓司徒的男子行踪飄忽不定，身份實在十分神秘！

他來到客廳，拿起了電話撥下號碼。

電話鈴才一响，對方便有人接聽。

「甜心私家俱樂部。」是嬌美得沁人心脾的聲音。

「我找姓司徒的。」

「對不起，你可以告訴我他叫司徒什麼？」接綫生禮貌地問。

王小克取出那張白紙，望了一眼，道：「他現在可能在四〇六室。」

「好的，請等一等。」

王小克拿着話筒等待時，白小妹已經替他斟了一杯啤酒過來。

王小克將那杯啤酒接過來呷了一口，這時，話筒裏傳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

「是小鬼子麼？」

王小克將杯裏的酒一仰而盡，道：「司徒先生？」

「唔，你是遲到了！」司徒先生冷冷地說道。

「發生了一點意外，」王小克說道：「既然你會在這個地方，爲什麼一定要我趕着回家呢？」

司徒先生哈哈笑了起來，道：「我當然是有理由的，今天晚上有沒有時間？」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故意道：「那要看看你想幹什麼了。因爲我有約會。」

「你一定要推去那個約會！」司徒先生道：「我要見你！」

「有關那件五十萬酬勞的工作？」

「在電話裏講很不方便，」司徒先生畧一沉吟，道：「你可以在都城酒店的餐廳見我，

時間是八點正。」

王小克還來不及詢問對方的姓名和樣貌特徵，他已經「答」地一聲掛斷了電話。

「那位司徒先生就在什麼俱樂部中？」白小妹問。

王小克點着頭。

「那麼他爲什麼要你趕回家來見他？」白小妹詫異地。

王小克皺着眉，他實在也猜不透對方如此故作神秘的作用。

×　　×　　×

王小克離開了家，跳上一輛十四座小巴，不一會來到「都城酒店」。

守門的侍者老遠替他開了門。酒店的餐廳裏有不少外籍人仕在用着晚餐，王小克擇了一張靠近入口的枱子坐了下來。

王小克覺得有點肚餓，於是叫了一客豐富的晚餐，據案大吃起來。

就在他狼吞虎嚥的時候，一雙白皙修長的美腿在他面前停止。王小克抬起頭來，接觸到一副滿臉怒容，但卻十分美麗的面龐。

站在王小克面前的少女大概不會超過十九歲，從她身上的衣着看來，十足是個富家千金，她穿着一套棗紅色的密實裝，叉着腰，杏眼圓睜着王小克。

王小克先是一楞，隨即堆上笑臉，道：「小姐，你——？」

那少女指着王小克的鼻子，怒氣冲冲地問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對付妮妮？」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誰是妮妮？」

那少女冷哼一聲，道：「還在惺惺作態，小心我們合力對付你！」

王小克越聽越摸不着頭腦，他笑着說道：「小姐，這恐怕是個誤會——」

話未說完，那少女右手一揚，向王小克面頰摑了過來。

王小克怎會被她摑中？他一側頭避過了，心下卻暗暗納罕。

「小姐。」他疾快伸手捉住那少女又將摑過來的小手，說道：「有話好說，別在這個地方動武。」

那少女右手被王小克捉住，用力一掙，竟是不動分毫，急得滿面通紅。

「快放開我！」

王小克見她怒容稍斂，將手放開，道：「剛才你說什麼妮妮？我將她怎樣了？」

少女嗚咽着道：「我……我怎知道你將她怎樣？」

王小克的外號是「小鬼子」，他的腦筋轉得比別人快，所以，當他最初聽到那少女語無倫次的時候，的確感到迷茫，可是逐漸地，他已從那少女的語氣中猜到一點端倪了！

「撞車失事的少女名叫妮妮，對不對？」王小克試探着問。

少女點點頭，道：「是的，你們……你們爲什麼要將她撞倒？」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說出來你不會相信，是她自己向我們的車子撞來的。」

那少女抬起頭來，臉上一副迷茫的樣子，喃喃地說道：「妮妮姐，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

忽然，她又恢復了怒意，道：「不，這只不過是你推卸責任而已！」

王小克正要查問那少女是什麼身份時，一個侍者走近來，在王小克耳邊低聲說道：「王先生，那邊有位司徒先生，想找你過去說幾句話。」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見時間只是七時三十五分，距離兩人相約還有二十五分鐘，不由暗暗詫異。

「對不起，我要過去一會，」王小克站起身來，微笑說道：「假使小姐賞面的話，請讓我做一次東，叫點東西吃，我一會兒立刻就回過來。」

王小克隨着侍者向前走去，那侍者竟然帶他來到一間會客室。

一個鼻樑上架着太陽鏡的中年男子，正安閒地坐在沙發上噴着烟霧。

那中年男子一見王小克向他走過去，立刻站起身來，打着哈哈，伸出手來和他相握，道：「敝姓司徒，閣下是人稱『小鬼子』的王小克先生了？」

王小克也不客氣地點了點頭，在他對面的沙發坐下來，道：「司徒先生大名？」

「和厚。」

「司徒先生有什麼要我効勞的？」

「不敢當不敢當，」司徒和厚搓着手，道：「這件事對你來說可算易如反掌，但如果事成之後，卻可造福人羣不少。」

「哦？」

司徒和厚接着道：「不知道王先生願不願意接受這項工作？」

「假使我不知道這是件什麼工作的話，我怎能夠肯定願不願意做，」王小克道：「同時能不能夠做得好？」

「以王先生的才幹，是沒有理由做不好的。」司徒和厚笑着說。

「司徒先生，我小鬼子做事和交朋友一樣，都喜歡爽爽快快的。」

司徒和厚「啊」地一聲，道：「當然，當然！」

「那麼，請你說個清楚吧！」

司徒和厚托一托太陽鏡框，道：「酬金方面，我們打算預付百分之十，即五萬元，其餘的待事成之後，一次過付完。」

王小克暗自吹了一下口哨，看在那「百分之十」上面，自己無論如何要將這件工作接受下來。

他表面上卻不動聲色，問道：「那是件什麼工作呢？」

「很簡單，我們要委托王先生去調查一個人。」

「哦？」

王小克迅速地轉着念，調查一個人竟然肯付五十萬元的酬金？

況且，本市的私家偵探社不下十間八間，這種差使，任何一個私家偵探——甚至是最低能的私家偵探，也做得來，爲什麼要看上自己的？

王小克在那一秒鐘之間，想到了許多種答案，但結果卻沒有一個能令自己滿意。

「那是什麼人？」他問。

「這個——」司徒和厚尷尬地笑了一笑，道：「連我們也不清楚。」

「那倒是很棘手的一件差使。」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否則，我們也不必出資來請你負責調查了，」司徒和厚頓了一頓，又道：「不過對你來說，卻也不算棘手，我們有王先生以前的許多記錄，知道你是個年紀雖小，但神通廣大的傳奇人物，由你去辦的事，十成中佔了九成是會成功的。」

得到了讚美，王小克感到一陣飄飄然，他明知道對方在替自己戴高帽，但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王小克對這個司徒和厚增多了幾分好感，同時，他的好奇心也增重了。

「司徒先生，可以更詳細地解釋一下嗎？」王小克道。

司徒和厚乾咳了一聲，左右望了一眼，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不瞞王先生說，我是本

市華資財團派來和王先生接洽的代表。」

王小克雙眉揚了揚，大財團竟然也有求於自己，那不是很意外麼？

司徒和厚繼續說下去：「最近，我們調查所得，有一個外資財團正在本市活躍，大概會投資十億美元，將本市大部份華資集團的生意完全搶了過去。」

「你們要我去調查那外資財團的幕後主持人是誰，對不對？」

司徒和厚露出一個驚異的神色，道：「小鬼子果然不同凡响，一猜便中。」

司徒和厚這一句恭維話却說錯了，只聽得王小克冷冷地道：「道理異常簡單，就算三歲孩童也猜想得到，司徒先生不必把高帽往我頭上戴！」

「是！是！」司徒和厚連忙道：「據我們調查所得，那外資財團對本市的市道不很熟悉，因此，委托了本市一個很有人面和勢力的人代為策劃，我們就是想把這個人查出來！」

王小克眉尖一蹙，道：「你們的情報僅此而已？」

司徒和厚赧然一笑，道：「很對不起，我們一共請了十個本市第一流的私家偵探，包括他們的社長在內，暫時所得的情報的確只此而已，當然，假使我們再有所得的話，必定立刻提供給王先生參考！」

「限不限日子？」

「這個——」司徒和厚沉吟一下，才道：「有道商場如戰場，一切都希望快一點，如果一個星期內可以調查得出來，那自是最好不過了。」

「一個星期？」王小克微皺着眉，道：「恐怕來不及吧？」

「總之希望王先生儘早得到我們需要的情報。」司徒和厚道。

「好吧，我盡力而為。」王小克道：「不過我聲明在先，這是我第一次當『偵探』，未必有把握可以完成任務的。」

「王先生客氣了，」司徒和厚道：「憑王先生的才幹，大概不出五日內定有回音。」

王小克苦笑着，面對着的司徒和厚似乎很瞭解自己，他的每一句話，都在逼使自己鞠躬盡瘁地去進行這項調查工作。

「有一點要提醒一下王先生。」

「說吧。」

「希望你單獨行動，不要通知你的朋友——我指的是周探長。」

「為什麼？」

司徒和厚道：「我也不大清楚，總之，我也只不過是一個代表而已，是上頭吩咐叫我這樣交待你的。」

王小克腦際閃過一個疑念，只聽司徒和厚又道：「如果你需要任何協助的話，可以隨時和我聯絡。」

王小克點着頭，道：「好吧，現在談談關於那十分之一的酬勞吧。」

司徒和厚取過放在身邊的公事包，問道：「王先生要現鈔還是支票？」

「現鈔。」王小克又補充一句：「如果方便的話。」

「當然方便，當然方便！」司徒和厚打開公事包，取出五疊鈔票，道：「這裏是五萬元，請王先生核一核數。」

王小克將那五疊鈔票拿起來順手翻了翻，便放進袋裏，道：「還有其他吩咐嗎？」

「暫時只有這一些。」司徒和厚道：「我們會隨時和你電話聯絡。」

「好，那我走了。」

王小克向餐廳走去的時候，一面盤念着如何進行工作，因為據司徒和厚提供的「情報」，實在有等於無，他一點頭緒都沒有。

當王小克走近了自己的枱子時，發現那個穿着時髦的少女不見了，餐巾上寫着幾個小字：「小心你的狗命。」字是用唇膏寫出來的，看來有一種詫異的感覺。

王小克將那塊餐巾摺了起來，放到袋中，然後叫伙記算帳。

離開酒店後，王小克跳上了一輛的士，向司機道：「市立大醫院。」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來到了「市立大醫院」，在詢問處得到下午撞車失事的少女的房號後，買了一束玫瑰花，逕自上樓。

那是一間面積很小的病房，王小克推開門進去時，那名叫「妮妮」的少女，正張開眼睛，望着天花板出怔。

王小克躡足走到床前，道：「妮妮小姐，不礙事了吧？」

那少女吃了一驚，眼光向王小克射來。當她看清楚了面前的人，是王小克時，似乎鬆了一口氣，垂下頭來，低聲說道：「對不起。」

「應是我說的話，」王小克獻上那束玫瑰花，道：「是我的車子把你撞倒的。」

「那不是你的錯。」

「可是如果不是我叫司機快點，他也不會撞倒了你。」

少女低低嘆了一口氣，又道：「其實你應該知道的，當時是我自己衝上前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少女長長吁了一口氣，緘默着。

半响，她忽然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叫妮妮？」

「當然是有人告訴我的。」

「誰？」妮妮臉上神色大為緊張。

「你的朋友。」

「男的？」妮妮坐直起身，一副驚惶無已的樣子：「還是女的？」

「別這樣緊張，躺下吧，」王小克拍拍她的肩膊，道：「是個女的。」

「是文娟！」妮妮喃喃地說道：「一定是她！」

「妮妮小姐，如果你在這裏住得不舒服的話，可以申請遷到私家房去，請私家看護照顧。」王小克取出一疊鈔票放在枱上，道：「所有的費用由我負担。」

「不！不！」妮妮一眼瞥見了枱上的鈔票，詫異問道：「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畧表歉意而已。」

「拿回去！」妮妮臉色莊重：「我絕對不會要你一分一毫！」

王小克聽得出妮妮絕對不是在假客氣，也正因為如此，他覺得病榻上的妮妮實在與衆不同。

王小克記得很清楚，當他年紀還小的時候，他的叔父便諄諄告訴他：「天下間沒有一個女人是不愛鈔票的，那視乎你能給她多少，她便還你若干！」

王小克的叔父一度是大玩家，所賺來的錢，差不多盡數花在女人身上。後來因為生意失敗鬱鬱而終。

然而，叔父的話却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腦海中。

王小克偶然也到那些黃色架步去玩玩，他有着一個觀念，那便是：「沒有女人是不要錢的！」

姑勿論這種觀念對不對，王小克並沒有太多機會來尋找證據。

目前，妮妮對着一大疊鈔票視若無睹，甚至要他拿開去！

「為什麼？」王小克問。

「不為什麼，」妮妮的語氣很堅決：「我自己可以負担一切費用。」

「你……很富有？」

「那不關你的事。」

受到對方的搶白，王小克嘆了一口氣，把鈔票放回袋裏，他並不在乎妮妮的拒絕，事實上那疊鈔票對他來說，能派不少用場。

「你可以走了。」妮妮忽然一反常態下逐客令。

王小克聳聳肩，站起身來，道：「如果你有需要我的地方，可以打電話給我。」說罷寫了自己的姓名和電話在一張白紙上，遞到妮妮的面前。

妮妮本來只是斜眼一瞥紙上的字，可是，當他看到「王小克」那三個歪歪斜斜的字時，雙眼忽然射出異樣的光芒，但立即又收斂起來，冷淡說道：「謝謝你。」

當王小克打開房門要離去時，妮妮忽然喚了他一聲：「王先生！」

「什麼事？」王小克回過頭去。

「假使……假使我有不情之請要你帮忙的話，你……你會答應嗎？」

「當然，」王小克向她露出一個友善的笑容，道：「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歡迎。」

「謝謝你！」妮妮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 × ×

當王小克來到「甜心俱樂部」，守門僮立時踏上前來，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問道：「什麼事？」

王小克自然明白對方在看不起自己，他向內一指，道：「我想進去喝杯酒。」

「對不起，我們只招待會員！」門僮態度倨傲地：「而且，也只賣酒給超過十八歲的會員。」

「那麼，怎樣參加你們的俱樂部呢？」王小克笑着問。對於門僮的無禮，一點都不以為忤。

「我不知道。」

王小克自袋中抽了一張巨額鈔票出來，塞在那門僮手中，笑道：「你一定知道的，對不對？」

門僮望了手中的鈔票一眼，臉上現出訝異的神色，剎那間手足無措。

「我只不過想進去喝杯酒而已。」王小克又道。

門僮將鈔票揑在手中，陪上了笑臉，道：「是是！請自便。」

王小克踏着厚厚的地氈，穿過一條甬道，掀開一道珠簾，一陣悠揚的樂聲，立即自內傳了出來。

王小克一聽到那種樂聲，便猜到舞池中正在表演着一種外間任何夜總會所看不到的「艷舞」了。

王小克並無心機去觀賞艷舞，他在入口處左側的小酒吧坐了下來，侍者立時替他斟上了酒。

當表演進行到高潮時，一陣陣的嘩叫聲，呼嘯聲不斷傳來。

王小克一面呷着啤酒，一面留意今天晚上的客人，在這間「甜心俱樂部」裏面，身價數百萬，甚至千萬的富豪經常出入其間，如果他要調查那件司徒和厚委托的事，在這裏開始大概是惟一的方法了。

王小克自嘲地笑了一笑，在觀賞艷舞的那羣人中，不乏坐到辦公枱上不苟言笑的富商巨賈，可是一到這個地方便原形畢露，將他們的人性顯示出來！

當王小克喝到第三杯的時候，他重重地將酒杯往枱上一放，看到史督察帶着狡黠的笑容，向他走來。

王小克皺了皺眉頭，史督察身上穿着便裝，在他的身後，還跟着兩個便衣人員。

從他們走過來的姿勢看來，他們都是空手道的一流好手。

史督察來到王小克的面前，好整以暇地擦擦他唇上的短髭，然後說道：「小鬼子，你被捕了！」

「我又犯了什麼罪？」

「這個。」史督察將一張白紙遞上去。

王小克只望了一眼，便聳聳肩，說道：「那是我留在醫院的一個電話和名字，有什麼關係？」

「那個妮妮小姐死了，有關係嗎？」史督察冷冷地說道。

王小克身子震了一震，訥訥道：「她……她死了？是怎樣死的？」

「那要問你了，王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簡單，醫院裏的人說，在八時到九時這一段時間裏，你是惟一的探訪者。」史督察道：「而在你離去後，醫院裏的人便發現妮妮小姐不明不白地死去了，除了你之外，還有誰會是兇手？」

王小克冷笑了一聲，道：「我一直以為你能夠做到兩粒花的華人督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想不到你比一個稚齡童子更無知！」

史督察在下屬面前受到王小克的揶揄，鐵青着臉，道：「跟我們到警局去，你不想驚動這裏的好朋友吧？」

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道：「我可以打個電話嗎？」

「回警局再打，」史督察道：「你可以打十個！」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着肩，剎那間，他心中升起了一個疑團：為什麼史督察會找到自己？看樣子，分明有意和自己為難，到底是為了什麼？

王小克隱約地感覺到，其中一定有着一個令自己猜想不到的大陰謀！因為在此之前，甚少警務人員這樣對付自己！

他迅速地轉着念，希望想到史督察與自己為難的原因，然而，他腦際間一片迷茫！

史督察和一班便衣密探擁簇着王小克踏出俱樂部，原來門口停了三輛大型房車，史督察指着中間那部車子，示意王小克跨上去。

當王小克正想跨進車廂去的時候，忽然有個嬌滴滴的聲音道：「且慢！」

王小克呆了一呆，轉頭望去，只見一個穿着杏黃色T恤，下面配着同樣顏色「熱褲」的妙齡女郎，臉上露着甜膩的笑容，向他們緩緩走來。

幾個正想踏進車廂的探員也停下步來，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個美麗的年輕女郎。

女郎手中拿着個紅苹果，放在櫻唇旁邊，好像想咬下去又不捨得的樣子。

「她是誰？」史督察低聲問。

王小克正要回答一句「不認識」，忽然，念頭一轉，向那女郎打了個招呼，說道：「你好！」

那女郎踏着婀娜的步伐向前走來，當她來到了史督察面前時，仰起了俏臉，問道：「你不認識我麼？」

王小克向史督察望去，只見他滿面詫異之色，那女郎續道：「那天你來過我家找我的爸爸，我還替你斟了一杯茶，你忘記了？」

史督察雙眉一揚，似乎在思索着有沒有那一回事，那女郎忽然舉起手中的苹果，遞到史督察的面前，說道：「給你咬一口，好不好？」聲音之嬌之嗲，簡直可以令天下間任何男人暈浪的。

不僅是史督察，連足智多謀，鬼靈精的「小鬼子」王小克，也爲那女郎奇異的行動暗暗詫異。

王小克在一呆之下，立即明白那女郎的意思了。他的心才跳了一跳，都女郎已經開始採取行動了。

那紅萍果忽然從中分開，女郎迅速抓住藏在裏面的一把精巧之極的袖珍手槍，指住史督察的鼻子。

史督察睜大雙眼，凝視着面門的手槍，臉色蒼白得像紙一樣。

「王先生，你坐到車裏去。」女郎向王小克淺笑一下，說道：「我們要和史督察兜兜風去。」

由於變故來得太快，旁邊的探員都被嚇呆了，待他定下神來時，那女郎已經推着史督察上了車，手槍仍然指着史督察的腦門。

有一個探員想上前糾纏，女郎嬌叱一聲，叫道：「別動，這把手槍雖小，一共有二十發毒針，見血封喉，可不是玩的！」

女郎環視衆人一眼，沉聲道：「誰想上來試一試毒針的滋味？」

一個壯碩的探員排衆而出，指住女郎道：「你想挾持史督察到那兒去？」

女郎發出一陣銀鈴般的笑聲，道：「誰說我和王先生挾持他？是史督察自願跟我們去的。」說着用槍咀敲敲史督察的額頭，佻皮地道：「是不是，史督察？」

史督察神情木訥，緩緩地點着頭。

「小鬼子，你還等些什麼？」女郎道。

王小克一直在旁站着，這本是他最好的脫身機會，然而，他卻覺得事情有點不對！

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頭，他卻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王小克畧呆了一下，打開了汽車的門。

「小鬼子，行動快一點！」女郎忽然高聲叫道：「機會是一瞬即逝的！」

王小克攢上了車子，那女郎立即將史督察推上了車，把手中短槍交給王小克，自己坐到駕駛位去。

她一踩油門，車子向前馳去。

女郎仰首望一望倒後鏡，只見六七個探員已紛紛上車，自然是想駕車追踪了。

「小鬼子，現在請看我的技術吧！」女郎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笑道：「咱們要在出市區之前擺脫他們！」

「首先請告訴我，咱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克問。

「擺脫了他們再說。」女郎道。

她一踏油門，車子便如脫弦之箭一般向前疾奔而去。過了十餘分鐘，後面那兩架車子仍然緊緊尾隨，相距大約一兩百碼之遙。

女郎向倒後鏡一望，忽然在街角轉了個彎，加速向前急馳。

十分鐘之後，車子竟然轉入了「甜心俱樂部」的那條街。

「你幹什麼又回到老地方來？」王小克詫異問。

「小鬼子，等一下，你不但要照我的話做，而且動作要快！」

「我爲什麼要聽你的？」王小克道：「小姐，你要知道，現在急於要擺脫警方的不是我，而是你！」

「不要忘記，是我救你的。」

「我很領你的情，小姐，」王小克道：「可是，史督察親眼看到，是你叫我上車的，我甚至不知道你要載我去什麼地方。」

女郎聞言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王小克一聽她笑聲有異，不禁問道：「你……你笑什麼？」

「小鬼子，難道你笨到連史督察故意想和你爲難也看不出來嗎？」女郎道：「你這一跟他到警局去，立時會被控一項謀殺罪名！」

王小克緘默了，女郎說的是事實。

女郎騰一隻手出來道：「把槍給我吧。」

王小克依言把槍給她。

「史督察，請好好睡一覺吧！」女郎說罷朝史督察右臂射了一槍。只聽輕輕「噗」地一聲，史督察連哼也沒哼一聲，伏在坐墊上。

「你——你殺了他！」

「誰說他死了？」女郎把槍藏入懷中，淡淡地道：「他只不過睡了過去而已，四個鐘頭後藥性一解，他便自然醒來。」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史督察雖然故意與他爲難，但這一切來得實在太過突然，如果史督察死了的話，也許無法查到眞相了！

這時候，車子已來到「甜心俱樂部」附近，女郎在一輛嶄新跑車前將車子停下來。

「下車，快！」女郎拉着王小克，向那輛跑車奔過去。

兩人跳上跑車，馬達一劃着了火，車子發出一下怒吼，風馳電掣向前駛去。

「好了，小姐，現在可以告訴我你的大名了吧？」王小克側頭望着那女郎。

「莉莉。」

「很漂亮的名字。」

「哼，人家都說『小鬼子』油舌滑咀，果然沒錯。」莉莉含嗔白了他一眼。

「可是人比名字更漂亮！」王小克笑着再補充一句。

莉莉雙頰一紅，睨了王小克一眼，卻充滿了神彩。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克有美在身旁，一時間但覺輕飄飄地，那許多疑團也沒工夫去想了。

「有幾個朋友想見你。」

「什麼朋友？」

莉莉側頭望了他一眼，嬌笑一聲，說：「你猜猜看。」

「我猜不着。」

「那麼乖乖地別問，總之我不是車你去賣。」莉莉柔聲說。

王小克一聽到她那嬌膩的聲音，心下不由地一蕩，脫口說道：「便是車我去賣，我也甘願！」

「哦？」

王小克打笑道：「但願買主有你一半漂亮，那便謝天謝地了！」

「油咀！」莉莉含嗔白他一眼。

「告訴我，」王小克忽然問：「是誰殺死你的妮妮姊的？」

「什麼？」莉莉美眸一瞪，道：「妮妮姊死了？」

「唔。」王小克凝視着她，暗想自己的猜測果然沒有錯，莉莉和妮妮是一路的。

莉莉眼眶兒一紅，淚水就從眼眶裏淌了下來。

王小克輕嘆了一口氣；照莉莉的樣子看來，她對妮妮之死是毫無所知的，然而，王小克卻也在那刹間弄清楚一點，那是，面前這位嬌美純眞的莉莉，以及酒店中的那個文娟，有着關係。

從外型上看來，她們絕對不會是同胞姊妹，王小克問道：「你和妮妮小姐，是金蘭結拜姊妹？」

莉莉搖着頭，用手拭抹着淚珠。

「她平時有仇人嗎？」

莉莉又搖搖頭，嗚咽着道：「沒有，我們沒有仇人，絕對不會有仇人。」

「爲什麼說得這樣肯定？」

「因爲——因爲我們是『維納斯園』的人。」莉莉答。

「什麼叫『維納斯園』？」王小克呆呆地問。

「那是——那是……」莉莉吶吶地：「你不會知道的。」

「你們一定有許多姊妹，對不對？」王小克忽然想到了一點頭緒，說：「妮妮是排行第幾的？」

「她——」莉莉沉吟了一下，道：「她一個月前是第十四位，現在升上去做第八。」

「哦？」王小克如墜五里霧中，道：「不是以年齡來排位的麼？」

莉莉搖搖頭。

「莉莉，我有個問題問你，你可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什麼問題？」

「爲什麼今天你要救我？」

莉莉咬着唇道：「一定要回答麼？」

「當然。」

「好，我可以告訴你，是二家姐要我來救你的。」莉莉答。

「二家姐是誰？」

「我不會告訴你的，」莉莉道：「事實上連我也從來沒見過她。」

「好，那麼她爲什麼要派你來救我？同時，她又怎會知道我在那個地方？史督察正要來拘捕我？」

莉莉呆了一呆，道：「這個我便不知道了，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王小克道：「你是不是要帶我去見你們的二家姐呢？」

「不，」莉莉搖着頭，道：「二家姐很少見人，我是想帶你去見七家姐。」

「她叫什麼名？」

「貝絲。」

「爲什麼她要見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莉莉有點惱意：「你爲什麼總是盤三盤四的？」

「我的求知慾很强大啊。」

「等一下見到了她，不是什麼都可以淸楚了嗎？」莉莉說。

「莉莉，你在『維納斯園』裏，排名第幾？」王小克又問。

「猜猜看。」莉莉淺笑一下。

王小克想了一想，道：「應該在十名以內吧？」

「錯了，」莉莉道：「二十一。」

「我替你不値！」

「在『維納斯園』裏，漂亮過我的女孩子多的是。」

「排名越前，越漂亮了？」

「不錯。」

「啊，這樣說來，你們的大家姐不是世界上第一美人嗎？」

「我想是的。」

「你——你也沒見過大家姐？」

莉莉點着頭，說道：「是的，我能夠排在二十一名，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好像詩詩，她——」

「詩詩？」王小克忽然瞪着雙眼，望住莉莉：「是不是身材惹火，髮長及腰的名歌星詩詩？」

「不錯，」莉莉也睜開着兩隻美眸，道：「你認識詩詩？」

「我常在電視螢光幕聽她唱歌，」王小克道：「她排名第幾？」

「三十，」莉莉道：「詩詩雖然不是絕色美人，然而，她那種女性魅力，卻是許多姊妹比不上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問：「那麼說來，她爲什麼會排名在三十？」

「她的工作能力。」

「什麼工作能力？」王小克又是愕了一然說。

「唉！小鬼子，我說得太多了，」莉莉嘆了一口氣，幽幽地：「不過，我知道你是一個肯幫忙人的好人，才把一些不該告訴你的事說出來。」

王小克念頭一閃，道：「難道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嗎？」

「是的，」莉莉道：「正因爲如此，我才會對你坦白，如果我不是這樣的話，你將來肯眞心幫我嗎？」

「說來聽聽。」

莉莉櫻唇微啓，好像要說什麼，但欲言又止。

「有爲難的地方嗎？」

「我——我想脫離『維納斯園』。」莉莉終於說出了心底的話。

「爲什麼？」王小克好奇地問：「這『維納斯園』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唉！你有所不知，」莉莉幽幽地說：「在這個組織裏面，我們雖然好吃好住，可是，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時候，並不僅止爲了食住。」

「我知道。」

「你想知道我們這個組織是幹什麼的？」莉莉側頭望着王小克。

當王小克聽到「維納斯園」這四個字眼時，早就意味到那是什麼樣的組織了。

然而，他還是問：「幹什麼的？」

莉莉輕輕吁了口氣，幽幽地道：「說得動聽一點，是公共關係公司，說得難聽一點，是應召女郎！」

王小克雖然早就料到這一點，但還是「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

想不到司徒和厚叫自己去調查一個大財團的幕後主持者，自己卻和一些應召女郎混在一起。

他更想不到的是外表凜然不可侵犯的詩詩，撞車女郎妮妮，還有文娟和面前這位莉莉，都是用錢可以買得到的身體。

可是，爲什麼妮妮拒絕自己的錢呢？

「我們和外面那些歡場女郎是不同的。」莉莉忽然又說。

「怎樣不同？」

「到時你便會知道了！」莉莉咀唇邊泛起一陣得意的微笑，道：「我們組織的勢力，比你想像中還要大！」

「那你爲什麼突然要脫離它？」

「不要再問了，行不行？」莉莉微惱着說道。

王小克向莉莉扮了一個鬼臉，只得住口不言。

温柔陷阱　鐵壁銅牆

王小克仰首一望，招牌上寫着「嬌苑模特兒學校」幾個大字。

「這個地方？」王小克轉頭瞥了莉莉一眼問。

「不錯，請跟我來。」

兩人踏進了電梯，莉莉伸手按了一個「三」字。

電梯到後，莉莉領先踏出去，推開了「嬌苑模特兒訓練學校」的玻璃門。

那是一個面積不大，但佈置得美輪美奐的大廳，地上鋪着紅色地氈，四周全是落地大鏡，幾張沙發分散擺放着，幾個妙齡女郎，正跟

着一個二十三四歲的美貌女子在做體操。

莉莉向那美貌女子走了過去，道：「貝絲，王先生來了。」

貝絲轉過頭來，兩隻美眸望定了王小克。她伸出手來，道：「你好。」

「你好。」

王小克和她握過了手，眼光停留在她嬌艷無倫的俏臉上，以她的身材、面貌，如果踏上天橋的話，不難捧個「××小姐」的名銜回來的。

王小克開始明白「維納斯園」中，越是漂亮的女子，排名越前。這位排名第七的貝絲，已經美得我見猶憐，較莉莉勝了幾籌，在她之上的六個，當然更是美得難以形容了。

「請這邊來。」貝絲轉身向一條甬道走去，莉莉自後跟着。

貝絲轉身道：「莉莉，你留在這裏不用跟我去。」

莉莉向王小克眨了眨眼，深意地向他笑了一笑，停住了脚步。

王小克隨着貝絲來到一個房門之前，貝絲在門上輕敲一下，推門而入。

房裏有四個女子正在搓着麻將，一見王小克，立即將牌一推，站起身來。

王小克向那四個女子瞥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氣。

王小克以為貝絲要帶他去見的，一定是像她一般的絕色美女，就算沒有貝絲的姿色，但能夠厠身於「維納斯園」裏的女子，相貌也不會差到什麼地方去的。

那知眼前這四個女子，却只能用「母夜叉」三個字來形容她們！

她們實在長得太醜陋了！

王小克陡地吸了一口氣，只聽貝絲緩緩地向她們介紹道：「王先生，她們是『四千金』，大家姐的得力助手。」

王小克聞言忍不住笑出來，「四千金」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名詞，冠諸在面前這四個醜女身上，就像鮮花插在牛糞上一樣！

其中一個身材高大的醜女，瞥了王小克一眼，道：「王先生有什麼好笑？」

王小克一笑之後，也明白自己失態，急忙收斂起笑容，伸手出去，一面道：「幸會！幸會！」

豈料那四個醜女像一塊木般站着，並沒有人再出聲，也沒有人和他握手。

王小克訕訕地放下手來，道：「還有其他的事嗎？」

「王先生，你將隨『四千金』去一個地方。」貝絲自後說。

「我有權知道那是個什麼地方嗎？」王小克皺起了眉頭。和四個醜女在一塊，那可糟糕之極。

「當然有權，」貝絲回答：「不過，你在半小時之後，便可以抵達目的地，又何必急於一時呢？」

王小克暗暗地慶幸只有半個小時，倘若時間再長一些的話，自己有沒有耐性對着這四個醜女，倒還是一個疑問。

「走吧。」身材高大的醜女道。

「梅花，王先生是我們的貴賓，」貝絲道：「你們要好好待他。」

梅花冷冷地哼了一聲，領先出房。

王小克自後跟去，一行五人來到了停車場中，梅花打開了一架大房車前座的車門，道：「請。」

王小克一言不發地跨上車去。

坐定後，梅花發動了馬達，車子向前急馳而去。

王小克一面觀察着四週的環境，發覺車子是向郊外駛去的。

一路上，王小克並沒有說話，他對醜陋的女人，向來是沒有什麼話好說的，而那「四千金」更是醜女之中的醜女。

「四千金」也沉默着，從她們臉上肅穆的神情看來，便好像在押解着一個重要的犯人一般。

果然如貝絲所言，半個小時後，車子已在半山一幢古堡式的別墅前停了下來。王小克向那古堡也似的別墅望去，他平日旅行踏青時，也曾來過這個地方，並且到裏面窺探過，那只是一幢被荒置了的巨大古堡，「四千金」帶自己到這個地方來，究竟有什麼用意？

王小克一想到古堡中根本沒有可能有人的時候，便開始戒備了，在這種環境之下殺人，不是最好的機會麼？

梅花將車子駛進了古堡的廣場之中，然後打開車門，身手敏捷地跳了下車，似乎有意在王小克面前賣弄一下身手。

「下車吧。」梅花走過來替王小克打開車門，在黑夜中，那幢古堡便像巨獸般盤踞着，令人望去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

王小克一跨下車來，便看到那個名叫「梅花」的醜女拿出一具袖珍無綫電控制儀器來，按下了其中一個紅色的鈕掣。

原來沒有絲毫燈光的古堡，忽然綠光一閃，醜女作了個手勢，領前走去。

衆人來到大廳中，梅花取了一塊黑布，道：「王先生，請將你的眼睛幪住。」

王小克立時明白在古堡之中，另有暗室，她們幪住自己眼睛的理由，便是提防他知道入口處的關係。

王小克畧一遲疑，便自動的將雙眼幪了起來。

梅花一扳他的身子，在當地轉了幾轉，然後，扶住他向前走去。

王小克只聽「格」的一聲，跟着，一陣「軋軋」的聲音傳入耳鼓，梅花已經扶着他踏下一道梯級。

在一輪轉折後，梅花將王小克眼部的黑布取下來，王小克眼前一亮，面對着的，是一道白色鑲金邊，法國式的門戶。

這時，那道門緩緩自行開啓，一個身御輕紗的美貌少女，躬身向王小克行禮。

王小克向那少女望去，只見她身上一襲輕紗之外，裏面並無任何衣物，在若隱若現之下看來，更增幾分誘惑。一顆心不由怦怦跳了起來。

那女郎也許不是絕色美人，但與身後那「四千金」比起來，却是雲泥之別。

那女郎並不發言，領着王小克穿過了一個甬道，來到一扇大門之前。

她在大門上輕叩了一下，那道門立時打開了。

當王小克的眼光接觸到門內的情況時，不由暗暗喝了一聲彩！

用「富麗堂煌」來形容那個大廳的佈置，當眞猶有未足。

整個客廳作古羅馬式的佈置，地上鋪滿了綠色雲石，光可鑑人，正中掛着巨型吊燈，直徑不會少過十尺，在寬敞豪華到極點的客廳之中大放光華，顯得高貴無比。

牆壁上所繪的壁畫，擺設的傢俬，都令人眼界一新，而迎面吹過來的那陣帶着幽香的涼風，更令王小克精神一振。

至少有十個以上，身御透明輕紗的美女，或坐或臥，或站或蹲地散佈在大廳之中。

當王小克出現在客廳口時，數十道眼光立時向他身上射來。

同時，大廳中忽然靜下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面對着的是一個女兒國，不！用「美人國」這三個字眼來形容她們，還要貼切恰當！

梅花向其他三個醜女施了個眼色，四人退了開去，並且輕輕地掩上了門。

一個穿着湖水藍色輕紗，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的少女，笑盈盈地踏上前來，用純正的國語問：「王先生？」

王小克定一定神，點點頭。

「很高興見到你，」她伸出纖纖玉手，和王小克相握一下，臉上仍然泛着醉人的笑靨。

「我叫燕子，」女郎道：「從現在起，你是我們『維納斯園』的貴賓了！」

這個時候，王小克才發現大廳中心的一個小型噴水池畔，豎立着一座「愛神」維納斯雕像。

那雕像遍體潔白無瑕，似是用上等玉石雕出來的，用以作為「維納斯園」的標誌。

「來，讓我介紹其他的姊妹給你認識，好不好？」燕子以優美的姿態轉了一個身。

王小克隨着燕子來到了那些美女之前，在燕子的介紹下，王小克將她們的名字，全記住了。

同時，也記住了她們身上的那層輕紗的顏色。

「希望見一見我們的二家姐嗎？」

「我有這個福氣？」王小克心中一跳。

「你當然有，」燕子甜膩地笑着，道：「事實上這次是她邀請你的。」

「哦？」

王小克滿腹狐疑，跟着燕子向前走去。

「燕子姐姐，我有個問題想問你，不知道好不好意思。」

「問好了，」燕子回眸一笑，道：「不必客氣。」

「你——你在這裏的排名不是——」

「——」燕子詫異地望着他，道：「你……你怎麼知道？」

王小克淡淡地一笑，說道：「我怎會不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我是五家姐。」

「但你還很年輕，」王小克道：「大概還沒有超過二十歲吧？」

「十九。」燕子牽住他的手，向前走去。

兩人在一扇門前停了下來，王小克看到門上有個金色的阿拉伯二字。

「進去吧。」燕子向她笑一笑：「二家姐正在裏面等你。」

王小克舉手要去敲門，燕子忽然拉住他的手，悄聲道：「等一等。」

王小克楞楞地望定了她。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說，當你見過了我們的二家姐之後，到我的房裏來一趟，好不好？」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一定。」

「我的房間就在前面，」燕子向前指指：「門上有一個五字。」

說完了那句話，燕子踏着輕盈婀娜的步伐，自來路而回。

王小克托頷沉思了一會，然後，他伸手輕叩了一下門。

「進來。」是一個低沉的聲音。

王小克推開了門，踏進房去。

「歡迎你，王先生。」剛才那個低沉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來。

王小克轉過身去，眼前是個披着紫色輕紗的美婦人。

那美婦向他笑一笑，伸出手來，道：「你可以叫我心心。」

「心心？」王小克呆了一呆，好別緻的小名。

「坐啊！不要客氣。」心心風情萬種地轉了一個身，指着一張「埃及妖后型」的沙發，示意王小克坐下來。

王小克有一刹那的失神，這一天來，他所遭遇的事，實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他在沙發上坐下來，道：「二家姐有什麼吩咐？」

心心先是楞了楞，隨即抿咀笑了起來。

「你以為我是維納斯園的二家姐？」

「不是麼？」

「錯了，我那有資格坐維納斯園的第二把交椅？」心心笑得異常動人，「我只是這裏的管家而已。」

王小克向她瞧去，她雖然是個甚具風韻的美婦人，但眼角已經有了魚尾紋，在「維納斯園」中，允許有了皺紋的姊妹麼？

「那麼二家姐呢？」

「小鬼子，你很急於想見我麼？」一個嬌膩的聲音自他耳畔響了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震，轉過頭去，一個嬌美不可方物的美女，正笑吟吟地望定了他。

「翁小姐！」王小克脫口叫道。

只見那美女眼波流轉，巧笑嫣然，踏着婀娜多姿的步伐，向他緩緩地走了過來。

這美女不是別人，正是「毒觀音」翁玉蘭！王小克刹那間明白莉莉為何會有發射毒針的手槍了，除了「毒觀音」之外，還有誰能製造出那樣的武器？

翁玉蘭年輕時便出了名的美女，後來結婚生子，一樣保持苗條的身段和絕世的容顏，然而，王小克却無論如何想不到「維納斯園」的「二家姐」，便是「毒觀音」翁玉蘭。（有關「毒觀音」身世，請參閱拙作「鬼棺材」。）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了翁玉蘭，刹那間作不了聲。

「很意外吧？」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我……我真的想不到會是你！」

翁玉蘭向心心揮了揮手，示意她退下。

當心心離房後，翁玉蘭淺笑着道：「想不到我們又碰頭了。」

「這次是不是又有生意要和我合作？」王小克打笑問。

翁玉蘭搖着頭，道：「不，這次只是想請你來住幾天而已。」

「——為什麼？」

「小鬼子，如果你和以前一樣聰明的話，你最好不要問。」

「但我——」王小克苦笑了一下，聳聳肩，沒有接着說下去。

「難道你不喜歡這個地方麼？」

「不，我只是覺得這一切來得太突然，太……太……」他訥訥地說下去。

「太神秘了，對不對？」

「對！」

「小鬼子，我是為了你好，」翁玉蘭道：「只有留在我這裏，你才安全。」

王小克雙眉一揚道：「原來我有危險！」

「可不是嗎？」翁玉蘭頓了一頓，忽然問：「難道你自己不知道？」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我不知道，我……我真的不知道！」

翁玉蘭嘆了一口氣，道：「我問你，你可知道史督察為什麼要拘捕你嗎？」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道：「對啦，他說是我殺死了妮妮，而妮妮是你們的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小鬼子，這件事太過複雜，我勸你不要查問下去了，」翁玉蘭深意地望着王小克，道

：「最聰明的是住在我這裏，反正再過一兩個月，等事情過去了，你便可以自由離去。」

「一兩個月！」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小鬼子，你要明白，平常男人要到這裏來，要有三大條件，這三個條件，都是你所沒有的。」

「哦？」王小克有點不服氣地問：「那三個條件？」

「第一，家財起碼要超過一千萬，第二，在社會上要有地位，這裏指的地位，並非普通一間洋行的經理之類，而是一間大公司的總裁，董事長，甚至爵士，太平紳士或者街坊首長等。」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那第三個條件呢？」

「年紀不能少過四十歲。」

「爲什麼？」王小克百思不得其解。

「年輕人浮躁，我們這裏不喜歡浮躁輕佻的人。」翁玉蘭道：「因爲他們可能會四處宣揚這個秘密的愛的樂園！」翁玉蘭望定了王小克，問道：「這三個條件，你有嗎？」

王小克自嘲地笑了笑道：「是我認識你，這就抵得上了。」

翁玉蘭淡淡一笑，道：「在愛神園裏，你可以隨便和你喜歡的女子好，但你要記住，這是我的地方，你可不要弄花樣，那會令我生氣的！」

王小克腦中念頭電轉，如果平日有人邀請自己到這種地方來，別說是一兩個月，便是一兩年也住下了，問題是自己有重要任務，而且，翁玉蘭邀請自己來此居住的原因是一個謎！

王小克知好色而慕少艾，但在重重疑團之下，卻如何享受？

「怎麼樣？」翁玉蘭問。

「我——」

「小鬼子，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既然是好意一片，爲什麼沒有自己選擇餘地？

王小克道：「翁小姐，你知道我還有個家，他們——」

翁玉蘭不待他說下去，便道：「這個你放心，我會通知他們的。」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暗想自己果然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當王小克想到司徒和厚交待給自己的任務，心中陡地一跳，她們的眞正目的，會不會是想困住了自己，讓自己分身不暇，從而無法調查那外資集團在本市所佈下的圈套？

一想清楚這一點，王小克反而增加了抗拒美色的勇氣和決心，他的態度，也立時爽朗了起來。

「小鬼子，這件事我目前不便向你明言，相信過一段日子後，你便會明白我是爲了你好，」翁玉蘭忽然又道：「我這個朋友不是白交的。」

王小克聽到翁玉蘭如此說，心下不禁又猶豫了起來，也許翁玉蘭說的是眞話？

這時，心心端上了飲品，翁玉蘭問：「小鬼子，喝點酒吧？」

王小克搖着頭，道：「不，謝謝了。」

「那你去準備吧，」翁玉蘭向心心道：「A級的，知道嗎？」

「知道了。」心心答着退了下去。

「翁小姐，可以告訴我多一點關於『維納斯園』的事麼？」

「當然可以，首先要告訴你的，我們是非法組織，但當局又沒有辦法對付我們。」翁玉蘭道：「本市很多議員，大律師，法官和各大財團的首腦，都是我們的嘉賓，不過，他們每個月最多只能來三次，每次都要花一筆錢，那筆錢可以給普通人家吃三年。」

王小克暗暗吃了一驚，看來莉莉的話沒錯，這個組織的勢力，比自己想像中還要大！

「當然，他們每次來過這裏都是很秘密的，從沒有人會在這裏碰到面。」

「所以把總部設在這幢早已荒廢了的地下室之中？」

「那只是許多原因之一。」

「其他的原因呢？」

「對不起，這是我們的內部秘密，暫時不便公開。」翁玉蘭道：「我可以告訴你的便是，我們的成員有一百餘名，而且，還正在不斷地吸收新血。」

翁玉蘭瞥了王小克一眼，接着說下去：「在我們的成員中，有時裝模特兒，電影明星，歌星，空中小姐，寫字樓小姐，甚至工廠女工，家庭主婦，總而言之，社會上各階層婦女，都有我們的成員。」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以這樣的組織，初看起來，和控制全市的經濟和財團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但如果想深一層，這其中卻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每一位成員，都有正當的職業，掩護她眞正的身份，像你這樣的人，在此之前，可曾聽過我們的存在麼？」

王小克搖着頭，如果不是妮妮撞車自殺，他又怎會牽涉到這個圈子來？

「王先生，一切準備好了。」心心走了上來說。

王小克呆了一呆，翁玉蘭已領先站起來，道：「小鬼子，請！」

「什麼事？」

「進入我們『維納斯園』來的人，都要經過一個例行的程序，」翁玉蘭向他解釋：「現在，請你把衣服除掉吧。」

「爲什麼？」王小克嚇了一跳。

「香水浴。」翁玉蘭格格一笑，道：「把你從外面帶進來的塵俗洗掉。」

王小克啞然一笑，解開恤衫的鈕了。

翁玉蘭雙手一拍，四個披着黃紗的少女自內轉了出來，向王小克躬身行禮。

「王先生，請你這邊來。」

王小克隨着她們來到一間面積寬敞，佈置豪華的浴室中。

浴室中的那個浴缸，是「心」型的，早已放滿了碧綠色的水。

在那四名年輕女侍的服侍下，王小克經過了一番舒適的沐浴，從浴缸裏爬起來時，身上仍然帶着一陣醉人的幽香。

王小克穿上女侍遞給他的浴袍，踏出了浴室，一個女侍手中捧着一個盤子遞給他。

王小克向那盤子望了一眼，上面放着一個象牙小杯，杯裏有乳白色的液體。

「王先生，請飲用。」女侍說。

「這是——」

「一種罕有的補劑，」翁玉蘭笑着走過來：「你猜一杯值多少錢？」

王小克苦笑着搖頭，像他這種年紀，根本用不着補劑。

「兩千塊！」

王小克不由又向那象牙杯的液體望去，鼻端嗅到一陣沁人心脾的異香。

「你喝不喝？」翁玉蘭笑着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翁玉蘭笑道：「對啦，小鬼子今年才十五六歲，那用得着這種東西，哈哈！」

王小克臉上一紅，翁玉蘭已吩咐女侍將那杯乳白色的液體捧回去。

就在這個時候，心心神色匆匆地來到翁玉

蘭身畔，在她耳旁說了幾句話，翁玉蘭神情一變，向王小克招招手，道：「小鬼子，咱們出去看看。」

大廳中聚着十餘個人，那四個醜女團團圍着一個女子站着。

王小克向那個被「四千金」圍住了的女子望去時，不由懍了一懍，原來那人竟是本市有名的時代曲歌星詩詩！

衆人對於王小克的出現，並沒有留意。

「認識她嗎？」翁玉蘭臉色凝重，轉頭問道。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他還是詩詩的歌迷呢。

翁玉蘭向詩詩走過去，梅花雙手叉腰，讓路給翁玉蘭。

「詩詩，快說，你背叛了我們的那幾條規律？」翁玉蘭沉聲道。

詩詩垂着首不出聲。

梅花踏上前，抬起手來，「拍」地一聲過後，詩詩的左頰立時紅腫起來。

「快說！」梅花咆哮着。

詩詩撫着紅腫的臉頰，珠淚自美眸裏緩緩地淌了出來。

「蘭花，菊花，竹花，」梅花吩咐她身邊的三個醜女，道：「快準備行刑！」

那三名醜女答應了一聲，自腰間取出一根黝黑色，直徑粗約兩吋的木棍來。

「詩詩，」翁玉蘭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是我們多年的好姊妹，難道我們忍心看你受刑麼？」

詩詩仍然緘默着。

「詩詩，快告訴我們，你向那個姓徐的說了些什麼？」翁玉蘭問。

「我——我只向他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只是叫他小心一點而已。」詩詩答。

「小心什麼？」

「——」詩詩垂着頭：「我眞的沒有向他再說什麼話了！」

翁玉蘭幽幽地嘆了口氣，退了下來。

王小克在旁觀看着，他隱約已經猜到詩詩犯了什麼過失。

梅花踏上前去，將詩詩的衣服，用力撕了下來。

詩詩身子起了一陣抽搐，啜泣着。

「翁小姐，你們想將她怎樣？」王小克忍不住問。

翁玉蘭側頭望了他一眼，嘆了口氣，卻不回答，忽聽得詩詩一聲慘叫，王小克急忙向她看去，這一看，不由他懍了一懍！

原來詩詩此時全身赤裸，作「大」字型躺在地上，梅，蘭，菊，竹四個醜女分別按住她的四肢，讓她絲毫動彈不得。

翁玉蘭緩緩地踏上前。

這時，王小克忽覺有人輕輕觸了自己一下，轉頭去看，接觸到一雙水汪汪的美眸，原來是燕子。

「小鬼子，不要看了。」燕子在他耳畔低聲道。

王小克緊皺着眉，沒有回答。

「跟我到內廂去吧！」燕子說。

王小克仍然雙眼牢牢地望着詩詩。

「如果你要看的話，房裏也有電視，」燕子道：「你在這裏不會方便。」說罷拉了王小克的手，離開大廳。

燕子將王小克拉到房中之後，掩上了房門，在燈掣旁邊的一個小掣按了下去，房中的電視機立刻閃現出大廳中的情形。

這時，翁玉蘭已走到詩詩雙腿之間。

螢光幕上，看得到詩詩臉上那種驚駭已極的神情，那比碰到了鬼魅更恐怖！

「燕子，她們要怎樣對付詩詩？」王小克側頭問，卻得不到回答。

他仔細一看，只見燕子兩條淚珠，正自眼眶裏流了出來。

王小克心中忡忡，又向螢光幕望去。

當他眼光接觸到那二十七吋螢光幕上時，不由低低呻吟一聲。

那一聲呻吟聲，表示王小克看到了令他不忍卒睹的事，就在這時，詩詩更加慘厲的嚎叫聲也自揚聲器傳了過來。

燕子掩起了臉，身子在發着抖。

王小克緊揑着拳頭，指骨傳來「拍拍」直響聲，心中已經憤怒到極點！

倏地，王小克一個箭步衝向房門口，拉開房門便欲衝出房去。

「小鬼子！」燕子尖叫一聲。

然而，王小克彷彿聽不到燕子的叫聲，他竄出了房間，來到大廳，人未到，聲已先到：

「停手！」

梅花站直起身來，拿着那根血淋淋的木棍，眼光向王小克射來。

王小克奔到了梅花的身前，一掌向她持棍的手臂斬下。

梅花猝不及防，臂上吃了一掌，木棍跌下地去，「卡喇」一聲，右臂已經被王小克斬斷。她發出一下嗥叫聲，蘭花，菊花和竹花揮動着木棍，向王小克襲來。

王小克抬起腿，分攻三女下盤。

這時，燕子也自房裏奔了出來，叫道：「二家姐，快阻止他！」

翁玉蘭淡淡一笑，退到沙發旁，一言不發地望着廳中心的戰團。

王小克乘三女閃避他的攻勢那當兒，向地上的詩詩瞥了一眼，只見鮮血汩汩地自雙腿間流出來，人早已昏死了過去！

王小克從未見過如此殘酷的刑罰，他一咬牙，左臂一長，抓住了菊花手中木棍，奪了過來，如瘋虎般舞動着向三女進攻。

梅花斷了一臂，兀自咬牙忍痛，站在一旁觀戰，口中指點叫道：「分三面夾攻，將他殺了！」

翁玉蘭皺一皺眉，叫道：「梅花，王先生是我們的——」

她話未說完，梅花轉頭瞪了她一眼，道：「廢話！大家姐早便想殺掉他的了！」

「大家姐已接受了我的要求，對他不加傷害，你——」

「大家姐授權給我維持這裏的紀律，」梅花冷冷地看着翁玉蘭，道：「此人既然留不住，如果他逃了出去破壞了我們的大事，你可担當得起？」

翁玉蘭望了梅花一眼，垂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兩人的對答都聽在王小克耳中，見「毒觀音」對梅花竟是有忌憚之意，心下大大吃驚：毒觀音翁玉蘭是何等樣人，怎會對一個醜女如此這般？

王小克轉念一想，發覺可能是那個「大家姐」的威力，可是，到底那「大家姐」又是誰呢？

王小克身手敏捷，出拳如電，那三個醜女左支右拙，已經露出敗象。

「退下！」梅花叫着，左手一揚，手中已經多了一把短槍。

「姓王的，快乖乖替我站着別動！」梅花叫道：「否則我開槍了！」

王小克懍了一懍，站定了身子。

梅花持着槍向前一指，道：「放下木棍，

退到牆邊去。」

王小克將手中木棍掉到地上，依言站到牆邊。

「菊花，竹花，將他綁起來，帶到黑房去！」梅花命令。

兩個醜女答應了一聲，取了一條繩索將王小克綁住了，接過梅花手中短槍，押着王小克向內廂走去。

翁玉蘭急忙趨上前去，輕聲叫道：「梅花，你——」

「二家姐放心，」梅花冷冷地說：「我們不傷他性命就是。」

翁玉蘭這才吁了一口氣，道：「謝謝你啦，梅花。」

梅花咀角泛出一絲笑意，說道：「剛才發生的那件事，我不會呈報上去的，你也放心好了。」

翁玉蘭大喜道：「梅花姊，你眞好！」

梅花淡淡一笑，逕自向內走去……。

× ×

「小妹，」小辣椒焦急地：「小鬼子已經兩天沒有回來了，你說他會不會遭遇到什麼意外？」

「我看……我看不會吧？」白小妹道：「他以前也經常試過好幾天不回家，這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越大越不像樣了！」

小辣椒忽然「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笑什麼？」

「你好像樣嗎？」

白小妹莞爾一笑，忽然壓低了聲音，問道：「婆婆有沒有問你小鬼子的下落？」

「有的，昨天問過我，」小辣椒低聲回答：「我告訴她說，他出去上班了。」

「唔，最好不要讓她知道，免得老人家担心。」白小妹道。

「小妹，咱們不如出去看場電影吧，再這樣在家悶下去的話，一定會悶出病來！」

「——好吧。」

兩人離開了家，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着。

「小辣椒，你說小鬼子這次會不會像以前幾次一樣平安歸來？」

「當然會，」小辣椒道：「憑他的鬼靈精，即使碰到任何事情，也會化險爲夷，怎麼啦？你眞的替他担心起來了？」

白小妹美眸凝視着遠方，喃喃地道：「世界上的事有時候是很難預料的。」

小辣椒道：「我的預料是小鬼子一定會平安歸來——」

小辣椒還要說下去，白小妹忽然伸手示意她不要說話，低聲道：「小辣椒，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要發生啦。」

小辣椒呆了一呆，定眼向前望去。

只見對面街泊着一輛豪華房車，一個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的男子，正向他們走了過來。

「他是衝着我們來的。」白小妹道。

果然，那男子來到兩人的身前，白小妹定眼一看，不由得低呼了一聲，說道：「是司徒先生！」

那人正是司徒和厚，他在白小妹和小辣椒身前站定，道：「白小姐，你還識得我！」

白小妹想到王小克失踪時，正是前去赴他約會，不由大喜，問道：「司徒先生，小鬼子呢？」

「咱們找個地方談談，好嗎？」

「——好吧。」

「白小姐，蕭小姐，這邊請。」司徒和厚說着領了兩人向他的豪華房車走去。

「我想請兩位到山頂餐廳喝一杯茶，你們反對嗎？」司徒和厚問。

「好呀！」小椒辣叫了起來：「我們許久沒有去過山頂了。」

三人先後上了車，司機一踏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馳去。

半個小時後，車子來到太平山頂，三人在山頂餐廳坐下來叫了飲品後，白小妹便急不及待地問：「司徒先生，你是不是想告訴我小鬼子的下落？」

「不，我現在也正在找他。」

「哦？」白小妹心頭一跳，這樣說來，王小克是眞的失踪了。

「白小姐，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實在沒有相瞞的必要了，」司徒和厚道：「小鬼子是受我所托去辦一件事的，怎知這幾天來，他一直沒有和我聯絡——」

白小妹秀眉一蹙，這司徒和厚要小鬼子去辦一件什麼事？

「我怕對方將小鬼子擄了去，所以，希望白小姐你們帮帮忙。」

「首先我要知道你委托小鬼子去辦什麼事。」白小妹道。

司徒和厚猶豫了一下，才道：「是這樣的，本市年前的股市風雲，白小姐你大概有所聞吧？」

白小妹向他點了點頭。

本市股市的大起大跌，已經成爲國際間人們助談的資料了。

她甚至聽人說過，若不是外資財團在本市興風作浪，將股市「做起」，然後再獲利回吐，股市在一年半載內，也沒有可能一蹶不振。

據說，由於外資財團在本市的「翻雲覆雨」，一共賺了近百億元而去。

這近百億的現鈔，都是本市所有市民的血汗錢，有的甚至是畢生的積蓄。

所以，本市居民一談到外資財團，都有「談虎色變」之感。

司徒厚和接着說下去：「最近，我們又聽到外資集團，又想在本市實行一個大陰謀，控制本市的工商業。」

「有這樣的事？」白小妹聳然動容。

「如果是以前，這個消息當然不會引起人們注視，但自從股市這一役後，本市居民逐漸明白外國財團的無孔不入手法，和那種心狠手辣的手段了。」

他頓了一頓，又道：「況且，上次他們在本市賺了百餘億元而去，其他的財團自然見獵心喜，也想來本市撈一票，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外資財團覬覦本市的繁榮已久，他們的確有併吞，壟斷和控制操縱本市工商業的野心企圖！」

白小妹點着頭，她對商場上的事一無所知，但即使是局外人，也知道這是事實。

「同時，我們又得到一個情報，本市有一個組織，正和那外資財團合作，企圖實現他們的大陰謀。」司徒和厚又道。

「那是什麼組織？」

「我們得不到進一步的資料，所以，才請小鬼子去偵查，」司徒和厚嘆了一口氣，道：「可惜的是他一直沒有和我聯絡，這是不可能的！」

白小妹秀眉緊皺，她已經意味到，這是一樁非比尋常的「難題」了。

「如今，我要求白小姐將小鬼子的下落查出來，然後協助他調查外資財團的陰謀，和與他們合作的神秘組織的底牌。」

「爲什麼要找我們？」白小妹道：「你對我們有信心嗎？」

「是的，」司徒和厚點着頭，道：「白小姐，你答應嗎？」

「——」白小妹沒有回答。

司徒和厚接着又道：「當然，我們是會付予酬勞的。」

白小妹道：「司徒先生，你是屬於那一方面的人呢？」

「我是一個商會的秘書，」司徒和厚答：「這個商會是華籍商人組織的。」

「以你們的勢力，大可聘請第一流的商業犯罪調查偵探去辦這件事的，」白小妹詫異地：「你爲什麼會找我們？」

司徒和厚澀然一笑，道：「說來十分令人洩氣，我們以前請過私家偵探去調查這件事，可是他一出馬便被對方發覺了，這也難怪，他們都是註册公司——」

白小妹不待他說下去，便笑道：「對啦，我們沒有註册，也不是什麼偵探社，他們根本沒有我們的資料和情報。」

「不錯。」

「如果我想和你聯絡，應該用什麼辦法？」白小妹問道。

司徒和厚取出一張卡片遞上前，道：「上面有我辦公室和家裏的電話。」

白小妹謝着接過了，問道：「限不限定時間？」

「當然越快越好，」司徒和厚答道：「那樣我們便可以儘早採取應對之策了。」

× ×

史督察斟了杯咖啡，正想呷上一口，辦公室的門忽然「篤篤」地響起來。

「進來。」

玻璃門推開，出現在他面前的是白小妹。

「好極了，我正想找你，」史督察道：「有沒有小鬼子的消息？」

「沒有。」

白小妹早已從史督察口中得知妮妮撞車而死的事，並且得悉王小克是被一個少女「刼」走的。

她在史督察面前的沙發坐下來道：「史督察，請問那個妮妮小姐是不是傷重而死的？」

史督察的臉色忽然嚴肅了起來，道：「不，她被送入醫院後，已經甦醒過來，根據報告書指出，她只是胸部受過震盪，休息三五天便可出院的。」

「這樣說來，她——」

「白小姐，那個妮妮的右腕脈門切斷，因失血過多而死。」

白小妹「啊」地一聲低呼起來。

「外表上看來好像是自殺，對不對？」

「唔。」

「可是，我們在地上發現的一把嶄新刀片，却是妮妮入院前身上所沒有的。」

「也許她叫人到外面買的呢？」

「醫院的護士說，在妮妮入院之後，除了王小克去見過她之外，沒有第二個人。」

「因此你懷疑是他下的手，再做一個自殺的佈局？」白小妹問。

「做我們這行，必須『大胆假設，小心求證』，對不對？」

白小妹不置可否地苦笑一下。

「這樣說來，小鬼子的失踪豈非成了畏罪潛逃？」她問。

「眞相如何，要等到我們跟他接觸過後，便可以揭露了。」

「那個攔途將他救上車的女郎是誰？」白小妹問：「你們查到了嗎？」

「我們有個探員認得她，」史督察道：「你猜猜看她是誰。」

「誰？」

「本市著名的女模特兒，甄莉莉！」

「甄莉莉！」白小妹愕了一然。

「想不到吧？」史督察苦笑着搖頭，道：「她是一個名女人，却做出這樣的事來。」

「那你不會拘捕她嗎？」

「問題是她已經失踪了，」史督察道：「我們連日來四處尋找，仍然找不到。」

「會不會躲了起來？」

「我看十成九是躲了起來。」

「那麼妮妮呢？」白小妹又問：「她死後有什麼發現？」

史督察搖着頭，道：「除非我們找到小鬼子，才會有綫索。」

「妮妮住在那兒？」白小妹問：「可以把她的住址告訴我嗎？」

「好，你等等。」

史督察跟着打開枱上一本文件夾，找了好一會，將妮妮家裏的地址給了白小妹。

「白小姐，你打算到她家裏去看看？」

「不錯。」

史督察淡淡一笑道：「沒有用的，妮妮只有一個上了年紀的母親，她什麼都不知道。」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無論如何，我總想去看看，也許我有奇遇也說不定呢？」

「好吧，」史督察道：「祝你　利地碰到奇遇。」

白小妹告別史督察，離開警局，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直向妮妮的家而去。

妮妮家在徙置區第十八座，那地方對白小妹並不陌生，因爲她工廠裏的許多女同事，都住在附近。

穿過一系列的大牌檔和街邊擺賣的小攤，白小妹來到一個樓梯前。

妮妮的家在四樓，白小妹很快便找到那個單位。

她望着緊閉的大門，忽然蹙起了眉頭。

徙置區的居民，居住環境雖然不好，但都能做到守望相助，因此，大門經常都是敞開着的。

據史督察所說，妮妮除了一個上了年紀的母親之外，家中便無別人。這樣看來，妮妮的母親是否不在家？

無論如何，人既然來了，就要拍拍門看一看。

白小妹伸手敲着門，良久，都沒有人來應門。

當她剛要轉身離去時，忽然有個老婦的沙啞聲音自內傳了出來。

「誰呀？」

「我想找妮妮的母親。」白小妹隔着門叫道。

屋裏傳來脚步聲，跟着，大門打開了，一個面容枯槁，滿頭白髮的老婦探頭出來，一雙黯然無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白小妹。

「你是誰？」

「請問你是不是妮妮的母親！」

老婦沉吟了一下，向白小妹點了點頭，又問：「你是妮妮的朋友？」

「是的。」

老婦忽然指着白小妹破口大罵，跟着，「彭」地一聲，把大門關上了。

白小妹被她罵得一頭霧水，站在門口呆呆出怔。

半晌，她又伸手敲了敲門。

「冚家剷！你還不快滾的話，我叫警察拉你！」老婦自內罵道。

「伯母，請你聽我解釋。」

「不必解釋，要不是你們這些衰女，阿妮也不會死的了！」

「伯母，我是專誠要爲妮妮報仇的，」白小妹情急智生，壓低聲音叫道：「請你替我開開門吧！」

門又打了開來，老婦滿面疑惑地望着白小妹，問道：「你剛才說什麼？」

「我要爲妮妮報仇！」

「報仇？」老婦上下打量着白小妹，道：「你和她們不是一黨的嗎？」

白小妹心中陡地一動，急忙問道：「伯母，站在這裏說話不大方便，你讓我進去坐坐好吧。」

老婦猶豫了一下，這才請白小妹入屋。

屋中陳設簡陋，四處放滿了雜物，白小妹在一張破爛的沙發坐了下來：「伯母，剛才你說妮妮和什麼人一黨？」

老婦眼眶一紅，忽然掉下淚來。

「她……她死前，經常有一些飛女打扮的同伴來找她出去，」老婦嗚咽着道：「我看，她的死一定是那些人累她的。」

「伯母，你可知道那些人的身份？」

老婦搖着頭，道：「她們每次來這裏，都不肯入屋，總是在門口將阿妮叫出去，有時整晚不回，有時一去便是三四天。」

「你連她們的名字也不知道嗎！」白小妹問道。

老婦又搖搖頭：「她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我問過阿妮，但阿妮怎也不肯說。」

白小妹聞言失望了！

白小妹道：「你可知道妮妮跟她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老婦答：「阿妮總是神神秘秘地，半句話也不肯說。」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又問：「她平日可有給錢你做家用？」

老婦點着頭，答：「有時候三十五十，有時候三百五百，也不知道她那兒來的錢。」

「妮妮沒有工作嗎？」

「她跟我說在工廠中做事，但看她平日穿的衣着，鄰居都說她不是在工廠中做，甚至有人說她在酒帘中做。」

「哦？」

「我聽到這樣的消息後，把她罵了一頓，說我們雖然窮，但還不致於要墮落到這個地步，可是她矢口否認在酒帘做。」

「她說在工廠？」

老婦道：「也沒這樣說，總之，她說她的錢是正正當當得來的，並沒有做出對不起我的事。」

「那天汽車失事你知道嗎？」白小妹不厭求詳地問。

老婦搖着頭，道：「是她在醫院逝世的消息傳來，我才知道的。」

「妮妮死了之後，還有人來找她嗎？」

「沒有，一個都不來。」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這樣說來，那些人應該老早便得到妮妮的死訊了。

妮妮之死和那些人有沒有關連？

「小姐，剛才你說要爲妮妮報仇？」老婦問：「你是她的什麼人？怎樣替她報仇？」

「我——」白小妹仰首想了一下，道：「我懷疑她是被人害死的，只要查得出誰是兇手，不就是替她報了仇嗎？」

「你查到了？」

「當然還沒有，」白小妹答：「不過，我會盡力去查的。」

說罷，白小妹站了起身，道：「伯母，我走了。」

「你貴姓？」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我姓白。」

老婦道：「白小姐，希望你眞的能爲我阿妮報仇。」

「我一定盡力的，伯母。」

白小妹向老婦告辭後，她沿着一排大牌檔向前走，打算在附近的巴士站搭車。

巴士站擠滿了人，白小妹站着猶豫了一下，搭巴士抑或十四座位小巴？

忽然，一輛汽車在她面前戛然而止，從車中跳出一個彪形大漢來。

白小妹下意識地向後一退，可是，那大漢出手如電，一隻巨靈之掌，已向白小妹胳臂抓來。

白小妹只覺得手臂一緊的，被大漢抓個正着。

「別出聲，跟我走。」大漢沉聲道。

白小妹定眼一望，那大漢長得滿面橫肉，皮膚黝黑，三角眼，四方臉，一看便知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之輩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白小妹怎會乖乖聽話，她提了一口氣，右臂一用力，便想掙脫大漢掌握。

然而，那大漢五隻手指便如鋼鉗一般抓住自己，那裏掙扎得脫？

白小妹心下暗自一懍，瞧不出這大漢的氣力竟是如此之大。

這時，大漢另一隻手陡地一長，向白小妹另一隻胳臂抓來。

白小妹暗叫一聲「來得好！」左臂向前迎去，當兩人手掌即將接觸時倏地伸出中指和食指，向大漢掌心戳去。

這一下變招快如閃電，只聽大漢悶哼一聲，右手像觸電般盪開。他掌心被白小妹的尖指甲戳破，登時鮮血直冒。

就在那刹間，白小妹已經用力一掙，脫了他的掌握，反手抓住大漢胳臂，嬌叱了一聲，大漢被白小妹撻在地上，站不起身來。

當那大漢被撻下地時，車中忽然又跳下一人，向白小妹撲身而進。

白小妹見那人來勢矯捷，倒也不敢怠慢，凝神準備迎敵。

那人在白小妹面前站定，厲聲喝道：「別動！」

白小妹向他望去，只見他右手插在西裝袋中，袋子微微向上鼓起，似乎有一個硬管自內突了出來。

用不着說，大漢袋中暗藏手槍，而槍咀正對正了自己！

白小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站在當地不敢再動。

「聰明的快快上車，」大漢噤聲道：「否則我槍下無情！」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被她摔倒在地上的大漢已經爬了起身，見白小妹已被同伴制住，當下趨上前去，將白小妹推了上車。

白小妹跟王小克練過「威風八路拳」，她聰明不在王小克之下，因此正是身懷絕技之人，如果想突起發難的話，那大漢即使手中有槍，也未必能制得住她。

然而，白小妹轉念一想，附近都是來往的行人，萬一那大漢眞的把心一橫開槍，流彈必然會誤傷途人。

所以，她畧一沉吟，踏上車去。

兩個大漢左右將她挾持着，司機一踏油門，車子如飛向前急馳而去。

車子上了斜坡後，忽然一轉，朝左邊通向水塘的路駛去。

白小妹心下一懍問道：「你們想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手中握槍的大漢答道。

白小妹知道這兩人只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在他們口中絕對套取不到什麼話，所以也緘默了。

不一會，車子朝「赤柱」的路駛去。

「咱們探監去嗎？」

兩名大漢冷哼了一聲，並不置答。

又過了十餘分鐘，車子在一幢獨立的舊式大屋前停了下來，屋中立時奔出幾個大漢。

那幾個大漢肌肉飽滿，身材壯碩，一望而知是練過功夫之人。其中一個趨上前，替白小妹打開了車門。

「下車吧。」握槍的大漢道。

白小妹依言下車，大漢領着她向內走去，大廳中陳設華麗，沙發上坐着一個身穿唐裝衫褲，頭髮灰白的老者。

那老者容貌清癯，年紀大約六十歲左右，他凝眼望着白小妹。

白小妹一看到那老者，心下不由一懍，認得正是本市國術界的老前輩馬眞。

馬眞年過六旬，是崆峒派的第一百二十三代嫡傳弟子，練得一身內外功，拳脚功夫更是了得，他不愛出風頭，是以認識他的人並不多；白小妹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翻閱一本武術雜誌，看到他的照片的。

馬眞見白小妹走近，緩緩站起身來，笑吟吟地道：「歡迎白小姐大駕光臨！」

白小妹冷冷「哼」了一聽，並不答話。

馬眞向那兩個大漢揮揮手，道：「你們出去吧，我有幾句話想和白小姐談談。」

那兩個大漢退出了大廳後，馬眞向白小妹作了個「請」的姿勢，微笑說道：「白小姐請坐。」

白小妹老實不客氣地在他面前的沙發坐了下來。

「馬師傅，請問你有什麼指教？」

「指教是不敢，」馬眞捋鬚笑道：「不過有幾句話想奉勸一下白小姐。」

「哦？」

馬眞畧一沉吟，問道：「不知最近可有一個姓司徒的男子和白小姐聯絡？」

「司徒什麼？」白小妹故作不明地問。

「司徒和厚，」馬眞道：「是自稱什麼商會代表。」

白小妹向他點了點頭。

「那個姓司徒的要白小姐去調查一些事情，對不對？」馬眞問。

白小妹又向他點了點頭。

「你答應了？」

「——」白小妹咬了咬唇，說道：「因爲我有一個朋友失踪了，所以，我答應他調查一下。」

「白小姐，咱們明人不說暗話，」馬眞道：「如果我要求你停止接受那樁工作，你怎麼說？」

「這個——」白小妹先是一呆，隨即道：「難道這件事和師傅有關係麼？」

「可以這樣說。」

白小妹呆呆地望着馬眞，他是武林中人，和外資大財團怎有可能拉上關係？

白小妹是聰明人，她轉念一想，立即明白了：馬眞是受人所托來遏止自己的行動！

用不着說，對方一定是有財有勢之人，否則也差馬眞不動了。

白小妹滿腹狐疑，半晌說不出話來。

「白小姐怎麼說？」

「我可以考慮一下嗎？」

馬眞臉上露出爲難的神色，道：「請白小姐不要見怪，我是快人快語，希望你立刻給我一個答案。」

「如果我拒絕了呢？」

「這個——」馬眞捋鬚說：「恐怕會傷了大家的和氣吧？」

「馬師傅，老實說，你現在爲何人辦事？」白小妹冷冷地問。

「人各有志，白小姐何必理這許多？」

「可是我必須弄清楚，將小鬼子擄走的，究竟是什麼人。」白小妹試探問。

只見馬眞雙眉一揚，道：「白小妹，我實在不想與你們爲敵，所以，才將你請到這裏來好好商量，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苦心嗎？」

白小妹心中暗暗奇怪，憑馬眞的勢力，他爲什麼怕與自己爲敵？

馬眞見白小妹沉吟着不作聲，又道：「只要你答應置身事外，你那位朋友很快便會回來的。」

「他在你手上？」

馬眞搖着頭，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小鬼子現在很安全。」

「有什麼證據？」

馬眞臉色一變，道：「我馬某人說的話，難道還信不過嗎？」

白小妹深知像馬眞這種武林人物，最重言諾，他既然說王小克現下平安無事，想來定是事實，於是暗暗吁了一口氣。

× × ×

王小克躺在床上。眼前是一團漆黑。

那「黑室」雖然沒有半絲光亮，但空氣調節卻很不錯，陣陣的冷氣由天花板吹下來，倒也令人神清氣爽。

他已經將整樁事想個清楚，得到的結論是：「維納斯園」正在進行着一個大陰謀，她們可能得悉自己和司徒和厚接觸過，被他委托來調查這件事，因此設法將自己誘來此地實行軟禁。

至於她們爲何不乾脆將自己殺了的原因，王小克推想，全是因爲「毒觀音」翁玉蘭的關係。

倘若不是翁玉蘭一再庇護自己，那奇醜無比的「四千金」，可能早已將自己殺了！

如今被囚於這「黑室」中一籌莫展，又有什麼分別呢？

王小克盤算着逃脫之法，可是他很清楚，「四千金」廿四小時輪流在外守衞，即使遞傳飲食，也由她們四姊妹代勞，「維納斯園」裏的人，沒有一個可以接近這間「黑室」。

他用脚敲着牆壁，一面思索怎樣制服那「四千金」，然後設法逃出去。

忽然，他發現面前的牆壁傳來「篤篤，篤篤」有奏節的回音，心中不禁一動，連忙用脚以同樣的節奏敲打着。

隔壁的敲打立時停止，等王小克敲打完畢，跟着又有節奏地敲打起來。

這時，王小克再無懷疑：隔壁也有人被軟禁着！

他腦際間閃起幾個疑問，那是他究竟是什麼人？爲何會被「維納斯園」的人軟禁起來？他敲打牆壁到底是什麼意思？

從那有節奏的敲打聽來，似乎是一種電碼，可是王小克未學過，因此聽不出它的含意。

他坐直起身，將耳朵貼在牆壁上，把那敲打聲聽得更加清楚了，那是三長兩短，然後兩長兩短。

王小克滿腹狐疑，搜索着兩房之間到底有沒有空隙可以互通訊息。

最後，終於被他發現兩房間隔的一道空隙，他湊上前去，低聲問：「你是誰？」

隔壁房並沒有人回答，王小克又問了兩聲，仍然得不到回答，不禁有點失望，心想對方大概是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他正想躺回床上，忽然傳來一個像蚊叫的聲音：「你是誰？」

王小克聽到那個聲音時，心中不禁大喜，急忙又湊上前去，噤聲道：「你是不是被她們囚在這裏的？」

「你呢？」那聲音反問，顯然是承認自己被囚了。

「我也是，」王小克一顆心怦怦而跳，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你呢？」那人反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剎那間答不出話來，但為了查探對方的底細，只好答道：「我姓王，是個擦鞋仔。」

那人驚奇地低呼了一聲，問道：「那她們把你關起來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王小克問：「你叫什麼名？」

「我姓利，利害的利。」

王小克聽他聲音，知道是個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的青年男子，問道：「你什麼地方得罪了她們？」

「──」那人並不回答。

「你被她們關了多久？」王小克又問。

那姓利的沉吟了一下，答：「大概有一個多月了，你呢？」

「兩三天了──」王小克正要問話，忽然房門傳來「拍」的一聲，外面的鎖打開了。

他急忙躺回床上，只見房門一打開，燈光便射了進來，高大的梅花，拿着一個盤子踏進房來。

她將那盤子放在房中枱上，轉身離去了。

「喂！你們什麼時候才放我出去？」王小克跳起身來，衝上前去。

不料梅花手一揚，一把短槍指住了王小克，冷冷地道：「到時候自然會放你！」

王小克望着槍咀，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梅花倒退着出了房，跟着把房門關上了。

四下裏又陷入一團漆黑。

王小克又來到那空隙間，噤聲叫道：「喂！利先生！」

他一連叫了幾聲，都得不到回音，忽然心念一動，用手敲打着牆，可是隔壁房一片死寂，再也沒有回音過來了。

王小克心下暗自納罕，只好摸索着找到食物盤，將一大碗白飯扒了下去。

那一天，他差不多每隔半個小時便向隣房呼喚，可是總得不到回音，朦朧間睡着了。

在「黑室」中，簡直分不出白晝黑夜，王小克只能從梅花每天送三次食物來推斷日子。

如是者又過了三天，王小克雖然不斷向隣房問話，但那姓利的好像已經不在一般，竟然沒有回音。

甫逃虎口　又落龍潭

且說在「維納斯園」中，這天來了一個人──莉莉。

莉莉排名在二十以外，因此很少機會到「維納斯園」來，除非有特別傳召。

她抵達「維納斯園」後，先服伺了傳召她的一個大富豪，然後一面吹着口哨，一面踏進了廚房。

「有什麼好吃的？」她伸手打開了雪櫃便問道。

「有些牛肉乾，今早剛送來的，」管廚房的吳妹回答：「在第二格裏。」

莉莉關上雪櫃，來到一個木櫃之前，抽開了抽屜。

「嘩！是五香牛肉乾！」

吳妹笑了一笑，道：「是美國加州運來的，本市市面還買不到哩！」

莉莉伸手拿了一疊，忙不迭撕了一塊塞進口中，道：「唔，味道真好！」

「快走吧。等一下讓她們看到了，又要說我偏心了！」吳妹說。

莉莉臉上露出笑容，說道：「我難得來一次嘛！」

「有客人？」

「哈！那個南和紗廠的董事長真討厭，又肥又髒，」莉莉忽然皺起了腮兒：「每次來這裏，都指明要我！」

「他一定給了不少好處給你。」

「這種有錢人，用錢最吝嗇，每次給的，還不是一向給慣的，」莉莉說：「我走了，吳妹。」

莉莉離開了廚房，穿過甬道，來到了一個房門之前。她左手右手全拿着牛肉乾，只得用腳向門上踢了兩下。

「誰？」

「有東西吃！」

一張醜陋的面孔自門縫向外張望。

「莉莉，是你！」

莉莉指指手中的牛肉乾，笑着說：「菊花姐，牛肉乾吃不吃？」

「吃，吃，當然吃！」

「到裏面去，」莉莉左右望了一眼，故作神秘地說：「等一下被人看到，要分薄我們的五香牛肉乾！」

「是誰？」竹花走了過來。

「莉莉，」菊花轉頭回答：「她替我們帶來了五香牛肉乾。」

莉莉踏進房去，將牛肉乾放到茶几上，舐着手指：「唔，味道真好！」

竹花拿了一塊，塞進口裏，露着一口黃牙咀嚼着，一面問道：「莉莉，什麼時候才回來的？」

「今天下午，」莉莉取出手帕抹着咀：「那個姓郭的紗廠董事長真沒有勁兒，三兩下便下來了。」

「是你的媚功厲害，還是他差勁？」菊花望着莉莉，淫淫地笑着問。

莉莉刮一刮臉頰，扮個鬼臉，道：「關你什麼事！不知羞！」

兩人相對哈哈大笑起來。

「咦？你們在這兒幹什麼？」莉莉忽然問道。

竹花向兩道房門指了一指，低聲道：「黑室裏有人，我們守着。」

「是詩詩嗎？」

竹花搖了搖頭，道：「她前幾天已經受到了懲罰，現在還在醫療室裏。」說着嘆了一口氣。

「什麼回事？」莉莉問。

竹花和菊花相對望了一眼，捏着拳頭，在小腹下面的部位作了個姿態。

「啊！那……那詩詩是完了！」

竹花道：「當然完了，以後還能像你這樣快活嗎？」

「為什麼要……要用這個刑？」

「詩詩愛上了客人，」竹花向她眨一眨眼說：「而且，還把我們的一個新任務洩漏了出去。」

「那個男人是──」

「姓徐，聽說是五金廠的少東。」

「噢！」莉莉美眸一轉，輕嘆了一聲，又問：「黑房裏關的是誰？」

「你指右邊還是左邊的？」

「左邊的。」

「啊！那是個多月前，大家姐物色到的『傀儡』。」菊花答。

「什麼傀儡？」

菊花神秘地一笑，道：「這是你不明白的了。」

「為什麼──為什麼要把他關在黑室中？」莉莉不明地問。

「因為他不接受大家姐的條件，」菊花嘆了一口氣，道：「唉！大家姐說，再過三天，

如果他還是執迷不悟，便要殺了他，這樣的男人殺了他多可惜，如果送給我們，倒能認真樂上一樂哩！」

「大家姐要他答應什麼條件？」莉莉好奇地問。

「這個──」菊花白了她一眼，搖搖頭，說道：「莉莉，組織裏面的事，你還是少知道一點的好！」

莉莉向她扮了個鬼臉，道：「那麼右邊又關着誰呢？」

「你認識他的，」菊花道：「就是被你從史督察手中救出來的小鬼子王小克！」

「是他！」莉莉低呼了一聲。

「現在我們要等大家姐的命令，看看他是否能逃過鬼門關。」

「大家姐要把他殺……殺了嗎？」

「難說得很，」菊花和竹花對望了一眼，笑着說道：「也許，小鬼子這趟，真的要化作鬼了！」

說罷，兩人哈哈大笑，就在她們笑到一半時，忽然「咕咚」一聲，雙雙仆倒下地。

莉莉咀角泛出了笑意，趨上前將房門關上，然後轉身走到一幅抽象壁畫之前，將手掌放在一片濃墨之上，牆壁忽然向左移了開來，露出一道鐵柵。

莉莉面上露出喜色，在竹花身上搜出了鎖匙，打開鐵柵，跨了進去。

「小鬼子！」她低喚了一聲。

王小克正躺在小床上打瞌睡，聞聲張開了眼睛，一見是莉莉，立即彈跳起身。

「莉莉，是你！」

「快跟我來！」

王小克隨着莉莉來到門口，莉莉將房門打開一道縫，向外張望。

「有人走近來了。」莉莉低聲道。

「是誰？」

「管家心心！」

這時，心心來到了門口，叫道：「菊花開門！」

莉莉仰首以詫異的眼光望住王小克。

王小克向她作個手勢，示意叫她開門。

莉莉將門打開，心心一看是莉莉，不由呆了一呆，問道：「咦？你在這裏幹什麼？」

「心心，請進來。」

心心一踏進了房間，王小克手起掌落將她擊昏，掩上房門，向外奔去。

甬道轉角處有一道旋轉型樓梯，莉莉向王小克打了個手勢，領先跨了上去。

兩人上了樓梯，在一個儲物室門前停下。

莉莉熟練地打開了門，道：「進去。」

王小克閃身而入，莉莉掩上了門，趨上前去打開一道窗子，王小克向外一望，原來已經從地牢來到了二樓。

「跳下去！」莉莉說。

王小克向下一望，原來窗子下面停放着一輛敞篷跑車，他畧一猶豫，縱身跳下。

莉莉自後跳了下來，坐到駕駛座，一踩油門，車子發出一陣怒吼，向外馳去！

車子向山下公路疾馳而去時，王小克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終於逃脫囚籠了。

「莉莉，你為什麼要這樣冒險？」王小克側頭詫異地問。

莉莉咀角掛着一個得意的笑，道：「你猜猜看。」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我猜不到。」

「是有人慫恿我這樣做的。」

王小克心中不禁一動，急忙追問道：「是誰？」

「那人叫我不要告訴你。」莉莉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所以，請你不要問了，總而言之，我是會遵守諾言的。」

「其實你偷偷告訴我，我不向別人說便行，」王小克道：「我總不能受了人家的恩惠而一點都不知道啊！」

「小鬼子，你想不想我平安無事活到一百歲？」莉莉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向她點點頭。

「那麼，你不要問了。」

「那人警告過你，如果你說出來，但會要了你的命是不是？」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件事實在太神秘了！

半晌，他又問：「莉莉，以前你和我說過，維納斯園想請我去幹一件大事，可是，在見到二家姐翁玉蘭時，却沒有和我提起，是什麼原因？」

「我也不大清楚，」莉莉遲疑着說：「也許轉變了計劃，我們本來是想請你去對付一個人的。」

「誰？」

「她姓司徒，名叫和厚！」

「啊！是他！」王小克低呼了一聲，問：「是不是因為他對你們的計劃有妨碍？」

「事到如今，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吧，」莉莉點着頭，道：「不錯，這個姓司徒的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查到我們的秘密，正在千方百計地要來破壞！」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逐漸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

「你知道嗎？司徒和厚也來見過我，出五十萬的代價要我去偵察一個人。」

「哦？」莉莉睜大了眼睛，問：「他要你去偵查誰？」

「我想是你們的大家姐。」

「啊！那我明白了，大概大家姐知道你早已受司徒和厚所托，所以，便將你軟禁了起來，讓你無所施其技。」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因為他想到翁玉蘭對自己說的一番話，和她庇護自己的事實。

「莉莉，你以前曾經要求我替你做一件事，」王小克道：「現在，這件事反而由你自己做到了。」

「什麼事？」莉莉詫異地問。

「脫離『維納斯園』。」

莉莉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我還沒有脫離她們，事實上，從來沒有人可以脫離她們的！」

王小克緘默了，他明白莉莉話中的意思，像「維納斯園」那樣的組織，其神通廣大之處，簡直不是普通人可以想像的。

「莉莉，現在可以告訴我維納斯園接到一件什麼新任務嗎？」王小克忽然問。

莉莉搭着駕駛盤，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其實很簡單，有人出重資，要我們利用先天的條件和美麗，去替他們套取本市的經濟情報。」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以「維納斯園」裏的美女，想去套取一點商業秘密，尤其是在枕頭畔套取的話，簡直易如反掌。

而且，她們所接觸的，完全是本市最有名的富豪和名流！

「你知道請你們去套取情報的是什麼人嗎？」王小克問。

「當然是大大的有錢人。」

「你錯了！」王小克道：「是大財團，而且是外資大財團！」

「那麼，我們……我們不是在和本市的商人為敵嗎？」莉莉眨着美眸，驚奇地說。

「不錯，當本市的經濟控制在他們手中的時候，他們便可以為所欲為了。」

「噢！」莉莉不禁地驚呼起來。

「每一位維納斯園的成員，在和大商家應酬時，都要很技巧地向他們查問，套取經濟狀況和商業秘密，是不是？」

「是的，」莉莉點着頭，道：「但我們最初以爲這只是要瞭解對方是否外强中乾的商人，和是否有足够的金錢來和我們做『朋友』而已，那知——」

「現在，我更加淸楚妮妮爲什麽會自殺了。」王小克喃喃地道。

「爲了駱全！」莉莉衝口而說。

「駱全？」王小克愕了一然，問道：「他是本市娛樂界巨子，億萬富豪駱其夫的獨生子啊！」

「不錯，妮妮愛上了億萬富翁的獨生子，可是，組織却要她去偵察駱氏機構不健全的地方，將情報賣給別人，好讓別人對付他！」莉莉剎那間也明白了一切，她接着說道：「所以，她便只好出於自殺一途！」

「可是，後來在醫院中——」

「是梅花下的手，」莉莉道：「她們四姊妹一向是担任這種工作的。」

「爲什麽要殺了妮妮？」

「大概組織怕她洩漏秘密，因此叫梅花假扮護士，將她殺了。」

說話時，莉莉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她想到，也許自己也會碰上這樣的一天！

王小克沉默着，他腦中亂成一片。

「你——你想要怎樣對付她們？」莉莉問道。

王小克皺着眉沒有出聲。

「報警行嗎？」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想起司徒和厚的話，事實上自己此次是受僱於他，目的只在查出誰是外資財團陰謀的協助者而已。

如今，已經查到「維納斯園」是協助者，可是那「大家姐」是誰？

能够令「毒觀音」翁玉蘭屈居其下的人，自然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然而迄今爲止，王小克甚至不知道那「大家姐」姓甚名誰！

他跟着又想到，如果司徒和厚跑去報警的話，警方會相信嗎？即使他們相信，會去查問那些有名譽，有地位的名流紳士嗎？

那些名流紳士，甚至會使用計謀來將這椿事掩飾起來！

王小克告訴自己，目前最好是先回家裏去，然後和司徒和厚聯絡，將自己所發現的一切告訴他。

這時，車子已來到鬧市，王小克忽然道：「轉右，在街口停車。」

「你——你就住在這兒？」

「不錯，」王小克側頭望着她，笑問：「你現在大概只好跟着我了吧？」

莉莉苦笑着聳聳肩，道：「我還有什麽地方好去？」

車子在門口停下後，莉莉忽然担心地問：「小鬼子，你的家安全嗎？」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答道：「暫時來說是安全的，但以後便不知道了。」

兩人上了樓，王小克取出門匙把門打開，叫道：「小妹，小辣椒！」

然而，屋中寂靜一片，並沒有人回答。

王小克關上大門，忽聽房裏有人問道：「小克，是你嗎？」正是盲眼婆婆的聲音。

王小克奔進房去，見婆婆在床上坐直起身，正伸開手摸索，於是上前握住婆婆的手，道：「婆婆，是我。」

「小克，你這幾天跑到那兒去啦？」婆婆憐愛地道：「沒什麽意外吧？」

「沒有，」王小克問：「婆婆，小妹她們呢？」

「她們出去了，」婆婆答：「好像說是出去找你。」

王小克又和婆婆談了幾句，這才離房招呼莉莉就座。

「這地方很不錯嘛。」莉莉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找出了司徒和厚的電話號碼，撥通電話。

電話响了好幾下，才有人來接聽。

「找誰？」是一個沙啞的男聲。

「司徒和厚先生在嗎？」

電話忽然「的」地一聲掛斷了，那人連回答一句也沒有。

王小克拿着電話筒呆呆出怔，莉莉問：「會不會撥錯了電話？」

「再試試看，」王小克將號碼交給莉莉，笑道：「也許他對女人的禮貌好一點。」

莉莉撥着電話，王小克站在一旁等待。

「喂？請問司徒和厚先生在嗎？」莉莉故意把聲音裝得又嬌又嗲。

「死了！」那人回答，但又補充了一句：「你是那一位找他？」

「我——是他的朋友。」

「買張晚報看看吧，他今天早上死的。」那人說着便欲掛斷電話。

王小克急忙把電話搶了過來，叫道：「且慢！」

「幹什麽？」

王小克道：「請問——請問司徒先生是怎樣死的呢？」

「我早說過了，去買張晚報看看，上面詳細登着，」那人頓了一頓，忽然問：「對了，你貴姓？」

「我姓王。」

「是不是叫王小克？」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急忙道：「不錯，司徒先生提過我嗎？」

「唔，他有一封信給你，」那人道：「你什麽時候來拿？」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道：「我現在來好不好？請你把地址告訴我吧。」

那人遲疑了一下，懶懶地道：「對不起，現在我們收工了，你明天早上來拿吧。」

「先生，我——」

那人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道：「就這樣吧，明天你來拿信之前打個電話來，我會把地址告訴你！」

說罷，那人掛斷了電話。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迅速地轉着念：司徒和厚是怎樣死的？他留給自己的信，信中又寫了些什麽？

據他推想，一定又是「維納斯園」下的手，目的在令自己失去了聯絡人。

照說，司徒和厚應該是本市華資財團委任來偵察此事的，那意味着本市的富豪們，已經有一部份洞悉了「維納斯園」的詭計，可是爲了面子關係，又不能張揚其事，所以才聘請司徒和厚暗中偵查。

司徒和厚死了，如今該向誰接頭？

本市經濟繁榮，商業發達，「百萬富豪」在本市並算不了什麽一回事，千萬富豪，億萬富豪比比皆是，這其中，有多少人和「維納斯園」打過關係？又有多少人洞悉了「維納斯園」詭計？

王小克垂首凝思片刻，忽然問道：「莉莉，在你接觸過的客人中，有那一個是比較有身價的？」

莉莉仰首想了一會，答道：「只有一個姓郭的，名叫炳煌。」

「他做什麽生意。」

「好像是開紗廠的。」

「據你估計，他有多少財產？」

「大概不會超過一千萬，」莉莉道：「最近幾個月來，我們的組織對身價低過一千萬的，沒有什麽興趣。」

「以前呢？」

「以前並不，是這幾個月來，上面才吩咐我們對那些身價少過一千萬的，侍候不必那麽殷勤。」

「剛才你所說的那個駱全，他對妮妮怎樣？」王小克問。

「據妮妮對我說，他很愛她。」

「好極了！」王小克一拍大腿，站起了身來。

莉莉仰起了頭，詫異地望着他道：「怎麽啦？」

「你在家裏等我，千萬不要出去，」王小克叮囑她：「維納斯園的四千金，以及所有的打手，這時候大概都在找你。」

「那你……你要到什麽地方去？」

「找駱全去！」

「你留下我一個人在家，這——」

「放心好了，等一下我的兩個朋友大概便回來了，她們可以保護你的。」

「她們是誰？」

王小克將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名字說了出來，道：「我很快便會回來的。」

莉莉只得向他點了點頭，道：「那我在這裏等你了。」

王小克向婆婆關照了一聲，叫莉莉小心門戶，這才離開家門。

剛乘電梯下來，便碰到白小妹和小辣椒二人回來。

兩女見王小克安然無恙歸來，不禁又驚又喜。

「小鬼子，你這幾天到底跑到那兒去啦？」小辣椒抓住他的手臂，問道：「爲什麽連電話也不打一個來？」

白小妹也趨上前來，問：「小鬼子，這幾天到底在什麽地方？」

王小克向她們苦笑了一下，說道：「說來話長——」

「那你就說來聽聽！」

「咱們找個地方坐坐好不好？」王小克道：「難道就這樣站着談話？」

「好吧，」小辣椒領先向外走去，一面問：「你又想到什麽地方去？」

「我剛想去找一個人，不過也沒有關係，咱們先談談好了。」

三人在街口一間餐廳坐下後，小辣椒便急不及待地追問王小克這幾天的行踪。

王小克叫過飲品後，才把這幾天的遭遇簡畧地說了一個大概。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問道：「你可見過馬眞？」

「馬眞？」王小克呆了一呆，反問：「他和這件事有什麽關係？」

「我被他的手下請去，要求我不要偵查你要偵查的事，」白小妹道：「同時，那個司徒和厚也找過我。」

「可惜他死了。」

「唔，」白小妹揚揚手中的報紙，道：「我剛看過晚報。」

「他是怎樣死？」

「警方是在水塘邊發現他的屍體的，胸口揷了一刀，是被人謀殺的。」

「眞可惡！」王小克緊揑着拳頭，道：「一定是『維納斯園』的人幹的。」

「我看可能是那個馬眞。」小辣椒道。

「其實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組織，」白小妹道：「小鬼子，你現在打算怎樣？」

「身爲本市居民，自然要保持本市的繁榮和安定，」王小克道：「我們已經被洋鬼子在股票市場賺去了數不盡的錢，如果這次再被他們的大陰謀實現，相信本市的居民再也難有翻身的機會了！」

「說得對！」小辣椒揑着拳頭，道：「我也是這樣說，姑勿論我們的工作結果怎樣，也不論那些有錢人會不會感謝我們，總而言之，我們要盡一份做市民的責任！」

「小辣椒，你這次的話倒算說得不錯。」王小克笑着說。

「目前，我們總算對整椿事有了一個大概，」白小妹道：「調查起來，也比較容易着手了。」

「不錯，」王小克道：「我猜外資財團是利用美人計來調查商場情報，供給他們從中鑽營，至於那個馬眞——」

「據我推想，馬眞只不過被他們收買作保鏢而已，」白小妹道：「大多數經營醜業的人，都借黑社會的勢力保護，維納斯園請武林人士保護，倒也別有一格。」

「馬眞這人，容不容易對付？」小椒辣又問道。

「這個——」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如果講武功，他可以算是頂尖兒的一個，而且他也有不少門徒，恐怕不太容易對付。」

「我們可以報警呀！」小椒辣道：「警方一定會協助我們！」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你聽過英倫醜聞案嗎？那是好幾年的事了，案中的妓女，和政府高官都有關係，我猜『維納斯園』的女將們，大概也和政府官員有一手，即使沒有，僅是那些社會名流，也會阻止警方來揭發這一椿醜聞！」

「爲什麽？」小辣椒不解地問。

「簡單得很，一調查起來，難免牽涉到他們，而所謂『社會名流』，是最死要面子的，」王小克道：「他們怎肯把自己的醜史公諸於世？或者上法庭作證曾經去過『維納斯園』作高級嫖客？對不對？」

小辣椒這才釋然，問道：「這樣說來，咱們只好單獨行動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也不盡然，如果我們得到十足的證據，是可以要求警方合作，將她們繩之於法的。」

「怎樣才算是十足的證據呢？」小辣椒問道。

「現在，我想我該去找我們的第一個證人了。」王小克說。

「誰？」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問。

「駱全！」王小克說着站起身來，「而且還要爭取時間！」

「我們要不要跟你去？」

「我看不必了，人多他反而害怕，」王小克向白小妹道：「對了，我們家裏有一個客人，她叫莉莉，是救我出來的人，你們上去招呼她吧。」

「好，」白小妹深意地望着王小克，道：「你小心一點。」

「我理會得。」

× × ×

「找誰？」詢問處的職員抬起頭來，冷冷地望着王小克。

「請問，駱先生在嗎？」

「那一位駱先生？我們這裏有好幾位姓駱的。」職員的語氣好像冰一樣。

「駱全先生。」

那職員的臉色立時改變過來：「請問先生

貴姓？」

「我姓王。」

「有預約嗎？」

「沒有，但是，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見他一面。」

「請等一等，」職員說着按下了一個通話的鈕掣，道：「駱總經理，有一位姓王的客人想見你。」

「帶他進來。」通話機傳來一個青年的聲音。

「請向這邊直去，最後那間便是我們總經理的辦公室了。」

「謝謝。」

王小克到了那間門扉上掛着「總經理室」牌子門口，猶豫了一下，才伸手敲門。

「進來。」

王小克推開了門，一個年紀大約廿三，四歲的青年人頭也不抬地伏案在閱着一叠文件。

王小克心下有點不悅，但還是走了過去。

「你是駱全先生了？」王小克問。

駱全頭也不抬，「嗯」了一聲，甚至不請王小克就座。

王小克站在那張流綫型的寫字枱前，打量着面前這間面積寬敞，佈置極爲豪華的「總經理室」。

從室內的佈置和設計看來，駱全是一個很講究享受的人，王小克甚至看得出，駱全一定經常看外國電視片集，因爲室內的設計，有許多地方和外國電視片集中的豪華辦公室一樣。

王小克把眼光移到駱全身上，他仍然低着頭在審閱文件。

「駱先生很忙嗎？」王小克的語氣已經顯得有點不耐煩。

駱全沒有回答，只是緩緩地抬起了頭，向王小克望過來。

當他接觸到王小克那似笑非笑的神情時，雙眼一睜，訥訥說道：「我……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是嗎？」王小克淡淡一笑。

駱全搔着頭，忽然「呀」地一聲，道：「對了，你是不是那個『小鬼子』？」

「那是我的花名。」

「對啦！我在報章上看過你是照片，」駱全哈哈地笑了起來：「前陣子，你是新聞人物哩！替警方找到了價值一千萬元的黃金！」

王小克微笑着點點頭，那是數個月前的事了。（詳情請參閱拙作「吞金神童」。）

「請坐，請坐！」駱全急忙站起身，請他就座，一面道：「小英雄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不敢當，」王小克這才在他對面的沙發坐了下來，道：「打擾你才是真的。」

「什麼話！」駱全交义着雙手，含笑望着王小克，道：「想不到你年紀眞的這樣輕，如果在街上碰到，我一下還眞認不出來哩！」

「駱先生，你太過奬了。」

駱全站了起身，燃上一口烟，道：「王先生，我一直很嚮往你的冒險生活，什麼時候大家一塊玩玩？」

「有機會再說吧！」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邀請你到非洲去探險，哈，聽說阿馬遜河一帶仍然有獵頭部族的存在，你恐怕未去過吧？」

王小克搖着頭。

「我本來想上個月去的，可是我獵槍執照一直領不到，眞是傷腦筋，這個月——」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忽然插口道：「難道妮妮的死，一點也沒讓你傷腦筋？」

駱全聞言呆了一呆，訥訥問：「你——你認識妮妮？」

「難道她不是你的女朋友？」

駱全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她當然是我的女朋友，可是，却是我無數的女友中之一！」

「她是個相當不錯的女孩子。」王小克接口。

「是啊，所以，爲了她的死，我三天沒有和女朋友約會，足足三天！」駱全特別强調「足足三天」最後這句話。

王小克有一股衝動，想上前賞他一巴掌，一個女孩子爲了他而死，而他，却僅爲了她三天不約會女朋友，這還算是人麼？

「莫非妮妮以前和你也有一手？」

「我——」

王小克還沒說下去，駱全已伸手示意他停口，道：「王先生，我猜我們都是同道中人，對女孩子不會認眞，就算你和她有過一手，我也不會見怪，英雄自古出少年嘛，哈哈！何况，她已經死了哩！」

「她是被人謀殺死的！」

「哦？」駱全臉色一變，但隨卽又恢復自然，說道：「那是警方的事，難道和我有關係嗎？」

王小克站起身來，冷冷地道：「沒有關係，我走了。」

「王先生，何必這樣匆忙，我素聞大名，正要和你喝一杯，你——」

王小克待他說完，拉開了總經理室的門，踏了出去。

「王先生——」駱全自後追出來。

「幹什麼？」王小克停住步，回頭問。

「關於妮妮之死，會不會牽涉到我？」駱全臉上露着怔忡的神情。

「你怕妮妮的死牽涉了你，便會影响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對不對？」王小克冷冷地問。

駱全握着手，莞爾一笑，道：「王先生，你知道我父親的爲人，他是死要面子的，如果這件事被他老人家知道的話，那麼——」

「放心，」王小克生平最恨的就是涼血動物，因此語氣像罩着冰一樣，道：「妮妮卽使變成厲鬼，也知你沒有一點關係的！」

駱全臉上肌肉抽搐一下，道：「王先生，你……你是不是警方派來調査的？」

「不是。」

「那就好辦了，」駱全搓着手道：「我看大家不如把這件事忘記掉，如果你有什麼需要的話，我——」

王小克冷冷道：「駱先生，你看差了我小鬼子了！」

王小克說罷，頭也不回地離開駱氏父子大厦。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又來到了一幢建築物面前，他仰首望一望面前巍峨的大厦，踏了進去。

他一走進電梯，伸手按了一個「25」的號碼字。

那是大厦的頂層——金記五金製品廠的總寫字樓。

寫字樓裏近百的職員，正埋首在工作，打字機的聲音，配上計算機聲音，形成了寫字樓的交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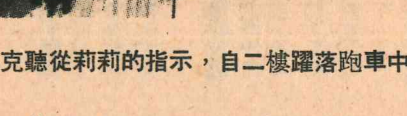
王小克向近門口的一張寫字枱走去，問：「請問徐孝謙先生在嗎？」

「請等等，」職員轉身向一個戴着茶色太陽鏡的美貌女子道：「安妮，這位先生想見經理，你帶他去吧。」

那個名叫安妮的女子向王小克微微一笑，道：「請跟我來。」

當王小克踏進徐孝謙的辦公室時，不由呆了一呆，以這間辦公室和駱全的相比，眞有天





王小克聽從莉莉的指示，自二樓躍落跑車中。

壤之別！

除了一張寫字枱，幾個文件櫃和兩張沙發之外，根本沒有其他的東西。

一個鼻樑上架着近視眼鏡的青年，抬起頭來，問：「你是——」

「我姓王。」

「王先生，」徐孝謙伸手和他相握，道：「有什麼貴幹？」

「請問徐先生，你認識一個名叫詩詩的女影星嗎？」王小克問話時，雙眼凝視着他臉上的表情。

徐孝謙點着頭，道：「認識，認識！」

「這兩天，你有沒有見到她？」

徐孝謙呆一呆，道：「什麼事？」

「詩詩小姐——這兩天一定沒有和你聯絡，是不是？」王小克道。

「你怎麼知道？」

「她甚至沒有打電話給你？」

徐孝謙站起身來，身子在微顫着，他指住王小克的鼻子，道：「你——」

王小克知道他誤會了，急忙解釋道：「徐先生，詩詩小姐有難，我是她的歌迷，所以，專誠來通知你一聲的，請不要誤會。」

「詩詩她……她有難？」徐孝謙變唇毫無血色：「她……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快帶我去見她！」

「恐怕不行。」

「爲什麼？」徐孝謙緊握着拳頭，道：「到底爲什麼？」

「如果徐先生可以冷靜下來的話，我倒可以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

「好，你說，你說！」

「首先，請徐先生坐下來。」

徐孝謙猶豫了一下，才坐了下來，王小克把「維納斯園」的組織和她們的企圖，簡畧向徐孝謙說了出來，只是把詩詩受刑一事，畧過不提。

徐孝謙聽後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良久，他喃喃地道：「詩詩早就暗示過我，可是……可是……」

王小克望着徐孝謙，他刹那間明白詩詩爲什麼會愛上了這個年輕人了！

他雖然富有，但却樸素無華。

想到了這點，他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比起妮妮，詩詩是幸運得多了。

「王先生，我們應該怎辦？」

「詩詩洩漏過什麼？」王小克反問。

「其實也沒什麼，她只是說，不要將秘密的商業事件和設計藍圖隨便亂放，又說，現在的商場如戰場，要小心。」

「這樣說來，詩詩知道你們公司的商業秘密了？」王小克問。

「她初認識我時，對我們公司的業務似乎很有興趣，經常問我，可是，最近就算我在她面前提起公司的事，也會引起她的不悅。」

王小克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他已經可以確定，詩詩是愛上了徐孝謙，而徐孝謙顯然對詩詩也下了很重的感情。

可是，詩詩已經被施了刑，她這一輩子，不但沒有法子生兒育女，就算起碼的男歡女愛，也做不到了！

詩詩如今仍然在「維納斯園」裏生死未明，那麼，該用什麼法子將她救出來？

「王先生，你剛才的意思是說，那個維……維納斯園發覺詩詩不但對我不忍下手，而且還向我洩漏了秘密，所以才被她們軟禁起來的？是不是？」

王小克緩緩地點頭。

「我們爲什麼不立刻去報警，將她們一網成擒，同時破壞她們的計劃？」

「說來容易，記得英國發生過的『姬娜和華德』那件案嗎？」王小克道：「告訴你，就算我們搗毀了外資財團對本市的陰謀，以及破壞『維納斯園』的組織，許多本市大富豪，便會設法來對付我們了。」

「爲什麼？」徐孝謙不明地問。

「那還不簡單麼？到時候，維納斯園自然會和她們有過關係的大富豪們施壓力。如果她們不否認其事的話，首先，他們自己有失面子，其次，維納斯園可能會將他們的醜史揭露出來！」

「那詩詩她——」

「徐先生，我們首先得對付外資財團裏面的人，然後，才對付維納斯園，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王小克道：「至於詩詩，我相信她暫時不會有危險，你放心，我保證將來把她安全地交給你！」

「王先生，你——」徐孝謙期期艾艾地說：「你不是詩詩的影迷，你是——」

「眞的，我是她的影迷！」

「話說回來，憑你我兩人之力，怎樣對付外資財團。」徐孝謙問。

王小克正要回答，房門「篤篤」响了起來，還得不到徐孝謙的回答，那個戴着茶色太陽鏡的女職員安妮，已跨了進來。

徐孝謙皺皺眉，望定她。

安妮臉上都是甜膩的笑意，向王小克點點頭，將手中一叠文件遞給徐孝謙。

「安妮，我有客人，你怎能這麼闖進來？」徐孝謙不悅地說。

「咦？我不是已經敲了門麼？」安妮委屈地說。

徐孝謙呆一呆，她的確是敲了門才進來的，然而，還沒有得到自己的允許，和沒有敲門又有什麼分別？

他向安妮揮揮手，道：「出去吧！」安妮瞥了王小克一眼，扭着腰肢出去。

王小克等她離開經理室，這才問道：「徐先生，她是誰？」

「我的女秘書。」

「她是應徵的，還是有人介紹她進入公司工作的？」王小克又問。

「那有什麼關係？」

「我只是想知道。」

「她是——」徐孝謙想了一想，才道：「她是應徵來的。」

「好，那麼我走了！」王小克站起身來，道：「我隨時會和你聯絡。」

「王先生，」徐孝謙忽然道：「你可以把家裏的電話告訴我嗎？」

「當然可以，」王小克說着把家裏的電話號碼給了他，道：「如果我不在的話，你可以吩咐下來，我的家裏人會轉達給我知道。」

「謝謝你，」徐孝謙伸出手來，道：「詩詩的安全，全靠你了。」

王克離開了徐孝謙的寫字樓，來到樓下。

他跳上一輛的士，將家裏的地址說出來，車子抵達家居門口時，忽然看到史督察的車子正停在附近，心下不由一懍。

史督察尖銳的眼光已經看到了王小克，一個箭步竄上前來，拉開車門，道：「出來！」

王小克苦笑着，只得踏下車來。

「小鬼子，我找得你好苦！」史督察臉上有陰險的笑容。

王小克向他作個無可奈何的苦笑，聳聳肩道：「現在找到我了，怎麼樣？」

「到我的車子去，」史督察得意地笑着：「我想和你談談。」

王小克緊閉着雙唇，向前走去。

兩人來到一輛黑色大型房車之前，便裝的探員替王小克打開了車門，他略為躊躇了一下，跨上車去。

× × ×

「小鬼子，你以為你所說的；會博取警方的相信麼？」史督察冷冷地問。

「我也許不能博取你的信任，但，」王小克望了他一眼，道：「警方的高級人員，一定會聽取我的話！」

「我就是警方的高級人員！」史督察大力拍一下枱子，瞪着王小克，道：「我不信任你，就等於警方不信任你！」

「是麼？」王小克冷笑一聲，道：「你的意思是，你代表了警方？」

「不錯！」

「那麼，周探長呢？我要見他！」

「對不起，周探長放大假，遊埠去了！」史督察淡淡地道。

「哦？」王小克心頭突地一跳，前幾天和他在一起時，並未聽他提過，怎麼突然間放大假遊埠去了？王小克眼睛一轉，立時替自己找到了答案，周探長的放大假和這件「大陰謀」有關！

那一定是有勢力的人仕不想周探長在場，因此，把他調開了，想到自己的孤立無援，王小克心下升上一般寒意。

史督察見王小克沉吟着不出聲，怒吼起來：「小鬼子，識相的快把妮妮的眞正死因說出來！」

「我已經說過了，是『維納斯園』裏面的人殺她的。」

「放屁！」史督察怒吼着：「如果本市有這樣的一個組織存在的話，我有什麼理由會不知道？」

王小克冷冷地看着史督察，忽然可憐起他來，其實他所不知道的事，實在太多了。

王小克站起了身來，說道：「我可以走了嗎？」

「不！」史督察用手指指枱子，道：「你不把這個問題交待清楚，休想！」

王小克暗想那裏有這等野蠻的警官？口裏道：「你的意思是我被拘捕了？」

「你——」史督察呆一呆，道：「如果你不合作，我們的確可以拘捕你！」

王小克心底下漸漸有氣，道：「史督察，我可以見一見金副署長嗎？」

「——見金副署長幹什麼？」史督察臉色一變。

「我想，他會比較講理！」

史督察正要拒絕，金副署長推開史督察的辦公室門，踏了進來。

「王小克，你想見我？」

王小克大喜過望，連忙道：「是的。」

金副署長和王小克有過數面之緣，微笑着問史督察道：「我可以將他帶走嗎？」

「這個——」史督察恭敬地回答：「當然可以！」

金副署長搭着王小克的肩膊，離開了史督察的辦公室，道：「到我的房間去坐坐，好不好？」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好，我正有一件事想告訴你。」

兩人在警署五樓的副署長辦公室坐下後，金副署長微笑着問：「關於什麼事？」

「金副署長，我查到一個消息，外資財團正利用一個美女集團，想破壞本市的經濟！」

金副署長聞言雙眉一揚，眼眶裏忽然精光四射，道：「有這樣的事？」

王小克將「維納斯園」的事，一一說了出來，只聽得金副署長眉頭深皺，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他才問道：「你——你認為這件事有可能嗎？」

「為什麼沒有可能？」王小克道：「他們已經在進行中了！」

「你指外資財團？」

王小克點着頭，道：「同時也包括那『維納斯園』的女將們。」

「你所指的『維納斯園』，她們的最高領導者是誰？」

「是大家姐。」

「大家姐？」金副署長凝視着王小克，道：「你可知道她是誰嗎？」

王小克惋惜地搖了搖頭，道：「直到目前為止，還不知道她究竟是誰。」

「這樣說來，我們怎樣去對付她們？」

「我可以帶你們到半山那幢古堡去，」王小克道：「她們的大本營正在那裏。」

金副署長沉吟了一下，道：「這件事行不通。」

「為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因為——因為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誰是幕後主持人，如果破了她們的窠穴，這無疑是打草驚蛇，捉不到大魚了！」

他頓了一頓，問：「你說是不是？」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金副署長道：「所以，目前我們最好保守秘密，一面暗中偵查，冀望把幕後主腦捉到，你說對不對？」

「對。」

「王小克，很感謝你向我們提供這個消息。」金副署長誠懇地說：「希望你暫時不要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更不可獨自行動去調查，以免破壞了我們警方的計劃，知道嗎？」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很好，現在你可以走了。」

王小克起身向他告辭，金副署長將他送到門口，道：「關於妮妮之死的事，我會關照史督察，叫他不要再來騷擾你。」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眼珠一轉，問道：「金副署長，我有一件事，想請問你，可以嗎？」

「請問好了。」

「周探長為什麼突然放大假？」

「啊！政府人員每年都有兩個星期的大假。」金副署長問：「這有什麼不對嗎？」

「沒……沒什麼。」

王小克離去後，金副署長拿起了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 × ×

王小克付過車資，向大廈門口走去。

他取出門匙將大門打開，向裏一望，莉莉，白小妹和小辣椒正坐在沙發上，望着他進屋，臉上木無表情。

王小克向她們微笑點頭，然後踏上前去，一面道：「你們怎麼啦？」

莉莉向他露出一個苦笑，白小妹和小辣椒却仍然是一副木然的表情。

王小克擦一擦鼻子，忽然道：「朋友，出來吧！」

客廳裏一陣沉寂，王小克搓着手，道：「既然賞面光臨舍下，為什麼還要藏頭縮尾？」

他語聲甫畢，窗帘布一陣抖動，兩根槍管頂了出來，指住王小克。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是那一位朋友？出來見見面吧！」

只見窗帘布後閃出兩個人影來，槍咀雖然牢牢指住自己，為首那人正是「四千金」的老大梅花，後面那人却是第七號的貝絲。

貝絲冷冷地望着王小克，手槍一擺，示意他把手舉起來。

「貝絲小姐——」王小克話未說下去，梅花便沉着聲道：「舉手，快！」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將手舉了起來。

「站起來！」梅花舉腳踢一踢沙發，命莉莉，白小妹和小辣椒站起身。

這時，王小克發現莉莉臉如土色，渾身微微地顫抖着。

梅花閃身竄到王小克身前，伸手在他身上搜查着。

「梅花小姐，別浪費時間了，」王小克鎮靜地道：「我身上沒有任何武器！」

梅花冷哼了一聲，繼續搜索着，她甚至將王小克身上的香烟、打火機和鎖匙取了過來，放在茶几上，然後才沉聲道：「走！」

王小克望了莉莉，白小妹和小辣椒一眼，向外走去。

衆人一來到門口，一輛停在遠處的汽車，立時向前駛了來，梅花押着王小克坐到前廂，莉莉，白小妹和小辣椒則被貝絲監視着上了後廂。

「我們又要去逛維納斯園？」王小克語氣輕鬆地問。

貝絲和梅花沒有作聲，那司機是個老頭子，雙眼直瞪着路面，連眼皮也不眨一眨。

車子向郊外駛去，大約半個小時後，在一幢別墅前停了下來。

王小克被梅花的槍咀頂着，向別墅走了過去。

這時，兩個西裝煌然，身材魁梧的大漢迎了上來，梅花向他們打了個眼色，那兩個大漢立時腰間取出手槍，槍咀也指着王小克等人。

領先的那個大漢向王小克擺一擺頭，向內走去。

後面一名大漢則用槍頂一頂他，道：「跟住他！別想耍花樣！」

王小克不作一聲地跟那大漢來到一個佈置得十分幽雅的大房中，在一張高背沙發上坐了下來。

那兩個大漢仍然手持短槍，站在王小克身前虎視眈眈。

「你們出去吧！」一個聲音自天花板上傳了下來。那兩個大漢將手槍插進腰間，轉身離去，將房門關住。王小克一聽到那關門聲，便知道門被自動鎖鎖住了。

「小鬼子，想不到我們又重聚了？」聲音仍然自天花板傳了下來。

王小克初聽到那聲音時，腦際間亮一亮，那個聲音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

「首先讓我自我介紹，我是維納斯園的大家姐。」那聲音說。

王小克雙眉皺了一皺，在他的想像中，「大家姐」必定是個傾國傾城的絕色美人，但何以那個聲音，却像是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婦人所發出來的？

一想到「中年婦人」這四個字，王小克腦際陡地一亮，不錯，是心心！

心心是維納斯園的女管家！

女管家竟然是大家姐，大家姐即是女管家，多麼出人意料之外！

王小克隱隱覺得事情還有點蹊蹺，至於關於什麼，他一時間又想不起來。

「小鬼子，你和我們維納斯園作對，是十分不智的，你知道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但願我早知道，你們喜歡暗算人。」

「小鬼子，如果不是用這個方法，怎請得動你？」心心道。

「你們不全心全意去為外資財團服務，而一直來騷擾我，他們怪責起來，豈不失掉一大筆生意？」

心心似乎楞一楞，王小克聽得她輕輕地吁了一口氣道：「你什麼都知道了。」

「相信你們的任務也快要完成了吧？」王小克試探着問。

「小鬼子，我們幾次有機會將你殺死的，你知道嗎？」心心問。

「那為什麼不下手？」王小克道：「譬如現在，就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我們對你一直手下留情，難道你不感激嗎？」心心又問。

「我知道，那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庇護我的。」王小克道。

「你指『毒觀音』翁玉蘭？」

「不錯。」

「可惜她這次再也不能庇護你了！」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震，問道：「她……她怎麼了？」

心心道：「雖然她是本園的第二號人物，可是，她上次私自將你放走，這種行為却也不能饒恕！」

王小克心中突地一跳，原來指使莉莉將自己救出的，竟然是翁玉蘭！

王小克仔細一想，覺得也只有「毒觀音」才能利用毒物放在牛肉乾上，將菊花和竹花迷倒。

翁玉蘭冒此大險相救，自己却還是落在她們的手中，也眞是無話可說了！

「你們把她怎樣了？」

「放心，她畢竟是我們的第二號人物，這裏沒有她是不行的，所以，我們達成了一個協議。」

「什麼協議？」

「我們不殺你，但你也不能破壞我們，而且，還要參加我們！」

王小克望着天花板的擴音器呆呆出怔。

「小鬼子，你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我很佩服你，所以，我們決定和你分享這個大計劃的成果。」

「什麼圈套？」

「不是圈套，是一樁生意，」心心道：「我們考慮了好久，才決定這樣做的。」

王小克更改了一下坐姿，甚感興趣地問：「那一定是個很英明的決定了？」

「如果你答應，的確是一個很完美的決定，」心心問：「你願不願意？」

「首先我要明白，你們將和我做什麼生意。」王小克道。

「小鬼子，我們接到外資財團任務，偷取本市富翁的商務情報，讓他們破壞，奪取本市經濟的事，相信你知道得一淸二楚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知道對方可以自電視攝像管中看到自己。

「可是，我們將辛辛苦苦得來的成果，爲了那數百萬美元而雙手拱讓給人，似乎有點不值得，是不是？」

王小克心中突地一動，他已經明白了心心的意思了，衝口而問道：「可是爲了什麼選中我？」

「你是我們最感滿意的人選。」心心道：「在商場上，我們女人家的地位一直不大，也一直不被人重視，所以，我們要找一個男人，或者培養一個，他首先要值得我們信任，又要能幹！」

「我可以信任嗎？」

「現在我們當然還不能夠談得上信任你，可是，當你開始和我們合作的時候，你便會成爲我們最忠心的合夥人了。」

「憑什麼這樣說？」

「小鬼子，你要知道，當你決定和我們合作後，你能得到的，將會連希臘船王、石油大王也得不到的東西。」心心道：「我們可以，給你帝王一般，不，甚至比帝王更奢侈，更愉快的享受和生活，而你，除了簽署一些文件和出席幾個會議之外，你根本不費一分神，用半點力，試想想，在這種環境之下，你會生膩心麼？」

「換言之，我是你們的傀儡了？」王小克冷冷地說。

「小鬼子，你眞是個幸運兒！」

「可是我今年才不過十餘歲，你們選中我不嫌太小麼？」

「小鬼子，要在商場上造就一個叱咤風雲的大人物，並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的。」心心道：「況且，我們的計劃也不是三年五載保可奏功，我們有長遠的計劃，你明白嗎？」

她頓了一頓，又道：「再過十年八年，你到時候已經長大了，而且在我們悉心的扶掖下，在商場上也將有超人的地位了。」

王小克聞言笑了起來，腦中卻迅速地轉着念，他想不到「維納斯園」竟然有這樣周詳長遠的計劃，要在商場上一顯顏色。

「小鬼子，我們的計劃正在進行中，如果你想參加的話，你應該考慮了！」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我實在猜想不到，你們爲什麼這樣看重我，眞使我有點受寵若驚了！」

「是二家姐翁玉蘭舉薦你的。」心心道：「況且，我們也很瞭解你，你是一個追求享受的人，我們正需要這種人選。」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那麼，外資財團呢？」

「這個，你可以放心，我們懂得怎樣對付那些外國人，」心心說道：「小鬼子，相信你也不願意讓本市的經濟，操縱在外國人的手中吧？」

「這樣說來，你們這次舉動，似乎是爲了本市的經濟着想了？」

「可以這樣說，」心心答道：「我給你半個鐘頭的時間考慮。」

「如果我拒絕呢？」

「你不會拒絕的，小鬼子，人活着爲了什麼？情操再高尙的人，也只不過爲生活得美好一點，而你只不過是一個追求生活享受和刺激的人，你不會拒絕的，」心心補充了一句：「再說，如果你拒絕的話，你是聰明人，應該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我可以和我的朋友商量一下嗎？」王小克問。

「當然可以。」

話聲甫畢，門自動打了開來，兩個大漢分左右站在門口，王小克起身向門口走去。

他隨着兩個大漢奔過客廳，來到一條甬道；甬道的兩旁有兩道門，大漢在其中一道門上按了一按，門向上自動升了上去。

裏應外合　瓦解冰消

王小克跨進房去，白小妹、小辣椒和莉莉見他出現，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向他迎了上去。

王小克瞧着門又自動降了下來，才轉身和她們打招呼。

「嚇死我了，那兩個女人一跑進我們的家裏來，你——」小辣椒的話未說下去，便被王小克打眼色阻止，她呆了一呆，隨即恍然，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們有機會回去嗎？」

「機會是有，不過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王小克將剛才心心向他說的話轉述了一遍，小辣椒聽完後，道：「做大富翁和名流有什麼不好？你爲什麼不立刻答應她們，還來跟我們商量幹什麼？」

王小克苦笑一下，如果事情眞和小辣椒想像中那樣簡單的話，那麼，世界上又怎會有這許多罪惡的事發生？

「我只是想聽取一下你們的意見而已。」王小克說話時，不斷向莉莉眨着眼。

莉莉會意，湊近過來。

王小克在她耳畔低聲問道：「大家姐即是女管家心心？」

莉莉先是愕了一然，隨即低聲問道：「你見過她了。」

王小克低聲道：「聲音像。」

莉莉搖着頭，俯耳道：「每次訓諭，都是心心代發言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看樣子，那「大家姐」不但不肯將眞面目示人，甚至連她的聲音，也不肯示人哩！正因爲如此，王小克感到那「大家姐」的身份更加神秘了。

「小鬼子，我看你還是答應吧！」莉莉向他擠眼：「這是個好差使哩！」

王小克垂首沉吟片刻，說道：「只希望其中沒有奸詐，那麼，我可以過一過做名流的癮了！」

就在這個時候，天花板的一個隱藏式擴音器忽然響了起來。

「小鬼子，你答應和我們合作了？」是心心的聲音。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還有所選擇麼？」

「好！那好得很，」心心的聲音透着興奮，道：「你現在離開房間，我要和你詳細再談談。」

「我的這幾位朋友呢？」

「放心好了，只要你衷誠和我們合作，她

們都是貴賓，」心心道：「我們會好好照顧她們的。」

王小克猶豫一下，向白小妹等人打個眼色，這才離開房。

他一踏出房間，那兩個大漢立時向前走去，其中一個道：「跟我來！」

王小克心想兩人必定是要帶自己去見心心，因此毫不猶豫地跟着他們走。不料兩人來到別墅外，打開車門，道：「上車吧！」

「我——我們去那兒？」王小克呆呆地問道。

「上車再說吧！」大漢不耐煩地道。

王小克只得踏上車去，大漢坐上駕駛座，車子一聲怒吼，向前飛馳而去。

不一會，車子向山頂大道駛去，王小克立即恍然，問道：「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到維納斯園去？」

「不錯。」

於是，王小克緘默了，「維納斯園」是他們的大本營，既然自己已經答應參加他們，自然要到大本營去聆聽訓諭。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那幢古堡也似的別墅中，其中一個大漢拿着一塊黑布，把王小克的雙眼幪住了。然後拉他向內走去。

王小克暗想兩人未免有點多此一舉，不過，從這一點也看得出「維納斯園」的人仍然不信任自己！

經過一番轉折，終於來到地下室，大漢將王小克眼前的黑布解開；王小克眼前一亮，只見「維納斯園」燈光通明，十餘個美女或坐或站聚集在大廳中，數十隻美眸一齊向他望來。

王小克一瞥眼間，見到梅花冷冰冰的醜臉孔，一雙小眼也正望住了自己。

梅花向那兩個大漢揮揮手，兩人立時退了出去。

「過來！」梅花向王小克招招手。

王小克向她走過去，梅花帶着他來到一個房門前，王小克認得那正是翁玉蘭的房間。

「進去吧！」梅花冷冷地道。

王小克剛伸出手要去敲門，房門便自動打了開來，翁玉蘭笑吟吟地望定了他，道：「小鬼子，我正在等你！」

王小克向她澀然一笑，想不到她有意放自己出去，而到頭來自己却會莫明其妙地加入了她們。

「進來吧。」

王小克踏進房去，翁玉蘭立即把房門關上了。

「你和心心的對話，我全從錄音帶中聽到了。」翁玉蘭道。聲音分不出是喜是愁。

「心心不是你們的『大家姐』？」王小克問。

翁玉蘭淺笑一下，說道：「怎麼可能會是她？」

「那麼究竟是誰？」

「對不起，我早已向你說過，這是一個秘密，」翁玉蘭道：「不能告訴你的。」

「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王小克道：「我已經參加了你們，大家算是自己人了，難道我還沒有權利知道誰是『大家姐』？」

翁玉蘭搖着頭，道：「你沒有必要知道，同時，也沒有權知道。」

「爲什麼？」

「小鬼子，你究竟是眞傻還是假呆？」翁玉蘭苦笑着說道：「難道你還不明白自己的處境？」

王小克赧然一笑，他當然明白自己目前的處境，雖然加入了「維納斯園」，只不過等待被訓練成一個「傀儡」而已！

他更加清楚，維納斯園中，沒有人會信任他！甚至包括翁玉蘭在內。

「小鬼子，我老實告訴你，」翁玉蘭道：「大家姐一直想要殺掉你，是我極力阻止，所以你才可以活到今天的！」

王小克雖然早已明白其中原委，還是不由自主地懍了一然，道：「謝謝你！」

「小鬼子，你其實是個人材，」翁玉蘭凝視着他，深意地說：「只要你肯學好的話。」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聽翁玉蘭的口氣，倒像是一個長者在向晚輩諄諄訓誨一般。

翁玉蘭指着一張沙發，示意王小克坐下，然後說道：「姑勿論如何，你從今天開始，算是維納斯園的人了，我必須把有關的總則告訴你。」

王小克望定了翁玉蘭，等待她說下去。

「首先我要告訴你，如果你想那三個女孩子平安無事的話，你便不能出賣維納斯園！」

王小克雙眉一揚，吶吶道：「你的意思是……小妹她們一直要由你們監視？」

「不錯。」

「你們不能這樣剝奪她們的自由！」

「除了這樣之外，還有其他的辦法使你對維納斯園忠心不二嗎？」

「可是你們這樣做只會使我反感！」

翁玉蘭點着頭，說道：「這個我也知道，不過是大家姐的命令，你恐怕沒有反抗的餘地了。」

她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話得說回來，我們給予你行動的自由，換言之那是說，你可以在維納斯園自由進出，沒有人干涉你。」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只要行動自由，還救不出白小妹等人嗎？

翁玉蘭忽然淡淡一笑，道：「小鬼子，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在轉着什麼主意嗎？我告訴你，你一點機會都沒有的！」

王小克澀然一笑，緘默着。

「還有，從明天開始，你要接受特別訓練，」翁玉蘭道：「而且，你絕對不許偷懶！」

「什……什麼訓練？」

「那是有關商業知識，因爲你即將成爲一個大企業家，對於商場上的一切，必須有起碼的常識的！」翁玉蘭道：「我們已經請了最出名的專家指導你。」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暗想自己字也識不了多少個，怎可能接受這種訓練？

「還有，我要你見一個人，他是商場上的奇才，將來，他可能成爲你的副手！」

「他——他叫什麼名？」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

翁玉蘭並不回答，只是按下茶几上的一個暗掣，道：「黑室一號那人帶進來！」

王小克腦際一亮，忽然想起一件往事，那是當他被關進黑室那時候發生的——

翁玉蘭的聲音響了起來：「小鬼子，如果我們衷誠合作的話，的確可以攪出一番事業來的。」

「問題是攪出來的事業仍然屬於別人的。」王小子淡淡笑道。

「這話是什麼意思？」

「可不是嗎？你上面還有一個『大家姐』，你不過爲她工作而已！」

翁玉蘭淡淡一笑，這：「可是我的利潤也十分大，否則，誰肯和她合作？」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想起司徒和厚所寫下的信件，在遺書中，會不會提到有關維納斯園「大家姐」的事？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篤篤篤」地響了起來。

「進來！」翁玉蘭叫道。

門開處，一個蓬頭披髮，滿面鬍鬚的男子

，由菊花押着踏了進來。

「彼得，看你這副樣子！」翁玉蘭秀眉一皺，道：「當日的神采風光那兒去了？」

彼得澀然一笑，並不出聲。

翁玉蘭指着王小克，說道：「這位是王小克，他有個外號叫做『小鬼子』，你們將來會是拍檔。」又指指彼得，說道：「你叫他彼得便行。」

王小克伸出手來要和彼得相握，怎料他站在當地動也不動一下。

「彼得是經濟學博士，還得過商業管理文憑，又是合格會計師，精通七國語言，」翁玉蘭笑道：「對商場上的知識，比任何一個大企業家都不遜色。」

王小克望着彼得那木無表情的臉孔，心中忽然升起了一個疑團。

「彼得，我看你還是去梳洗修飾一下吧，」翁玉蘭說道：「從今天起，你可以離開黑室了！」

彼得聞言雙眉一揚，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翁玉蘭指看王小克，笑道：「明天開始，你將成爲他的補習老師。」

彼得口唇掀動一下，却沒有再說出話來，轉身隨着菊花去了。

王小克一聽到彼得的聲音，便認得是數日前住在黑室中，和自己隔隣的那個人！

「爲什麼你們要將他關進黑室中？」王小克問。

「他讀書太多，神經不大正常，」翁玉蘭道：「而且最初堅持不肯和我們合作。」

「現在答應了？」

「維納斯園有辦法令他答應的。」

王小克沒有追問翁玉蘭究竟用的是什麼辦法，但想必是威迫利誘，或者美人計之類。

「既然你們有了彼得這樣的人材，爲什麼還要我參加？」王小克終於將心底下的疑團提了出來：「照計，我是萬萬比不上他的呀！」

「我們需要一個頭腦靈活，能够隨機應變，同時詭計多端，心狠手辣的人，」翁玉蘭笑道：「假以時日，你的成就絕對會超過他。」

王小克早已知道「維納斯園」有長遠的計劃，聞言心下一動，暗想「毒觀音」的眼光倒算不錯，如果自己眞肯和她們合作的話，將來替「維納斯園」在商場上攪出一番事業，倒不是奇事。

「小鬼子，」翁玉蘭語重心長地道：「我勸你不要再有異心了，和維納斯園合作，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可是……可是……」王小克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可是什麼？」

「我一天不知道維納斯園的大家姐是誰，便一天不能和你們衷誠合作。」

翁玉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我也知道你的好奇心勝常人一籌，可是不瞞你說，『大家姐』究竟是誰連我也莫測高深！」

「那有這樣的事！」王小克失聲道：「你是這裏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呀！」

翁玉蘭苦笑了一下，道：「有什麼用？卽使是『四千金』，她們的權力也大過我，你是親眼看到的，我沒騙你吧？」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翁玉蘭說的是事實。他沉吟了一下，道：「這樣說來，『四千金』大概知道大家姐是誰了？」

「我看未必，」翁玉蘭道：「她是一個神秘莫測的人物，從來不肯見人，就算有事交待我們，也利用心心傳話。」

「那麼心心爲惟一知道大家姐是誰的人了？」王小克道。

翁玉蘭苦笑了起來，道：「小鬼子，你怎麼突然間變得這樣笨？」

「怎麼啦？」王小克呆呆地問。

「你試想想，大家姐既然千方百計隱瞞自己的身份，怎會讓心心知道？說不定她交待心心傳話時，也是利用替身的！」

王小克大力一拍大腿，「啊」地一聲低呼出來，道：「很有這個可能！」

「所以，我勸你不必再費心機去調查那大家姐的身份了，恐怕沒有人知道！」

王小克皺皺眉，他從來不會碰過如此神秘的人物。

正因爲如此，王小克更加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查出誰是「維納斯園」的大家姐。

從什麼地方着手？

只要自己成爲「維納斯園」的一員，說不定很快便有眉目。

可是他旋卽又想：卽使查出誰是大家姐，那又怎樣？司徒和厚已經身死，外資財團想併吞本市經濟的野心，看來亦將被「維納斯園」的新計劃破壞，就算自己「大義凜然」要破壞維納斯園的計劃，白小妹和小辣椒都在她們手中，這對自己有何好處？

他跟着又想，做一個名流紳士有什麼不好？何況維納斯園有那麼多千嬌百媚的美女，一輩子和美女們在一起，又有什麼不好？

翁玉蘭見王小克陷入思維中——並不打擾他，轉身打開房門，出去了。

王小克望着翁玉蘭苗條的背影離去，覺得這件事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 ×

王小克執一執領帶，望着鏡中的自己，幾乎不相信自己竟然這樣英俊瀟洒。他身上穿的是質地最好，裁剪最佳，疑式最新的西裝，便是那條領帶，也是法國的名廠貨，當女侍將它送來時，價目標誌還連在上面，銀碼是二五零元。

一條領帶竟然賣兩百五十元，連王小克這種見過世面的人，也是吃了一驚。

他離開了鏡子，望着衣櫃裏一列的西裝，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氣，從度身到現在，才不過三天時間，十餘套西裝已經起了貨，可見維納斯園的辦事速度是如何之快。

「小鬼子。」翁玉蘭的聲音在背後响了起來。

王小克轉過身去，見翁玉蘭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唔，很稱身啊！」

「是度身訂造的，當然稱身。」王小克笑道。

「要出去走走？」

「可以嗎？」王小克反問。

翁玉蘭望一望腕錶，問道：「你想到那兒去？」

王小克聳聳肩，答道：「不知道，總之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好吧，你可以有兩個鐘頭的時間，」翁玉蘭道：「別忘記等一下你還要上課，今天彼得教你出入口文件和合約的簽發等等細則。」

「是的。」

翁玉蘭按下床頭几旁的一個小掣，道：「叫阿標準備車子。」

「我還有車子用？」

「而且還有第一流的司機，」翁玉蘭笑道：「別忘記你卽將出任『維納斯企業有限公司』的名譽董事了。」

王小克嘻嘻一笑，道：「只不知道我小鬼子穿起龍袍像不像皇帝！」

翁玉蘭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像倒是像，只不過嫩了一點，不過這也沒有關係，許多億萬富豪死了之後，都必須他的兒子繼承產

業，你就當自己是億萬富豪之子罷了。」

王小克吐吐舌頭，道：「如果人家查起來，發現我是個冒牌貨，那便如何是好？」

「我們自會設法令你名正言順成爲億萬富豪之子的。」翁玉蘭笑道：「好吧，車子大概已經準備好了，你早去早回。」

「是。」

王小克走到門口，翁玉蘭忽然叫住了他，道：「小鬼子，你可別妄想要什麼花樣，自毀前途。」

「放心好了，我難道放着億萬富豪之子不做，想當回擦鞋仔不成！」

王小克在維納斯園的一個女侍帶領下，離開了別墅，門口果然有一架嶄新的豪華房車在等候。

那司機是一個三十餘歲的精壯男子，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看到了王小克時，只微微向他點了一下頭，替他打開車門。

王小克見他手臂起了肉繭，知道定是武功好手，心下不由一懍，看來這阿標不但是個司機，還是保鏢兼監視人。

上了車後，阿標問：「到那兒？」

「先到市區再說。」

車子怒吼一聲，朝下山的馬路駛去。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鬧市中，王小克猶豫一會，終於向司機道：「到國際大厦去。」

「是。」

阿標並沒有問他到「國際大厦」去幹什麼，只是把車子駛到大厦門口，然後問：「幾時來接？」

王小克一面跨下車，一面道：「半個小時吧。」

「好。」

王小克踏進「國際大厦」的時候，從一道玻璃鏡中看到阿標並沒有把車子開走，反而探頭望定自己的去勢，眸子閃耀着。

他心下暗暗好笑，踏進電梯，在二樓停了，從太平梯下樓，轉到隔壁的「華人商會大厦」去。

王小克在詢問處得到華人商會的寫字樓所在，推開玻璃門，踏了進去。

一個女職員迎上前來，問道：「先生，什麼事？」

「我是司徒和厚先生的朋友，」王小克道：「聽說他死前有一封信交給我。」

「你貴姓？」

「王。」

「請你等等，」女職員走到一張巨大辦公枱之前，對一個約莫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說了幾句話。

那中年男子抬起了頭，向王小克望來。

他打量王小克一眼向女職員道：「好，請他進來。」

女職員領着王小克來到中年男子辦公枱前，道：「這位是我們的秘書長潘懷偉先生。」

王小克道：「潘先生，前幾天我打過電話來，你們——」

潘懷偉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截口說道：「我知道了。」說罷，打開抽屜，取了一個信封出來。

「你是王小克先生？」潘懷偉問。

「是的，我就是。」

「請問你有身份證明文件嗎？」

王小克呆了一呆，張大了口答不出話。

「是這樣的，司徒先生吩咐我們必須把這封信交給王小克本人，」潘懷偉凝視着王小克，道：「所以，我們必須證明無誤，才能把這封信給你。」

「這個——」王小克搔了搔頭，一時間想不出自己有什麼證件可以證實身份。

「你有沒有身份證？」

「有是有的，不過——不過是兒童身份證。」王小克道。

「那也不要緊，請你拿出來給我看看好嗎？」潘懷偉問。

王小克爲難的道：「潘先生，我沒把身份證帶出來，這——」

「那沒有關係，反正現在才下午兩點多，你回去拿還來得及，」潘懷偉道：「我們下午五時才下班的。」

「潘先生，請你行行方便，我實在沒有時間回家去拿身份證，請你——」

潘懷偉搖着頭，插口道：「王先生，在沒有證實你的身份之前，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把這封信交給你的。」

王小克知道這央求也是無用，嘆了一口氣，離開「華人商會」的寫字樓。

他從後門轉到「國際大厦」，然後施施然踏出門口。

阿標的車子正停在對面，一見王小克出現，立刻把車子開過來。

上了車後，王小克向阿標說出自己家居的地址，然後靠在坐墊上，心想也該回家去看看盲眼的婆婆了。

一想到盲眼的婆婆，王小克心中陡地一跳，這幾日來，家裏只剩下她老人家一個人，她雙眼已盲，如何覓食？

「阿標，快！」王小克急得額上出汗，連聲催促：「開快一點！」

阿標一踩油門，車子飛馳而出，不一會已來到了一幢大厦的門口。

王小克跳下車來，向門口衝去，他也來不及乘搭電梯，一口氣衝上了二樓。掏出門匙，把大門打開，一面叫道：「婆婆！」

這時，一個陌生的年輕女子從厨房走了出來，見了王小克，一點也不覺詫異，向他甜甜地一笑，道：「王先生，你回來了！」

王小克也不理她究竟是誰和爲什麼會出現在自己的家中，逕自向房間衝去。

「婆婆！」

婆婆正拿着一碗熱氣騰騰的白粥在喝着，一聽到王小克的聲音，手一顫，粥水潑了出來。

王小克見婆婆安然無恙，不禁大喜，伸手接過那碗白粥，放在床頭柜上，道：「婆婆，你……你不碍事嗎？」

「我不碍事，」婆婆憐愛地撫弄着王小克的頭髮，道：「你呢？」

「孫兒這兩天因爲有點事，所以在外面，」王小克問：「對了，剛才那個女子是誰？」

「啊！她叫彩姐，」婆婆道：「不是你請她來服伺我的嗎？」

王小克聞言一呆，自己從來不曾見過那「彩姐」的面，怎有這回事？

他轉頭向外望去，只見彩姐站在門口，正向他招手示意走過去。

王小克來到房外，彩姐噤聲道：「是二家姐叫我來的。」

王小克聞言恍然，想到翁玉蘭這等爲自己設想，暗暗感激。

「王先生，你回家來幹什麼？」彩姐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才想起自己要回家拿身份證，於是回到房間，自抽屜底拿出身份證放在袋中，又到婆婆的房間說了一會話，這才離開家門。

阿標見王小克出來，老遠便將車子駛過來，打開車門讓他上車。

「現在咱們回去了吧？」阿標問。

「不，我仍還要到國際大厦去一趟。」

阿標臉上現出猶豫的神色，却還是把車子

開動了。

車子來到「國際大廈」，見到了潘懷偉。

潘懷偉看過王小克的身份證後，才隆而重之地把那封信交給王小克。

王小克當着他的臉拆開信，可是信箋上寫的字，他只看得識幾個，那是「小心……不要……危險……」

王小克拿着信箋，遲疑了一下，遞給潘懷偉，道：「潘先生，請你讀給我聽好嗎？」

潘懷偉接過去看了一眼，皺起了眉頭，臉上全是迷惑的神情。

「潘先生，信中到底說些什麼？」王小克急不及待地追問。

潘懷偉雙眉仍然緊皺，把那封信再看一遍，這才訥訥地道：「奇怪，我……我不明白他到底寫些什麼？」

「我不要你明白，你只要讀給我聽便行了。」王小克道。

潘懷偉吁了一口氣，才把那封信讀了出來：「小心，對方已得悉所圖，不要報警，否則將會有危險。」

讀罷，潘懷偉喃喃地道：「奇怪，爲什麼報警反而有危險？」

王小克接過那張信箋，腦中迅速地轉着念，可是也不明白司徒和厚的意思。

那封信寥寥數句，第一句顯然是在警告自己，叫自己行動小心一點，因爲外資大財團和「維納斯園」已經得悉了自己着手調查的事。

可是，第二句和第三句却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他關照自己不要報警？

姑勿論如何，當司徒和厚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必然瞭解到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果然立即被人暗殺了。

「潘先生，謀殺司徒先生的兇手捉到了嗎？」王小克問。

潘懷偉苦笑了一下，道：「這個問題你應該去問警方，我怎會知道？」

王小克惴惴不安地離開了「華人商會」的寫字樓，腦中一直在想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司徒和厚關照自己不要報警？

踏出「華人商會大廈」的那一剎間，王小克腦中忽然念頭一閃：莫非那「大家姐」竟然是警方的人員？司徒和厚查到了一點蛛絲馬跡，由於還不能確定，所以，才關照自己不要報警？

一想到這一點，王小克立時又想到周探長突然放「大假」，史督察千方百計地要刁難自己等事。

如果「大家姐」果然是警方人員的話，那麼，他必定是居於高位的人。

王小克腦際閃現了一個人的影子，渾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如果眞的是他的話，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他從後門來到國際大廈的太平梯，然後踏出大廈門口，阿標的車子已駛了過來。

上了車後，王小克不待阿標開口問話，便道：「回去吧。」

回到「維納斯園」後，心心立即帶了他去見彼得，由彼得向他講解有關商場的常識和文件。

然而，王小克那裏聽得入耳？好不容易捱到下課，他來到翁玉蘭的房間，見她托着下頷沉思，臉上罩着憂色。

王小克踏上前去，輕輕叫了一聲。

翁玉蘭回過頭來，向他微微一笑，道：「上完課了啦？」

「你在想什麼？」王小克問。

「我——」翁玉蘭雙眸一轉，說道：「我在想，你一連去了國際大廈兩次，到底爲了什麼。」

王小克自然明白翁玉蘭沒有說眞話，可是一聽到她竟然知道自己剛才的行踪，還是心下一懍。

「阿標全告訴你了？」

「不錯。」

王小克苦笑着，道：「看來我仍然一點都沒有自由哩！」

「總勝過囚着你，不許你出去好得多了，對不對？」翁玉蘭道。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翁玉蘭換了一個坐姿，望着王小克。

「你好像很寂寞，也有心事，對不對？」王小克試探着問。

「不要這樣敏感！」翁玉蘭道：「我只是在思索怎樣實行我們的計劃而已。」

「到了，你的女兒素素呢？」

翁玉蘭一聽到「素素」這個名字，秀眉一揚，臉上微微變色。

王小克知道事情有點蹺蹊，又問：「怎麼我來到這裏後，一直沒見過她？你們母女倆以前是形影不離的啊！」

翁玉蘭猛地吸了一口氣，凄然地笑着。

「她——她遭遇了不測？」

翁玉蘭搖着頭。

「那麼，她爲什麼不在你的身邊？」王小克問。

「小鬼子，你幹什麼這樣好奇？」翁玉蘭不悅地道：「問這許多幹嗎？」

王小克是何等聰明之人？他轉念一想，隱約已猜到其中原委，道：「莫非她和白小妹，小辣椒她們一樣？」

翁玉蘭雙目一睜，厲聲問道：「你怎麼知道？是誰告訴你的？」

王小克當下更無懷疑，他凝視着翁玉蘭，道：「原來你也是身不由主，並非心甘情願參加維納斯園，受人驅使的！」

翁玉蘭瞠目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

「玉蘭姐，」王小克趨上前去，親暱地喚她：「告訴我，他們把素素怎樣了？」

翁玉蘭垂下首來，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不錯，她和白小妹，小辣椒一樣，被『四千金』軟禁着。」

「軟禁的地點，在那裏？」王小克問道：「憑我們兩人之力，要把她救出來，不會是難事。」

「不，」翁玉蘭艱澀地搖着頭，道：「我們沒有機會的。」

「玉蘭姐，別說這種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王小克道：「不要忘記你是『毒觀音』啊！」

「那有什麼用？」翁玉蘭苦笑着，道：「他們不是普通的黑社會！」

「玉蘭姐，只要你告訴我素素，白小妹和小辣椒她們被軟禁在什麼地方，我有辦法救她們出來的！」王小克堅決地。

「憑什麼？」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憑決心！」

「決心！」翁玉蘭苦笑着，道：「我當初何嘗沒有決心？」

「你試過？」

翁玉蘭點着頭。

「失敗了？」

翁玉蘭又點着頭。

「那是你自己一人行動！」王小克道：「難道你不相信有我這個『福將』出馬，便能成功？」

翁玉蘭沉吟了一下，問道：「你認識馬眞其人嗎？」

「認識！」

「就在他那裏！」翁玉蘭道：「他的武館有三四十個武功高强的好手，我們是沒有機會的。」

「也許我們可以報警叫警方去搜查一下。」王小克道。

「沒有用的，馬眞有人在裏面，警方的搜索隊還沒到，他們早將素素移到別的地方去暫避了！」

「如果我們查到了『大家姐』是誰，也許有辦法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看來司徒和厚的「遺書」並非沒有道理。

「我也知道，可是我在這裏已經半年多了，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翁玉蘭道：「甚至連她的聲音也聽不到。」

「玉蘭姐，你說那個『大家姐』有沒有可能是男性？」王小克忽然問。

翁玉蘭先是一呆，隨即低呼一聲，道：「啊，爲什麼我沒想到這一點？也只有男人，才有這種魄力，控制偌大的一個組織。」

「如果他是男人，你說會是誰呢？」

翁玉蘭茫然地搖着頭。

王小克精靈的眼睛閃耀着，他已經有了點眉目，如今，只需小心求證而已。

「玉蘭姐，從明天開始，你可以叫阿標不必跟着我出外嗎？」

「爲什麼？」

「我不希望自己被監視，」王小克問：「你應該有這個權力吧？」

「權力是有的，不過……不過如果你出了岔子，是要由我負起一切的責任的。」

「放心好了，我會小心從事，絕不會連累了你。」王小克道。

「你——你眞的想設法救白小妹和小辣椒出來？」翁玉蘭問。

「還有素素，」王小克道：「如果她們沒有自由，即使給我做皇帝總統，也沒有什麼癮頭！」

翁玉蘭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我早知你是一個肯爲朋友，有義氣的人了，小鬼子！」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也一樣，否則，我早被那『大家姐』殺死了！」

王小克頓了一頓，忽然噤聲道：「玉蘭姐，其實你千方百計慫恿大家姐逼我參加這個組織，正是想和我聯手將素素救出去？」

翁玉蘭澀然一笑，道：「什麼事都瞞不過你這個鬼靈精！」

王小克得意地一笑，道：「放心好了，天下無難事，要救幾個人還不容易，只是你既然有和我聯手營救素素的意思，爲什麼又叫莉莉救我？」

「我——唉！我後來回心一想，這件事相當困難，萬一失敗的話，豈非害了你？因此才叫莉莉將你放走罷了。」翁玉蘭道：「如今莉莉也在馬眞手中，她這個女孩子很不錯，咱們如果眞的要行動的話，一定要連她也一併救出來。」

「唔，這件事包在我身上！」王小克似乎胸有成竹，拍拍胸口說。

翁玉蘭淡淡一笑，從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得出她對這件事並不表樂觀。

×　　×

王小克頻頻地望着腕表，臉上現出焦灼的神色。

「美心餐廳」的下午茶生意很不錯，客人絡繹不絕，却沒有他預期約定的人出現。

當他正準備起身去打電話時，玻璃門被人推了開來，陳警官出現了。

王小克急忙向他招招手，陳警官一坐下來，便道：「對不起，我遲到了。」

「不要緊，我就怕你不來。」

叫過飲品後，陳警官問：「什麼事？小鬼子。」

「我有一件事想請問你，」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低聲道：「你可曾聽說最近有外資財團企圖顛覆本市經濟的消息嗎？」

「沒有啊！」陳警官楞楞地。

「眞的沒聽到？」

「我爲什麼要騙你。」

「那麼，請你代我查查，你們的商業犯罪調查科可曾接獲任何命令去調查這件事。」

「——爲什麼？」

「陳警官，你就當幫我一個忙，好不好？」王小克道。

「好吧，我幾時將結果通知你？」

「我會打電話給你詢問調查結果的，不過，你可要秘密查問，不要張揚開來。」

陳警官滿腹狐疑，但還是向王小克點了點頭。

「好得很，我走了，」王小克站起身來，道：「這頓茶算你請的，怎樣？」

在陳警官愕然不解的眼光下，王小克離開了「美心餐廳」。

由於時間還早，王小克並不急於回維納斯園，他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溜躂。

自己目前雖然在維納斯園控制之下，但有一點起碼的自由，想到白小妹她們連一口自由的空氣都呼吸不到，王小克心中便有點黯然。

然而，在沒有任何把握之前，王小克並不敢輕舉妄動，他已逐漸地成熟了。

瞥眼間，王小克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孔，正朝自己這邊走過來，定眼一看，正是史督察。

史督察穿着便裝，他並非獨自一人，在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正掛在他的臂彎中。

在這種情形下看到史督察，而且他還有美同行，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要不要避開他？

他正猶豫不決時，史督察也看到了他，出乎王小克意料之外，史督察竟然別過頭去，假裝看不到王小克。

王小克心中一動，看這樣子，史督察顯然也不想碰到自己，爲什麼？

既然對方不想見到自己，偏偏上去和他打個招呼，王小克含笑踏上前去。

「史督察！」

史督察見王小克趨上前和自己打招呼，這才勉強擠出一絲尷尬的笑容。

換作以往，史督察大概會一把揪住了王小克，拉他上警局盤問有關妮妮之死的事，可是，史督察如今表現出來的態度，却是如此忸怩，如此困窘。

王小克何等聰明，隱約已猜到其中蹊蹺，他瞥了史督察身畔的美女一眼，腦中突然一亮，笑道：「史督察，你好艷福啊！」

史督察支吾着答不出話來，拉了那女郎一下，走了開去。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腦際間忽然想起了許多事情，只是那概念十分模糊，一時間整理不出一個結論。

回到維納斯園後，翁玉蘭將王小克叫進房中，道：「小鬼子，從明天開始，你要離開這裏了。」

「爲什麼？」王小克心中陡地一跳，莫非事情臨時有了變卦？

翁玉蘭淺笑一下，道：「因爲『維納斯企業有限公司』的總寫字樓已經裝修好了，從明天開始，彼得便要搬進去辦公，而你要跟着他去實習，別忘記你才是主角呀！」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口氣，向她點點頭，道：「好的。」

「有些細則我要預先告訴你，」翁玉蘭道

：「彼得現在暫任我們的副總裁，統領了公司五十二名女職員，他除了有一個女秘書之外，還有五個助理秘書，當然，都是我們派去監視的。」

她頓了一頓，又說道：「而你，最重要的工作是實習，將來，你總有一天做公司的總裁的。」

「應該說是『傀儡總裁』才對。」

翁玉蘭淡淡一笑，忽然低聲道：「你可以暗中留意和公司有來往的大公司，這對咱們將來的行動有一定的好處的。」

「是。」

翌日一早，翁玉蘭親自率領王小克和彼得到那「維納斯企業有限公司」的寫字樓去，原來寫字樓在中區一幢新建成的外資銀行大厦樓上，佔地一層，面積大約萬餘呎，裝修得美侖美奐，地上全鋪滿了地氈。

除了「總裁室」之外，連副總裁室內也附有洗手間浴室和一張可以躺下來休息的小床。

彼得看到這樣的陣仗，原本深鎖的雙眉終於舒展了起來。

他在那張流綫型的寫字枱坐下後，翁玉蘭道：「好了，現在我介紹秘書組的成員給你們認識吧。」

她拍拍手掌，站在一旁的心心，立時按下枱上一個喚人鈴，對着咪高峯道：「你們進來吧。」

王小克眼前一亮，只見第三個女郎模樣十分稔熟，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

他轉念一想，立即想起昨天在街上碰見史督察的情形，將手掛在史督察臂彎的女郎，正是她！

那女郎看到王小克，却一點也不覺得詫異，反而遠遠便向他一笑。

六個美女來到辦公枱之前，翁玉蘭指着第一個道：「她叫麗莎，是你的秘書，杏妮，安琪，露比，仙杜拉和海倫則是助理秘書。」

王小克向安琪望去，只見她額上瘀青一片，似是被人毆打而成，昨天在街上碰到她時，似乎還沒有這個傷痕，心下暗暗納罕。

翁玉蘭也留意到安琪額上的傷痕了，沉聲問：「安琪，你那處傷痕是怎樣弄成的。」

「我——」安琪臉上一紅，道：「是……是被打了一拳。」

「誰打的。」

「那個督察。」

「姓史的？」翁玉蘭問。

安琪垂下首，輕輕地點着頭。

「他為什麼打你？」翁玉蘭把王小克心底下的問題也問了出來。

「他——他昨天晚上看到我跟一個外國人在一起。」安琪低聲答。

「你又沒有和他結婚，而且據我所知，你們才來往了幾次，他憑什麼打你？」

「他——他說他愛我。」

翁玉蘭和王小克聞言都是一楞，史督察竟然愛上了「維納斯園」的人，這豈不好笑？

「即使他愛你，也不必看到你和一個外國人在一起便動手打人啊！」

「可是，他是在酒店碰到了我，」安琪答道：「我下午本來是和她在一起的，後來接到通知，說是外國有個很重要的人來了，要我去陪他，所以——」

「唔，那個外國貴賓也吃了史督察的拳頭？」翁玉蘭雙眉一揚。

「是的。」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史督察打了「維納斯園」的貴賓，說不定那人便是外資財團的主腦之一，這齣戲不是很精彩嗎？

「這個史督察動不動便打人，你以後不要見他了。」翁玉蘭道。

「可是——」安琪臉上露出猶豫的神色。

「怎麼了？」翁玉蘭將臉一沉：「難道你愛上了他？」

「不，不，」安琪急忙分辯：「我恪守園中規章，不敢對男人用情，只是……只是……」說着向站在翁玉蘭身旁的心心望去。

「二家姐，是大家姐吩咐我叫安琪去應付他的，」心心道：「大家姐說，史督察此人對我們有很大的用處。」

「哼！難道讓安琪被打得面目全非，見不得其他客人不行？」

「這是大家姐的意思。」心心道。

翁玉蘭咬了咬唇，道：「好吧，既是大家姐的直接命令，那我收回剛才的話便是。」

「謝二姐。」

翁玉蘭雙眼一翻，沉聲問：「為什麼要謝我？你很喜歡和那姓史的在一起，對不對？」

安琪臉上現出惶恐的神色，囁嚅着答不出話來。翁玉蘭淸一淸喉嚨，道：「安琪，本園的規章你不是不知道，小心一點！」

「是！」

翁玉蘭這才轉向其他人道：「從今天起，彼得便是我們的公司的副總裁，你們六人要好好協助他處理公司大小事務，一切詳情，早已向你們說過了，有什麼不明白的嗎？」

衆女齊聲答道：「全明白了。」

翁玉蘭向王小克招招手，道：「小鬼子，你過來，我有話要和你說。」

王小克隨她來到那間裝飾得富麗堂煌的「總裁室」，道：「什麼事？」

翁玉蘭把門關了起來，低聲道：「剛才安琪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王小克點點頭。

「史督察動手打的那個西人，我看必定是外資財團的首腦，他被打之後豈會干休，看來還有事要發生！」翁玉蘭道。

「可是史督察是警方的高級人員，怎奈得他何？」王小克道。

翁玉蘭淡淡地一笑，道：「小鬼子，難道你幾天來所從事的調查工作瞞得住我嗎？」

王小克明白兩人站在同一戰線，向她笑一笑，道：「玉蘭姐，你到底有什麼話要說，不必轉彎抹角了。」

翁玉蘭沉吟了一下，道：「現在我們只要看看史督察在警局裏受到什麼待遇，對我們心中懷疑的事很有幫助！」

「不錯！」

「同時，」翁玉蘭又道：「我會查一查那個被史督察打過的外國人叫什麼名和住在什麼地方，如果他眞的是外資財團的首腦的話，便是大好機會了！」

王小克點着頭，眼眶裏射出興奮的神色。

「總而言之，這些事都讓你去辦，」翁玉蘭道：「我則儘量暗中協助你。」

王小克哈哈一笑，低聲道：「我早就說過，憑我們兩人之力，不論要做什麼事，都有成功的希望的。」

「好，咱們出去吧。」

「我可以打個電話嗎？」王小克向辦公枱的電話機走過去。

「你想打到那裏？」

「打給陳警官。」

翁玉蘭聞言急忙搖着頭，道：「舉凡由你和彼得從這裏打出去的電話，都被總機錄了音，要打給陳警官，還是到街上打吧！」

「也好。」王小克伸了伸舌頭，想不到「維納斯園」的防範如此之嚴。

「你打電話給陳警官，幹什麼？」翁玉蘭問道。

「想證實一個疑問。」王小克答。

那天下午，王小克在附近一家餐廳借打了個電話給陳警官。

「陳警官，我拜托你調查的事有了答案嗎？」王小克問。

「我問過了，各部門從未接過這樣的命令。」陳警官好奇地反問：「小鬼子，你到底是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

「這只不過是我自己突然想起來的問題而已，」王小克腦中念頭閃動，向陳警官謝了一聲，掛斷電話。

他跟着又打了一個電話給徐孝謙，約了他出來喝茶。

徐孝謙一坐下來，王小克便將「維納斯園」的新計劃說了出來。

「王先生，既然這樣，為什麼你還不將她們的陰謀公佈出來，讓警方收拾她們？」

「時機還沒成熟，」王小克道：「我們必須藉她們之力，杜絕外資財團侵吞本市經濟命脈的主意後，才設法對付她們，況且，我有幾個朋友在她們手中，所謂投鼠忌……忌什麼的，現在也未便採取行動。」

徐孝謙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我到底有什麼辦法幫你的忙？」

「時機來到時，我會通知你的。」

「詩詩呢？她無恙吧？」

「據我調查所得，她目前正在維納斯園中養傷，性命大概是無碍的。」

徐孝謙聞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握着拳頭道：「我眞恨不得立即把她救出來。」

「徐先生，我很瞭解你的心情，不過為了大局着想，還是再忍耐一段時候。」

「那時會太遲嗎？」

「不會的，」王小克道：「我逐漸已有點眉目，只待得到充份的證據後，便可以採取行動了。」

「王先生，我有件事很不明白。」

「什麼事？」

「以一羣如此年輕的女人，為什麼竟有這樣的頭腦和精力來和本市的大財團鬥法？」

王小克沉吟着，道：「當然，幕後的主持人是個不同凡响的人物。」

「那是什麼人？」

「如果我現在可以確定的話，那麼，便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了，」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可惜直到目前為止，我連他的聲音都未曾聽過。」

「最近她們對你的行動還有以前那樣嚴格的監視嗎？」徐孝謙問。

「我有辦法擺脫她們的監視的，」王小克得意地笑着：「她們那個幕後主持人雖然厲害，但實際上和我合作的，却是那班嬌滴滴的女子。」

「你對付得了她們？」徐孝謙側頭望着他，道：「有時候女人的能力，是比男人大很多倍的。」

王小克點着頭。他忽然想：如果沒有翁玉蘭的協助，自己是否可以得到目前的「自由」行動？

王小克亦不打算將「維納斯園」第二號人物「毒觀音」翁玉蘭暗中幫助自己的事說出來，因為這件事太嚴重了，如果秘密外洩，翁玉蘭絕難倖免。

「過兩天我會把所有和『維納斯企業有限公司』有來往的公司名稱告訴你，」王小克道：「等時機一到時，便由你通知他們維納斯園的陰謀。」

「好的。」

× × ×

王小克站在警署對面，雙眼凝視着門口進出的人。不久，他眼前一亮，期待中的人出現了——史督察。

史督察穿着便服，雙手插在褲袋中，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和他平日昂首闊步不可一世的模樣，相差太大了。

王小克猶豫一下，衝過馬路。

「史督察！」

史督察聽到叫聲，愕然四顧，一見王小克，雙眉不由一揚。

王小克含笑快步趨上前去，問道：「下班啦？」

史督察漫應了一聲，逕自向前走着。

王小克亦步亦趨地跟着他，笑道：「今天怎麼不約安琪出來？」

一聽到「安琪」這個名字，史督察臉色一變，忽然停住了脚步，喝道：「不許你在我面前提這個名字！」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為什麼？你和她不是很要好的朋友麼？」

史督察忽然吁了一口氣，繼續向前走着。

「史督察，我有辦法使你得回安琪，她的人和心！」王小克追上前去。

史督察又停下步來，凝視着王小克，顫聲問：「你……你說什麼？」

「安琪是一個這樣迷人的女孩子，如果從此見不到她，豈不可惜？」

史督察臉上閃過一陣喜色，吶吶地問：「我……我和她的事，你……你怎會知道？」

「豈止知道？」王小克笑着道：「我甚至有辦法使你們永遠在一起！」

史督察伸手抓住王小克的胳臂，驚喜交集地道：「你眞的有辦法？你不是在騙我？」

「先放開我再說，」王小克叫了起來：「你這樣大力幹什麼？」

史督察急忙將王小克放開，連聲道：「對不起，對不起。」

「咱們找個地方喝杯茶，好好談一談，好不好？」王小克問。

「好，好，」史督察問道：「你說什麼地方好！」

王小克向附近一家冰室一指，道：「就這間吧。」

兩人在冰室坐下，叫過飲品後，史督察一反常態，小心翼翼地問：「小鬼子，你到底有什麼妙計，請說來聽聽如何？」

王小克淡淡一笑，暗想愛情的魔力眞大，一個安琪便改變了史督察待人的態度。

他沉吟了一下，問道：「史督察，現在你相信有『維納斯園』這個組織的存在嗎？」

史督察先是一呆，隨即道：「最初我是不大相信的，可是後來一想，你說得煞有介事，絕對不會空穴來風，所以暗中調查一番——」

王小克心中一動，插口問：「你調查出什麼？」

史督察沉吟了一下，才道：「好像有這樣的一個組織，只是……只是……」

「只是後來你認識了安琪，被她柔情蜜意迷住了，沒有時間再追查下去，對不對？」

史督察臉上一紅，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

「史督察，你可知道安琪是『維納斯園』的人？」王小克問。

「哦？」史督察臉色一變，顫聲道：「有……有這樣的事？」

「我來問你，昨天你是否在一間酒店碰到安琪和一個外國人在一起？」

「是啊！」

「你打了安琪，也打了那外國人，對不對？」王小克又問。

史督察點着頭，恨恨地道：「哼！想不到那鬼佬竟然報警，累我被警告了一頓。」

「你可知道為什麼嗎？」

史督察呆呆地望着王小克，反問：「為什麼？」

「因為那個外國人是外資財團的首腦，名叫威爾斯唐遜，他無緣白故吃了你的老拳，自然要向你的上級投訴。」王小克問：「訓斥你的是那一個？」

「是——」史督察遲疑了一下，問道：「這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得很，說不定便是『維納斯園』的幕後主持人，又叫『大家姐』。」

史督察瞪大了雙眼，吶吶地道：「那……那有這個可能？」

「史督察，事情已經演變到這個地步，的確不由得你不相信了，」王小克道：「你試想想，如果那個『大家姐』，不是警局裏極有地位的人，為什麼這個非法組織一直不被警方調查？」

「這個——」

「史督察，請你告訴我，警告你的上級是那一個？」王小克問。

「金副署長。」

「果然是他！」王小克一拍大腿，道：「我早就料到了！」

「且慢，你不能單憑這一點便懷疑是他啊！」史督察道。

「很明顯的，記得不久前我被你拘捕的事嗎？」王小克道：「當日，金副署長主張放我走，而我向他說明本市有『維納斯園』的存在，同時，我告訴他『維納斯園』和外資大財團的陰謀，他的反應，先是吃了一驚，隨即關照我不要將這個消息洩漏出來，他會暗中進行調查。」

王小克頓了一頓，又道：「可是，我托人查過，警方各部門並沒有接到調查的命令，由此看來，金副署長是有意庇護掩飾『維納斯園』的非法行動了！」

史督察張大了眼睛，呆呆地望住王小克，等待他繼續說下去。

「他為什麼要掩飾這件罪行？」王小克問：「這對他有什麼好處？」

史督察張大了口，答不出話來。

王小克又道：「最初，我想到你，想到你三番四次與我為難的事，後來你動手打了那個外國人，便推翻了我對你的懷疑。」

「哦？」史督察聞言一楞。

「事情很簡單，如果你和金副署長是一夥的，你絕對不會動手毆打『自己人』的，是不是？」

史督察點着頭。

「那麼，我便想到，也許你三番四次和我為難，是受了上級的指示——」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這個猜想對不對？」

史督察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的確是上面吩咐我這樣做的。」

「當然，那人必定是金副署長了！」

「唔。」史督察又點點頭。

「還有，和我最談得來，很有正義感，盡忠職守的周探長，忽然被人放『大假』，此舉顯然是不想周探長在場調查這件事，」王小克道：「而有力量隨時放周探長大假的，必定是地位很高的人！」

王小克還要說下去，史督察便揮着手，道：「小鬼子，你不用說了，我全明白啦！」

王小克凝視着史督察，道：「那麼，你想怎樣做？」

史督察沮喪地聳着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但願我知道！」

「身為一個警務人員，發現了內奸，應該怎樣做？」王小克問。

「這個——」史督察苦笑一下，道：「可是……可是他的地位太高了！」

「地位太高又怎樣？前陣子那個鬼佬總警司不是因為貪污的罪名，被解上法庭嗎？」王小克道：「副署長比總警司大一兩級而已！」

史督察俯下首來，緘默着。

「史督察，其實這是你一個立功的機會，」王小克道：「還有為了安琪，你也應該勇往直前，走自己應該走的路。」

「可是——」史督察囁嚅地：「我……我應該從那裏做起？」

「你是高級督察，有權調動軍裝警員，而不必通過金副署長吧？」

「這個……這個我是可以設法不必通過他的。」史督察道。

「那就好辦了，」王小克道：「你調派一隊警員，來個迅雷不掩耳的手法，去搜查本市著名國術家馬眞的武館。」

「為什麼？」

「因為，馬眞的武館中非法禁錮了幾個人，」王小克道：「她們是白小妹，小辣椒，和莉莉。」

「然後呢？」

「維納斯園一向藉馬眞手下的武力去幹那為非作歹的事，此舉無疑是繳了他們的械，」王小克道：「使她們再難作惡了。」

史督察皺起了眉頭，道：「可是我們仍然動不到金……金副署長一根頭髮啊！」

「當然了，像他這樣精明的老狐狸，要把他繩之以法談何容易，但如果要使他明白大勢已去，同時解散『維納斯園』，我相信並不太難，他畢竟是個相當識時務的老狐狸哩！」

史督察猶豫着不出聲，王小克道：「史督察，為公為私，你都也義不容辭！」

「好吧！」史督察終於點了點頭，道：「我冒險一試。」

「好極了！」王小克大喜，道：「可是你的行動要絕對保守秘密，否則被馬眞那一夥人事先安排妥當逃掉了，便要功敗垂成！」

史督察點着頭，道：「放心好了，我還不致這樣不濟吧！」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王小克笑道：「事成後，你可以到維納斯企業有限公司來接你的安琪了，哈哈！」

× × ×

翁玉蘭匆匆地踏進「副總裁室」，向王小克招了招手，道：「小鬼子，你過來！」

王小克看到她臉上的神情，已經知道不尋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翁玉蘭把他拉過一旁，低聲道：「馬眞的武館忽然被大隊警方人馬突擊搜查，白小妹，小辣椒，莉莉，還有我的素素，已被那個姓史的督察帶走了！」

王小克聞言大喜，連連搓着手，道：「我們第一步成功了！」

「聽說『大家姐』大為震怒，正在調查到底是誰出賣了他！」

「哼，他以為有了這一班千嬌百媚的娘子軍，便可以無往而不利，怎想得到最後反而是娘子軍累得他功敗垂成，奸計難逞！」

翁玉蘭一呆，道：「是維納斯園的女郎出賣他的？」

「不，」王小克搖着頭，道：「不過也差不多了，如果不是為了安琪，史督察絕對沒有捋虎鬚的勇氣，也不是等於由安琪壞了他的大事嗎？」

「素素白小妹她們現在既然脫離險境，我們也無須顧忌了。」翁玉蘭道：「小鬼子，咱們繼續下一步的行動！」

「不錯，去找徐孝謙，」王小克道：「他是商場大亨，如果由他出面向那些和『維納斯企業有限公司』有來往的店號解述一切，比較有說服力。」

「事不宜遲，我的車子就在下面，」翁玉蘭道：「快下去吧！」

兩人剛想轉身離去，忽聽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恐怕已經遲了！」

王小克心下一懍！定眼一看，原來是心心！只見她手中拿着一把短槍，槍咀正指住了自己。跟着，「梅蘭菊竹」四千金也自外進來，手中全拿着短槍。

彼得本來坐在寫字枱批閱文件，一見這種情形，不由大驚失色。

「你坐着別動！」心心向他喝道：「這不關你的事！」

她一步一步走近翁玉蘭，道：「二姐，老大老早就看出你不會忠心於他了，所以，一直派我暗中監視你，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王小克腦際間念頭電閃，一時間卻想不到有效脫身之法。就在這個時候，辦公室的門被人推了開來，安琪拿着一疊文件，道：「副總裁，小星公司的——」

可是，她的話聲戛然而止，因為她看到了辦公室中不尋常的景況。

「安琪，你過來！」心心沉聲道。

安琪瞪大一雙美眸，猶豫了一下，向心心走過去。

「馬師傅的武館是被你的心上人搗亂的，大家姐懷疑是你——」

心心還沒說下去，安琪雙手亂搖，俏臉上全是惶恐的神情，道：「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

「不論關不關你的事，總而言之，你這個助理秘書恐怕做不下去了，」心心冷冷地一笑，道：「還是跟我們走吧！」

「安琪，你的心上人來接你了，」王小克忽然大叫一聲。

安琪正想回頭去看，心心大喝一聲，道：「別動！小鬼子，你這種鬼技倆騙得了三歲小孩子之外，還騙得了誰？」

「起碼騙得了你！」一個粗沉的聲音自後響起來：「你們全把槍拋下地，舉起手來！」

「哈哈！我早就說過，史督察一定會來接他的心上人的！」王小克哈哈大笑。

原來史督察果然帶着六七個便衣探員出現了，把衆人繳械之後，向安琪走過去。

「兆華！」安琪向史督察奔過去，撲進他的懷中。

王小克向史督察眨了眨眼，咀角現出深意的笑容來……

× × ×

「金副署長，你好！」王小克一踏進金副署長的辦公室，便笑着和他打招呼。

「你好，小鬼子！」金副署長的臉上有不自然的笑容道：「你上次偵查的事，有什麼進展？」

「進展很好，」王小克道：「已經查出來了，那羣外資財團知道本市的財團已經得悉了他們所圖的事，已經死了那條心。」

「恭喜你又為本市立了個大功。」金副署長有點言不由衷的。

「那都是史督察的功勞。」

金副署長乾咳了兩聲，道：「那你今天來找我幹什麼？」

「我的來意是想向你說，我們已經掌握了那個『維納斯園』的犯法證據，同時也知道它的幕後主持者是誰，隨時將它公諸於世。」

「那麼，你為什麼還不做？」

王小克搖着頭，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對某人的影響很大，同時，對警方的聲譽也有點影響，所以——我們最後下了一個決定。」

「什麼決定？」金副署長再也難以掩飾心底下的緊張了。

「我們希望大家都識時務，都肯退一步，」王小克道：「將維納斯園解散，讓那些女孩子恢復自由。」

「你這個希望很合情合理啊！」

王小克淡淡一笑，說道：「同時，我們也希望，她們不要再存有那樣的野心，將以前搜刮得來的財產，和其他公司的業務秘密，還給人家。」

「那是應該的。」

「如果那個『維納斯園』的幕後主持者眞的肯這樣做，並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麼，那件事很快便會成為過去的。」

「但願如此。」金副署長漫應着，他好像在思索着一件什麼事一樣。

「打擾你了，」王小克向外走去：「再見，金副署長！」

「小鬼子！」

王小克轉過頭來，問：「有什麼指教？金副署長？」

「別再這樣叫我，」金副署長道：「我已經決定在下個月提前退休了！」

「啊！」王小克低呼一聲。

「同時，」金副署長頓了一頓，道：「周探長下星期將會銷假回來。」

「那眞是太好了！」王小克伸出手來。

金副署長緊緊握住王小克的手，半晌，他微顫着聲，道：「謝謝你，小鬼子！」

「別這樣說，」王小克微笑着，道：「你是個放得下的大英雄！」

離開金副署長的辦公室時，王小克的腳步比往日特別輕快——他第一次用這種和平的方式，解決一樁大難題！

（全文完）

三期完俠情中篇 / 東方英・文 / 盧令・圖

禍水（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之東與顏珊珊、柳如茵正商議如何着手誘引身罹奇疾的患者前來妙妙島，將他們禁錮島中，杜絕江湖禍患，適於此時，老不死闖入洞中，把天慾仙子因自慚自疚而自栽，臨終前將一紅包裹交予老不死，並重托老不死找尋各種配藥，湊合她生前採得的墨果，以治患者，並說出柳如茵原是天慾仙子嫡親女兒，要柳如茵設法解散妙妙宮，天慾仙子遺書並着柳如茵拜老不死爲義父，柳如茵收住嬌啼，向老不死盈盈拜倒，口稱義父，老不死呵呵大笑，拉起柳如茵，一雙精光閃爍的眼睛却盯向何之東——

網盡一丘貉　造福江湖人

何之東頭皮一炸，暗中抽了一口冷氣，看來這老不死，是纏定他了。

不過話也說回來，何之東對柳如茵那種不屑的看法，確也完全糾正過來，恢復了曾經一度有過的敬意，而不再以淫蕩之女目她了。

何之東生怕老不死爲討柳如茵高興，口沒遮攔的說出令人尷尬的話來，趕忙先發制人一抱拳道：「恭喜兩位了！」

何之東道過喜，可不讓老不死有開口的機會，馬上話鋒一轉，接着又道：「天慾前輩找到的是什麼奇藥？另外的配方，難不難找？」

老不死伸手懷中，取出一寸方大小的玉盒，打開玉盒，裏面現出一顆烏黑的果子，果皮上黑滯滯的，沒有一點光彩。

看不出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老不死把那玉盒托在掌中，向大家一照道：「各位別小看了這顆『墨果』，乃是純陰之精，生長於玄冰地層之中，百年成形，千年易色，像這顆『墨果』，至少也在一千五百年以上，……。」

正說得高興的時候，忽然金光一閃之下，那顆「墨果」已是頓失所在。

大家猛然驚叫出聲，定神望去，原來是那小金蛇，以出奇不意的快疾身法，將那「墨果」一口吞入腹中去了。

顏珊珊看得心中一急，大喝一聲，道：「該死的東西！」

右手一揮袖，衣袖之中射出二點黃光，便向小金身上打去。

「使不得！」說話的是老不死，話聲中，運氣推掌迎着那二點黃光一捲，把它捲向一邊，落在地上。

那二道黃光落地，忽然冒地一道青烟，青烟過後，地上現出了二個碗口大的洞口。

洞室之中，四週全是堅逾精鋼的岩石，那二道黃光着地，並未發出巨大的響聲，而堅逾精鋼的岩石地面上，却立時現出二個洞穴，那黃光的厲害，可想而知。

這時，只見那條小金蛇舉頭望着顏珊珊，全身顫慄不止。

顏珊珊眞是氣極了那小金蛇，出手便不容情，這時見老不死救了那小金蛇，心中不以爲然的雙目一瞪，悻悻的說道：「老不死，你爲什麼要救那畜牲，現在殺了牠說不定還能將那『墨果』從牠腹內取出來！」

老不死一笑，道：「沒關係，那『墨果』不會損失的，看老夫的。」

緩緩起身，走到小金蛇面前，道：「小金，你知不知道這『墨果』關係很多人的生死大事？」

那小金連連點頭，表示「知道」。

老不死道：「你既然知道這『墨果』的重要，爲什麼還要搶食它？」

小金蛇忽然扭動身子，在地上旋來轉去轉了三回，然後翻轉身子肚皮朝天的仰臥着。

老不死長眉深鎖的深思了一陣，恍然而悟的一笑，道：「啊！原來如此。」

小金蛇到底是什麼意思，就是顏珊珊也不懂得，柳如茵問出了大家都想問的話，道：「義父，牠打的是什麼主意？」

老不死笑着道：「牠在爲自己保命作打算。」

柳如茵一怔道：「爲自己保命作打算，便不該搶吃了那墨果呀！」

老不死道：「你不懂，其中大有道理呢！」

柳如茵道：「什麼道理？」

老不死道：「你可知道，『金玄子』的胆囊就是主要配方之一，在這種情形之下，牠的命運如何，不言可知……想不到小金聰明得很，替我們想出了一個兩全之策。」

柳如茵迷惑的道：「怎樣一個兩全之策？」

老不死微微一笑，說道：「你看就知道了。」

忽然轉頭向顏珊珊道：「顏大妹子，你們這裏有竹枝沒有？」

顏珊珊道：「要乾的還是生的？」

老不死道：「最好是活生生的。」

顏珊珊向小倩一揮手道：「快去把竹枝取來。」

小倩出去取來一桿竹枝，老不死接過竹枝，便向小金抽打起來。

竹枝帶着內勁，起在空中呼呼作嘯，落在小金身上，更是一抽一條痕，打得牠身上的金色變成了紫色。

小金隨着竹枝的起落，在地上翻落不止，口中發着「嗤！嗤！」的叫聲，用最大的耐力，忍受着無邊的痛苦。

一頓竹枝抽打之下，老不死頭上臉上已然累得滿是汗水，小金這時身上的顏色，又漸漸的由紫色變爲白色了。

老不死手中竹枝起落得越來越快，小金在地上也翻滾得越來越快，老不死身上的汗水，也越來越多。

頃刻之間，全身都汗濕了，簡直成了一隻落湯鷄。

小金全身黃色盡褪，完全成了一條小白蛇。

這時，老不死才住手停止鞭打，雙目一閉，站立當場調息起來。

小金蛇更是伏在地上，動也不能夠動了。

人與蛇，都疲倦到了極點。

老不死的功力如何，看他剛才推掌震飛顏珊珊的兩道黃光的表現，何之東便有自嘆不如之感。無疑的他不是一個弱者。

如今他竟也累成這個樣子，可見那一頓抽打之不平凡了。

時光在等待與沉默中過去，老不死緩緩吐出一口長氣，睜開了雙目。

柳如茵關切的叫了一聲，道：「義父，下面該怎樣做，女兒代勞了吧！」

老不死搖頭道：「你幫不上忙的。」

提起脚來，輕輕落在小金身上，接着大喝一聲，叫道：「小金，這是最後一關了！」

喝聲出口，內勁猛吐，脚力一發，向着小金身上猛壓而下。

這時，只見小金咀巴一張，吐出一道碧綠色的光芒。

老不死伸手抄住那道光芒，光芒一斂，原來是一枚鴿子蛋大小的綠色圓球。

老不死吁了一口長氣，道：「大功告成了！」

一面收起那枚綠球，一面伏腰提起了小金。

這時，只見那小金全身軟軟的，了無生氣，去死不遠了。

顏珊珊長嘆一聲，道：「小金還能活麼？」

老不死道：「牠雖然功力大打折扣，而且全身奇毒也盡附在『墨果』之上，牠不但死不了，再過十年八年之後，牠將更是了不起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進一步解釋道：「小金不但獻出了牠整個的胆素，而且也把全身的精氣附在『墨果』之上了，以此合藥，效力更是倍增，小金的貢獻，比單取用牠的胆囊，眞是不可同日而語，小金此舉，非常難能可貴，日後，老夫再想辦法好好補報牠吧！」

說着，取出一粒靈藥，納入小金口中，將小金雙手遞給了顏珊珊。

顏珊珊接住小金，貼臉親了一親，慈愛的抱在懷中。

何之東接着問道：「此外還要什麼配藥？」

老不死道：「雄精……。」

柳如茵截口道：「女兒有！」

老不死道：「老夫知道你有，……雄精之外，再加一味『三眼蟾蜍』就一切齊備了。」

顏珊珊道：「三眼蟾蜍可消百毒，乃是天下一寶，只怕不容易找到。」

老不死微微一笑，道：「老夫已打聽出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三眼蟾蜍』，不過能不能得到牠，就很難說了。」

何之東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三眼蟾蜍』，請老前輩指示機宜，晚輩請命一行。」

老不死道：「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身上就有一隻『三眼蟾蜍』。」

何之東一笑，道：「這不是好極了麼，配好了藥，首先受惠的就是他自己的女兒，我想他一定樂於促成這件大功德。」

老不死冷笑一聲，道：「你想的倒是順理成章，你可知道那『三眼蟾蜍』對聞

人可的重要性麼？」

何之東一皺雙眉道：「有什麼事情，比救他自己女兒的性命更重要？」

老不死道：「因爲他要沒有那『三眼蟾蜍』，首先喪命的就是他自己。」

何之東疑訝地道：「此話怎講的？」

老不死道：「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自㓜身患奇疾，本是不治之症，後來因爲機緣遇合，被一位前輩奇人所賞識，不但賜了他那『三眼蟾蜍』，而且傳授了他一身出奇的功力，使他身爲目前武林第一劍。」

何之東眨了一眨眼睛，迷惑的道：「那前輩奇人醫好了他的病沒有？」

老不死道：「沒有，因爲他那病是醫不好的，但利用『三眼蟾蜍』的特性，可以中和他的奇疾，不使惡化，同時，相輔相成，也助長了他的功力修爲，換一句話說，他的能够不死和他的能够成爲武林第一劍，完全是『三眼蟾蜍』的關係的。」

顏珊珊久處蛇窟之內，對於武林時人動態一無所知，不免發話問道：「那武林第一劍的爲人如何？」

老不死目光轉動，先從何之東與柳如茵臉上一掃而過，然後一豎大姆指道：「對他的爲人，那是一個大大的仁德之人，影响所及，武林殺伐風氣，都爲之抑止了不少。」

顏珊珊讚嘆了一聲，道：「這樣說來，我們不但不能向他身上巧取豪奪，而且更應保障他的生命安全才是。」

老不死點點頭道：「你的話說得不錯，死他一人，固然可以救助羣千上萬的病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武林之中失此擎天柱石，羣小起哄，爲禍之烈。恐更勝於惡疾的流行。」

顏珊珊搖了一搖頭道：「這個問題太嚴重了。」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難以抉擇的問題，雖然不能因噎廢食，但更不能以小失大。

大家都爲這問題所困惑而沉默起來。

忽然，何之東雙目之中泛起一層迷濛的目光道：「不錯，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確是人人欽敬的一位大俠，照說，他就不應該有那麼樣一位女兒，……。」

他的意思，當然是想說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有失父教之責。

老不死一笑，道：「老弟，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爲了主持武林公道，日不暖席，整天東奔西走，那有時間顧及己身家人，要說只能說他那位夫人不能相夫教子，克盡內助之職，何況暗中更有外力陰謀相加……。」

不待何之東發問，柳如茵已是接口道：「這個小妹知道，……。」秀臉忽然一紅，又沒有了下文。

何之東若有所悟的「啊！」了聲，道：「是你們『妙妙宮』搗的鬼？」

柳如茵一聲嘆息，點了一點頭。

何之東激動的一頓脚道：「唉，你們『妙妙宮』眞害人不淺！」

柳如茵被駡得螓首一垂，珠淚盈眶。

老不死訕訕的一笑，道：「既往不咎，『妙妙宮』的罪惡已經由天慫妃子用自己的生命洗清了。」

何之東同時也自知失言，當下起立向柳如茵一抱拳道：「小兄失言，尚請賢妹不要介懷。」

柳如茵慨嘆一聲，道：「大哥沒說錯，『妙妙宮』確是害人不淺，小妹深以爲愧爲羞，請何兄假以時日，小妹定當有以贖罪。」

何之東曉得自己一時失言，已經傷了柳如茵之心，方待接話安慰她兩句的時候，老不死已是哈哈一笑道：「茵兒，有志氣，值得嘉許，不過事有先後緩急，目前我們還是要羣策羣力，面對當前的難題才好。」

柳如茵輕輕的應聲道：「是，女兒知道。」

話不在多，點到爲止，何之東不能不識趣的再描，輕輕咳了一聲，話鋒一轉，道：「老前輩，對於武林第一劍聞大俠的宿疾，你想想有沒有兩全的辦法，就像剛才小金一樣。」

老不死道：「我想要是有辦法，這幾十年來，他自己早就想了辦法了。」

何之東道：「這也很難說，也許機緣不巧，也許有辦法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有些暗疾，就以晚輩來說，如果老前輩不說，晚輩做夢也想不到他這樣一位功力超絕的大俠，不是一個健康的人。」

老不死點了一點頭道：「知道此事的人確實很少，……。」

目光陡然一亮，接着道：「你說出此話來，可是心中有了某種打算？」

何之東一笑，道：「薑到底是老的辣，不錯，晚輩有一位忘年之交的奇怪朋友，不但深通醫道，而且見聞之廣在晚輩眼中已是天下無雙，晚輩很想去向他請教。」

老不死閃動着目光道：「你那朋友叫什麼名字？」

何之東道：「奇就奇在這裏，晚輩與他相交有年，他從來沒有告訴晚輩，他是什麼人。」

老不死凝目深思有頃，道：「老夫可不可以去和他談談？」

何之東道：「照說他是不歡迎的，不過，事有輕重，我們不能管他那麼多，見了他再說。」

老不死點頭道：「好，我們就去找他談一談。」

說着，人也站了起來，大有就此啓程上路之意。

柳如茵急口道：「我也去！」

何之東眉頭一皺，老不死向她使了一個眼色，說道：「暫時沒有你的事，你先照你娘的意思，把『妙妙宮』改革了再說吧。」

柳如茵欲言又止的頓了一頓，勉強的點着頭道：「好吧！可是你老人家要給女兒一個信息啊！」

老不死笑道：「這個你放心，老夫心裏有數。」

頭一轉，向着何之東道：「老弟，我們走吧！」

柳如茵道：「女兒也該回去了，我們一同出去吧！」

柳如茵備得有上下的繩索，三人沿索而上，出了蛇窟。

這時，金鷄初唱，正是天將啓明的時候。

柳如茵本來還想送老不死與何之東出島，却被老不死止住道：「凡事暗暗而行，你暫時還不能明目張胆的有違宮規，老夫有離島之法，不用你管了。」

柳如茵淚眼盈盈的叫了一聲：「何大哥！……。」

嬌軀一擰，傷神的走了。

何之東失神了一下，老不死一拍他肩頭道：「快走吧！天一亮就不方便了！」

何之東隨着老不死來到一處不爲人注意的暗處，老不死從地下翻開泥土，取出一隻特製的划子，（這划子，其實就是北方所使用的羊皮划子，何之東第一次見到，所以覺得很特別。）吹脹起來，向海上一丟，首先跳了上去。

何之東見那划子，小得可憐，担心地道：「可以坐兩個人麼？」

老不死一笑，說道：「要是平常人，一個人也渡不了海，你我就不同了，快上來吧！」

老不死眞有一套，他硬把那羊皮划子帶着何之東渡過大海，回到了大陸。

何之東所說的那朋友，就是他曾帶領小鳳去找過的那個種山藥的怪老人。

何之東帶着老不死直奔雲霧山，他們到得那老人住屋時，那怪老人正好不在家中。

何之東照例親自動手自炊自吃。

正當菜飯上了桌，就要開動的時候，外面忽然傳了一陣脚步之聲，何之東暗暗忖道：「他可能已經回來了！」起座向着門外迎去。

他迎出去的勢子並不快，但來人却疾如閃電，只覺眼前人影一幌，幾乎撞了個滿懷。

何之東及時身形一閃，讓開來人急撞之勢，其實來人也並未眞的向他身上撞，就在他幌身急讓之際，已在將撞上他時刹住身形。

卽使他縱不閃身避讓，也絕不會撞上他。

來人「噗哧！」一笑道：「放心！撞不上你！」

何之東定神望去，原來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妙齡女郎，長得眉目如畫，嬌艷動人已極。

何之東劍眉微微一動，見了一個這樣美麗的嬌艷女郎，還能說什麼，暗暗道了一聲：「冒失鬼！」捺着性子問道：「姑娘找誰？」

那妙齡女郎先不答話，身形一錯，越過何之東，目光一掃，便奔向了正在用飯的老不死，問道：「老頭，你是不是叫老騾子？」

語氣是一點禮貌沒有，不過由於她長得美，而且聲音悅耳，聽起來倒沒有刺耳的感覺。

老不死帶着笑回答道：「我不叫老騾子，而叫老不死。」

那妙齡女郎黛眉輕顰之下，笑道：「老騾子也好老不死也罷！你隨我走吧！」

何之東站在那妙齡少女身後，忍不住就要張口接話，老不死暗中傳聲道：「此女來得可疑，由老夫來應付。」

何之東點了一點頭。

老不死道：「請問姑娘貴姓？」

那妙齡女郎道：「我姓唐，名字叫若華。」

人家並沒有問她的名字，她却把名字也告訴出來，顯見她是個頗爲痛快的人。

老不死微微一笑道：「請問唐姑娘，你要老夫隨你到那裏去？」

唐若華道：「就在前面不遠，你去了就知道。」

老不死道：「可是我現在正在用飯呢！你稍等一下吧！」

「不行，姥姥要等得不耐煩啦！」秀眉陡地一挑，目光泛出一層冷意。

老不死猶豫了一下，放下筷子，道：「好！好！好！老夫隨你去看看！」

唐若華一轉身先自走了出去，老不死走過何之東身邊時，說道：「老弟，你就在這裏等一等吧！」

何之東因此不便一同跟去，於是坐下來繼續吃自己的飯。

用完飯，等到天黑，不但老不死一去不回，這間房子眞正主人也還不見回來。

何之東明知老不死比自己強得多，所以對他一點不担心，至於這位朋友，那他更用不着担心，人家怕不比老不死還要強得多。

何之東等了一會，索性倒在床上大睡起來。

睡夢裏，憑着武林人物過敏的警覺性，何之東暗暗一凜，倏地一震而醒，只聽屋外傳來一陣急促的呼吸之聲……

何之東雙耳一豎，聽出那呼吸之聲極不自然，分明不是受了重傷，就是生了重病。

心中猛然大震，從床上跳了起來，顧不得點燃燈光，便向屋外迎去。

可不正是他那不知姓名的老朋友，只見他全身血污，搖搖晃晃而來。

何之東從他屋內射了出來，只聽他「啊！」了一聲，身子一倒，便昏死過去。

何之東俯身抱起他回到屋內，放在床上，掌力一吐，渡過去一股眞元內力，激得他那老朋友喘了一口長氣，回醒過來。

那老人由於身受重傷，黑暗之中，已經失去了夜視之能，根本看不出救他的就是何之東，虛弱的問道：「你是誰？…」

何之東道：「老丈，我是何之東呀！……。」趕忙取出火摺子，一按卡簧，亮起一道火光，點燃了桌上油燈。

那老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是何老弟你……請你翻過那張破櫈子，櫈子右前脚裏面，老夫藏得有一粒丸藥，取給我服用就沒有事了。」

何之東依言翻過那張最不打眼的破櫈子，只是却看不出那隻櫈子脚有何異狀，不免猶豫的指着那櫈子脚道：「是這隻櫈子脚麼？」

那老人點了一點頭，道：「裂開那櫈子脚，就可以取出那藥丸了。」

何之東內力微吐，五指一收，那櫈子脚一分而開，木屑裏展出一顆蠟丸。

何之東拾起蠟丸，剝開蠟殼，裏面是一粒異香撲鼻的紅色丸子，隨手倒了一杯冷水，扶起他上身，餵他服了那粒丸藥。

他服過那粒丸藥之後，調息了將近半個時辰，再次睜開眼睛來時，已是精神奕奕，痛苦全失了。

他傷勢不輕，但却好得出奇的快，自然是那粒神奇的藥丸之功了。

他向何之東點了一點頭，道：「你的事情怎樣了？」

何之東搖頭一笑道：「更複雜了……你又是怎樣一回事？你與世無爭……」

他那朋友一笑道：「自你上次來過之後，老夫這裏就不寧靜了。」

何之東一怔道：「難道是我給你惹來的災難？那眞對不起得很！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他那朋友輕嘆一聲道：「還是先說你的吧！」

何之東毫無保留的，把「妙妙島」之行，一一告訴了他。

他那朋友一皺眉道：「你說的那老不死是怎樣一個人？」

何之東道：「其人不修邊幅，是一位古道熱腸長者。」

「他人呢？」

何之東又把老不死被人叫去的事，說了一遍，接着心情一沉道：「那女孩子來得奇怪，我對他原本不担心，但現在却叫人放不下心了。」

他那朋友忽然笑了起來道：「老騾子，老騾子，以後你就叫我老騾子好了。」

何之東凝目望了他一陣道：「你是不是本來就叫老騾子？」

老騾子（筆者以後就用老騾子稱呼他了）微微一笑，道：「你不要想得太多，而且，也破壞了我們的協定。」

何之東點頭道：「好，我們不談這個，關於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身懷暗疾的事，你願不願伸手管一管？」

老騾子一嘆道：「憑你老弟的面子，老夫不管行麼？」

何之東想不到他會答應得這樣痛快，楞了一楞，道：「你不是騙我吧？」

老騾子面色一正道：「老夫爲甚麼要騙你。」

何之東道：「這完全不像你平日的爲人。」

老騾子一笑道：「我平日爲人怎樣，不愛管閒事是不是，可是你忘了，老夫最愛研究稀奇古怪的疑難雜症，這不正投了老夫脾味。」

何之東心裏可不完全是這樣想，不過他也不願意追問下去，免得又生變故。

笑了一笑，話鋒一轉，道：「現在可不可以談談你受傷的事？」

老騾子搖頭道：「沒必要，倒是你那朋友老不死，咱們該去找找他才對呢。」

何之東道：「現在就去？」

老騾子道：「當然就是現在。」

何之東道：「你……。」

老騾子一笑道：「老夫沒關係，完全好了……。」話聲未落，人已飄身而起，當先走出屋子。

何之東隨在老騾子身後，在附近轉了一週，老騾子忽然間在一片草地上停了下來，仔細觀察了一陣，點頭道：「你那朋友老不死，已經出了事了！」

何之東自己也看出來了，只見草地上有兩條車轍痕跡，車轍痕跡旁邊，有一片被兵刃削落下來的衣襟，衣襟上還留得有一些血漬，此外，斷枝落葉，四週二三十丈之內，無處無之。

顯然，那一仗打得非常猛烈，所以才留下了這樣明顯的現場。

何之東憂心熾熾的道：「老不死身上還帶得有奇藥『墨果』，要是被人弄去了，可就糟了。」

老騾子道：「好在他們留下了車轍痕跡，咱們不難追到他們，我們追吧！」

老騾子細察了一下車行方向，便和何之東順着道路一路追了下去。

他們兩人輕身疾行，快速非常，一口氣追出去四五十里地，來到一座大莊院之前。

看那車轍留痕，可不正駛進了那大莊院。

這時月影西斜，已是接近下半夜四更時分，只見那莊院院門關得死死的，院內一片寂靜。

何之東道：「老騾子，你知不知道這座莊院的底細？」

老騾子道：「這裏離老夫住處不過數十里地，怎會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奪魂冷劍其人？」

何之東臉色微微一動道：「奪魂冷劍的『烏龍莊』！」

老騾子點頭道：「不錯，這裏就是『烏龍莊』，車子進了莊，老不死也一定在內面了。咱們是通名拜莊呢？還是暗中行事？」

何之東雙眉一皺道：「奪魂冷劍不是好說話的人，如果沒有相當證據，最好別先招惹他。」

老騾子點頭道：「言之有理，咱們先找到老不死，再和他理論吧！」

說着，長身而起，縱起約二丈高下，身子向牆上一貼，旋展壁虎游牆功，順着牆壁游了上去，到得牆頭，身子一躬一彈，就翻進了牆內。

輕靈巧快，端的好身手。

何之東暗讚了一聲，如法施爲，翻進了莊院。

老騾子道了聲：「隨我來！」身形一伏，便帶着何之東輕車熟路的搜索起來。

前院冷冷清清的，沒有任何令人動疑的地方，老騾子眉頭一蹙道：「老夫就不相信，老不死不在這裏，咱們到內院去看看。」

「烏龍莊」前後院有着非常明顯的界限，中間有一道隔牆，隔牆之前，就是前院，隔牆之後就是後院。

兩人進入後院，便覺前後院氣氛大不相同，前院是冷冷清清，但後院却熱鬧非凡，只見人來人往，一道一道的山珍海味向着內廳進去。

老騾子與何之東一路潛入後廳，藏在暗中，向廳上望去。

目光所及，兩人同是一楞，都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敢情廳中高據首座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替他担心不過的老不死。

廳中一共是三桌，而且都是女人，老不死所坐的那一席，一共只有四個人，坐在老不死對面主人位上的，是一位徐娘半老的美婦人，左右相陪的，也是二位婦道人家，一位年約六十左右，一臉紅顏，滿頭白髮，顯得非常和藹可親的樣子，另外

一位則只有三十左右，臉型長得很美，只是皮底肉下似是結了一層寒冰，予人一種肅殺冷漠之感。

那現身來找老不死的那少女唐若華，便站在那冷若冰霜的女人身後，一面侍候那女人，一面替老不死把壺添酒。

老不死似乎有了六七分酒意，臉上紅冬冬的，眼睛也有些發斜了，不過人還清醒，嘻嘻呵呵，顯得非常高興。

何之東爲他不知有多担心，沒想到他倒在這裏樂開了，眉梢一挑，不由得輕輕的「哼！」了一聲。

老騾子微微一笑，傳音道：「別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話聲未了，那邊酒宴席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只見那冷面孔的女人冷笑一聲，道：「老不死，現在，你酒已喝過了，吃也吃飽了，該開開你的尊口，說幾句人話了吧！」

老騾子一笑，傳音道：「你看，你剛才不是白生氣了。」

何之東訕訕的一笑，精神陡然振奮了起來。

老不死張大着眼睛一楞，道：「說甚麼？」

那女人柳眉帶煞地一揚道：「說甚麼！說剛才我們所問你的話。」

老不死說道：「你們剛才問了我甚麼話……。」

這一下可激得那女人臉色都變了，右手一揮，把老不死正要送到咀邊的酒杯，掃得飛了出去，喝道：「老不死，你少在你家姑奶奶面前裝糊塗，不然，姑奶奶可不管你是甚麼變的……。」

「小妹，和他生這麼大的氣，划得着麼？」那紅顏白髮老太婆笑着接上了話。

那冷面美婦人氣憤難平的道：「老大姊，你看，他要吃要喝的都依了他，如今却要起賴皮來，你說可氣不可氣。」

那紅顏白髮的老太婆笑咪咪的道：「甕中之鼈，網中之魚，有甚麼賴皮好要，老不死，你說是麼？」

老不死似乎專和那冷面美婦人過不去，立時完全換了一張面孔，笑道：「可不是，還是你笑面羅刹通情達理。」

「笑面羅刹」，那老太婆原來是「笑面羅刹」！何之東心弦猛的一震，暗自抽了一口冷氣，轉頭向老騾子投過去一道驚震的目色。

老騾子笑了一笑，傳音道：「你知不知道那冷面美婦人是誰？」

何之東搖了一搖頭，老騾子接着道：「冷面西施！」

「笑面羅刹」與「冷面西施」，可說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女煞星，居然都給自己遇上了。

何之東接着問道：「那女主人又是甚麼人物？」

老騾子道：「那是『奪魂冷劍』的老婆『蛇蝎娘子』。」

何之東伸了一下舌頭，傳音道：「怪不得老不死吃鼈了。」

說話間，老不死和笑面羅刹已經一問一答談上了。

笑面羅刹笑道：「老不死，咱們誰也不要演戲了，大家打開天窗，把話說個明白好不好？」

老不死點頭道：「老夫完全贊成。」

笑面羅刹道：「你既然贊成，那就請把剛才答應告訴我們的話，說出來，好不好？」

老不死一搖頭，說道：「不成，這不公平。」

笑面羅刹一點也不生氣的道：「你是信不過我們？」

老不死老老實實的道：「不錯，你們如果賴起皮來，老夫能把你們怎樣。」

笑面羅刹笑道：「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先說？」

老不死道：「完全給你說對了。」

笑面羅刹點了一下頭，但被冷面西施叫住道：「老大姊，這個老奸巨滑的話，再不能相信了。」

笑面羅刹道：「大妹子，沒關係，咱們是誠心交朋友，他要再不够朋友，那時老姊姊會叫他後悔一輩子。」

冷面西施道：「可是我們的……。」

笑面羅刹一笑截口道：「那更沒有關係，他要不和我們合作，他也不會再有機會說出去了。」

頭一回，斜覷着老不死道：「老不死，你要問些甚麼話，你問吧！」

老不死神情一肅，凝思了片刻，問道：「這次大痲瘋的流行，是不是你們搗的鬼？」

笑面羅刹乾脆地一點頭道：「你完全猜對了。」

老不死道：「這件事情，對你們有甚麼好處？我眞不明白，你們爲甚麼要這樣做？」

笑面羅刹道：「爲江湖除害，爲武林復仇。」

老不死雙眉一皺道：「此話怎講？」

笑面羅刹道：「我問你，『天慾妃子』的寡廉鮮恥，算不算是武林一害？」

老不死道：「你這種看法，不無理由，可是你們採用的這種手段，太惡毒了，而且爲害之大，流毒之廣，遠非天慾門的放浪行爲所能比擬……。」

笑面羅刹截口一笑，道：「看來你是喝過天慾門的洗脚水了，其實凡愛和天慾門那些臭女人來往的人，就都該死！」

老不死暗暗一嘆，忖道：「看來她們這些人不是瘋子就是神經病了。」

心中忽然興起一個念頭，說道：「你們這樣恨天慾門，莫非你們都吃過天慾門的虧？」

笑面羅刹道：「老身的一個兒子，被天慾妃子迷得神魂顚倒，因爲練功時走火入魔，毀了一生。」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擧手向廳中另外二桌上的人一指道：「他們有的丈夫被天慾門中人奪去了，有的兒子被天慾門中人誘走了，還有的女兒被天慾門中人帶壞了，所以我們都恨『天慾門』，下定決心，非消滅天慾門不可。」

老不死嘆息一聲，道：「老夫很是同情你們的遭遇，可是你們……。」

冷面西施冷笑一聲，道：「我們怎樣？你少囉嗦。」

老不死笑了一笑，話鋒一轉道：「你們的動機，眞的就只爲了向天慾門報復消

恨？」

笑面羅剎道：「當然是眞的。」

老不死道：「不見得吧！」

笑面羅剎笑臉一凍，道：「老不死，你故意把話題扯遠，用意何在？」

老不死「啊！」了一聲，道：「老夫把話題扯遠了麽？那麽老夫就此打住，沒話問了好不好？」

笑面羅剎道：「識時務者，謂之俊傑，算你够聰明。」

老不死笑道：「老夫要不聰明，只怕早死過一千次以上了。」

笑面羅剎道：「老身問你，你既然不是老騾子，你爲什麽當時不說明，害得我們落了空。」

老不死道：「事情是這樣的，因爲我們也在找他，當然，不願他被別人找走，正好唐姑娘分不清眞僞，老夫一時高興，想開你們一個玩笑，於是就跟着唐姑娘來了，要早知道是你們各位，老夫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自作聰明了。」

笑面羅剎道：「你們找他什麽事？」

老不死道：「想找他合夥做一筆大生意。」

冷面西施緊追着問道：「要做什麽生意？」

老不死翻眼望着冷面西施道：「這……你們也要知道麽？」

笑面羅剎道：「咱們問什麽，你說什麽就是，現在不是你問話的時候了。」

老不死「啊！」了一聲，做出一副唯命是從的嘴臉道：「是！是！你們問什麽老夫說什麽就是……。」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忽然向她們抱拳爲禮道：「說來這筆生意，還得謝謝各位才是。」

這次笑面羅剎與冷面西施只心照不宣的相覷一笑，沒有馬上接話。

老不死因不見她們接話，顯得頗爲失望的乾笑了一聲，道：「因爲各位送給『天慾門』的大麻瘋種子，現在已經開花結果，所以想和老騾子合計合計，在這上面撈他一票。」

笑面羅剎笑道：「看你不出，你倒眞會動腦筋，而且也實在是一大筆生意，只是老騾子那人古怪得很，你有什麽辦法使他和你合作？」

老騾不死笑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老夫自有道理。」

冷面西施道：「什麽道理？說出來聽聽。」

老不死意有未願，吞吞吐吐的道：「道……這……。」

笑面羅剎一笑道：「不要裝模作樣了，你還是痛快一點吧！」

老不死似乎特別怕笑面羅剎的笑，聞言之下，馬上乖乖的連聲應道：「是！是！是！老夫說！老夫說。」

冷面西施「嗤」聲一笑，道：「惡狗只服粗棍。」

老不死望了冷面西施一眼，不敢再有任何表示，頭一揚道：「老夫最近跑了一趟白山黑水間的東北，幸運的得到了一顆千載難逢的『墨果』……。」

笑面羅剎截口問道：「墨果是什麽東西？」

老不死眼睛一鼓，望着笑面羅剎道：「你連『墨果』都不知道？……」

笑面羅剎道：「老身要是知道，問你做什麽？」

老不死「啊！」了一聲，笑道：「是！是！老夫真笨，問得眞是多餘……嘻嘻！說起那『墨果』麽！可說是當今之世唯一能治好大麻瘋的聖藥……。」

一語未了，冷面西施接着又問道：「你得到了多少『墨果』？」

老不死一伸手，翹起食指，大聲道：「一顆！完完整整的一顆。」

笑面羅剎一笑道：「一顆能治好多少病人？」

老不死道：「一顆一個，不過……」

笑面羅剎失望地道：「粥少僧多，一顆『墨果』，管個屁用。」

最後那個「屁」字，實在不大雅，不過她倚老賣老，臉色紅都沒紅一下。

老不死急口道：「不！不！老夫還有說明……如果單用『墨果』一味藥，自是只能醫治一個，要是再配上幾種奇藥，那所能醫的人，就不是一個了。」

笑面羅剎笑道：「這還差不多……啊！話又扯遠了，你準備怎樣和老騾子談條件？」

老不死道：「老騾子一肚子仁義道德，滿腔悲天憫人之心，怎樣可以和他談條件，當然是無條件將『墨果』送給他，請他製成丸藥，德及萬人。」

冷面西施雙眉一皺道：「你不是想撈一票麽？這……。」

老不死一笑道：「這就是老夫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的運用，老騾子要名，咱們給他名，他要德及天下，咱們讓他德及天下，可是他會製藥，卻不會辦事，換一句話說，辦事的還是老夫，那時老夫暗地裏要多少銀子，求藥的人敢說個『不』字！老夫不但有辦法，要人家的銀子，而且要了他的銀子，還有辦法叫他在老騾子面前不敢洩漏半個字。」

冷面西施一笑道：「什麽辦法？」

老不死說得高興，也就不再找冷面西施的麻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道：「這不簡單得很，我只需告訴前來求藥的人，老騾子是一個死要面子的人，口裏儘管仁義道德，背後銀子卻是一分也不能少，誰要當面向他談到銀子的事，那可等於揭他的短，他當面不說你，給你的藥準是假藥，絕對醫不好病……老夫問你，你敢不敢再在他面前提銀子的事？」

笑面羅剎笑得前仰後合地道：「高明！高明！老身佩服之至……。」

微微頓了一頓道：「咱們在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談一談？」

老不死道：「老騾子出本事，老夫出藥，你們……。」

笑面羅剎截口道：「老身給你一條命，行不行？」

老不死明白過來了，自己的生命正自掌握在笑面羅剎他們手裏，馬上換一副笑臉道：「可以！可以！但憑吩咐就是。」

笑面羅剎笑着點頭道：「老不死，你旣這樣識趣，老身也不擋你的財路，銀子還是歸你得，老身不取分文你願不願？」

老不死欣然道：「好極了……。」忽

然，話聲一斂，望着笑面羅剎迷惑地接道：「那你另外有什麽需求？」

笑面羅剎道：「老身只有一個條件，希望你在求藥的人身上，除了要你自己要的銀子之外，替老身加一條，就是他們病好之後，得替老身無條件的賣一次命。」

老不死一笑道：「這個簡單，旣無損於老夫原來的利益，老夫遵命就是。」

笑面羅剎道：「口說無憑，你可要立下筆據來。」

老不死道：「可以，老夫也照辦。」

笑面羅剎道：「筆據之上，你要說明你利用老騾子歛錢的辦法……。」

老不死一震道：「這個……不大方便吧！」

笑面羅剎道：「只要你履行約定，老身自不會公開你的秘密，你放心就是。」

老不死道：「你說話可得算話啊！」

笑面羅剎一招手道：「把文房四寶取來。」

老不死在笑面羅剎耳提面命之下，寫好了筆據，交給笑面羅剎。

笑面羅剎滿意的收妥筆據，老不死忽然笑着道：「現在我們已經是合夥人了，你們到底有什麽大計劃，能不能多告訴老夫一點。老夫既然下了水，說不定也能幫你們一個小忙。」

笑面羅剎沒答老不死的話，卻轉問冷面西施道：「小妹，你看怎麽樣？」

冷面西施沉思了一陣道：「我想他既然寫得筆據，也不怕他反上天去，告訴他也沒有什麽關係。」

笑面羅剎說道：「老大姊也是這種看法。」

笑了一笑，回頭轉向老不死道：「告是可以告訴你，但防人之心不可無，你還得有點什麽保證才行。」

老不死說道：「再寫一張筆據好不好，把你們要辦的事，也一齊記在我頭上好了。」

笑面羅剎笑道：「那你就寫吧！」

老不死又按照笑面羅剎的意思，寫了一張筆據交給笑面羅剎。

笑面羅剎滿意的乾咳了一聲，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最後的目標，是要殺死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替武林之中除去這個假仁假義的僞君子。」

老不死漫不經意的隨口問道：「殺死武林第一劍之後呢？」

笑面羅剎道：「以後，以後自然是我們的天下了。」

老不死哈哈一笑，道：「我明白了，你們利用『天慾門』下散佈大麻瘋，就是想控制一批效命死士，用來對付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如果沒有老夫的『墨果』，你們又有什麽辦法能控制他們呢？」

笑面羅剎笑道：「我們當然也有我們的辦法，找到了老騾子，怕他不替我們想辦法麽！不過現在有了你的『墨果』，我們倒是沒有必要出面去找他了。」

老不死一笑道：「倒霉到頂，自找麻煩了。」

笑面羅剎笑道：「話不是這樣說，如果老騾子不聽指揮的時候，我們可以幫你收服他。」

老不死點頭道：「這倒是良心話……你們又怎樣知道老騾子就是隱名遁世的神醫朱天仕呢？」

老不死此話一出，當面的笑面羅剎到沒有特殊反應，可是藏在暗中的老騾子和何之東卻都是一愣，臉上變了顏色。

他們兩個人雖然臉上都變了顏色，不過在心理上的感受卻完全不相同。

何之東只是驚訝老不死怎會對老騾子知道得比自己都多，但心裏沒有驚悸的感覺。

老騾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自認自己的身份，已是秘密的不能再秘密，卻沒想到對別人來說根本就不是秘密，他頓時之間，似乎覺得自己原來是個大傻瓜，這時心裏的難過，那就不用說了。

他望着何之東搖頭一嘆，二話不說，雙肩一幌，就待飛身而去。

何之東情急之下，伸手一把抓住老騾子，道：「老前輩，你不能就此一走！」

老騾子還要掙脫何之東的時候，只聽老不死接着又問道：「你們可知道老夫的眞正身份？」

這句話相當有誘惑力，老騾子竟然忘記了再掙扎，靜靜的繼續聽了下去。

笑面羅剎一怔道：「你老不死在江湖上也相當有名，難道另外還有個身份？」

老不死笑着道：「如果我說我就是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你們相不相信？」

冷面西施冷笑一聲，接話道：「你會是聞人可，聞人可燒成了灰，你姑奶奶也認得出來。」

老不死一笑道：「你眞的認得麽？」

說着話聲忽然變了。

接着，只見他身子一躬，人也長高了五寸以上，再見他一抹臉，向臉上取下一張人皮面具，人皮面具後面現出來的那張臉，可不正是聞名天下的武林第一劍聞人可！

整個的時間，似乎陡然之間凝凍住了，笑面羅剎與冷面西施等人都楞在那裏，也不知她們是驚是怒還是失去了魂魄？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接着哈哈一笑道：「躲在一旁的朱老兄與何老弟也請現身出來吧！」

何之東一帶朱天仕，朱天仕也像笑面羅剎她們一樣，有點迷迷糊糊，被何之東帶了出去。

老不死變成了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給予人們心理上的震驚，實在太重大了，因之，何之東與朱天仕的走進大廳，並未打破當前窒息的氣氛。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向何之東與朱天仕微一點頭招呼，接着便揚聲發出一道清越的長嘯。

嘯聲激蕩着窒息的氣氛，廳中所有的人驀地清醒過來，接着廳中便一陣大亂。

有的驚慌失措，有的奪門而走，亂成一片。

眞是「人名樹影」，誰心裏不畏忌着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三分。

笑面羅剎到底與衆不同，驟然的驚震過之後，立時冷靜了下來，大喝一聲，道：「大家不要慌亂，聞人可至多不過三個人，怕他們做什麽，咱們人多勢衆，吃也要吃掉他們。」

激動不安的羣情，被笑面羅剎的沉着

鎮壓了下來。

笑面羅剎舉目示意，她與冷面西施和奪魂冷劍的夫人蛇蝎娘子身形同時發動，霍的推座而起，幌身急退，退出了一丈開外，與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取得相當安全距離。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顯然無意立下殺手，只笑了一笑，便轉身向朱天仕一抱拳道：「朱兄，別來無恙！」

朱天仕面色一寒，冷冷的道：「你到底在搗些什麼鬼？」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微微一笑道：「稍候你就知道了。」

何之東雖然在江湖上闖出了玉面天曹的聲名，對這位名重一時的武林大豪，却是緣慳一面，從未見過，這時從頭打量了他一眼，只見他面容清癯，氣質超俗，使人一見之下自生渺小之感。

他訕訕的一抱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哈哈一笑，打斷了他話鋒道：「老弟，咱們是相交於道義之中，還請脫俗存眞爲好。」

他是這樣的平易近人，何之東陡然之間恢復了自己的自信與尊嚴，朗聲一笑，道：「之東謝教！」心情一鬆，神態立時恢復了原有的坦蕩自然。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面容陡然一肅，轉向笑面羅剎道：「夫人可願接受在下一個忠告？」

笑面羅剎冷笑了一聲，道：「你別以爲來了幫手，就可以神氣起來，老實告訴你，你來到這裏，便別想再活着離開。」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含笑說道：「眞的麼？」

笑面羅剎道：「不信你就試一試。」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道：「到時候在下當然要試，不過在未試之先，在下仍希望夫人能懸岩勒馬，就此打消妄念，在下也既往不咎，原諒你這次所引起的禍害，放你們一條生路。」

笑面羅剎哈哈一笑道：「你倒說得輕鬆，你可知道我們這次費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腦筋，才有今天的收穫，現在只要把你收拾下來，便成功在望，換成是你，你能就此罷手麼？」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微微一笑道：「這樣看來你是要蠻幹到底了。」

笑面羅剎道：「什麼蠻幹，咱們是謀定而動。」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嘆道：「在下苦口婆心，仁至義盡，夫人既然不納忠言，那就莫怪在下要以霹靂手段相加了。」

笑面羅剎橫目一掃，冷笑一聲，道：「就只你們三個人麼？……。」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朗笑一聲，道：「用不着他們兩位幫手，在下自信還擋得住夫人的陰陽十八斬！」

冷面西施接口道：「還有你姑奶奶的『金花剪垂楊』！」

蛇蝎娘子脆笑一聲道：「自然也少不了小妹的『袖裏乾坤』！」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微微一笑道：「三位要一同出手？」

冷面西施道：「你可是怕了？」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哈哈笑道：「你們就聽中之人一齊上，在下又何怕之有？」

蛇蝎娘子心中一動，道：「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道：「在下向來說一不二。」

笑面羅剎道：「你這樣爭强好勝，豈不等於自尋死路。」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道：「各位要是勝得過在下，那是在下學藝不精，死而無怨，要是各位勝不過在下呢？各位是否能就此洗心革面，消除妄念？」

笑面羅剎道：「你這話倒叫老身興起了一個念頭，我們何不賭一個東道。」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笑，道：「賭什麼東道？」

笑面羅剎道：「賭一個各行其是的東道。」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說道：「妳此話怎講？」

笑面羅剎道：「我們大家出手，對付一個人，要是仍然敗在你手下，我們也不用再談別的了，就此散夥如何？」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點頭道：「理當如此。」

笑面羅剎道：「要是我們勝了你，我們也不願意你一死了之，希望你答應助我們一臂之力，歸到我們一起來，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沉思了一下，一揚頭道：「好！這個東道在下賭上了……」

「且慢！」朱天仕忽然邁出一步，攔住了雙方。

笑面羅剎怒目一橫道：「朱天仕，這裏沒有你說話的份。」

朱天仕微微一笑道：「誰說沒有我的事，要是我不替你們合藥，你們的勒索計劃能成功麼？」

笑面羅剎「哼！」的一聲，道：「怕你不合藥！」

朱天仕翻眼一瞪道：「咱們是不是也要來賭個東道？」

笑面羅剎道：「可以，不過，不是現在。」

朱天仕道：「我看你們最好現在，你如果贏得老夫，老夫自有辦法叫聞人可替我們効命。」

笑面羅剎心中一喜，說道：「此話當眞？」

朱天仕道：「你知不知道，他的女兒就是病患者之一，他要救他女兒，敢不聽命於我。」

笑面羅剎呵呵大笑道：「敢情好，原來他的女兒也染上了大麻瘋，老身的大事定矣……好吧！先談談我們的也好……」

驀地，從大廳外面飄進一聲陰森森的笑聲道：「兩虎相鬥，必有一傷，我看你們誰也不要賭了，還是看老夫的吧！」

大家聞聲一震，一齊轉頭向着廳外望去，但却不見有人現身出來。

笑面羅剎暴喝一聲道：「什麼人？」

外面沒有人答話，但整個的大廳，忽然發生一陣震動，接着一聲轟然巨響，所有的門窗，都在那聲巨響之中陡然閉死。

那門窗關閉的速度，其快無比，廳中之人別說想逃，連逃的念頭都來不及興起，便已失去了脫逃的機會。

笑面羅剎怔了一怔，轉向蛇蝎娘子喝道：「大妹子，這是怎樣一回事？」

蛇蝎娘子雙手一攤，道：「老大姊，你問我，我怎樣知道，我不是也被關在大廳之內麼？」

笑面羅剎臉色一變道：「那是你死鬼丈夫搗的鬼了。」

蛇蝎娘子搖頭道：「不可能罷！他是你老大姊親自動手點住了三陽絕穴，一身功力全毀，縱然有人救他出來，他也完全成了一個廢人。」

笑面羅剎被她說得迷惑起來，自言自語的道：「這會是誰呢？」

外面那人接話道：「不用胡猜亂想，你想破了頭皮也想不出來，不過老夫可以告訴你，你們除了乖乖的聽老夫的話外，已經別無選擇，這廳內的一切埋伏設計，你是知道的，我想不用老夫再向你多所說明了吧！」

笑面羅剎當然比誰都清楚這大廳之內的一切惡毒設計，因爲這原是她準備好了計算別人的，却沒想到「作法自斃」，第一個倒霉的就是自己。

笑面羅剎臉色一變道：「你……你……要幹什麼？」

廳外那人一笑道：「別慌也別怕，老夫無心傷害你們，只要你們答應聽老夫的話，說不定我們還會成爲同生共死的好朋友哩！」

笑面羅剎嘆了一口氣道：「你有什麼話，你說罷！」

廳外人道：「第一，先讓朱天仕獨自一人走到門邊來。」

笑面羅剎腦念飛轉，伸手便向朱天仕肩頭抓到，同時厲叫一聲，道：「好呀！原來是你在外面埋伏了人手！」

笑面羅剎功力超凡絕俗，一抓之威非同凡响，又在突然發難之下，朱天仕只覺肩一頭緊，已經被笑面羅剎抓個正着。

朱天仕不錯，也是江湖高手之一，但和笑面羅剎這種絕世煞星比來，還是差了一段距離，因此毫無避讓之能。

何之東驚叫一聲喝道：「放開他！」

但見白光一閃，揮手一劍，向着笑面羅剎抓人手臂削去。

忽然，他的劍勢只揮出一半，就凝凍在半空之中了。

他運劍手腕之下，多出了三個指頭，指頭是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的。

何之東雙眉一揚，叫了一聲，道：「老前輩！……」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笑道：「朱天仕是目前人人欲得的奇貨，誰也不會眞的傷害他，你何不靜下來冷眼一看。」

何之東欲待不依，但眼前形勢已變，就在他劍勢被阻之下，笑面羅剎已是吐勁一帶，把朱天仕帶到自己身後，又出手點了他三處穴道。

朱天仕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何之東只好瞪了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眼，悻悻的收回兵刄。

廳外的人，話聲又起道：「笑面羅剎你可完全打錯了主意，你既然不願放朱天仕出來，老夫也不勉强，那麼你就把朱天仕留在你自己身邊吧！」

笑面羅剎一楞道：「你與朱天仕不是一夥的。」

廳外那人一笑道：「照說老夫原該和你是一夥的才對，你忘了你那大麻瘋的病毒是那裏來的麼？」

笑面羅剎驚叫一聲，道：「是你！」

廳外那人一笑道：「老夫眞該謝謝你，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得非常令人滿意！」

話聲像刀切一般，突然一頓，最後說那個「意」字，連尾音都沒有就頓住了。

接着話聲一變，變得凌厲至極的喝道：「朱天仕的人，老夫不要了，你把他隨身携帶的藥囊給老夫送到門口來。」

笑面羅剎原打算留下朱天仕和廳外的人談條件，現在人家不要朱天仕了，她却無計可施了，只好暗嘆一聲，向冷面西施一點頭，示意她照廳外人意思去做。

冷面西施解下朱天仕隨身藥囊，送到門口，廳門開了一條門縫，讓冷面西施把藥囊從門縫中遞了出去。

冷面西施遞出藥囊之後，外面却叫住她，送了她一小瓶藥丸子，吩咐她道：「你把這藥丸分給每人一粒，立時服下。」

這時，大家才恍然而悟，原來外面那人是怕朱天仕化解他的藥丸，所以先把朱天仕的藥囊拿了出去。

冷面西施把藥丸帶回笑面羅剎身前，道：「老大姊，你看怎樣辦？服不服這藥丸？」

笑面羅剎目光一轉，怒視着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恨聲道：「都是你，給了人家一個可乘之機，現在可都落到人家掌握之中了，你怎麼辦？」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笑道：「怎麼辦！老夫服藥！」

笑面羅剎打開瓶塞，倒出一粒藥丸，彈指向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射去，聞人可竟眞的一張口，把那藥丸吞入腹內。

笑面羅剎氣得一頓脚，又彈了一粒藥丸給何之東，何之東也照樣把藥丸吞服。

笑面羅剎把藥丸分給大家一一服下之後，留下自己和冷面西施蛇蝎娘子三人沒有服用，抱着萬一的希望，向廳外人道：「大家都已經服下了藥丸，你可以開開廳門，大家好好一談吧！」

詎料廳外那人明察秋毫，冷笑一聲，道：「你們三人爲什麼不把藥丸服下？」

笑面羅剎訕訕的道：「你有什麼條件，老身答應你就是，何必一定要我們服用那藥丸。」

廳外人冷笑着道：「沒有例外。」

笑面羅剎因爲非常清楚廳中各種設置的厲害，一經發動之下，萬無生理，所以不敢輕於反抗，只好長嘆一聲，將藥置入口中。

她本想將藥丸投入口中後，壓在舌根下，伺機吐出，詎料藥丸入口即化，而且發出一種惡臭直衝咽喉，使她不得不吞入腹內，如果不吞入腹內，那就只有當場嘔吐了。

皺着眉頭，笑面羅剎道：「現在可以開開廳門了吧！」

廳外人道：「你們服了老夫的藥丸，要不體會體會那藥丸的厲害，只怕你們將來心口不一，你們還是先體會體會那藥丸的厲害再說吧！」

笑面羅剎空自氣得雙眼發直，可是拿

廳外的人毫無辦法，就是想和他拚命都做不到。

因爲整個的大廳不但內藏精鋼，而且猛撞之下，就可能引發各種惡毒設備，那是她這類人所不敢輕於冒死嘗試的。

笑面羅刹暗暗凝聚起眞元內力，準備與那藥力相抗之際，只聽一聲大叫，其中一人已倒在地上滾動起來。

一人倒下之後，接着，只聽見哀號之聲，連連而起，所有的人，都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痛得滿地亂滾。

最後，只剩下她和武林第一劍閒人可因功力深厚，而沒有馬上被心肌絞痛所擊倒。

可是他們痛苦的神色，已顯露無遺，無法强裝無事了。

笑面羅刹擧目望了武林第一劍閒人可一眼，頗有一較忍耐力的意味。

武林第一劍閒人可大叫一聲，翻身先倒了下去，笑面羅刹苦笑了一聲，接着也忍耐不住，倒在地上亂滾起來。

這是一場慘無人道的折磨，只折磨得他們精力耗盡，氣如游絲，才聞到一絲辛辣之味穿鼻而入。

說也奇怪，那辛辣之味一經吸入腹內後，大家的痛苦立滅。

就在大家吁了一口長氣之際，只見廳門大開，跨步走進來三個人，當中一人，赫然竟是蛇蝎娘子的丈夫奪魂冷劍單善。

另外兩人，却是江湖上惡名藉藉的陰陽書生和無心居士。

奪魂冷劍單善呵呵一笑，向陰陽書生和無心居士一抱拳道：「兩位連環妙計，端的神出鬼沒，令人防不勝防，小弟先行道謝了！」

陰陽書生與無心居士心中高興，哈哈大笑道：「那裏！那裏！還不都是你…」

話聲未了，只見白光一閃，二柄寸多長的短劍，自奪魂冷劍袖中飛射而出，白光斂處，那二柄短劍已從他們喉頭對穿而過，身子一搖帶着未完的話聲倒地死去。

奪魂冷劍單善哈哈一笑，道：「兩位可別怨小弟心黑手辣，有你們在，小弟又那能睡得着覺……」

話聲中，忽然雙目一瞪，「啊！」了一聲，一道青鋒從他背後直透前胸而去。

他回過頭去，一見原來是他的妻子蛇蝎娘子，他口齒一動，說了個「你」字，睜大着含恨的眼睛倒向地上。

蛇蝎娘子冷笑一聲，道：「老娘留了你，也一樣睡不着覺。」緩緩站了起來。

笑面羅刹歡呼一聲，道：「妹子，原來你早就防着他一着了……」

蛇蝎娘子面色一寒道：「誰是你的妹子！」

笑面羅刹一愣之下，蛇蝎娘子接着峻聲道：「從現在起，你們都得尊稱本人爲『天后』，聽命於本人。」

笑面羅刹似乎一時之間，無法接受這種出奇的變化，口齒欲動，方待有所表示的時候，蛇蝎娘子指手喝道：「你要不要再嚐嚐剛才那種心肌絞痛的味道？」

笑面羅刹打了一個冷噤，不敢出聲了，躬身叫了一聲「天后」。

蛇蝎娘子將目光轉向冷面西施，冷面西施不敢放肆，行禮叫了一聲「天后」。

笑面羅刹與冷面西施都俯首認命，其他的人，那還敢反抗，都一一行禮拜見。

蛇蝎娘子臉上恢復了笑容，向武林第一劍閒人可一笑道：「閒大俠，你和他們不同，有了『天后』不能沒有『天帝』，你願不願意，做本后的『天帝』？」

閒人可道：「我能不願意麼？」

蛇蝎娘子笑道：「對你，小妹是傾心已久，所以絕不勉强你。」

看了她的表示，再聽她的話，只怕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她了。

武林第一劍閒人可臉上沒有喜怒的表情，只笑了一笑道：「只是有一點，我事先要弄明白，我當了你的『天帝』之後，我可不願意再任別人支來使去。」

蛇蝎娘子芳心大喜道：「你放心，除了小妹之外，當今之世就唯你獨尊了。」

武林第一劍閒人可道：「你可是說，你再不是別人支持出來的傀儡了。」

蛇蝎娘子一笑道：「誰會有資格支使本后……除了將來的你！」

武林第一劍閒人可神色一肅，凜然道：「你是說，這整個的事件，都是你一手所造成？」

蛇蝎娘子似高興得忘了形，根本沒聽出閒人可話中之話，笑吟吟的道：「當然是小妹，你看小妹佈署得不錯吧！」

閒人可冷笑了一聲說：「好！好得很！我總算等到你這元兇禍首自現原形！」

蛇蝎娘子這一來可看出情形不對了，臉色一變道：「你要怎樣？別忘了你腹內的毒藥：」

武林第一劍閒人可笑道：「你造的孽太大了，容你不得，不殺你何以謝天下，之東，現在看你『玉面天曹』的了。」

何之東長身而起，手中精鋼長劍脫鞘而出，凜然道：「在下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你出手吧！」

蛇蝎娘子擧手一揮，向何之東打出一股藥物，藥物罩在何之東身上，何之東一點反應也沒有。蛇蝎娘子驚慌失色的「咦！」了一聲，道：「奇怪……」

何之東一笑道：「一點也不奇怪，因爲我早就服過朱老前輩的化毒丹，你那毒藥在我們身上根本就發生不了作用。」

蛇蝎娘子毒眼一掠大家，喝道：「大家給我上！」

笑面羅刹身形方待一動，只見朱天仕忽然一個翻身跳了起來道：「大家不要怕她的毒藥，有老夫在這裏！」

笑面羅刹欲動的身形一斂，不再答理蛇蝎娘子了。

蛇蝎娘子一看美夢成空，身形一起，便向廳外逃去。

何之東哈哈一笑，道：「如今你還逃得了麼！」

劍光一起，蛇蝎娘子慘號一聲，身子衝到門口，却沒能衝出廳外，就倒斃在門邊。這時，武林第一劍閒人可站了起來，雙拳一抱道：「兄弟先走一步了，舍下有候兩位俠駕光臨！」擧步出了廳堂，飄然而去。何之東耳中更聽到一絲傳音入密細聲道：「張家姊妹與柳姑娘也在舍下等着你了。」

何之東眉頭一皺，方待分說時，武林第一劍閒人可早已不見了人影。（續完）

武俠奇情短篇

莊周夢・文
盧　令・圖

斷腸指

中計殺同門　犯險誅仇寇

秦鷗在夕陽下，挾着一包饅頭，半隻風鷄和一壺劣酒，拖着長長的陰影，回到鎭外山邊的小茅屋中。

他是一個本不該窮而實際却十分窮困的人；他也是一個有資格富有但却永遠不可能富有的人。

今天帶回這「豐盛」的晚餐，是一些獵物換來的。

這種生活使他相當滿足，但想想另一個人，是否能安於這種起碼的生活呢？也只有想到這些，才會使他品嚐到煩惱的滋味。

只是這種煩惱也未必會全落到他的頭上，就像人們都說愛是一杯苦酒。但希望品嚐「苦酒」的人，却是大有人在一樣。

當饅頭吃下了一半，風鷄剩下幾根骨頭，而劣酒還未喝完時，山坡下傳來一陣驟急的蹄聲，不久在茅屋前停下。

本來秦鷗以爲是金莉莉，但一聽那脚步聲，就打消了出迎之意。

在目前，須他出迎的客人，總共只有四人，一是他的師父，二是師叔，其次是師兄，第四才是金莉莉。在這世界上，除了這四個人，再也沒有和他更親近的人了。

來人在門外咳了一聲，也許是暗示自己的身份，希望秦鷗能迎出來。可是秦鷗仍在灌那少許劣酒。如果不是那四個人，來人是誰都沒有分別。

夕陽已下山，尙有滿天彩霞，來人站在門口，背着夕陽，面向着屋內，面孔就顯得很糢糊。

只不過在秦鷗的目力之下，瞬間就看淸了來人，一襲海藍團花軟緞錦袍，藏青貢緞坎肩，長辮由後搭在右肩上，左手撩着錦袍下擺，右手扶着門框。臉上有一抹矜持的微笑。

秦鷗震動了一下，不是由於對方的財勢，也不是爲了對方的武功，只是因爲，不論此人來此是善意抑是惡意？都不大可能。

既然來了，必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

「原來是金大俠，想不到，想不到……」

秦鷗灌下最後一滴劣酒，把客人讓進屋中。

這茅屋很怪，墻壁是以竹子編成的，而竹子仍在生長，屋中傢俱如桌子和櫈子，却又是以天然大石及原有的樹根做成的。

看看屋子及屋中的一切，再看看秦鷗，印象是一切順乎自然。不隨流俗，而流俗也休想改變他。

秦鷗道：「很抱歉！只有松子茶，沒有什麼招待的。」

「用不着客氣，」金奎說：「過去我不瞭解你，而你似也不主動設法讓人瞭解你……」

「也許，一個人值得別人諒解，遲早會被諒解，反之，時時爭取別人的諒解，他一定有很多不爲別人所諒解之處，勉强如此，事倍功半。」

金奎點點頭，道：「我總以爲，淸高是好的，但不可超然物外，而曲高和寡，空有一身技藝，隨歲月蹉傯而浪費。」

「不錯，但要選擇一件事貢獻自己的智慧和技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秦鷗道：「世上的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誰能把他們分別得很淸楚？」

「咱們還是話歸主題吧！」金奎長長吁一口氣，說道：「你是知道，我只有莉莉這個女孩子……」

「這句話你重複很多次了！」

「我不能不重複，希望別人和我有同樣的感受，而對她格外關切。」

秦鷗內心昇起一綫希望，由於金奎是第一次來到這小茅屋內，而又是第一次親口談及他女兒金莉莉的事，今夜可能有突破性的轉變。

「人們往往有一種很可笑的想法，以爲有兒子討別人的女兒作媳婦，等於佔別人的便宜。把女兒嫁出去，是一件吃虧的事。」秦鷗淡然道：「其實，也未嘗不可以使『爲女兒討個女婿；爲兒子嫁個媳婦。』」

金奎微微搖頭，道：「你的論調和你爲人處世的作風一樣，總是與衆不同。」

「我絕不是要標新立異，只不願處處遷就別人。」秦鷗說道：「金大俠今夜來此，一定有……」

「當然是爲了莉莉和你的事……」金奎深深吁口氣，道：「過去，我堅決反對過，但爲了你們年輕人的前途，我終於想通了……。」

要金奎想通而主動答應這件事，這近乎奇蹟。但是，想想金莉莉那種寧折不變的性子，和他自己的不隨流俗的作風，金奎雖然有財有勢，武功蓋武林，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其實並非想通了！你這個老狐狸不過是投鼠忌器，爲你自己的女兒作想而已……」秦鷗沉住了氣。即使比這場面更大的事件，他也能沉得住。

「你們的事，我是答應了。只不過，有個障碍，待我設法除去。」

「什麼障碍？」

「你是知道，周圍數百里，誰不知道小女莉莉的姿色出衆？」

「莫非有人覬覦她的美色？」

金奎哂然一笑，道：「在這裏玩邪的，我不信有人敢，只不過這人來自西方，初到中原，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對他的迷幻術十分自負。」

「原來是左道旁門……」

「不，據說此術來自天竺，能在盞茶工夫使人入睡，而不假借藥物……。」

「噢？」秦鷗肅然道：「我聽說過這種魘幻之術，就算是眞的他只能對付無備的人。」

「不，據說此人還會『攝魂術』，與他相對，只要看他幾眼，意志即無法集中，像失魂一樣，有武功也無法充分發揮……」

秦鷗道：「此人在附近潛伏？」

「不錯，而且對莉莉似乎勢在必得。」金奎道：「據護院們報告，該人很可能進入本宅一二次，但未敢撒野，也可能是探路子準備下手的。」

「這個人交給我。」

「不，由於你不太信，此人有些邪法，很可能吃虧，也會使此人漏網，爲地方帶來不幸，還是由我自己……」

「你金大俠在附近數百里固然大名鼎鼎，在我看來，單就武技方面，還不是最好吧？」

「當然，我從不以爲自己是了不起的。」

「可惜在別人的心目中，你的確是不可一世的。」

「不談這些了！」金奎道：「如果你確有把握，我就把他交給你，我也想通了！他既然志在必得莉莉，和你是不能兩立的。相信你不會等閒視之，更不會效那婦人之仁。」

秦鷗漠然道：「此人隱身何處？」

「雖在附近，但狡兎三窟，三天內，你別離羿，隨時等我派人來通知你。」金奎走出門外，道：「此事一了，我準備把你和莉莉的事公開來辦，大肆鋪張一下……。」一陣蹄聲，人影馬影沒入夜色中。

× × ×

入夜不久，沒有星月，風很大。

即使夜風不太大，身在如椽大竹的竹林中，也會感覺大得可以。而且會經常發出「嘎嘎」奇大聲響。

秦鷗對這種環境頗能適應，因爲他的小屋就是以活竹作爲墻壁的，在微風中就會發出嘎玉琮琤之聲。

那人在竹林中，以及金奎選擇此人在竹林中時叫秦鷗來，似乎都經過愼密的思攷。

黑夜，又有風，甚至乎要在瞬間應付敵人的狙擊，必須使聽覺充分發揮，分辨出那是風吹竹葉聲、竹幹聲以及敗葉在地上打旋聲等。

儘管他的視綫大部份在三丈以下，但經驗老到的他，忽感附近一根大竹的搖曳幅度太少，和其餘大竹有異，署一抬頭，發現有一個人左足蹬住四丈以上的竹幹，右足尖鈎住竹幹另一面，身子平懸空中，因而巨竹在風中就不太搖晃。

就在二人的視覺一觸的瞬間，竹上的人影下瀉，秦鷗却迎了上去。

勁風乍起，二人身形由合而分，各站住一株巨竹。

林中太暗了。彼此看不到面貌，也沒有人出聲。人影瀉下巨竹，不約而同，再由分而合，迅雷奔電互拆七八手，秦鷗退出一丈，沉聲道：「慢着，你的身法似曾相識，請告知你的來歷！」

那人影好像根本未聽到他的話，再次撲上，人未到，一蓬竹葉呼嘯而至。

竹葉，在這等高手之中，和薄刃同樣厲害，甚至於比飛刀更難閃避。

一蓬竹葉落空，秦鷗怒聲道：「今天我才知道，身手不俗的人，心地也未必光明。你難道沒有門派師承嗎？」

不問還好，問了反而換來更猛烈的攻擊。

正因爲對方的身法似曾相識，秦鷗忍着，只守不攻。但對方出手兇狠，招招指向要害，由於秦鷗一方面要研究他的身法招式，而林中風聲又大，不免分神，對方廻身撒手，像流星似的東西，匹鍊般纏在他的左腿上。

被這種高手纏上，脫身的機會太少，對方抖手往後拖流星鍊子，秦鷗是個頭腦冷靜的人，瞬間決定了脫身之法，借勁向前一竄，身似陀螺疾轉。

另一流星瀉至時，秦鷗已卸下了腿上的流星，身子如箭般射向那人。

流星這種軟兵刃，適於遠攻，就怕貼近纏攻。現在回鎚自救已來不及，也許棄兵刃也不甘心。就在這猶豫之間，閃電三掌同時擊中。

秦鷗事先未想到這人會有如此身手，不免有愛才之心，三掌僅用了六成力道，而且攻的不是要害。

那知對方踉蹌後退時，兩顆流星鎚在「嗡嗡」聲中先後瀉回。這人避過第一顆流星鎚，第二顆擊中他的左乳根穴附近。

被自己的兵刃擊中，即使是在被敵人攻擊之下，也不大可能，尤其是這種高手。但這却是秦鷗親眼所見的事。

只是他以爲，這人被他擊中三掌，收回流星時，不可能用力過大，以此人的身手，即使用力很大，也能閃過自己的流星。

這都是廢話，反正這個人是倒下了。這是一個被自己的流星鎚擊倒的高手。

秦鷗走近，發現這人口鼻中冒着血液。不要用手去摸，乳根穴下骨斷了三四根肋骨。

「啊……啊……」這人的情況比想像中更重些，連話也說不清了。秦鷗道：「老兄的作風很怪，一開始很厲害。不旋踵就洩了氣，正所謂：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啊……啊……」這人似在焦急地出聲。

秦鷗亮起火摺子，才發現這人約二十七八歲，面色青紫，張咀出聲，不能說話，右手在地上亂劃。

「你不會說話？」

秦鷗突然昇起可怕的念頭；這人可能是個又聾又啞的人，這種人想動金莉莉的念頭，可能性不大，果眞如此，一旦敗了而重傷，也就用不着示弱，乾脆自行了結算了。

「我……我叫……張翔……是關洛螳螂門下，……」

秦鷗突然失聲，跪在地上，他聽師父說過，師兄名叫張翔，資質差，成就不太高，而且由於家中有變故，提早離開師門，未學過「斷腸指」。

張翔仍在地上劃着：「你的招式……很像……本門路數……爲何帮助這個血賊……」

秦鷗知他不能聽也不能說，乾焦急也無法，只有聽他的了。

「如果你是本門中人……希望你代我辦一件事……我家遭滅門之禍……小妹才兩歲被刼去……我當時重傷佯死……看到了一個人的側影……終於……流浪六七年……才於半月前找到了元兇……」

秦鷗急忙在張翔手心寫道：「我是你的師弟秦鷗，請問元兇是何人？」

「老賊金奎，總管褚剛……金莉莉就是我失蹤的小妹……我近日覬覦金家……金奎以爲我是個淫賊……」

「師兄你怎會聾啞的？」

「就是家遭慘禍時……目睹家人九口被殺……」怒攻心肺，口鼻噴血：「師弟……你不必自責……使我重傷的不是你……剛才流星閃電瀉回……是有人暗中加害……如果你不能爲我報仇……也請你救出舍妹……我知道，你們很要好……」

「師兄……我會盡全力……師兄……我罪孽深重……」

「師弟……我……我……」

風在吼，巨竹發出裂帛聲，秦鷗並沒有流淚，因爲現在他所應該表現的，最不重要的才是流淚。

托起屍體，走出竹林。

× × ×

張翔的屍體僵臥在金宅大廳內。秦鷗自認識金莉莉，這是第一次到金家來，而且被金奎當作一號人物。

金奎、褚剛都在座，金莉莉站在金奎的身後。

「金大俠，請驗明正身，看看死者是不是正點子？」

「沒有錯，秦大俠。」「乾坤手」褚剛說道：「此人正是近日企圖對小姐不軌的那個淫賊。」

「那就好。」秦鷗道：「金大俠所託，總算不辱使命。在下就此告別，順便把屍體處理一下，我們之間的事明天再談。」

金奎道：「秦鷗，我也交待廚司，準備了酒席……」

「謝謝！喝酒的日子多的是。」

「秦鷗，你看此人的身手如何？」金奎正面望着他。

此時此刻，任何一句話一個字，都要小心斟酌才能出口。秦鷗苦笑說：「如果當時我再大意些，很可能倒下的是我而不是他……。」

「我總算沒有找錯人。」金奎說：「不是我說洩氣的話，褚剛還不是他的敵手。秦鷗，你認識此人嗎？」

「以此人的身手來說，本來應該認識的。奇怪得很，我一直未聽說過這號人物。」托起張翔的屍體，走出客廳。

「秦鷗，此賊屍體，派莊漢棄於溝壑餵狗豈不省事？」

秦鷗淡然道：「金大俠一定要這樣做，在下不便作梗，只是這樣做對大俠盛名恐有汚損。昔人伍子胥，爲父母報仇，誰曰不可？但他鞭死人之屍，却爲後人所詬病，武王射紂屍之箭，並用黃鉞把紂的頭砍下，懸於太白旗之上。以上二位至賢，居然不如流寇李自成，李進佔北京，厚葬崇禎帝及后之屍，且曾設柳棺於東華門，任人祭奠，我是無所謂，金大俠盛名攸關，請再三思……。」

金奎與褚剛相視苦笑，褚剛道：「此賊乃是秦小俠的情敵，金大俠不過是試試小俠的涵養而已。」

金奎道：「來人哪！」

一個大漢在門外挺身抱拳，道：「莊主請吩咐。」

金奎道：「到帳房去支領紋銀百兩，爲死者置備上好壽衣和棺木……」

「不！」秦鷗突然止步道：「在下雖不主張毀他之屍，或棄屍餵狗，却不主張厚葬一個淫賊。二十兩也够了！」

金、褚二人相顧微愕，這時金莉莉奔向廳外，道：「秦鷗，我去帮你……」

金奎正要阻止，褚剛揮手示意不必，大聲說道：「來人哪！馬上派三五人協助秦小俠埋人……」

金奎暗暗點頭，褚剛的身手有限，在緊要關頭，却能發揮膀臂的功用。

× × ×

「秦鷗……秦鷗……」金莉莉來找他，總是在半里外的山下就叫，這聲音能使他放下一切，忘却任何憂愁。這是世上最動聽的聲音。

但是現在，在他不露聲色埋了師兄張翔之後，這聲音更美，更動聽，却使他顫慄。

在他那幢屋頂上，有個小天窗，秦鷗敏感地彈起，貼在天窗處向外打量。

他以爲，無論如何，師兄之死，可能是金奎有意的安排。也就是說，金奎知道師兄是張家的漏網之魚，且已聾啞，甚至於已察覺張翔是爲胞妹莉莉而來的。

更有可能，金奎也知道秦鷗和張翔的關係，然後才突然以低調作風請他出來對付張翔。

辦法是很絕，但秦鷗總以爲金奎不親自動手除去張翔，並不是上上之策。因爲像這種借刀殺人之計，任你安排如何周密巧妙？總難掩盡天下人耳目，絕不如自己動手，神不知鬼不覺好些。

秦鷗年紀輕輕，往往也能想得深一些。

像現在，莉莉來看他，他却在天窗上踞高臨下，俯瞰四方，就是一種智機的表現。因爲他的觸覺很靈，他知道自己才是對方眞正要除掉的人。

他噙着一抹冷峭的笑意，下了天窗，迎出屋外。兩個年輕人在山徑上拉住了手。歡樂聲四谷廻應。

也許僅僅是這種純潔，而放任的舉措，就激起了金奎的殺機吧？

細柔烏黑的長髮，在山風中飄拂，鬢邊垂下兩條小辮子。不論是面貌，身材和氣質，都像淸晨草葉上的晶瑩露珠兒。

使人對她稍有遐思，就不免有罪孽深重的感受。

「我爹來過？」二人携手走向小屋。

「嗯……」

「大概就是爲了請你除去那淫賊事……」

「嗯……。」

「你是如何招待我爹的？」

「松子茶，因爲我只有這個。」

「我相信，你對我爹並不太客氣。」莉莉

說：「我知，我爹移樽就教，全是爲了我。」

「那還用說？不過我也想過，你爹最怕汚了手，或者貶低了自己的身份和威望，反之，以他的功力，比捏死一隻蟑螂還容易。」

二人進屋，莉莉躍身坐在大石桌上，這舉措若是其他女孩子做出來，會引起極大的反感，女孩子坐到桌上，這桌子以後還能不能用？而莉莉坐過，可能更有紀念性吧？

反正她的一切言談和行爲，在秦鷗心目中都是美妙絕頂的。此刻，她愈是美妙消魂，他却愈感神傷。

「誰都說我爹武功蓋世，獨步江南，可是，我從未看到他練功，當然也沒見過他和人動手。」

秦鷗說道：「愈是高手，愈是不輕易出手的。」

莉莉偏着頭道：「儘管所有武林中人都畏他三分，可是我總以爲他可能不會武功……」

「孩子話！不過這話也發人深省。」秦鷗道：「根據止戈爲武的道理，眞正武人不會動武，動輒動武的人，也許根本不配談武。所以說，會不會武這句話是外行人談的。」

「我還是不明白，如果僅是爲了請你除去這個淫賊，而答應我們的事，爹是應該自己動手的，因爲他以前堅決反對我們來往。」

秦鷗淡然道：「每個人都有固執的時候，也有想通的時候。」

「秦鷗，據褚叔透露，我們的事，可能年底……」

「莉莉，我在後山發現一株一葉蘭……」

「眞的？」

「我怎麼會騙妳？後天我一定移入盆中送給妳。」

「現在不成嗎？爲什麼要後天？」

「蘭，是一種十分嬌貴的花卉，尤其是名貴的一葉蘭，它既怕冷，也怕熱，既忌旱，也不能澇，風大不可，無風也不成，陽光不能直接曝晒，完全無光更不成。」秦鷗喟然道：「蘭爲王者香。一葉蘭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而一株野生蘭，要成功的移入盆中，事先須有完全的準備，甚至於在某種情況之下，根本就不可能……」

莉莉瞪着一雙清澈的大眼，道：「在什麼情況之下，根本不能移植？」

秦鷗漠然道：「在天時、地利與人和皆不利的情況下，絕對不可動手……」

「移花講天時，也許有其道理，反正冬天不能移，地利也說得過去，在高山寒冷的寒蘭，不能一下子移到暖和之平地處。」莉莉不服地說：「但是『人和』呢？」

秦鷗道：「蘭，既爲王者香，也是一塵不染的名花。如果移植者手不潔、心不淨、意不端、思維不寧，移則必萎，徒使香消玉殞暴殄天物。」

「我不信移一株花，有那麼多的講究。」

「當然，因爲妳就是一株蘭，只知孤芳自賞。」秦鷗說：「據說講究者連培植蘭花的泥沙都要在鍋中炒過。這在妳，恐怕更不可思議了吧？」

「那麼，山後那株一葉蘭爲什麼要後天才能移植？」

「我要仔細觀察，是否可以移植？也許根本就不可能。」秦鷗道：「如果妳是一株蘭，也不可能移到高山上而不枯萎……。妳不能適應一般的環境……」秦鷗加重語氣。

「我能！」莉莉倔強地仰仰頭，道：「我知道你的用意，你以爲我自幼嬌生慣養，不能過窮日子。」

秦鷗的目光移到她的身上，像突然着了色的目光，看得莉莉混身不是勁兒，道：「秦鷗，你……」

「這裏很靜……」他走到她的身邊，握住她的手，道：「不會有人來。以我們的身份，……不過是提早行周公……」

這在金莉莉來說，是多麼陌生的語氣？

她心目中的秦鷗是：孤傲、高潔、倔強而又能安於淸貧，就算她的父親已有承諾，只是時間問題，在君子和普通人來說，却有極大的差別。所以她迄今還不敢相信。

他的手搭在她的肩上，這大手曾經抱過她，但僅止於此。而現在，他的手在往前滑，似想大施「祿山之爪」。

「秦鷗，你這是……」

「莉莉……我說過，我們僅是提早……」

「胡說！」莉莉大聲地撥開他的手，跳下桌子，一臉惱色，說道：「秦鷗，不要讓我失望！」

「發乎情，止乎禮！妳別太迂。」秦鷗再次接近，摟住她的纖腰，道：「莉莉，我……我等不及……」

莉莉羞急交集，連續兩個耳光，沒有打消秦鷗的慾火，束腰的綢帶反而被扯開，莉莉嚇得驚叫起來。

她學過武，但她知道沒法和秦鷗相提並論。她發現秦鷗面孔赤紅，呼吸迫促，也許她自己的目光也是紅的，她弄不清。

她怕、矛盾，也有點恨——爲什麼他不能技巧而溫順地提出這個要求？女人往往會不惜爲最大的犧牲，而爲最小的斤斤計較。

莉莉往外跑，衣服被抓住，無論如何？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把一切交給他，她嘶叫着道：「秦鷗……你……這樣做……和那個淫賊有什麼分別？」

衣服被抓住，她仍然拚命往外掙，他却不鬆手。她可以聽到他那重濁的喘聲，也感到他呼出炙人的熱氣。

「唰——」衣衫破裂，露出了肩背，也發出了驚呼。她栽出門外，三道勁風自門前左右草中呼嘯而至。

「噭——」秦鷗發出慘號，後窗上傳來聲音，不久屋中竄進三個人，爲首的是褚剛，另外一人是金家得力的部下閻飛。

「血，褚總管，請看，地上幾滴血，是不是秦鷗的？」

「嗯，錯不了！是鮮血。」褚剛蹲下看看，道：「在短暫時間內會滴血，足見傷在要害。閻飛，你馬上回去一趟。」

「請主人親自來一趟？」

「不錯，而且把剛才的一切統通稟報他。」褚剛得意地笑笑，低聲道：「正苦於沒適當機會，這下子，他爲我們製造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閻飛道：「主人八成又在和那位客人飲酒下棋，當着客人的面，恐怕不大方便吧！」

「快去吧！那客人不是外人。」褚剛道：「他可能不會讓主人親自出手而代替主人，那樣就更好了……」

「褚總管，這話怎麼說？」

「混帳！你還不快去？」

× × ×

孟濟光是金家的常客，和金奎好得像穿了一條褲子。金奎說過，只要金家所有的東西，孟濟光要什麼他就給什麼。

孟濟光如此受重視，定有不平凡的原因吧？而且孟濟光的來與去，金家下人，甚至於連褚剛都不知道。有時半夜突來與金奎抵足而眠，有時深夜突去，金奎醒來而不見其人，日子久了就不以爲怪。

孟濟光是何等人物，除了金奎，固然無人知道，但有一點誰都敢肯定，此人的武功絕不

在金奎之下。

然而，這樣猜測雖然合情合理，在江湖中，却未聽過孟濟光這個名字。

當金莉莉含淚回家，却不說出悲憤原因時，閻飛正好趕回，說了一切，金奎盛怒，追問金莉莉，她不承認，也不否認，而孟濟光却哄騙莉莉，說是並不想對付秦鷗，因爲他遲早會成爲夫妻的。

但是，莉莉回後，孟濟光便立即和閻飛離去。

「秦鷗，本來一時之間還找不到殺你的藉口，現在……」金奎陰笑未已，一個人影已瀉入大廳之中。

金奎赫然轉身，失聲叫道：「秦鷗……是你……」

冷漠地一笑，道：「在此不久之前，你還慶幸這是一個殺我的好機會，現在如何？」

金奎臉上閃過一瞬死亡之色，伸手一讓，道：「秦鷗，即使你的個性耿直，對我也要客氣點是不是？你和莉莉——」

秦鷗斷然揮手，道：「你知道今夜怎會發生那件事嗎？像你這一代梟雄，難道也會以爲我秦鷗是個傖夫或登徒子嗎？」

金奎面色如灰，吶吶道：「秦鷗，你……你……」

「你不是找不到殺我的藉口嗎？我就送你一個機會，況且，我和莉莉感情不深，既然不能結合，就必須設法使她厭惡我，那麼，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她面前作出下流動作……」

「那又何必？你們結合是天造地設……」

「金奎，廢話少說，我相信，你早已知道被我殺死的聾啞色狼是誰了吧？」

「他……他不是要對莉莉不利嗎？」

「他是你昔年滅門的罪行時的一條漏網之魚。他之聾啞，就是當年重傷，目睹家人被屠殺而造成的，此番他到此覬覦，你明明知道他的身份，以及他來此的目的，却詭稱他想侵犯莉莉，於是你紆尊降貴，親自到我的小茅屋中請我……」

金奎面色更加蒼白，搖着手道：「不，秦鷗……不是這樣的……」

秦鷗道：「我和張翔在竹林中動手，顯然有人暗施手脚，使他的流星全力瀉回。但是，暗算的人太自負，以爲張翔必定立即死去，即使未能立斃，由於他是聾啞之人，也不能說出內心的秘密。豈知他傷勢固重，却終於寫出了他的血仇經過，而且他是我的師兄，也就是我師父的大弟子……」

「不，秦鷗……這一切我全不知道。秦鷗，你不能無中生有。」

「告訴你，張翔此來是找他兩歲即失蹤的妹妹，由於莉莉是由你扶養長大，要想在她面前殺你，即使告訴她一切，她也不會一筆抹煞養育之恩。所以我決定單獨和你了斷，爲師兄及其全家報仇，人所共知，你的武功名震江南，絕不會怕我秦鷗……」

金奎的表現大出秦鷗的意料，混身顫抖着，道：「秦鷗……我這點虛名算不了什麼，但二虎相爭必有一傷，萬一我們二人有一人……莉莉她……她怎麼辦？」

即使是爲了金莉莉，金奎的表現也太使人失望了，爲了愛女，眞能連起碼的身份都不顧了嗎？

「金奎，莉莉姓張，她不是你的骨肉，甚至於她是你的仇人。此時此地你是多餘的婦人之仁，金奎，動手吧！事了之後，我還要找你那位客人和褚剛。」

金奎的懼色逐漸消失，道：「秦鷗，既然如此，我就指你一條明路，褚剛是我的忠僕，他的武功經我指點過，你先收拾了他，再找我不遲。另外，還有我那位友人，他的身手比褚剛高出太多，我們二人雖未正式印證，咸認不相上下。不先摔倒他，你將有後顧之憂……」

風聲飄然，褚剛已站在大廳門外，道：「主人，這淫賊交給我了……」

在褚剛來說，他以爲只要表現得够忠够義，在生命交關時，金奎豈有不出手相助之理？

論時間，未超過正常人呼吸三次。

論招式，未超過一招半。

褚剛倒下時，金奎一動未動，面色木然，就像目睹別人殺一隻鷄鴨一樣。

幾乎在褚剛倒下的同時，後簷下一蓬箭雨瀉下，而秦鷗也剛剛避過箭雨，閻飛已凌空撲下。他和褚剛本已計劃好的，由褚剛先攻，閻飛夾擊，即使他們的配合很週密，停止呼吸的仍不會是秦鷗。

閻飛選擇的方位本是秦鷗的左後側，又在秦鷗被箭雨分散心神之時，頭下脚上，如餓隼搏兎，抓向秦鷗的後腦。

閻飛來得陡然，秦鷗反擊得更意外，身子半轉，伸手一指，冷峻地道：「狗輩——」他的中食二指戳穿閻飛抓來的右掌掌心，繼續向前，正中閻飛的前額。

閻飛的屍體栽下，恰巧和褚剛交頸而臥。

金奎仍無表情，因爲他知道「斷腸指」的厲害。他的全部希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寄託在另一人身上。當秦鷗走近時，孟濟光走入大廳中。他僅僅向閻、褚二具屍體瞄了一眼，就看出了秦鷗的火候。

就像名廚師一樣，用不着嚐，在菜將出鍋時僅用鼻子一嗅，即知此菜的色、香、味如何了。

孟濟光一出現，金奎就有了笑容。金奎一笑，秦鷗就大致估出了孟濟光的份量。

秦鷗打量孟濟光道：「尊駕知不知道被我誤殺的張翔和金奎有何仇恨？」

孟濟光道：「你一定準備了一些理由，又希望我能被你說服吧？」

「那倒不一定，最低限度，在我們搏命之前，我們能知是爲何而搏？搏得值與不值？」

「你這是多餘。」金奎哂然道：「我們是忘年之交，早已不分彼此，而目前，我們的關係又進了一步，由於你和張翔是一坵之貉，我已決定把莉莉嫁他……」

「這是非常可能的。」秦鷗哂然道：「像你們這種陰險狡詐之輩，自稱莫逆之交，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是互相利用。」

孟濟光道：「秦鷗，你的表現，一直很冷靜，但是，你一直也未脫離我們的掌握。」

「不錯，所以我從不以爲我比你們聰明些。」秦鷗道：「我相信，那天在竹林中暗作手脚，以流星擊傷張翔的人正是你，除了金奎，別人不可能幹得那麼俐落。」

「嘿……」孟濟光很得意，也就不在乎這次「前科」了。

秦鷗道：「張翔全家被殺，只剩下他和他的兩歲的妹妹，也就是今天的莉莉。他之聾啞，就是當時驚怒攻心所致。這次來此找到了他的妹妹，當然也被你們發現了。利用我來殺張翔，既能廢物利用，又可以達到借刀殺人之目的，一旦莉莉知道她的身世，必然由愛生恨。如果我一被蒙在鼓裏，想必會由孟濟光送我上西天。我洞悉這一連串陰謀之後，就將計就計，向莉莉施暴，爲你們製造向我下手的機會，一方面我由被動變爲主動。另一方面，既要殺金奎，而又誤傷了莉莉的哥哥，我們今生已不可能，既不可能，就讓她恨我較之讓她喜歡我更容易處理些……」

孟濟光冷笑道：「你的想法很不錯，只可惜你已經失去了機會了。」

「你是說我本來是有機會的？」

「不錯，而是可以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孟濟光笑着，向金奎眨眨眼，道：「像這種大好的機會，你居然未能善自把握運用，秦鷗，你死也不能瞑目啊！」

聽他的口氣，似乎頗為悲天憫人呢。

但秦鷗一時之間還沒有弄清楚孟濟光的用意，他的所謂「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的大好良機，是指什麼呢？

秦鷗道：「差強人意的是我已宰了兩個，本錢已收回，是否有賺？馬上便知分曉。」

「你會死在這裏的，而且和你的師兄葬在一起。」孟濟光笑笑道：「你這小子也有一套，張翔死後，你居然敢把他的屍體弄回金宅，而且表演精彩，金大俠要棄屍餵狗，你以古喻今，巧妙地阻止了。金大俠要厚葬他，而你卻又以『惡人不可厚葬』為由也拒絕了。這些都是你的聰明之處，只可惜，最最重要的一件事，迄今你還不知道……」

「什麼事？」

「關於我的真正身份問題。」

秦鷗輕蔑地一笑，道：「男子漢大丈夫，不會更名改姓，而不敢以本名示人之輩，也不可能是正人君子，既然如此，知不知道你的名字，也就無關宏旨的了……。」

孟濟光的太陽穴上突起青筋，他也不過三十多歲，所以金奎才自稱是忘年之交，比之秦鷗，大不了十歲。養氣的功夫還不到家，他冷峻地道：「秦鷗，當你知道我是誰時，那就是你昇天歸位的時候了……」

二人緩緩走近，金奎反而緩緩後退。

幾乎同時，二人同時施出「指桑罵槐」這一招時，秦鷗失聲疾退。

然而，孟濟光並未收招，指上勁風呼嘯，戳向秦鷗面門時，正好面向窗外，只見莉莉站在窗外，道：「孟大俠，以你的功力，要殺他易如反掌，何必——」

孟濟光乍聽莉莉說話就收招，道：「姑娘說得是，我不過是試試他的應變能力而已。」

孟濟光輕描淡寫，秦鷗卻心頭震動，「指桑罵槐」是「斷腸指」的招式，而「斷腸指」又是師父獨臂叟自創的絕學。

獨臂叟三十五年前在武林中博得「平地焦雷」的綽號，那是因為他性情剛烈，嫉惡如仇，為了除去「滇南五霸」，血戰三晝夜，「四霸」就殲，「一霸」重創而逃。而「平地焦雷」霍岳五也斷了左臂，右手僅剩下中食二指了，這也許正是天意，要他利用僅存的二指研成「斷腸指」，而指稱「斷腸」，也有一段悲慘的歷史。霍岳五的未婚妻是一位著名女鏢師，在川北被「滇南五霸」刼了鏢，女鏢師沈雁被俘在被辱前自絕。

這些年來，秦鷗師徒足跡遍及中原，找尋漏網的「五霸」之一谷嘯，一直未曾找到。

據說秦鷗的師叔萬兆祥，也奉霍岳五之命下山，找尋谷嘯，七年來音訊毫無。

現在，秦鷗立即想到，孟濟光的年齡，身材，面貌和獨此一家的「斷腸指」，證明他十之八九就是失蹤七年之久的師叔萬兆祥了。

尋仇七年，居然隱于此處，作了梟雄金奎的座上客。甚至于很可能成為金家的嬌客。

「如果我沒猜錯，你就是師叔萬兆祥。」

「嘿……」萬兆祥笑而不答。

秦鷗輕蔑地道：「堂堂名門第三代弟子，更名改姓，數忘祖，還敢以長輩自居，萬兆祥，從現在開始你已不配作我的師叔。」

萬兆祥冷峻地道：「秦鷗，還有更大的秘密，你已經不配知道了！」

「宰了你和金奎，秘密對我並不重要——」

秦鷗不信對方比他高出多少？但最低限度是不會比他低的。尤其「斷腸指」最先教給萬兆祥，可能所學的比他多些。

秦鷗使出的凌厲一指被萬兆祥輕易化解。

萬兆祥攻出的一式「繞指柔」，他沒有佔到便宜。

窗外的金莉莉道：「萬大俠，你既是這淫賊的師叔，按理說在一二十招以內，應該放平他的……」

萬兆祥向窗外瞟了一眼，莉莉對他甜甜地一笑。這一笑差點使萬兆祥分神被一指戳中。

萬兆祥對這一笑很重視，對秦鷗幾乎戳中他的一指也極重視，冷哼聲中「指天盟誓」閃電施出。

秦鷗很冷靜，在這一招施出的剎那間，他就知道不好對付，但靜而能定，避過這一招時，肩衣划裂，且傷及皮肉。

秦鷗驚魂甫定，萬兆祥帶着得意笑容道：

「金姑娘，妳以為會超過十招嗎？」

金莉莉道：「也許不要。我希望他死得比張翔更慘些……」這次帶笑的目光像有倒鬚的鈎子。

「一定……一定！」以師叔的身份來對付師姪，「一定」二字不能算是吹牛吧。

十招大概是過去了，秦鷗肩頭有殷紅血漬，衣衫撕裂多處，這後果使他十分滿意，卻出乎萬兆祥的意外。

更重要的是，一招「指天盟誓」和「千夫所指」是萬兆祥唯一比秦鷗多學的兩招「斷腸指」。這兩招未能一戰成功，再重複使用，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

萬兆祥氣得冷笑，但他的表情，儘可能表示仍看在師叔與師姪情份上，未曾立下煞手。

秦鷗雖冷靜，卻並不知道萬兆祥技止于此，如果說他不怕，那就違反人性了。

「萬大俠，」莉莉走進大廳門內，道：「我想親手殺死這個淫賊。」

「不，金姑娘，他雖受傷，仍會作困獸之鬥，我不能讓妳涉險。」

莉莉道：「以他現在的情況，也許我可以應付得了。」

「好吧！」

莉莉緩緩走近，自鬢上取下一朵紫紅絨花別在萬兆祥衣襟上，這一手使金奎放下一顆心，卻使萬兆祥心跳如搗。因這絨衣異香撲鼻。

在此之前，金奎曾默許過他，但他雖知除去秦鷗不難，她畢竟不是一件禮物，可任意由人送來送去。現在萬兆祥得到一個結論：不愛英雄之美人，非真正美人也。

二人再次撲近纏上時，秦鷗見他又來一次循環，舊罐中仍裝着那幾粒藥忽然心中雪亮。

他為師門慶幸，為師兄慶幸，也為自己慶幸。今夜之戰，要勝萬兆祥不難，但若運氣好，可以脫出魔掌，捲土重來，這是把他們聯手夾擊預估在內。

萬兆祥徒勞無功而停手時，秦鷗佯作力盡不支狀，踉蹌移向金奎，相距約三四步時，突然暴喝一聲攻出一指。

金奎在一般人想像中是江南的高手。然而，他僅撒出巨大摺扇，招式尚未施出，鐵指已貫胸而入。

金奎會被秦鷗一招得手嗎，由此看來，金奎的身手非但不能與萬兆祥相提並論，甚至于不如褚剛，恐怕和閻飛差不多呢。

人人公認的江南第一高手，已倚在牆上，金莉莉奔上去，用手搭住他胸部的創口。卻以難以形容的表情望着一向疼愛她的父親。這目光很有威儀，尤其金奎目前不敢正視。

「莉莉……妳妳……莫非已經在外面聽到了？」

金莉莉冷漠漠地點點頭，道：「不錯，我聽到了一切，被殺的張翔是我唯一生存的大哥……」莉莉的話被噎住了。

「孩子，昔年的事，爹對不起妳，但是，畢竟把妳……」他知道這柄不輕使用的摺扇可能洩露了身份。

在一邊的秦鷗，經過一陣驚愕後，突狂笑道：「老賊，你不是金奎，你根本不姓金。」

「甚麼？」莉莉含淚回頭道：「他不姓金，我豈不也要改姓了？」

秦鷗哂然道：「妳本來姓張，如今姓了金，但妳既已知道是張家失踪的女嬰，卻並未深責昔年毀家的仇人，還在斤斤計較妳的姓。哼！依我看，妳的姓還要再改一次。」

「秦鷗，我雖恨我爹，他畢竟對我有養育之恩，但褚剛這個賊，我不反對你除去他。」

秦鷗冷笑道：「如今金奎已不足為慮，對付一個萬兆祥，已經不須別人援手了。現在我要告訴妳，金奎到底是誰？」

「他——」莉莉茫然道：「難道他不叫金奎……」

「當然，武林中盛傳金奎武功高强，為江南第一高手，其實這受了虛名之累，愈是身手不高的人，愈是希求虛名……」

「那他怎會博得江南第一高手之名呢？」

「因為他過去的確是個高手。作惡多端，被一名高手追殺時，五人死了四個，他重創而逃，居然隱居在此處，隱姓埋名，化為金奎。可能由于當天傷及要害，武功消失大半之故，剛才被我擊中。他雖然已不應談武，卻又貪戀過去的叱咤風雲，于是叫人四出放空氣，謠傳金奎乃江南第一高手。而一旦必須出手時，必是萬兆祥代替……。」

莉莉茫然道：「這樣招搖，萬一有人前來，要求印證武技，或者招來仇敵怎麼辦？」

秦鷗道：「來了一般的人物，閻飛和褚剛就可應付，如果深仇大敵，啫……」他指指萬兆祥道：「由這個傀儡出來撐腰。由此可見，非但這裏的金銀財產萬兆祥可予取予求，就連妳的終身也早在他們的默許與承諾中……」

莉莉沉聲道：「爹……真是這樣嗎？」

金奎已滑坐地上，面如金紙，道：「他說得對，爹就是當年的『滇南五霸』之一。也有人稱我們『滇南五鬼』。大約二十年前，秦鷗之師霍岳五為他的未婚妻尋仇，與我們五兄弟苦戰三晝夜，我們兄弟四人不幸犧牲，只有為父逃走……」

「那麼爹到張家去殺人，是在你們與霍岳五拚命之前抑是以後？」

「到張家去是稍前大半年，當時以為張家已全部犧牲，只剩下妳一個女嬰，當時看妳長得可愛就帶了回來，交給褚剛扶養，不久就被霍岳五追殺……」金奎喘着道：「莉莉，現在妳應該幫秦鷗……如果我是妳……就該……」

「哼！我誰也不幫，誰勝我就跟誰走。」

秦鷗冷漠地一笑道：「萬一我能得勝，妳有把握要我帶妳走嗎？」

金莉莉冷笑道：「你真以為你會勝嗎？」

秦鷗點點頭，今夜的勝負的確難以預料。

金奎既然就是昔年重創而遁的「滇南五鬼」之一的谷嘯，保得殘生，而且開創了一個不算少的基業，按理應該知足了。但是，除了錦衣玉食之外，他還要虛名。而他也明知，追求這種虛名，會招致危機或殺身之禍。

似乎逾是聰明人，有智慧的人所追求的，十之八九都是虛的。

「今夜我的勝算的確不多。」秦鷗道：「只不過，我即使死在這裏，我的遺憾固然不少。也不能說毫無收穫。」

「我看你一無所獲，死而不能瞑目。」萬兆祥道：「你現在該知道，谷嘯所以被譽為江南第一高手，全是我為他爭來的，以我的武功而以他的面貌，折服了十餘個高手，于是金奎的大名不脛而走，今夜你知道了這一切，你只好認命了！」

「你比我多學的兩招，剛才不是都用過了嗎？」秦鷗道：「再炒一次冷飯，恐怕連你自己也有點膩了吧？」

金莉莉道：「如果再加上我呢？」

「有妳不多，無妳不少，」秦鷗冷峻地道：「看來妳對自己的身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對于張家滅門之禍的仇人也不予深究了？」

「我只重視我有記憶以後的歷史，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張家這一段，只有我的爹，褚剛，閻飛和萬兆祥，我很重視現實。」她的態度很難捉摸。

秦鷗淒然一笑，道：「師兄張翔為妳死得不值，只有我有機會彌補這項遺憾，使他死得值……」

萬兆祥再次出手時，果然不出莉莉所料，又是一個怪招，在一連串的圓圓指勁中，把秦鷗的肩井穴附近戳了個洞。

秦鷗退到牆邊，萬兆祥望着莉莉大笑道：「重視現實是對的，如果你要歷史，自己可以製造。」萬兆祥大步走近，道：「看在霍岳五份上，給你個痛快……」

「慢着，讓我來吧！」莉莉道：「他在沒有受傷之前，我整不了他，現在可以了吧？」

「姑娘，妳千萬別小覷他，這小子穩現得可怕。還是由我來……」再次施用剛才那怪招「指鹿為馬」，顧名思議是夠陰詐的。

即使是故技重施，在秦鷗重傷之下，瞬間的結局也可想而知。

秦鷗倚牆往左一閃，差點栽仆地下，萬兆祥「嘿」地一聲，指到人到，戳向秦鷗「右命門」和「左腎門」二大死穴。這二穴在臀部正中上，腰部之下，左右排列，相距不到四寸。

在剎那，萬兆祥耳際響起師兄霍岳五的聲音：以師兄研成的「斷腸指」法五成力道，襲敵三十六大死穴，中必無救。

這意念，電映過腦際，並未改變他的意念。因為殺了秦鷗，最多五七年，「斷腸指」將是天下獨家，別無分號，估計師兄霍岳五也該死了。人類的命運大多掌握在自己手中，僅有少數例外。

就在萬兆祥的二指距秦鷗的二大死穴不足三四寸時，莉莉如風捲到，然而，踉蹌欲倒的秦鷗施出一個怪招，身子離牆半側，右手掃擊對方的二指，左手二指由下而上斜劃而出。

「刈……」如快鋸鋸叫之聲，萬兆祥的肋骨，由小腹右部左上胸全被劃斷。

在這瞬間之後，莉莉的右手二指，戳入萬兆祥的右腋中。

由于莉莉未拔出手，萬兆祥面如死灰，站立未倒。顫抖着，道：「秦鷗……不錯，只有你能彌補這項遺憾……使張翔死得值……莉莉……妳也對……我該殺，谷嘯更該殺……」

「你是知道……我本無意傷你，更無意殺你。」秦鷗喟然道：「你學了你師兄的武功，找到了他的仇人，不為他報仇，反而為虎作倀，也不過為了他的財產和他的女兒，居然殺了他的大徒，還要除去他的小徒。我留下一招，甘冒殺身之險，把你的幾個新招引出來，就是在給你最後悔改的機會，這雖危險，卻不會造成遺憾，現在已證明你死有餘辜，我對得起師門，也對得起不幸的師兄……」

莉莉收回手，萬兆祥「蓬」一聲倒地而亡。

她的「斷腸指」是萬兆祥教的，而使他斷腸的，也正是他教的「斷腸指」。

人類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又是一個有力證明。

——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慈輝向莉莉表白身份，姊弟重認，莉莉說出石懷冰未死，但將遠行，接替他在此間主持者是龍婆婆，葉慈輝獲此意外情報，急與覃婉兒歸告百草婆婆，共商對策，結果，百草婆婆命葉慈輝負起除魔重任，她將襄助進行，葉慈輝乃告辭而去。不久，龍婆婆與石懷冰帶着已中他們暗算的覃婉兒到來，把百草婆婆之百計想得回的祖傳奇藥珍解交回，又奉贈一顆千年雪蓮，要百草婆婆參加他們，百草婆婆爲了覃婉兒，忍氣暫與委蛇，龍婆婆偕石懷冰走後，覃婉兒突面色慘白，癱瘓似地坐了下去——

鋌而走險計　釜底抽薪謀

離開了百草婆婆的龍婆婆回頭望了一眼百草婆婆所住的洞口，呵呵一笑道：「這一下，有得她忙的了，我們放心的去接應張姑娘吧！」

張姑娘就是莉莉，因爲莉莉這個名字，知道的人並不多，龍婆婆與怪醫石懷冰就因爲不知道張姑娘就是莉莉，所以百密一疎，弄巧成拙。

說來，那李飛鵬原該知道莉莉與葉慈輝的關係的，照說，他就不該讓莉莉來協助龍婆婆，可是，照整個的計劃說，這時，葉慈輝應該已被關禁在勾漏山的秘洞之中了，誰想得到覃婉兒也是一個問題人物，因此，一步走錯，全盤都亂了。

龍婆婆與石懷冰滿心高興的來到葉慈輝所住的洞府之外，不稍猶豫的向洞內走去。

他們走進洞內，只見葉慈輝滿頭汗珠，坐在凳子上全身抖顫不止。

莉莉則坐在桌子旁邊，撕着一隻燒鷄，在大吃特吃。

龍婆婆故作大吃一驚之狀，道：「慈輝，你怎樣啦！」

她不但在話聲之中，充滿了關切之情，而且，還一直走向葉慈輝去向他檢視。

葉慈輝仰起一臉痛苦之色的面孔，搖着頭話都說不出來，待得龍婆婆走到近前，臉上痛苦之色忽然一消，笑道：「我很好，只是在等你。」

龍婆婆看着他臉色恢復正常，也看着他說話，心裏也同時有了銳敏的反應，可是，還是慢了一步，但見葉慈輝右手一抬，便向她腰眼穴點來。

龍婆婆心裏叫了一聲：「不好……。」

欲待閃身而避，詎料葉慈輝出手之快，勝過龍婆婆腦中意念，指力一落，龍婆婆別說避讓不開，簡直念頭都沒有成形，就失去了任何抵抗之力。

怪醫石懷冰走在龍婆婆身後，他雖然也算是江湖高手之一，竟然沒有發現龍婆婆已被葉慈輝出手之下制住了穴道。

他只覺情形有點不對，楞了一楞，道：「龍大姊……」

身後，張姑娘笑道：「她已完啦！」

聞聲一震，回頭望去，只見張姑娘已幌肩飄身搶先擋住了洞門。

怪醫石懷冰叫了一聲，道：「張姑娘，你……。」

葉慈輝接口道：「我們本來就是一道的，你想不到吧！」

怪醫石懷冰可知葉慈輝的厲害，自忖和他動起手來結果只有更糟，當下眉頭一蹙，苦着臉道：「葉少俠，不要誤……」

葉慈輝面色一寒道：「石前輩，事到如今，你還想狡辯麼？這樣一來，不但顯得你太不聰明，同時也顯得你太卑下無恥了。」

怪醫石懷冰被葉慈輝說得老臉一紅，嘆了一口氣。

葉慈輝大步走向怪醫石懷冰，道：「

想不到你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倒不能對你過份客氣了。」話聲一落，飛出一指，點向怪醫石懷冰。

怪醫石懷冰眼看葉慈輝一指點來，心裏想讓，就是讓不開，也被點個正着。

葉慈輝點了龍婆婆與怪醫石懷冰的穴道，道：「兩位請坐吧！現在我們可以談一談了。」

龍婆婆與怪醫石懷冰雖然被葉慈輝點了穴道，只是一身功力被制，行動言談，並不因之受到影响。

龍婆婆怒視了怪醫石懷冰一眼，鼻中發出一聲冷「哼！」在一張凳子上坐了下去。

怪醫石懷冰坐了另一條凳子。

這時，莉莉却是一閃身，走到洞外去爲葉慈輝守望警戒去了。

葉慈輝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都是江湖上聲名卓著的前輩，在人們心目中有着無比崇高的聲望，晚輩眞不明白你們爲什麼不尊重自己這份得來不易的……」

一言未了，龍婆婆已是面現不耐煩的神色，冷笑一聲，截口道：「廢話少說，你有什麼打算，爽爽快快說出來吧。」

葉慈輝劍眉微微一軒，道：「照說，晚輩還該稱你老人家一聲奶奶才是……」

龍婆婆「嗤」笑一聲，道：「不敢當，老身見得多了，你少來這一套。」

葉慈輝淡淡一笑，道：「老前輩眞是軟硬不吃。」

龍婆婆冷笑道：「你知道就好。」

葉慈輝覺着這位龍婆婆實在不好說話，於是頭一轉，向怪醫石懷冰道：「石老前輩，你醫好家母的惡疾，在下很是感激你，這次，你對晚輩的種種陰謀詭計，晚輩也可不再計較……。」

怪醫石懷冰初時原本覺得十分尷尬，但這時已冷靜了下來。學着龍婆婆的口吻，冷笑一聲，說道：「你先別把話說得太早，你不與老夫計較，老夫還不一定認命呢。」

葉慈輝微微一怔道：「你不認命！我就不相信你今天能走出這山洞一步。」

怪醫石懷冰道：「這不是信不信的問題，而是你顧不顧你母親生死的問題。」

葉慈輝心頭一凜，駭然道：「我母親怎樣了？」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你母親現在很好，只是老夫在她身了留了一手，她可能永遠很好，也可能隨時遭到意外，至於，她將會遭到什麼結果，那就看你現在的態度了。」

葉慈輝暗中一皺眉頭，嘆了一口氣，忖道：「母親的一生，已是够悲慘的了，我寸恩未報，如此連累她老人家，眞是太不孝了……唉！……」

葉慈輝心思極爲靈敏，但這時小辮子握在怪醫石懷冰的手裏，竟一時拏不定主意了。

一個應付不當，便將招來終天之恨，葉慈輝掩飾不住內心之中的苦惱……。

怪醫石懷冰看在眼內，喜在心裏，哈哈一笑，道：「葉少俠，你要狠得下心，不顧自己母親的生死，我們是殺剮任便，絕不一皺眉頭。」

葉慈輝苦笑一聲，道：「老前輩，我們素不相識，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爲什麼要這樣計算家母。」

怪醫石懷冰道：「不錯，我們是向來無冤無仇，可是你……你……。」話聲頓了一頓，猶豫起來。

葉慈輝道：「我有什麼不對？」

怪醫石懷冰望了一望龍婆婆，龍婆婆點了一點頭，石懷冰吁聲道：「你有沒有什麼不對，老夫說不上來，老夫完全受人之托，所以才歷次計算你。」

葉慈輝笑一笑道：「那是什麼人？」

怪醫石懷冰道：「我不能說，如果你想見他，老夫倒是可以替你作一安排。」

葉慈輝一笑道：「你不是想『移花接木』，取巧開溜吧？」

怪醫石懷冰嗯了一聲，道：「開溜！哼！現在你就這樣請我們走，我們還不願走啦！」

葉慈輝道：「這樣說來，你們是吃定晚輩了。」

怪醫石懷冰道：「話不是這樣說，現在是勢非如此不行了。」

葉慈輝道：「如果晚輩無意去見你那朋友呢？」

怪醫石懷冰道：「那對你我大家都沒有好處。」

葉慈輝道：「好吧，我就去見見你那朋友，不過，在未去之前，我有個條件，咱們得先談一談。」

怪醫石懷冰道：「你有什麼條件，留着當面和我們那朋友說不好麼？」

葉慈輝道：「寃有頭，債有主，我們現在要談的，與你那朋友沒有關係，只能和你們談。」

怪醫石懷冰道：「什麼條件？」

葉慈輝道：「聽說你得到了百草婆婆一本祖傳藥典，希望你能先還給她們。」

怪醫石懷冰道：「剛才已經還給她們了。」

葉慈輝心中一動，忖道：「他們剛才既然見過面了，莫非百草婆婆也已落到他們手中？」

眉頭一皺道：「我不信，你會這樣大方，捨得將那藥典還給他們。」

龍婆婆接口道：「事實確然如此，他不但已將那藥典還給了他們，而且還送給他們一粒千年雪蓮子，彼此握手言和了，所以，他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葉慈輝想了一想，忽然叫聲道：「三姊，你請進來一下。」

莉莉聞聲走了進來道：「什麼事？」

葉慈輝道：「小弟要出去一趟，請你好好看住他們，萬一有人來搶救他們，你看着辦好了。」

莉莉點點頭道：「愚姊理會得，你快去快回。」

葉慈輝不再理會龍婆婆與怪醫石懷冰兩人，閃身出了小洞，向百草婆婆所住的地方疾馳而去。

當他到得百草婆婆所住的地方時，只見百草婆婆正與覃婉兒抵掌對坐，一個是滿臉痛苦之色，一個是滿頭大汗，愁眉高聳。

不用說，那面色蒼白的自然是他的愛妻覃婉兒了。

葉慈輝伸手一掌，落在覃婉兒背心穴

上，道：「奶奶，你老人家請休息一下，孫婿來援手。」

百草婆婆收回手掌，拭去臉上汗珠，吁了一口長氣，道：「你來得正好，婉兒又中了他們毒手……不……不過不要緊了，你放心，你再幫她打通三處穴道，就沒事了。」

葉慈輝掌力一吐，透體攻入覃婉兒體內，他心急覃婉兒安危，可就使出了「神武神功」，「神武神功」一出，果然不同凡响，只見覃婉兒臉上臉色馬上轉變過來，百草婆婆久攻無功的三處穴道，也被「神武神功」一攻而通。

約莫一盞熱茶時光，覃婉兒便已霍然而癒，睜開了雙目。

葉慈輝收掌道：「婉妹，你現在覺得怎樣了？」

覃婉兒道：「無碍了。」

百草婆婆張着一雙老眼，驚訝喜得闔不攏嘴地道：「你有這樣神奇的功力，爲什麼不早說呀！」

葉慈輝一笑道：「孫婿這點功力，算得了什麼……」

百草婆婆笑道：「算不了什麼，只怕當今江湖上已是很少敵手了……走！我們這就直搗黃龍，去找他們算賬去。」

葉慈輝伸手止住百草婆婆道：「奶奶，不用去找他們了，他們已落到孫婿手中了。」

百草婆婆笑道：「這可好，他們現在那裏？」

葉慈輝道：「他們現在就在孫婿所住的山洞之內，可是我們目前對他們簡直莫可奈何。」

百草婆婆一怔道：「爲什麼？」

葉慈輝道：「他們在家母身上下了禁制，孫婿不得不有所顧忌。」

百草婆婆頓足大罵道：「一批該死的東西。」

覃婉兒憂心忡忡地道：「那我們怎樣辦呢？君妹也落到他們手中去了。」

葉慈輝長嘆一聲，道：「這樣說來，我們更是縛手縛脚了……哼……。」話聲忽然一頓，劍眉雙挑而起，自言自語道：「不，我們不能任人如此宰割。」

百草婆婆接口道：「慈輝，你在打什麼主意？」

葉慈輝道：「孫婿想這個時候，給他們來一個出其不意，把他們這裏的製藥秘窟給挑了。」

覃婉兒大叫一聲道：「使不得，你就不替娘和君妹想一想麼？」

葉慈輝道：「這個我已想過了，只要我們能一擊成功，他們能把我們怎樣？」

覃婉兒雙眉一皺道：「你這是什麼道理，我倒一時領悟不透。」

葉慈輝道：「我問你，他們擄去君妹的目的何在？」

覃婉兒道：「威脅奶奶加入他們的惡黨。」

葉慈輝道：「他們在家母身上使壞又是爲了什麼？」

覃婉兒道：「據石懷冰告訴小妹，好像也是想爭取你入伙。」

葉慈輝道：「這就是了，由此可見我們在心中有着相當的份量，也有着相當的顧忌，因此，他們非到不得已時，絕不會互走極端，何況，日前他們能够作主的龍婆婆與石懷冰都已被我制住了，正是羣蛇無首，成功的希望極大，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就能將君妹搶救出來，那時問題解決了一半，我再去和他們談判，所受的壓力，也就輕得多了。」

覃婉兒道：「萬一救不出君妹呢？」

葉慈輝道：「就是救不出君妹，也沒有什麼大了不起，料想他們也不會怎樣爲難君妹，因爲他們還希望爭取奶奶呀！」

百草婆婆一面仔細聽着葉慈輝的分析，一面也暗自盤算着，覺得葉慈輝的想法，雖然冒險一點，但相當有道理，她沉思了一下，立時下定決心道：「慈輝，我們就這樣辦。先挑了他們的這個製藥秘窟，再和他們打交道。」

葉慈輝回頭向覃婉兒一笑道：「成敗關鍵，就在你身上了，不知你的身體完全好了沒有？」

覃婉兒道：「我沒有事了，他們在我身上下的毒，沒有難倒奶奶，絕門制穴手法，又被你絕頂神功破了，我現在已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葉慈輝道：「那就速戰速決，請你領路吧。」

覃婉兒道：「好，我領你們走秘道進去。」

於是，他們三人一陣風般到了石懷冰掩人耳目的小石屋裏。

一切還是那樣寧靜，像是沒有發生什麼事地。

覃婉兒雙手抱拳，對着那暗門作了一個揖道：「老天爺保佑，但望這裏一切照舊。」

葉慈輝見她這般孩子氣，不由得一笑道：「婉妹，你就快動手吧。」

覃婉兒伸手一按暗門開關，只聽「卡察！」一聲，現出一道黑黝黝的甬道。

覃婉兒身形一矮，就要當先而入，葉慈輝伸手一把拉住她，道：「婉妹，以後就是我的事了，讓我先入。」

他拉得覃婉兒身子一退，覃婉兒還來不及表示意見，他已閃身進入了甬道，說：「我們該走那一邊？」

覃婉兒道：「照說應該走左邊，只不知他們這些日子會不會改變設施。」

葉慈輝道：「顧不得那樣多了，我們照老路走吧。」

三人各自提高警覺，繼續向前走去。

覃婉兒雖然不是走到最前面，但她對這條甬道，知之稔熟不過，只覺前進的方向位置，似乎沒有什麼變化，寬心地吁了一口氣，說道：「輝哥哥，看來他們好像沒有想到我們會挺而走險，一點改變都沒有。」

葉慈輝輕「噓！」一聲，道：「小心，我已聽出前面有談話之聲了。」

大家屏息而行，走完了甬道，前面碰到了一大塊石壁，但是裏面談話的聲音聽得更是清晰了。

葉慈輝一皺眉頭道：「這石壁……」

覃婉兒道：「門戶就在石壁之下，旁邊有個暗鈕，一按暗鈕，石門便會自動打開……讓我來！」

覃婉兒擠身向前，找到暗鈕，按了一

下，可是，沒有一點反應，那石壁還是石壁，仍然沒有現出門戶來。

覃婉兒輕「啊！」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奇怪，這暗鈕失靈了哩！」

百草婆婆道：「他們一定是在裏面把門戶封死了，這石門有多厚？有沒有辦法可以打得開？」

覃婉兒道：「這石門厚度總在一尺以上，靠裏面一面，還加了一層鐵板，如要硬攻，只怕……。」

葉慈輝輕聲截口道：「聽！他們裏面談話的聲音！」

百草婆婆與覃婉兒一歛聲，聚精凝神的側耳聽去。

只聽裏面是兩個人在談話。

其中一人道：「奇怪，他們出去了老半天，怎麼還不見回來，莫非遭到了什麼困難不成？」

另一個人道：「這本是十拿九穩的事，那會有什麼困難。」

覃婉兒輕聲道：「我聽得出他們兩人的聲音，一個是周老兒周西園，另一個是趙老兒趙侗。」

葉慈輝「啊！」一聲，道：「周西園！那我見過他。」

覃婉兒道：「不錯，就是你見過的那位周西園。」

葉慈輝一揮手，只聽周西園乾咳了一聲，道：「趙兄，咱們先別理他們有沒有困難，難得今天這洞內的人都出去了，我們談兩句知心話如何？」

趙侗淡淡地道：「這洞內一天到晚就是我們這幾個人，什麼話沒說完，還有什麼可談的。」

周西園笑了一笑，道：「趙兄，你就這樣不相信兄弟麼？」

趙侗道：「我們現在是未死先同穴，大家命運相關，榮辱與共，那有不相信你周兄之理。」

周西園搖頭一嘆，道：「趙兄，你要怎樣才能打開你的心扉呢？」

裏面的談話聲忽然停頓，好半天沒有說話，覃婉兒正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只聽周西園驚叫一聲，道：「趙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趙侗道：「證明你的誠意。」

周西園似是沉思了一陣，語聲一肅，道：「好，兄弟看了你這一寶……」

趙侗忽然道：「不用了！」

這兩句話聽得隔在石門外面的人一陣迷惘，覃婉兒搖了一搖頭，輕聲道：「他們在搗什麼鬼？」

葉慈輝搖搖頭，道：「誰知道，聽下去吧！」

只聽周西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趙兄，兄弟看，我們是永遠回不去了，所以，兄弟心裏非常不服氣，也非常不甘心。」

趙侗道：「你不服氣不甘心，又能怎樣？」

周西園道：「我不想這樣苟延殘喘的活下去了。」

趙侗道：「你想死，這裏有的是各式各樣的毒物，那不方便得很。」

周西園道：「可是我又不願那樣死得毫無代價。」

趙侗道：「你想毀了這裏的一切？」

周西園道：「小弟正是此意，而且目前就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不知你趙兄願不願相助小弟一臂之力。」

趙侗忽然發出一陣笑聲，道：「周兄，你自己想死，自己去死罷，難道還要拉兄弟陪葬不成。」

周西園急口道：「趙兄，請不要誤會，兄弟並無拉你同死之意。」

趙侗道：「那你意欲如何？」

周西園道：「只要你不阻擋兄弟的所行所爲就行了。」

趙侗一笑，道：「任你所爲所行，我能逃得了責任麼？」

周西園道：「我們可以想出了一個脫罪之法，使你置身事外。」

趙侗道：「你有什麼辦法，使兄弟脫身事外？」

周西園道：「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兄弟把你打昏，你身遭暗算，自然不必負任何責任了。」

趙侗一笑道：「你的辦法倒是不錯，可是你却看錯了人。」

周西園一震，道：「你……你在套兄弟的口風？」

趙侗朗聲道：「這樣你的看法，錯得更遠了。」

周西園道：「那趙兄你的意思是？」

趙侗道：「兄弟也早有此心，只是不敢輕易表露罷了，今日難得你周兄剖誠相見，我們就生死與共，一同幹他一個淋漓痛快吧！」

百草婆婆聽得好不高興，不由得呵呵一笑道：「小子開門來！」

裏面趙侗與周西園顯然都被嚇了一跳，齊口同聲喝道：「什麼人？」

百草婆婆笑哈哈的道：「不用怕，常老婆子可是來幫你們的忙的。」

裏面兩人發出一聲驚喜之聲，道：「外面敢情是常大嫂？」

百草婆婆道：「別明知故問了，快把石門打開來吧！」

裏面傳來一陣摸索敲打扳動的聲音，可是那石門一動也不動。

百草婆婆催促他們道：「時間寶貴得很，快開呀！」

周西園惶急的道：「奇怪，今天這門打不開了啦！」

覃婉兒道：「周伯伯，你們聽着，第三張椅子下面，另外有一個暗鈕，你把它向左連轉三轉，再去開門，就可以開開來了。」

趙侗道：「你是誰？你怎樣知道得這樣清楚。」

覃婉兒道：「我是婉兒呀！你聽不出來麼？」

趙侗道：「啊！你是婉兒麼，現在我聽出來了，你怎會和常大嫂走在一道呢？你不是……。」

眞叫人着急，在這個時候，他還嚕嚕嗦嗦的問個不完，百草婆婆先自忍捺不住，大聲叫道：「少嚕嗦，快開門好不好，有話開開門再說不行麼？」

周西園接口道：「老大嫂別急，小弟這就開門了。」

一陣沙沙之聲响起，那道石門，終於

緩慢的向一旁移動，開開了一道縫隙。

門縫一開，覃婉兒首先鑽了進去。

葉慈輝緊接着閃身而進，百草婆婆走在最後面。

百草婆婆一走進裏面，開口便道：「咱們廢話少說，先辦正事吧，周兒，你本來準備怎樣辦，說出來聽聽。」

周西園道：「小弟因爲人單勢孤，不敢有太大妄想，只準備把這裏的研究資料和一切記錄，放一把火給他們燒了。」

百草婆婆點頭道：「好，你這想法好極了，我們就這樣辦。」

覃婉兒叫道：「且慢，你們看見我妹妹沒有？」

周西園迷惘地道：「你妹妹是誰？」

百草婆婆道：「長話短說，這裏面可關得有一個女孩子？」

周西園搖頭道：「沒有！婉兒應該知道，這裏外人是進不來的。」

百草婆婆一咬銀牙道：「不管她了，大家快分頭放火吧！」

周西園取出兩桶桐油，奔向書房，洒在資料文書上，剩下一桶桐油，他又把它倒在藥庫裏，然後，點起一把火，大家循着暗道逃了出來。

逃出秘洞之後，周西園與趙侗這時也沒心事向百草婆婆問長問短了，都是一拱手，道了一聲：「後會有期！」便急急忙忙的告辭而去。

覃婉兒嘆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怎樣辦呢？」

百草婆婆說道：「慈輝，我們一同去向他們說個明白，看看他們又能把我們怎樣？」

葉慈輝沉思了一陣，搖頭道：「奶奶，孫婿覺得這不大妥當，依孫婿之見，你老人家現在最好與他們來個『避不見面』，他們在找不到你老人家之前，諒他們也不會把妹怎樣。」

覃婉兒道：「就這樣讓君妹落在他們手中，那也不是辦法呀！」

葉慈輝道：「君妹的事情，由我慢慢來想辦法，反正，我因家母的事，無法擺脫他們的糾纏，所以，只好和他們週旋下去。」

百草婆婆嘆息一聲，道：「照說爲了君兒，我們是萬萬不能就此抽身而走。可是，就事論事，我們走了，反而可以避免彼此之間的正面衝突，對君兒而言，也許她要多吃一點苦頭，但對整個大局言，對他們不無牽制性的影响，好，我就狠心的暫時不管君兒的事吧！」

葉慈輝就怕百草婆婆骨肉情深，放心不下君琪，結果，最後還是落到他們手中，被他們所役使利用，想不到這位老奶奶看得眞透，把自己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都說出來了。

當下一肅道：「奶奶洞察入微，孫婿敬服至極。」

覃婉兒脉脉含情的望着葉慈輝叫道：「輝哥哥，那小妹呢？」

葉慈輝道：「奶奶需要有人陪伴，你自然隨奶奶一同暫避他們的鋒頭。」

覃婉兒秀眉一皺，苦着臉兒，又叫了一聲：「輝哥哥！……。」

百草婆婆一嘆，說道：「婉兒，你輝哥哥處境困難，不要增加他的麻煩，我們走吧。」

說着，伸手一把拉着覃婉兒，口裏喝了一聲：「走！」雙脚一頓，帶着覃婉兒飛身投入林木深處而去。

葉慈輝望着他們的去向發了一陣呆，搖頭一嘆，回身向自己住處奔去。

他心裏惦念着莉莉，展開上乘輕功，飛行奇快，片刻之間，已回到了自己住處不遠之處。

遠遠只見洞口之前人影幢幢，包圍了一大羣人。

葉慈輝口中發出一聲長嘯，身形橫空飛掠，向着洞前落去。

洞前之人，聞嘯心驚，均不約而同，抬頭迎着葉慈輝瞧去，同時，移動身形，在洞前空出了一片空地。

葉慈輝身形一落，瞥眼間，只見莉莉手橫長劍，正擋住洞口。

洞口之前，已是倒下了七八個人，看他們死像，都是面孔發青，七竅流血，顯然都是中毒而死。

洞內莉莉一見落身而到的乃是葉慈輝，大聲叫道：「兄弟，回來得正好，把他們打發了吧！」

葉慈輝星目精光陡射，掃向那些人，冷笑一聲，道：「你們聽到了沒有，還不快快滾開！」

「好大的口氣，你是什麼東西！」一條漢子，振腕舞起一片刀光，欺身直攻而上。

葉慈輝星目一瞪道：「你這叫自討苦吃，在下可不客氣了。」

那人來勢又兇又快，刀光如輪，激起一股淩厲的勁氣，顯見刀上功夫，造詣非凡。

葉慈輝身形微微一幌，人已搶步而上，手腕一翻，穿隙而入，五指一探，便扣在那人握刀右腕脈之上。

那漢子心中一驚，張口「啊！」了一聲，一條身子已被葉慈輝手腕一帶一抖，拋了出去，跌出二丈開外，跌了個狗吃屎，半天爬不起來。

葉慈輝星目放光，緩緩移動，掃視了全場一週，道：「各位現在還來得及撤離此地……。」

洞內傳出怪醫石懷冰的呼聲道：「外面是葉少俠回來了麼？」

葉慈輝冷聲答道：「不錯，是在下回來了。」

怪醫石懷冰大聲道：「沒有你們的事，你們離開此地吧。」

那些人聽得怪醫石懷冰的吩咐，哄然一聲，各自飛身四散而去。

葉慈輝回到洞內，道：「在未談到我們的正題之前，在下要先問你們一件事情，你們把常君琪怎樣了？」

龍婆婆道：「你剛才去找過老身那師妹了。」

葉慈輝點頭道：「不錯，在下剛和她們分手。」

龍婆婆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君琪的事情，希望你不要混爲一談，你還是管你自己的事好了。」

葉慈輝一笑道：「龍老前輩，你別忘了常姑娘乃是在下的親戚，她的事就是在

下的事，怎能不混爲一談。」

怪醫石懷冰接口道：「葉少俠，你這話雖然不無道理，可是你別忘了，令堂的生死現在操在我們掌中，希望你能尊重龍姥的意見。」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可是兩位現在的生死，却操之在我啦！」

怪醫石懷冰道：「葉少俠，這一點你威脅不到我們，我們要有什麼三長兩短，令堂的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葉慈輝笑了笑道：「只怕不見得。」

怪醫石懷冰冷笑一聲，道：「那你就走着看吧。」

葉慈輝道：「剛才，在下回來途中，悟出一個道理，不知兩位可要聽一聽？」

他話聲一落，不待龍婆婆與怪醫石懷冰表示意見，接着自話自道：「在下敢和兩位打賭，在下此時就是殺了你們，在下還有足够的本錢和你們的那幕後主人談條件，以保障家母的安全，不知兩位可有胆量與在下一賭？」

怪醫石懷冰臉色微微一變，與龍婆婆望了一眼，交換了一個忡忡不安的眼色。

龍婆婆故作鎮靜的一笑，道：「好，老身和你賭了，只要你眞能不顧令堂的生死，你就動手殺了我們兩人吧。」

葉慈輝一笑道：「你要眞和我打賭，那你就輸到底了……。」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閃閃，望了他們兩人一眼，笑了一笑，道：「你不妨再深入地多想一想。」

龍婆婆一搖頭道：「老身賴得費心思，你自己說罷。」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說出來簡單得很，你衡量一下，我們誰在你們那主子面前，誰的份量重，誰就贏了。」

龍婆婆「哼！」的一聲，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和老身們相比。」

怪醫石懷冰叫了一聲，道：「龍姥，葉少俠的話……。」

龍婆婆雙目一瞪，怒視着石懷冰道：「老身就不相信，憑我們這身能耐，會比不過那小子。」

石懷冰道：「你老初來不知道，就小弟所知，上面確實非常重視葉少俠。」

龍婆婆大吼一聲，截口喝道：「石老弟，你是怎樣哩？兩句話就被那小子唬住了。」

怪醫石懷冰道：「不，我不是被他唬住了，因爲光棍眼裏不夾砂子，他能想到這一點，我們再和他打賭，那在自討沒趣了。」

龍婆婆橫了怪醫石懷冰一眼，氣鼓鼓的一頓脚，不說話了。

葉慈輝微笑道：「現在，我們可以開誠佈公的談一談了。」

怪醫石懷冰道：「你的意思是……」

葉慈輝道：「你們放了君姑娘，在下也放了你們兩人，以你們自己的安全，交換君姑娘的安全，彼此誰也不佔便宜，誰也不吃虧，算是扯直。」

龍婆婆道：「你的事呢？」

葉慈輝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說了隨你們去見你們那主人，絕不畏縮，一定成全你們，隨你們去見他就是。」

怪醫石懷冰道：「一言爲定。」

葉慈輝道：「一言爲定。」

怪醫石懷冰望着龍婆婆道：「龍姥，這件事由小弟負完全責任。」

龍婆婆道：「只要你肯負責，我老婆子沒意見。」

怪醫石懷冰於是將囚禁常君琪的地方告訴了葉慈輝，並且給了葉慈輝一件信物，道：「這件事，你自己去不大方便，還是請張姑娘去吧。」

葉慈輝受了怪醫石懷冰的意見，請莉莉去跑一趟，莉莉走後，葉慈輝忽然「啊！」了一聲，道：「在下有一件事，剛才忘記告訴兩位了。」

怪醫石懷冰道：「什麼事？」

葉慈輝道：「你們不是有一處製藥的秘窟麼！剛才在下已放了一把火將它燒掉了。」

怪醫石懷冰與龍婆婆兩個人的臉色都變了，齊是一震道：「此話當眞？」

葉慈輝微微帶笑地道：「我騙你們做什麼？」

怪醫石懷冰頓脚喪氣地道：「你這一下可把我們坑死了。」

葉慈輝道：「你放心，在下是敢作敢當，到時候見了你們那主人，在下一力承担就是。」

怪醫石懷冰苦着臉道：「你倒說得輕鬆，由你承担，你承担得了麼？」

龍婆婆破口大罵道：「你這小子眞混蛋，一面敷衍我們，一面暗地裏搗鬼，老身眞恨不得活劈了你。」

葉慈輝一笑道：「事已如此，你劈了我也無補於事。」

怪醫石懷冰一嘆道：「葉少俠，你請迴避一下好不好？」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了一聲：「遵命！」出了山洞。

時光過得眞快，不知不覺已是夕陽西下，天空晚霞片片，照得整個山林像是披上了一件新裝。

清風徐來，陣陣沁人，葉慈輝仰望長空，發出一聲長嘯，嘯聲掀天而起，聲震原野，一時風雲變色，天上晚霞亦黯淡無光。

嘯聲中只見一條人影急射飛行而來，老遠便聽得她惶惑的叫道：「虎弟，是不是又出了什麼事？」

葉慈輝搖頭一笑道：「沒有什麼，我只是想出出胸中這口鬱結之氣而已。」

莉莉長吁一聲道：「你眞把我嚇了一跳，他們呢？」

葉慈輝說道：「他們還在洞中，我給他們一個商量的機會，他們也正在傷腦筋哩！」

莉莉道：「他們在傷什麼腦筋？」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等會你自然會知道，你救人的事怎樣了？」

莉莉道：「幸不辱命，君姑娘已經脫險了。」

葉慈輝一抱拳道：「謝謝三姊。」

莉莉臉上掠過一道怪異的笑容，叫了一聲，道：「虎弟……。」

葉慈輝應聲道：「什麼事？」

莉莉欲言又止的笑了一笑，道：「以後再談吧，我們進洞去吧。」（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戰雲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方天星奉師命化名方順，到周百燦家傭工，冀藉此探查周家祖傳珍珠寶衫的下落。那晚，方天星百感叢生，無法入睡，驀聽有夜行人到來的衣袂聲，起身察視，發覺有二賊人潛入周家，方天星立向二賊撲擊，驚醒周福和王嫣，未幾，周小姐也聞聲而來，合力把賊人擒下，經周百燦訊問，知是井雁行手下，周百燦縱放二名賊徒去後，向方天星查問師門，獲知其為六合門下，周百燦說出曾與六合門的尚進結盟，並說出尚進有二徒，其小徒桑無名是個敗類，又說如提起這桑無名化名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心神交戰苦　情仇兩難全

方天星已經完全明白了！

「這個人也就是當今武林敗類！」周百燦冷笑着說：「飛鷹幫的幫主桑桐——有個外號：人稱『九翅飛鷹』！」

方天星只覺得身上一陣發麻，頓時動彈不得。

周友梅也頗為吃驚，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原來是這個人！」

周百燦目光轉向方天星道：「方順——你可知道這個人麼？」

方天星一副茫然表情的搖搖頭道：「這個人小的倒不會聽說過！」

周百燦道：「就我所知尚大哥門下只有這兩個弟子，倒不會知道還有一個姓毛的！」

方天星立刻道：「家師想必是後來改投在尚爺之門下的吧！」

周百燦點了點頭，皺了一皺眉！

方天星真怕他又會說出什麼叫自己心驚肉跳的話，所幸他什麼都沒有說！

過了一會兒，周老太爺才又嘆息了一聲，道：「你師父毛大海現在那裏？」

方天星道：「現在在南方開設一處教場！」

周老太爺點點頭，他緩緩端起面前的茶，呷了一口，徐徐的道：「尚大哥一生要强，武功出衆，想不到後來竟然會死在他那孽徒的手上……」

說到這裏，由不住重重的嘆了一聲。

方天星大吃一驚道：「你老是說，師祖他老人家是死在……桑……桐手裏？」

周百燦冷笑道：「誰說不是——這件事非但是你想不到，在當時來說，的確是誰也不會料及，桑無名那個孽徒當時敵不住武林公理正義，不得不潛走他鄉——」

頓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尤其是尚大哥那個大弟子吳必開，得訊之後發誓不欲與他這個師弟干休，曾經追逐天涯，勢必要為師父報仇，我也曾聯絡了遠在『雁嶺』的莫二哥，合力聲討，只是踏遍南北一十三省，竟然未能發現他的踪影！」

周友梅奇怪的道：「他人呢？」

周百燦冷冷笑道：「以後才知道那個孽徒，化名桑桐，已在外自立門戶，成為飛鷹幫的幫主，燒，殺，搶，擄無惡不為，真正是無法無天，罪大惡極！」

他眼光轉向一旁的方天星道：「你那時年紀尚小，當然不知道。總之，這件事，是你們『六合門』中最丟人現眼的一件事了！」

方天星垂下頭來！

——他內心真有說不出的痛苦，「九翅飛鷹」桑桐在他印像裏，原本就不好，現在不禁留下了更為深沉的陰影，一刹間，他腦子裏想到了很多事情，他簡直連正視對方的勇氣都提不起來！

「方順，你坐下來——」

「是——老太爺！」

說了這麼一聲，方天星懷着鬼胎的在一旁坐了下來。

周小姐忽然一笑道：「方順——你怎麼啦？」

「沒有什麼……」

他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向着周友梅看過去。

周友梅笑道：「這又不關你什麼事，你也用不着氣惱，爺爺——是不是？」

——她回頭看着周百燦，後者點頭表示同意！

「不錯！」周老太爺說：「那一個門派裏，都免不了有幾個敗類，你也犯不着為這件事氣惱！」

「是——老太爺！」

周百燦一笑道：「以後你用不着這麼呼我——」

「這……為什麼？」

周百燦道：「算起來，你師祖與我是義結金蘭的兄弟，你既然和他有上這麼一段淵源，我就不能虧待你，以後你就稱呼我一聲周爺爺吧！」

方天星垂首道：「小的不敢！」

「你一定要這麼稱呼！」周百燦很認眞的道：「不但對我稱呼要改，以後，與我孫女也要兄妹相稱——」

他轉向周友梅道：「聽見沒有？」

「是——爺爺！」

周友梅應了一聲，目光轉向方天星，臉上微微現出一片嬌羞。

周百燦微微一笑，眸子掠向站立的王嫣，道：「以後你們對方順的稱呼也要改口，妳把我的話傳下去！」

王嫣似乎怔了一下，可是她立刻也就欣然同意，答應一聲！

方天星懼恐的站起來道：「這……可就太不敢當了！老太爺——」

「你不必再爭執了！」周百燦大聲道：「我已經這麼決定了，你在我這裏住着，也閑不下來，家裏的事，還是得你多操勞，你只要記住，我沒把你當作外人看待就是了！」

「是——老——」頓了一下，他終於改口道：「周爺爺！」

周百燦點了點頭，道：「距離天亮還有些時候，你也去歇着吧！」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方天星霍然發覺到這位老爺爺顯然身子骨有些個不俐落，他孫女友梅還用一隻手攙扶住他，較之先前對付二盜那般的生龍活虎神態，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

×　×

來到周家已經半個多月了。

他並沒有忘記所負的使命，只是態度上顯然並不積極，甚至於，他一直都在逃避着這件事。

每當他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他都有一種罪惡的感覺，然後趕快把這些思潮儘快的驅出腦外！

然而，他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正如同他忘不了桑桐加諸在他身上的威嚴！

他永遠也忘不了桑桐那張波譎雲詭，隨時都顯現着殺機的臉——

然而這張臉如果和「俏紅綫」許冰荷那張春花綻放的嬌容疊合在一起，可就使得他另外又有一番感受！

桑桐的狠毒，固然令他懼怕，恨惡，冰荷的嬌艷多情，却又何嘗不使得他情有所鍾，心有所儀。

至此，那些個同門師兄弟每一張臉，以及他們的面容，都會情不自禁的湧現而出。

這些不同的嘴臉，立刻就匯集成一片濃雲；緊緊的壓在他的心頭，使得他很不開朗！

——他不得不向着惡勢力一面低頭！

他仍然是無能為力；甩下那個一直緊壓在他背後的包袱！

×

在廊子下面，他扶着周百燦散了一陣子步——直到現在他才知道：周百燦所患的是風濕症。

據周百燦告訴他說，以往數年，他深為這種疾病所苦，今年已經好多了，最近他正試圖以內功中的三昧眞火，來打通那些早已痲木的關節，而且頗見功效！

坐在廊下的石頭墩子上，周老太爺伸着他那雙長腿——

「方順！」他喚着身邊的方天星道：「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方天星怔了一下，搖搖頭道：「沒剩下什麼人了！」

周百燦點了點頭，頗有點深悔一問的樣子。接下去，他又道：「你跟毛大海在一塊只練過兩年功夫？」

「是的！」

「兩年能有這種成就可不簡單了！」

一面說，這位老太爺那雙眼睛可就在方天星臉上轉着，方天星下意識的感覺到他可能要說出來的話，不由心中一驚——

「你天資不錯！」周老太爺說：「那天你對付金，裘兩人時我已畧有所見！」

方天星道：「老爺爺過獎！」

周百燦一雙眸子，一面在他身上轉着，含笑點頭道：「我想你的輕功大概更好吧！」

方天星道：「後輩曾練習過輕功數年，但是實在是談不上什麼造詣！」

「你太客氣了——」

話聲一落，周百燦陡地右手一翻，隔空向着方天星打出一掌，方天星倏地拔身而起，隨着對方的掌勢，就空折了一個觔斗，輕飄飄的落向一邊！——

他不勝驚異的看向周百燦道：「老爺爺你……？」

周百燦呵呵一笑道：「已經很不錯了，你果然是出身六合，這一手『雲裏翻』錯非是六合門中的身法，別家是萬萬施展不出這麼漂亮——」

方天星不禁暗吃一驚，心忖着好險！幸虧自己就出身門路一道，還不會撒謊，否則只這一手，已被對方看出了端倪，豈非不智！

周百燦微笑了笑，道：「方順，我有件事，想不明白，你却要實話實說！」

「是，老前輩！」

周百燦道：「你來到我這裏到底安着什麼心？絕不會是沒有原因的吧？」

說話時，他那雙眸子緊緊的盯向方天星，似乎要洞悉他的內心！

方天星儘管是心裏大為緊張，可是他表面却是一派從容，聆聽之後，躬身答道：「晚輩的確是含有用心……，老前輩明察秋毫——」

周百燦頓時一楞！

他臉上立刻罩起了一片寒霜，冷冷的道：「說下去！」

方天星幾乎不敢與他的眼睛相接觸，當時垂着頭道：「後輩只是……」

「只是什麼？」

「後輩因聽人傳說：老前輩一身武功高不可測……」

周百燦的臉色顯然鬆了下來！

方天星偷看了他一眼，心內畧安，當下繼續道：「……所以小子才斗胆！」

「這麼說你是想來學我功夫來的？」

「正是……」

「沒有別的原因？」

「沒……有……」

周百燦哈哈一笑道：「你倒也說話直

率，只是你可知我的功夫，並不願輕易傳人？」

「後輩知道！」方天星道：「後輩天資駑下，對於此事原不敢期望過高！」

周百燦又呵呵大笑了起來！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他注視着方天星，接着說道：「我要糾正你這種錯誤觀念！」

方天星道：「老前輩教誨！」

周百燦道：「一個人如果抱定了志向，就該萬死不移其志，矢必達到志向而後已，如果凡事自己認爲不行，那就一無所成了！」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一笑道：「這件事非比等閑」——我已是一大把子的年歲了……春秋有限，我這種年歲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須三思而行，尤其是這種事——」

抖了一下衣裳，他緩緩站起來道：「再說吧！」

方天星忙上前摻住他。

二人向堂屋走進。

進了堂屋，方天星又扶着他坐在椅子上。

「唉！」周百燦嘆息了一聲道：「像我這個樣子不良於行，即使有一身功夫，也是一個廢人了！」

說到這裏嘆了口氣，頻頻搖頭不已。

方天星道：「老前輩那日對付金，裘二人，看來身手依然靈活，怎能夠稱爲廢人？」

周百燦苦笑了一下道：「那是對付他們兩個，要是來人是一個强者，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方天星道：「你老的意思是說」——」

周百燦說道：「對付敵人，首要沉重，這就是所謂『行行四夫老，悠悠敵難量』，你只要沉着氣，別人是拿不準你的斤兩的！」

頓了一下，他又道：「話雖如此，要是那一天來人不是金，裘二人，若要換上了那個姓井的，事情可就難以預料了！」

「老前輩說的，是『鐵臂哪吒』井雁行？」

「就是他——」周百燦冷笑道：「這個人是個旣刁且毒，而又身懷絕世武功，在我來說，他確是個使我頭痛的人物！」

提起「井雁行」這個人，周老爺子緊緊的咬了一下牙齒，目光裏泛出一種深湛的仇恨！

「你知道吧！我所以來到這裏是爲了什麼？」

方天星搖了一下頭，表示不知！

「就是爲對付這個姓井的，你知道吧！我和他見面的時間，已經不久了！」

「老前輩是說，姓井的要爲那個金鷄羽報仇？」

「那倒也不是——」

說到這裏，這位老爺子由身上摸出了一個鼻烟壺，在鼻子上聞了一下。

似乎是胸有城竹的樣子，他冷冷的笑着。

「有一件事，你也許還不知道！」周百燦慢吞吞道：「血債血還——」

才說到這裏，內門帘子掀處，周友梅由裏面步出，周百燦頓時住口不言。

方天星道：「姑娘起來了？」

周友梅一笑道：「方大哥，你跟爺爺在說些什麼？」

方天星尙未答話，周百燦搶先答道：「隨便聊聊罷了——，」

友梅道：「才不呢，我都聽見了。」

周百燦道：「妳聽見什麼了？」

友梅道：「你們正在談那個姓井的，是不是？」

周百燦呵呵一笑道：「好個耳朵尖的丫頭，這麼說，我跟你方大哥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友梅點點頭，道：「都聽見了！」

她皺了一下眉道：「有一件事，爺爺你一定要告訴我，這個姓井的，到底是不是殺我爹的那個人？」

周百燦搖搖頭道：「妳可不能亂來，這件事我還正在調查！」

友梅秀眉一揚道：「一定是他！哼！我饒不了他！」

周百燦沉聲道：「胡說，這件事我不許妳插手胡來！」

友梅眼圈一紅道：「爺爺，你老這麼說……莫非我爹爹他老人家就白死了？」

「仇是一定要報的！」

周百燦吁了口氣道：「但是，殺害妳父親的，也許不是他！」

「爺爺怎麼知道？」

「手法不同！」

一旁的方天星頓時吃了一驚！

他自從悉知殺害友梅之父，乃是自己這一夥人當年所爲之後，內心一直鬱集着悵恨，這時聽他們提及此事，不禁暗暗驚心不已。

周百燦嘆息一聲道：「固然與你叔祖父的死，有幾分相似，而且都是與謀財有關，然而却絕非是一人所爲……」說到這裏，他嘆息了一聲，頹喪的搖了一下頭，大概是深深的覺出復仇之不易！「孩子！」他告誡友梅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以爲妳習了幾年功夫，就可目空一切，其實就以那個井雁行而論，他的武功萬萬不可輕視！」

友梅激動的道：「井雁行一定就是殺害我爹娘的仇人，爺爺怕我去找他報仇，才這麼騙我的！」

周百燦冷笑一聲，道：「父母大仇，不共戴天，如果眞是井雁行所爲，我豈能騙妳——不過……」

他冷笑一聲，又道：「他雖然不是殺害你父母的仇人，却是殺害妳叔祖全家，火焚『寶光樓』的元兇大惡，這一點是不會錯的！」

友梅一驚道：「眞的？」

「當然不會錯！」

到此他才說出實話——

「友梅，你應該知道，爺爺爲什麼一直住在這裏不走，那是有原因的！」

「爺爺莫非早就知道井雁行是殺害叔祖父的仇人？」

周百燦點了點頭。

友梅一怔道：「那爲什麼我們不下手報仇？」

「我只是猜想而已——」周百燦頻頻冷笑着，說道：「直到那一天，姓井的派來了那兩個人之後，我才斷定，果然是井

雁行所爲。」

說到這裏，周百燦抬手摸向茶几內側，拔出了一枚三角形的麻布小幡——

「這是什麼——爺爺？」

「奪命幡，又叫指路鏢——」周百燦冷笑着道：「這是那兩個人來前的一天，我在屋簷上發現的！」

方天星一驚道：「這麼說，老前輩事先就已經知道那兩人當晚會來了？」

「不錯——」

說到這裏，他探手入懷，摸出一個荷包，慢慢攤開來，荷包內放着幾樣東西。

他由其中拿出了一面小小的麻布小幡，模樣兒一如他原先手上之物！

周百燦目注向他孫女兒友梅道：「妳也看見了？這兩樣東西，完全一樣！」

周友梅接過來看了一下，果然一般無二，由不住面色一變！

周百燦指着後來取出的那面麻布小幡說道：「這面奪魂幡乃是當年他們火焚『寶光樓』之後，在現場被我發現的，自此多年以來，我收藏着，遍訪各處，却未能證實爲何人所持有，想不到，居然現在證實了！」

「爺爺是說，這面奪魂幡是爲井雁行所有了？」

「不錯——」周百燦道：「我所以懷疑到井雁行，那是因他毒手殺害我三弟周寶時所用的毒辣手法——六陰烝手！」

冷冷一笑，他接道：「這種手法武林中擅者不多，據我所知，當今黑道人物，能以這種手法來傷人的不超出三人，井雁行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兩人是誰？」

「一個是燕雲的卜樹桐，一個是中條山的『虎掌』方大可——這兩個人先後都拜訪過了，證實這件事，絕非是他二人所爲，井雁行也就是剩下的唯一之人！」

在敍述這件事時，周百燦內心極爲沉痛，眸子裏滾動着淚水。

長長嘆息了一聲，他接道：「現在事實證明，果然就是井雁行所爲，這人武功出衆，確是黑道上一個最傑出的人物。」

苦笑了一下，他又道：「說一句眞話，如果五年以前，他碰在我的手裏，絕非我的敵手，可是五年之後的今天，勝負可就難以預料了！」

「然而他對老前輩却深有所畏——」

說話的是方天星。

他不知怎麼忽然會冒出了這句話。

然而這句話，却有幾分眞實性！

周百燦的眼睛轉着向他，緩緩點了點頭。

「你說得不錯，他對我是心存忌諱的——」他說：「那是因爲我所練習的『寒風透骨手』，正是他所得意的六陰烝手的尅星，是以他與我近在咫尺，却始終不敢相犯，然而——如果一旦他知道我因風濕而不良於行的話，却就不會再這般顧慮的了！」

「所以爺爺那天才抱病出手，使得井雁行誤認爺爺身體並無不便可是？」

「不錯，我確實是有這個意思，但是此事如果一旦被井雁行看破行藏，那時候就怕勢必非要兵刃相見了！」

「爺爺打算怎麼辦？」

「目前還用不着担驚受怕！」他微微一笑，說道：「吃驚害怕的，是井雁行，我們按兵不動，對方就莫測虛實！然後再隨機應變！」

方天星不得不佩服他的老練，這種「以靜制動」以不變而應萬變的法則，確是高明！

周友梅却不以爲然。

她憤憤的道：「要是他跑了呢？那我們這個仇就不報了？」

周百燦苦笑了一下道：「妳的性子太急了，妳應該記住，世界上每一件事，都不可强求——報仇也是一樣的，只可順乎自然——」

頓了一下，他才又道：「該死的，終必是要死的，要活的一定死不了！」

友梅氣得吸着小嘴，霍地站起來道：「我不跟你老人家說了！」

說着逕自踱回房中去了。

周百燦待她去後，禁不住嘆息一聲。

「這孩子和她爹一樣是個火爆性子，什麼事，想到就做，從來不會用腦子深思細想，這個性子不改，只怕她早晚要吃大虧！」

說罷，他遂即緩緩又打開了那個荷包，把那枚麻布小幡重新放好！

就在他翻動那個荷包時，方天星意外的發現到另外一件東西——

一對精鋼所打製的「蝴蝶鏢」！

這對暗器一經入目，頓時使得他大吃了一驚！

那是一種大小如同飛蛾的精緻暗器，通體爲精鋼所製，遍體漆黑，咀尖翅刃，兩翅部位却配着兩小片活動的竹葉，用以便利暗器本身的飛翔。

方天星對這蝴蝶鏢是再熟悉不過了！然而這雙暗器此時的入目，却使得他觸目驚心！

周百燦顯然發覺到了。

他微微一笑，說道：「你見過這種暗器麼？」

「哦——沒有……」

周百燦把手裏的那個荷包遞過來，一直送到了方天星面前，道：「拿起來看看吧！」

「是——」

方天星伸手將及，忽然又縮了回來。

周百燦一笑道：「你怕這暗器上面有毒是不是？」

「是……」方天星忙又改口道：「不是！」

一時之間，他神態大窘。

周百燦微微一怔，却又含笑道：「你顧忌的不錯，這暗器原來的確是餵製毒藥，可是我早已用藥水將上面的附毒消去，你大可放心的仔細拿在手裏把玩！」

「是——老前輩！」

方天星忽然發覺到自己神態的失常，馬上更正過來。

他鎭定了一下，遂即就那個荷包內，把蝴蝶鏢拿起了一枚來！

雖然說他極力的克制着自己，使自己在外表上不顯出驚慌失措，可是當他目睹着這雙暗器——

尤其是在暗器本身，也就是蝴蝶的肚腹上發現到那個「鷹」字時，他的臉色禁

不住頓時爲之一變！

一件多年前的兇殺案件，終於被證實了。

這些日子，他常常日思夜想，在盤算着當年鳳陽府的那件滅門案子。

那件案子由於事隔多年，已使得他有些模糊了。

然而，這雙蝴蝶鏢卻是他永遠忘不了的東西。

因爲這雙暗器蝴蝶鏢，正是「九翅飛鷹」桑桐的獨門暗器！嵌在暗器身上那個「鷹」字，正是最好的證明，暗含着「九翅飛鷹」中的那個「鷹」字！

——這是桑桐昔年最拿手，最毒辣的隨身暗器，由於暗器本身餵有劇毒，發出時必須配帶指套，是以這件事在方天星記憶裏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他腦子裏一刹時想到了這許多事，目睹着手上的這雙殺人毒鏢，內心眞是不勝感慨！

匆匆過目之後，他遂即把這雙蝴蝶鏢放回到荷包之內！

周百燦一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暗器麼？」

「蝴蝶鏢」這三個字幾乎已經脫口而出，卻又嚥回到肚子裏，卻搖搖頭表示不知！

周百燦收起荷包，放入懷內！

「那麼我告訴你！」周百燦道：「這雙暗器名叫『蝴蝶鏢』，我子周天與兒媳美娟，正是死在這雙暗器之下的！」

方天星早已警惕着自己，使得自己臉上，絲毫也不現出異色！

周百燦冷冷一笑道：「這多年以來，我正在查訪使用這種暗器的人是誰？」

方天星道：「老前輩可曾查出來是誰麼？」

「還不曾！」

方天星的心裏，也就一塊石頭落地！

「不過——」周百燦冷冷的道：「我卻感覺到，這個人已經快出現了！」

方天星倏地一驚！

兩雙眸子會合在一塊！

方天星極力的自恃着，可是終於敵不過周百燦內蘊的目神，他隨即把眼睛轉向一邊！

周百燦一隻手緊緊的握着椅子把，似乎一下子，他的呼吸也爲之急促了。

「方順——」

方天星忙自把目光又回到了他臉上。

「這件事你知麼？」

「什麼事？」

「就是我說的這件事，我子周天全家遇害的事！」

方天星怔了一下，搖搖頭，很惶恐的道：「這件事……後輩不知！」

「你爲什麼不問我？」

「我——不敢！」

他總算找到了一個藉口，只是內心卻有說不出的緊張！

周百燦忽然咳了幾聲，他苦笑道：「人生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是少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這三件不幸的事，竟然會全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老天對我也太不公平了！」

說到這裏，他又咳了起來，皤皤白髮和他飄洒在前胸的一部銀髯，交映出一副垂暮老年的凄凉！

方天星一時心如刀扎，面上映出極度的同情。

「你知道麼？」

周百燦一刹時，嗓音變得沙啞了！

「那個死於蝴蝶鏢下的周天……是我周家唯一的一個後人……他死了，也就等於絕了我周家的後路——」

他又咳了一聲，顯然是以咳聲來掩飾他的傷感！

「你知道吧！」他說：「我恨這個人遠遠超過我恨惡殺害我兄弟的井雁行，一旦我抓住了這個人之後，我要活生生的剝下他的皮！」

他五指彎曲着，像是一把鋼鈎般的有力！

「姓井的固是可惡之至，但是他與我兄弟動手，倒是以實力相搏，以本身功力取勝，然而這個人，卻是暗中伺機以毒藥暗器下手，實屬卑鄙之極！——」

他忽然站起身子來，抖顫着向前走了幾步！

方天星跟過去扶住他。

周百燦苦笑道：「我這裏沒什麼事了，你下去吧！」

方天星怔了一下道：「是——」

當他剛要反身離開時，周百燦忽然反手抓住了他——

方天星大吃一驚道：「老前輩——」

周百燦卻又搖搖頭道：「算了，你下去吧！」

方天星告辭而出！——

他心情矛盾極了，迎面遇見了那個伶俐的小丫環素喜，素喜手裏端着一盤包子，一見他面，就如春花也似的笑了起來！

「你倒是上那去了——找都找不着，我正想上你房子裏去呢！」

說着把一盤熱騰騰的包子雙手送到了他面前道：「拿——給你！」

方天星接過來說了聲：「謝謝！」頭也不回的去了。

素喜呆了一下，瞧着他的背影，一個勁兒的直翻着白眼兒，心裏老大的不是滋味！

× ×

推開門，方天星把那盤包子擱下來！反身關上門再回過頭來，陡地吃了一驚！

原來牀邊上坐着一個人！

那個人長長的頭髮，一身紫紅色的緊身勁衣，模樣兒端的可愛。

「俏紅綫」許冰荷——

「小師妹——」

方天星上前一步，緊緊的執起了她的手。

許冰荷眼圈兒一紅，嚶然一聲，把頭埋在了他的臂彎裏——兩個人對擁甚久，彼此的情緒才定了下來！

「冰荷——」方天星忽然退身道：「妳怎麼來了？來！坐下來說話！」

許冰荷用手指抹了一下臉上的淚，破啼爲笑的點了一下頭！重新坐下來。

方天星走過去開開門探望了一下，再把門關好，插好門栓，這才回過身來。

「怎麼——發生什麼事了？」

許冰荷搖搖頭道：「倒是沒發生什麼

事，只是老當家的已經等不及了，要你辦的事到底怎麼樣了？」

方天星嘆了一聲，半天才道：「這件事太不容易，只怕我是無力勝任！」

「怎麼！」許冰荷道：「有什麼不襯手的地方？」

方天星苦笑道：「周老爺子是可能收藏着這麼一件東西，只是我永遠也沒辦法能夠搜着——妳還是轉告老當家的，叫他消了這個念頭吧！」

「那怎麼可以？」許冰荷連連搖着頭，說：「這是不可能的，這些日子來，當家的每天都在記憶着這件事，你要是再探不出個眉目來，大家夥可就預備要上綫開爬了！」

「上綫開爬」是句黑道的行語，即「動手打刼」的意思！

方天星不由乍然一驚！

許冰荷一隻手攀着他肩頭上道：「老當家這個人你是知道的，他已經對你不放心了！師哥，你還是小心着一點的好！」

方天星冷笑道：「他以爲周老爺子是個殘廢？好欺侮，那可是大錯特錯！」

許冰荷道：「前幾天，四師哥回來說，周家的小姐對你不錯——是不是？」

方天星一驚道：「他怎麼知道？」

許冰荷眼睛瞧着自己的脚尖，冷漠的道：「有沒有這麼回事呀？」

方天星道：「豈止是周家小姐，這個家上上下下，誰都對我好——」

「所以你就下不了手了？」

方天星偏過頭來，發覺到這位小師妹眼睛裏充滿着妒火，那彎起的唇角，含着一些酸溜溜的味道，更覺可人。

他忽然明白過來，由不住窘笑一下。

「唉——你這是想到那去了？」

「哼——」她把臉偏到了一邊：「還說呢？」

方天星苦笑道：「妳要是這麼想我可就錯了！」

許冰荷倏地回過頭來，說道：「那麼你說吧，有這回事沒有？四師兄說，你們之間……」

說到這裏，臉一紅就說不下去了。

方天星搖搖頭一聲不哼的低下了頭。

許冰荷悄悄的走過來，輕嘆一聲，把一隻手搭在他肩上道：「我也知道，你不是這種人——星哥——你怎麼了？」

方天星又搖了一下頭，這一刹那，他內心沉痛極了，只覺得心思起伏，百感交集，眞恨不能放聲痛哭一場來發洩積壓在心底的積鬱！

許冰荷見狀笑了一下道：「你生我的氣了？」

方天星抬起頭看着她道：「冰荷，是誰要妳來的？」

「是黃五叔！」

「我一猜就是他！」

「五叔說，時候差不多了，你應該探出有個眉目了，老當家的跟伍師兄，刁師兄都等不及，催着要下手！」

方天星怔了一下道：「怎麼能這麼胡來？這裏主人全家，就連那個王嬀和老傭人周福都有一身好功夫！妳告訴他們千萬不能下手！」

許冰荷道：「那可全都在你了——星哥——到底是怎麼回事！甚麼事拖着你，讓你下不了手？」

方天星口中吶吶地說道：「我只是不忍心……」

「不忍心？」許冰荷睜大了眼睛，詫異地說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會不忍心？老當家的爲人，你難道還不知道？如果他們知道了你這樣的話，你想他們會饒了你？」

「我——」

方天星站起來踱向窗口，長長的嘆息了一聲。

許冰荷跟過來，小可憐似的站在他背後——

「星哥……你就是不爲別的，也該爲你自己想一想，五師兄，刁師兄他們都不是好惹的……他們放不過你的。」

「我不怕！」

「不——」許冰荷臉上變色道：「我怕……」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在他肩頭上哭了起來。

方天星豈能眞的不怕？

一刹間，在他的憶思裏現出了無數的臉盤——如「九翅飛鷹」桑桐…「袖裏乾坤」黃楚彪…「鐵手」伍昭…「飛天鵬」刁萬……

這些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好惹的，每一個人都說得上身歷百戰，九死一生，如果一旦聯手與自己爲仇，其後果簡直難以想像！

方天星身上起了一陣戰慄！

嘆息一聲，他輕輕的撫拍着許冰荷背部，點頭道：「我只是說着玩的，妳快別哭了！」

兩張臉距離得如此近——

他輕輕的爲她抹着腮邊的淚痕——面前的那張美麗面頰，似乎看上去較諸以前消瘦憔悴多了。

許冰荷看着他破涕爲笑，一抹紅潮起自鬢邊——就在方天星的鐵腕之下，她嚶然一聲，把身子投入到對方懷內！

方天星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

總之，兩個人都是那般的渴望着對方的感情！

× ×

在床上厮混了甚久。

許冰荷蹣跚的撲跌下來，一頭秀髮雲般的披面直下！

「不——星哥……我不能…老當家的知道會打死我的！星哥——」

她那般嬌柔的又仰過身子來，把軀體斜倚在方天星身上，胸上那麼劇烈的起伏着。

她的臉紅得像抹過胭脂一般，熱得燙人！

斜伸出手來，輕輕的攀在他頸項上，瞳子裏的光，充滿了情痴，慾火，和無可奈何的奉獻！

像是孩子般的，她淌下了眼淚。

方天星深深的呼息了一下，輕輕的，把她的手拉了下來，他走到窗前，剛想伸手去推開窗子，許冰荷過來拉住了他，說道：「不——」

她緊緊的拉住他，扭着他，像是中了魔般的那種情況！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高皐·文　盧令·圖

五龍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狄珏偕杜秋娘往黃山尋仇，得法本大師爲雙方化解，黃山掌門也解釋當年杜秋娘父母遇難時的情形，並將兇刀取出，天台掌門指出兇刀似爲西部邊陲武林人所慣用，杜秋娘立偕狄珏離開黃山，趕赴邊陲，剛抵埗，掛在杜秋娘身畔的兇刀便爲人扒走，狄珏知有蹊蹺，借故向一大漢生事，點了他的穴道後縱之使去，翌日大漢同黨前來尋仇，責問狄珏是否爲失刀借故滋事，狄珏否認後，帶頭前來尋仇的綠鳳凰邀請他們往大野一條龍處作客，狄珏和杜秋娘隨之而往，進入大廳不久，一老者偕一少年步出相晤——

鴛鴦同落阱　俠侶困蛇山

綠鳳凰趨前兩步，爲狄珏夫婦介紹道：「這位是咱們的龍莊主，豎少莊主龍逢時。」

狄珏夫婦立起身形，雙拳一抱道：「久仰莊主威鎭西南，果然盛名不虛。」

大野一條龍雙手微拱道：「好說，兩位請坐。」

他在狄珏夫婦對面坐下，雙目精光如電，向這雙遠客打量一陣道：「聽說兩位是來遊歷西南的，這份雅興當眞不淺。」

狄珏道：「我國河山如此的壯麗，人類的生命又是十分短暫，咱們夫婦只不過想在人生旅途中留下一點雪泥鴻爪而已。」

大野一條龍哈哈一笑道：「狄少俠能有這份胸懷，一定不是平凡之輩，請問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狄珏道：「先師是一個出家之人，而且很少行走江湖，說出來莊主只怕也不會知道。」

大野一條龍道：「原來如此，尊夫人呢？我想一定是一位名門俠女了。」

此人自從現身之後，似乎對杜秋娘特別注，意此時忽然查問他們夫婦的師門，很可能別有用心。

因而杜秋娘淡淡道：「這一點莊主就猜錯了，先父是一個跑碼頭的武師，我只不過東鱗西爪，學得一點膚淺的武功而已。」

杜秋娘的話當然是言不由衷，如說她的武功十分博雜是對的，說膚淺就有點太過謙虛。

她自幼就學習黃山武功，跟隨楚臨眺後，又學習天南一派的武技。

楚臨眺十分喜愛於她，不僅將本身的武學傾囊相授，並不惜任何代價以謀取別門別派的一技之長來教授給她。

爲了替她復仇，更四出網羅高手，狄珏就是這樣被楚臨眺買通囚犯栽賍弄來的。

起先杜秋娘疑心狄珏是楚臨眺的心腹，才不惜讓他揹黑鍋，後來她竟愛上了狄珏，才造成與楚臨眺的絕裂。

這是往事，但往事是常常與近因難以分離的。

大野一條龍似乎也陷入往事的回憶之中，但他那雙陰森森的目光却始終沒有離開杜秋娘的面頰。

良久，他忽然精神一振道：「在下只顧得談話，幾乎簡慢了客人，擺酒。」

廳外一聲應諾，片刻之後，已在廳上擺下了兩桌豐盛的酒席。

參與宴會的除了大野一條龍父子，十大高手也全部參加。

當酒過三巡之後，大野一條龍忽然微微一笑道：「中原武學，精深博大，是咱們西南武林平素所仰慕的。今日難得狄少俠夫婦光臨，希望能讓咱們這些井底之蛙開開眼界。」

狄珏道：「在下這點微末之技，怎敢班門弄斧，莊主如此謬讚，狄某實在愧不敢當。」

綠鳳凰推杯而起道：「這樣吧，莊主，由屬下向狄夫人討教幾招，你看可好？」

大野一條龍道：「好，雙方點到爲止，不要傷了和氣。」

綠鳳凰道：「勿須莊主交待，屬下怎敢開罪貴賓，請吧，狄夫人。」

杜秋娘向狄珏瞧了一眼，緩緩立起身來。

她人長得美，風度氣質更是冠絕羣倫。

加上她喜穿白衣，更襯托出她無比的纖麗，出衆的清新，只要是一個男子，都會被她的風華所傾倒的。

此時她隨着綠鳳凰走出廳外，蓮步姍姍，柳腰款擺，使得廳上所有的目光，都在追隨着她的步伐移動。

當她在綠鳳凰身前一站之時，人們忽然神色一呆，每一張面，都出現同情之色，因爲她與綠鳳凰實在太不成比例了，前者像一座險惡的雄山，她只是一株嬌柔的小草而已。

不過，她似乎沒有想到這些，面對西南十大高手之中的頭號人物，神態間仍然顯得悠閒無比。

接着她微微一笑道：「怎樣比法，請妳划出道來。」

綠鳳凰道：「咱們試試拳脚，狄夫人認爲可好？」

杜秋娘道：「客隨主便，請。」

綠鳳凰道：「好，請注意。」

語音甫落，右掌突飛，一片勁風直奔杜秋娘的胸腹。

杜秋娘柳腰一折，嬌軀在原地轉了一圈，她沒有還擊，却將綠鳳凰掌力避了過去。

她閃得十分巧妙，幾乎不帶絲毫烟火的氣息，廳上觀戰之人，忍不住暴出一片叫好聲。

好勝是人類的通病，別人齊聲叫好，綠鳳凰難免有掛不住的感覺，何況她第一次與外人相鬥不能塌了大野一條龍的台，因而掌勢一變，展開了一輪狂攻。

這套掌法是她仗以成名的絕藝，她縱橫西南數省無往不利，所仗恃的就是這套掌法。

然而她連攻十餘招，仍無法沾到杜秋娘的一絲衣角，而且杜秋娘以一套掌中帶指的奇詭招式，常常迫得她手忙脚亂。

雙方鬥滿一百招，杜秋娘忽然彈身一躍，退開丈外，伸手一理鬢角的亂髮，道：「姊姊功力過高，小妹自認不敵，咱們還是到此爲止吧。」

綠鳳凰神色一呆，不由扭頭向大野一條龍瞧去。

她原是受大野一條龍的囑咐，希望迫出杜秋娘的師門武功，因爲這位龍莊主對杜秋娘的身世起了嚴重的懷疑。

可惜綠鳳凰使出了全身功力，依然未能如願，杜秋娘不願再鬥，她也無可奈何。

大野一條龍沒有理會綠鳳凰，十大高手的第三位白額虎却站了出來，此人天生神力，勇絕西南，加上一身橫練的功夫，算得是西南武林的第一條硬漢。

他雙拳一抱，宏聲道：「莊主！屬下要鬥鬥姓狄的。」

語聲像宏鐘，語氣也粗得可以。

只不過主客雙方都知道他是橫人，因而誰也沒有放在心上。

大野一條龍點點頭，他便邁動大步衝入院中，兩隻斗大的拳頭向天一舉，喝道：「出來，姓狄的。」

狄珏微微一笑，對大野一條龍道：「請恕在下失禮。」

大野一條龍道：「他是粗人，請狄少俠包涵一點。」

狄珏道：「莊主說過咱們是點到爲止。」

大野一條龍道：「好，少俠請。」

狄珏剛剛走到場中，白額虎的一對鐵拳已挾着勁風衝了過來，連招呼也不打一聲，出手就是凌厲的殺着。

狄珏傲立如山，面上始終帶着輕鬆的笑容，待白額虎的鐵拳距離他的面門不遠，他才伸手向對方的鐵拳撥去。

他似乎沒有使用半點眞力，任誰都瞧得出來，那麼他是蜻蜓撼柱，在自找沒趣了。

誰知他這麼輕輕一撥，不止是撥開了白額虎的一對鐵拳，只見呼的一聲，白額虎來了一記空中飛人，他那鐵塔似的身軀，竟向一丈以外摜了出去。

砰的一聲巨响，地上塵土齊飛，白額虎疼得滋牙咧咀，半响才爬了起來。

一個刀槍難入的鐵漢子，竟經不起這麼輕輕一摔，不僅他傻了眼，自大野一條龍以下，這般名震西南的高手，每一個都面目失色。

白額虎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這麼丟過人，現過眼，這口氣他自然嚥不下去。

、但大野一條龍却阻止了他，並和藹的一笑道：「狄少俠功力之高，稱得上當今武林第一高人，老夫空活了這麼一把年紀，今天才算開了一次眼界。」

狄珏道：「在下只是取巧，怎敢當龍莊主如此謬讚。」

大野一條龍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不談這些，來，狄少俠，老夫敬你一杯。」

狄珏一舉挫敗一名十大高手，心中有點過意不去，他剛剛舉步踏入大廳，忽然感到脚下一軟。

他心頭一懍，立卽猛提眞氣，勁貫全身，然後雙臂一振，身軀就向上面拔了起來。

他只是上拔兩尺，就發現一件驚人之事。

原來他頭頂之上，正有一塊釘板向下面壓來，那些寒光閃閃的長釘，每一根都長約五寸，血肉之軀的人類，自必鬥它不過。

上有釘板，下有陷阱，他的處境，當眞是險惡已極。

縱然如此，狄珏仍能心神不亂，他忽然虎腰一折，竟在千鈞一髮之際向大廳橫竄而入。

在他的想法，是杜秋娘還在廳內，他不能獨善其身的逃往廳外而不顧妻子的死活。

何況，憑武功，他並未將大野一條龍這般人放在眼裏。

但……

「哈哈……你上當了，姓狄的。」

不錯，他實在上當了，因爲他向橫竄出的身子，正好竄進一個鐵籠。

這個機關的設置，的確巧妙無比，也只有對付像狄珏這等身手之人才用得上。

現在大野一條龍終於用上了他苦心的設計，忍不住得意的狂笑起來。

只是他的笑聲忽然中斷，雙目圓睜，向鐵籠瞧看着。

這並不是有人制住了他，因爲他另一個敵人杜秋娘已經中了他的計算。

他所以如此駭然，是因爲狄珏在籠門關閉

的剎那之間，一把將靠近籠門的綠鳳凰拉了進去，同時運指如飛，連點她幾處穴道。

綠鳳凰是大野一條第一個得力的助手，如今被狄珏作爲人質，他不得不有所考慮。

「姓狄的，你要死還是要活？」

「不要來這一套，狄某不受任何威脅。」

「別忘了你們是兩條命！」

「人生自古誰無死，咱們不在乎這些。」

「你知道我以甚麼手段對付你妻子呢？」

「我不在乎，何況也可以依樣葫蘆，不信我們就試試。」

如果一個人甚麼都不在乎，你就是怒火千丈，也拿他沒有辦法，而且綠鳳凰與大野一條龍有特殊關係，他就更不敢觸怒狄珏了。

不過，他總不能讓煮熟了的鴨子輕輕飛去，因而沉思半晌，按下了一個機鈕。

地面陷下了一個大洞，鐵籠緩緩的向洞中降落，約莫深入五十餘丈，它終於停了下來。

狄珏縱目四掠，發現籠門的一面有隧道，也有光綫，顯然，這地洞內必然別有天地了。

他向身旁的綠鳳凰瞥了一眼道：「這是甚麼地方？姑娘。」

綠鳳凰冷冷道：「墳墓。」

狄珏哈哈一笑道：「狄某貧無立錐，原是一個窮小子，估不到能够獲得這麼好的一座長眠之地，上蒼實在對我不薄。」

綠鳳凰冷冷道：「一死萬事休，這有甚麼好高興的，何況你想長眠此地也不可能，待你身死之後，就會將你拋出去餵狗。」

狄珏道：「這也不要緊，人都死了，一個臭皮囊還有甚麼值得愛惜？」

狄珏軟硬不吃，履危險如坦途，視生命如浮雲，天下竟有如此强硬之人，綠鳳凰不由得大爲詫異。

她雙目圓睜，向狄珏冷冷的瞧看着，半晌，她忽然幽幽一嘆道：「你當眞不怕死？」

狄珏道：「怕死就能不死麼？所以怕死的人都是傻瓜，他們沒有想通其中的道理，何況在下死得並不寂寞，還有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陪伴着。」

綠鳳凰默然了，對狄珏這等鐵錚錚的漢子，她實在無可奈何。

良久，她幽幽道：「如果咱們能够走出鐵籠就好了，也許……唉……」

狄珏心頭一動，暗忖：「聽她的口氣，出了鐵籠可能還有一綫生機，自己何不試試。」

他查看鐵籠，竟瞧不出開啓鐵門的所在，那兒臂粗細的鐵條，也不是僅憑內力所能毀掉的。

脫困既已無望，他不再作無謂的掙扎，但一對精光四射的星目，却一瞬不瞬投在綠鳳凰面頰之上。

綠鳳凰被他瞧得心頭發慌，不由螓首一垂道：「那有這麼瞧女人的？哼，一點也不懂禮貌！」

狄珏冷冷道：「這可不能怪我，因爲咱們有緣。」

綠鳳凰撇撇咀道：「誰跟你有緣了？哼，以暴力對付一個弱女人，虧你還是一個身負絕學的奇男子。」

狄珏道：「這就是一個緣字了，咱們相隔萬里，却能同死鐵籠，不能說不是一種緣份，再說，當時在下收勢不住，臨危之際伸手撈一把也是人之常情，要怪麼只能怪姑娘不該站得距籠門如此之近。」

語音一頓，他忽然啊了一聲道：「姑娘，妳好像戴着面具？」

綠鳳凰道：「你管的太多了，何不想想你的生死，以及你的妻子？」

狄珏道：「想，一夜夫妻百夜恩，我自然會想，不過一個人最要緊的是面對現實，在下是如此，姑娘何嘗不是一樣！」

綠鳳凰道：「我不懂你在說些甚麼？」

狄珏道：「姑娘應該懂的，因爲妳在我的手中，誰也救妳不得，在下無論碰到怎樣的遭遇，都可以於擧手投足之間制妳於死地。」

綠鳳凰不響了，因爲她相信狄珏有這等能力。

不過，她面色如恆，瞧不出絲毫變化，也許她戴着面具，使人無法瞧到變化的面色。

狄珏道：「依在下相勸，姑娘不如打開鐵籠，咱們之間並無仇恨，何必一定要同歸於盡呢！」

綠鳳凰確實會開籠門，也知道已瞞狄珏不過，終於遲疑半晌道：「要我打開籠門可以，你必須先解開我的穴道。」

狄珏搖搖頭道：「這個就難了，在下身在虎穴不得不多做一點防範。」

綠鳳凰道：「聽說由前面這條隧道可以出去，但沿途十分難行，你如果丟下我……」

狄珏道：「放心吧，姑娘，狄某只要能够出去，必會將妳一併帶去。」

綠鳳凰不再說甚麼，伸手抓住一根鐵條，向右面緩緩轉動，直待聽到一聲輕響才停止。

就這樣，她再轉另一根。

當她轉動第三根之時籠門終於敞了開來。

狄珏跨出鐵籠，回顧靜立身後的綠鳳凰道：「姑娘來過？」

綠鳳凰道：「沒有。」

狄珏打量眼前的隧道，見是一道天然的裂隙。

既然能够瞧得見天光，距出口必然不遠，因而他回顧綠鳳凰道：「走吧，姑娘。」

沿隧道急馳，不久他們就到達天光之處，狄珏擧目一瞥，不由大失所望。

原來那天光是由一綫縫隙直透山頂所漏下，但那綫縫隙只有三寸寬濶，高度却在五十丈以上，除了小的爬虫，人類是無法上下的。

好在隧道仍在向前延伸，逃生並不是已然絕望，他略作停歇，便再度向前奔去。

不知走了多少時辰，所感到的是山洞更爲曲折，伸手難見五指，自然，他們的行動更困難了，身後的綠鳳凰已香汗淋漓喘息有聲。

起先綠鳳凰還咬緊牙齦，勉强的支撑着，後來她被一個石塊拌倒，一跤摔下去就爬不起來了。

狄珏聽到綠鳳凰的呼痛之聲，只得走回來道：「怎麼啦？姑娘。」

綠鳳凰沒好氣的道：「不要你管。」

狄珏道：「咱們風雨同舟我怎能不管？」

綠鳳凰尖聲大吼道：「誰要你貓哭耗子假慈悲，既是風雨同舟，你爲甚麼不給我解開穴道？」

狄珏道：「很抱歉，在下不能這麼做，這樣吧，我牽着妳走就是。」

綠鳳凰道：「你牽着也不行，我實在走不動了，反正，你的目的在逃生，你就一個人走吧。」

狄珏道：「不行，我不能丟下妳不管。」

綠鳳凰冷哼一聲道：「還不願放棄我這個人質？」

狄珏道：「這只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此地無食無水，妳不走可能就會葬身此地。」

綠鳳凰道：「我的死活跟你有什麼相干？哼，你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狄珏不再跟她爭辯，忽然伸手一抄，將她一把抱了起來，然後放開脚步，向前面一陣急馳。

綠鳳凰估不到狄珏會來這一手，她心頭一驚，厲聲叱喝道：「放我下來，你這無賴。」

狄珏沒有放她下來，她也只是輕輕掙扎了一下，便安安穩穩的依向狄珏的懷中。

最後她伸出兩條粉臂，勾住狄珏的膀子，一張粉頰也緩緩貼了上去。

「狄珏……。」

「嗯……。」

「你知道你做了些什麼？」

「有什麼不對？」

「你不該抱我的。」

「哦！」

「咱們這裏有一種規矩……。」

「什麼規矩？」

「一個男人是不能隨便抱一個女孩子。」

「哦！」

「只有做丈夫的才能抱他的妻子，如果一個男人抱了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又願意被他所抱，那麼這個男人就要娶那女孩做妻子了。」

「有這等事？」

「所以我說你不該抱我的。」

「可是這是從權，跟嫂溺援之以手的道理一樣。」

「不一樣，嫂嫂有了男人，我却是一個少女。」

「可是我已經有了妻子。」

「這不要緊，只要我願意……」

「你爲什麼要願意呢？難道妳找不到一個男人？」

「不，男人多得很，因我不讓他們抱。」

「這個……。」

「你如果不想要我，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殺死我。」

「咳，姑娘，咱們先不談這些，待脫困之後再說。」

「好吧，不過你要記住，龍小婕不論生死，都是你姓狄的人了，那姑娘的稱呼應該改換一下。」

這才叫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狄珏想不到西南之行，竟弄得情仇牽連，恩怨難分。

他沉吟半晌道：「妳也姓龍？」

綠鳳凰道：「我爹姓龍我自然姓龍了。」

狄珏道：「妳爹是誰？」

綠鳳凰道：「我爹是誰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大野一條龍呀。」

狄珏道：「啊，但，妳爲什麼叫妳爹爲莊主？」

綠鳳凰道：「爹吩咐我這樣叫他，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此時洞徑逐漸狹隘，狄珏不能放步急馳了，他放下綠鳳凰，並拍開她的穴道，然後牽着她的玉手，在石地上坐了下來。

「小婕……。」

「嗯。」

「妳爹的手下有一個風裏飄？」

「有，他偷了你們一把刀，是麼？」

「是的。」

「那把刀原是我爹的，現在物歸原主，你們何必那麼小器。」

「不是咱們小器，因爲那把刀關係着一段寃情，和兩條人命。」

「這麼說你們前來西康是有目的的了？」

「不錯，小婕，妳能帮助我麼？」

「你是我的丈夫，我自然要帮助你。」

「好，妳說，妳爹那把刀是怎麼丟的？」

小婕道：「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見過爹配用都把刀。」

「哦，妳爹去過中原麼？」

「去過。」

「什麼時候？」

「十年前，那時咱們原是住在中原的。」

「哦，妳也住在中原？」

「是的，我是在中原出生的，爹帶我來西康我才只十一歲。」

「妳娘呢？」

「死了。」

「妳娘什麼時候死的？」

「我也不知道。」

「這話怎麼說？」

「因爲我娘不跟咱們住在一起，她一年難得來家一回兩回。」

「妳娘姓什麼？」

「姓舒，名叫冠婕。」

「什麼？妳娘是舒冠婕？」

「是啊，你認識我娘？」

「不認識，不過，杜秋娘的娘也是舒冠婕，而且……。」

「而且怎樣？」

「見到妳爹再說，咱們走。」

由於狄珏適才抱了綠鳳凰，他又惹上了一段意外的情孽，但却使他們偵察的案情急轉直下，這是他從未想到過的。

不過這段公案似乎複雜無比，就大野一條龍來說，他與杜秋娘的爹娘之間，可能存有某種特殊的關係。

解鈴還是繫鈴人，除了大野一條龍現身說法，沒有人能够解決他們之間的恩怨，因而狄珏身形一轉，便沿着洞徑放步急馳。

此時洞徑益形狹隘，必須彎着身子才能行動，好在他與綠鳳凰都有一身上乘功力，行動雖然困難，速度依然十分輕快。

但前進約莫一里遠近，彎着身子也不行了，洞徑突然縮小，只有匍匐才可以前進。

好在已經瞧到了天光，也有涼風吹入，顯然，出口就在眼前，脫困已然在望。

狄珏爬行不過一丈，忽然神色一呆，行動陡的停了下來。

隨在他身後的綠鳳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爬到狄珏的身側，正待出聲詢問，狄珏急搖手示意，並附着她耳根道：「別出聲，前面有人，還有蛇。」

有人不要緊，有蛇可糟了。

女人在天性上是怕蛇的，無論綠鳳凰怎樣堅强，她總是一個女人。

因此，綠鳳凰嬌軀一顫，一頭就向狄珏的懷裏扎了進去。

「我怕，咱們快逃。」

「逃，往那兒逃？難道要退回千辛萬苦才逃出來的地牢？」

狄珏幾乎要笑，但他沒有笑出聲來。

名震西南的十大高手之首，原來竟是如此的軟弱！

其實這不是綠鳳凰軟弱，任何一個女人在她心愛的男子之前都會這樣的。

這是信託，是信賴，自然還有一些撒嬌的成份。

對這位投懷送抱的人兒，狄珏沒有絲毫喜悅的感覺，他以微微錯愕的目光，扭頭向她一瞥。

這一眼瞧去，他的心頭竟大大的一震。

原來綠鳳凰已摘下都塊醜惡的人皮面具，現出一張柳眉桃腮，艷光迫人的嬌靨。

只不過狄珏的心頭震動並不是因爲綠鳳凰的美麗，而是她那國色天香的嬌容，竟與杜秋娘生得一般無二。

因此，他肯定了他適才的想法，大野一條龍，必與杜秋娘的父母有着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

狄珏在目光灼灼的瞧着綠鳳凰，綠鳳凰却白他一眼，嬌羞無限的低下頭去。

「又是這麼瞧人，像要把別人一口吞進去似的。」

狄玨一笑道：「古人說秀色可餐，妳生得如此美麗，我自然要將妳一口吞下去了。」

綠鳳凰唔了一聲，一個勁的向他懷裏擠迫，眼前的危機，她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忽然，狄玨左腕急伸，摟着綠鳳凰向一側急滾，右掌屈指一彈，奪的一聲輕响，一股勁風已應指急射而出。

綠鳳凰向狄玨彈出指力之處一瞧，只見一條形如短棍，色作土黃的怪蛇，正在地上全身顫抖，蛇頭已被指力彈碎，牠自然活不成了。

但牠來得是如此突然，距綠鳳凰適才躺臥之處不足三尺，如非狄玨這一滾一指，她决難逃過那怪蛇的毒吻。

逃過一場刼難，綠鳳凰猶有餘悸，她緊緊摟着狄玨，道：「咱們只怕跑到蛇王子的蛇窖裏來了，那該怎麼辦？」

狄玨道：「蛇王子是誰？」

綠鳳凰道：「我沒有見過蛇王子，只是聽到傳聞。」

狄玨道：「傳聞怎麼說？」

綠鳳凰道：「聽說蛇王子是一個棄嬰，是在蛇窖裏長大的。他能夠役使天下蛇羣，還有一身不凡的武功，在江湖道上，是一個人人畏懼的武林奇人。」

狄玨道：「一個人怎能在蛇窖中長大，這倒是一件聞所未聞之事，不過，我相信此地决不是蛇王子的蛇窖，否則整個山洞之內，怎會發現這麼一條毒蛇。」

綠鳳凰道：「也許你說的對，現在咱們怎麼辦？」

狄玨道：「後面無路可走，除了前進咱們別無選擇。」

他放開綠鳳凰，仍然匍匐前進，但已提足全身功力，準備隨時應變。

約莫一盞熱茶之後，洞徑逐漸增大，他們已能站立起來，而且洞口在望，距離他們存身之處只不過八丈遠近。

但這八丈遠近的距離，綠鳳凰已寸步難行，因爲前面佈滿各式各樣的毒蛇，紅舌伸縮，形象駭人已極。

綠鳳凰緊緊依着狄玨，酥胸起伏，顯得緊張無比，她不敢再向那些毒蛇瞧看一眼，嬌軀還是忍不住在輕輕的顫慄。

狄玨悄聲道：「那役蛇的人出去了，這是咱們的好機會。」

綠鳳凰道：「不，我怕。」

狄玨道：「妳待在這裏不要動，待我除去那些毒蛇就不怕了。」

綠鳳凰道：「你怎樣除去牠們？」

狄玨道：「這個妳就不必管了，妳只是注意一點，別讓我劍下逃生的毒蛇傷到了妳。」

綠鳳凰一驚道：「不，我跟你一道。」

狄玨道：「不行，妳跟着我會妨碍我的動作的，別孩子氣了，讓役蛇的人回來發現了咱們那就危險了。」

綠鳳凰無可奈何，只得鬆開雙手。

狄玨要她取出兵刃，以便必要之時自衞，然後猛吸一口眞氣，身化長虹，向八丈之外捲去。

綠鳳凰沒有瞧見過狄玨的武功，此時但見精芒如電，銀花亂舞，似乎整個山洞都籠罩在一股無堅不摧的劍炁之下，不僅令人眼花撩亂，簡直就像天崩地塌一般。

她自認武功不弱，乃父大野一條龍更是縱橫江湖，鮮有敵手，如果跟狄玨一比，他們父女的武功，就只能算鄉下把式了。

直待劍氣盡斂，她還在目瞪口呆，好像她的眞魂已經驚得出了軀殼似的。

「小婕，妳怎麼啦？」

「啊，那些蛇……」

「都死了，妳瞧。」

是的，都死了，遍地蛇屍，血腥觸鼻，有的還在蠕蠕而動，令人有點毛髮聳然。

「狄玨，咱們快走。」

「好的。」

他們牽着手奔出山洞，只見怪石崢嶸，草木不生，是一個十分荒涼的所在。

但那石崚之間，偶爾會遊出幾條毒蛇，昂首吐信，做出一副噬人之狀。

碰到此等情況，綠鳳凰必然會拉着狄玨掩面疾走，像是怕被毒蛇一口咬到似的。

此時天色已暗了下來，一日的時光即將悄然而逝。

狄玨向暮色投了一眼，眉峯微皺道：「小婕，咱們離家還有多遠？」

綠鳳凰道：「咱們好像是在雀兒山的西麓，要繞過半個雀兒山，一時只怕到達不了。」

狄玨道：「那只好走夜路了，我想天亮之前咱們總會趕到的。」

綠鳳凰道：「可是我餓了，兩腿發軟，一點氣力也使用不出。」

狄玨道：「我何嘗不餓，這樣吧，待會再有蛇兒出現，咱們可以抓來充飢。」

綠鳳凰尖聲大叫道：「我不要。」

狄玨道：「那就得快走，否則咱們不吃蛇，蛇就要吃咱們了。」

綠鳳凰忽然往狄玨的身上一貼道：「狄玨，你幹麼要嚇我？」

狄玨一嘆道：「我怎會嚇妳，咱們已被萬蛇包圍，當眞要變做蛇兒的食物了。」

綠鳳凰嬌軀一震，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狄玨道：「妳聽，妳瞧！」

綠鳳凰立定脚步凝神一聽，果然沙沙之聲蓋地而來。

而且前方綠光點點，是數不清的千萬隻蛇目。

她嚇得心神狂震，原已發軟的雙腿，此時再也挪不動了。

「怎麼辦？狄玨，咱們快逃！」

「除了右邊的千仞削壁，其他三面全是蛇海，咱們能够往那兒逃？」

「你總得想個辦法，難道咱們就在這裏等死？」

「那邊有一塊五丈高的巨石，咱們暫時上去躲一躲。」

「好的，快。」

她口中喊快，雙脚却怎麼也提不起來，狄玨無可奈何，只得右臂將她摟着，點足彈身，投空而起，以一鶴冲天之勢，躍上那塊巨石。

這塊巨石十分奇特，上豐下銳，像一隻倒栽着竹筍，在這裏躲避毒蛇的攻擊，倒是一個頗爲安全的所在。

片刻之後，蛇羣已漫山遍野而來，只見紅鱗翻滾，萬頭鑽動，嘶嘶之聲响得扣人心弦。

在那片蛇海之中，竟有一個全身赤裸，只在下面圍着一塊獸皮的怪人，在蛇羣中巍然傲立。

此人肌肉墳起，皮膚呈現古銅之色，全身活力充沛，似乎堅强得像一座鐵塔。

但他面目俊美，加上長髮披肩，乍瞧一眼，令人有雌雄莫辨之感。

可惜他身上盤着不少蛇虫，像穿着一件十分奇特的彩衣，那惡形惡狀的蛇虫，又使人不得不收回瞧着他的目光。

綠鳳凰向那人瞧了一眼，就懼怯的緊緊依偎着狄玨道：「他是蛇王子，咱們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

狄玨道：「有這麼嚴重？」

綠鳳凰道：「你幾曾聽說見到蛇王子的人能够留得活命的？」

狄玨道：「我沒有聽過，因爲我從不知道西南一帶有這麼一個怪人。」

綠鳳凰道：「你好像不相信我說的？」

狄玨道：「我相信，但我也相信咱們的處境暫時十分安全。」

綠鳳凰白他一眼道：「安全？哼，如若蛇王子躍上這兒，咱們縱然不怕他的武功，難道也不怕他身上的蛇虫？」

狄玨道：「就怕他不上來，只要他敢上來，包管今後江湖之上，再也沒有蛇王子這號人物了。」

綠鳳凰道：「你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我眞拿你沒有辦法。」

狄玨微微一笑，說道：「所以，妳就得聽我的。」

綠鳳凰道：「聽你的又怎樣？難道你能够退掉這些蛇兒？」

狄玨笑道：「這個我不敢說，不過，我想試試。」

綠鳳凰道：「怎樣試法？」

狄玨道：「我現在還不知道，待一會兒再說。」

綠鳳凰不知道狄玨是否能驅退這片蛇海，但却對他有着無比的信賴，她不敢看那些獰惡無比的蛇虫，只是靜靜的向他依偎着，仰起粉頰，數着天際的星星。

此時蛇海之中忽然响起一聲怪嘯，跟着嘰哩咕嚕，說出一段叫狄玨聽不懂的言語。

狄玨一怔道：「他在窮叫些什麼？」

綠鳳凰道：「他說的是藏語，你自然聽不懂了。」

狄玨道：「他說些什麼？」

綠鳳凰道：「他說咱們殺了他心愛的蛇兒，要咱們給蛇兒償命。」

狄玨道：「妳告訴他咱們的命在這兒，他有種就叫他上來拿。」

綠鳳凰依着狄玨的指示，也以藏語向蛇王子咕嚕一番。

蛇王子似乎勃然大怒，忽然發出一股尖細悠長的怪嘯。

綠鳳凰柳眉一皺道：「小心一點，狄玨，只怕他要發動攻擊了。」

狄玨道：「我知道，妳退開一點，不要妨碍我的行動。」

綠鳳凰剛剛退開數尺，忽然尖叫一聲，一頭又扎向狄玨的懷裏。

原來當蛇王子一聲怪嘯之後，蛇羣立即引起一陣騷動，其中無數形似橄欖的怪蛇，竟然彈身而起，紛紛向石上飛撲。

但見萬蛇齊飛，漫天激射，景象之美，眞箇壯觀已極。

這股騰空激射的怪蛇，目標全指向石頂，如同萬流歸海一般，一起向狄玨及綠鳳凰飛射而來。

天下怪事雖多，但像這般萬蛇飛騰，集中攻擊之事，實在是罕見罕聞。

綠鳳凰已嚇得目瞪口呆，嬌軀躲在狄玨的懷裏，還是在不停的顫抖。

在如此情形之下，狄玨自然不能將她推開，只得以左手攬着她的纖腰，猛的一個旋轉，以夜戰八方之勢，洒出一圈劍芒。

流星門血雨三式劍法，堪稱武林中的無雙絕响，縱然是千軍萬馬，也難當他揮劍一擊。

因此，飛蛇無法接近巨石，幾乎還在一丈以外便被那無堅不摧的劍炁斬落地面。

不過飛蛇爲數太多，牠們此落彼起，前仆後繼，一直攻了個把時辰，這場人蛇之戰，才暫時告一段落。

此時銀月在天，照得大地一片通明，如非遍地蛇虫，令人有點噁心，遠觀四山如烟似霧的雪景，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狄玨自然沒有這份心情，他雙目烱烱，盯着那片蛇海就沒有霎過一下眼皮。

他爲什麼要如此緊張？飛蛇被他殺光了，蛇王子還能變出什麼花樣？

別小看蛇王子，他的花樣倒是眞多。

此時漫山遍野的蛇羣，在蛇王子的嘯聲下迅速向巨石四週進逼。

狄玨伸頭向石下一瞧，不由大吃一驚。

成千上萬的毒蛇在擠，在堆，牠們在堆蛇山，只不過眨眼之間，蛇山已堆高了二尺。

按此等速度推算，五丈高的巨石，不需半個時辰，就會被蛇山掩蓋，那他縱有通天之能，只怕也難以逃過蛇吻。

他放開綠鳳凰，發出一聲沉雷似的哼聲，接着，雙掌猛的一吐，發出兩股凌厲無比的掌力。

「破陣子」是流星門的獨門掌法，它一共只有九招，但招招都如疾雷撼山，俱有不可思議的威力。

他的恩師曾經告誡過他，血雨三式劍招，破陣子九招掌法，如非生死關頭，千萬不可輕用。

現在蛇王子要以堆蛇山的法子來對付他，爲了解救急難，只有使用破陣子了。

這兩記掌力，果然威猛無比，兩尺蛇山不僅被他擊散，蛇屍帶着血雨四處激飛，連地面的石塊也被掌力刮去一層。

他向四週分別拍出八掌，蛇王子堆蛇山的計劃就完全摧毀，而且還損失了成千累萬的蛇兒。

遇到狄玨這麼一個罕見的高手，實在大出蛇王子意料之外，他雖然氣得暴跳如雷，却一點法子也沒有。

最後他將蛇羣撤到三丈之外，仍像鐵桶似的圍困着那塊巨石，蛇羣雖是傷亡不少，他似乎還要重整旗鼓，作下一回合的拚鬥。

雙方暫時休兵，綠鳳凰的神色，也恢復了正常，但仍輕聲一嘆，說道：「狄玨，咱們怎麼辦？」

狄玨說道：「看來，只好待天亮之後再說了。」

綠鳳凰道：「如果天亮之後蛇王子還不退呢？」

狄玨道：「那咱們就守在這兒。」

綠鳳凰道：「此地無食無水，待久了還不是死路一條？」

狄玨道：「天無絕人之路，我想咱們會平安脫險的。」

綠鳳凰一嘆道：「但願如此。」

此時夜風甚勁，寒氣襲人，他們雖有一身上乘的功力，仍有點難以忍受。

綠鳳凰偎在狄玨的懷中，溫柔得像一隻依人的小鳥，半晌，她仰起嬌靨，輕輕說道：「狄玨……」

狄玨道：「什麼事？」

綠鳳凰說道：「你承不承認，我是你的妻子？」

狄玨道：「不要想得那麼遠，小婕，咱們身在危境，生死難卜……」

綠鳳凰道：「就因爲生死難卜，我才要你說個明白，難道要我含恨九泉死不瞑目麼？」

狄玨道：「原諒我，小婕，現在我實在無法答復。」

綠鳳凰道：「爲什麼？」

狄玨道：「妳該瞧出，杜秋娘與妳爹之間似有一樁極爲複雜的恩怨。」

（未完）

黃埔喋血記

兩逃虎口闖龍潭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井口貞子向胡立民說明身份後，胡立民允合作，立致電朱天佑，着他卽來到別墅，詎朱天佑聽知天狗帮竟是甘作漢奸，立卽反面與胡立民斷絕結盟之義，同時並脅李唐送他出別墅。朱天佑安然退出別墅後，却落在刁拱北的暗算中，將朱押送往天狗帮大爺卓槐處，卓槐邊與剛趕到的井口貞子調情，邊勸朱天佑握手言和，朱天佑不允，卓槐聲言要制朱死地，正於此際，日本特務田中携來井口貞子與胡立民在密室中會談的錄音，下令隨員把貞子擒下，並向貞子冷笑地說在她車子也裝了錄音，可要聽聽——

「不必了。」井口貞子輕嘆一聲道：「怪只怪我自己太大意，當我奉命將胡立民帶到那邊去時，我沒預防到你們別有用心。」

田中陰陰地一笑道：「妳本來是够機警，也很够聰明的，只因妳被胡立民的風采所迷惑了，才有這種陣前失風的演出。」

一直靜聽着的朱天佑，忽然插口笑道：「不！這並非主要原因。」

「你懂得甚麼！」田中冷笑着。

「我懂得的不會比你少。」朱天佑滿不在乎地微笑着。

卓槐插口笑道：「少佐，你何妨讓他說說看。」

「唔！」田中目注朱天佑，漠然地說道：「你且說說看？」

「我以爲。」朱天佑侃侃而談：「最主要的原因，是井口貞子並非眞正的日本人，也因爲如此，所以你們根本不會將她當作核心人物，不但不會將已經發明錄音機的消息告訴她，而且，也讓她誤解了你們不知道她姊姊與胡立民的關係，你說是嗎？」

田中連連點首，說道：「不錯，你很够聰明，看來，咱們機關長的這一着棋，的確是下對了。」

朱天佑笑問道：「你是說，你們機關長要利用我的聰明才智，順便也給你們那新發明的甚麼注射液作一次實驗？」

「不是實驗，我們早就實驗過了。」田中含笑接道：「應該說是正式派用場，而且不止你一個，包括貞子和胡立民在內。」

井口貞子不由脫口問道：「胡立民也被捕了？」

田中呵呵大笑道：「瞧！妳這話問得多幼稚，所以人不能墮入愛河中，一墮入愛河，聰明也會問出笨話來了。」

略爲停了一下，又含笑接道：「不過，妳不必担心，你們三個都不會死，不但不會死，而且還會活得很愉快………」

朱天佑冷然截口接道：「多謝你的好意。但我個人却不領情。」

田中陰陰地一笑道：「此時此地，能由你作主嗎？」

朱天佑笑道：「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作主，誰能作主哩！」

「你很够沉着。」田中冷笑接道：「聽說你所領導的那個蝙蝠組織，也的確有兩下子，不過，要想逃出我的掌心中去，却遠比登天還難。」

「口說無憑，咱們等事實證明吧！」

「別廢話，起來，跟我走！」

朱天佑含笑而起，田中却頹然倒了下去。不但田中倒了下去，他帶來的三個手下人，和卓槐、刁拱北等人，也像受了感染似地，一齊倒了下去。就連與朱天佑並坐一起的井口貞子也不例外。

那些人，像是中了風似地，一下子頹然而倒。

朱天佑目光橫掃，熟練而又快速地，雙手一分，戴在他手上那副手銬，就像是麵條揑成似地，錚然而斷。

然後，他立卽將被抄去的手槍，匕首等隨身武器先行取回，並將那副被他毀掉的手銬裝入自己袋中，再由田中手下人身上取出鑰匙，將井口貞子的手銬打開，替田中銬上，一面並低聲歉笑着：「少佐先生，這玩藝兒對你來說，可能是大姑娘上花轎，還是第一遭吧……」

說來也眞是不可思議，他的話沒說完，田中與井口貞子二人却已悠悠地醒轉過來。

井口貞子美目四掃，輕輕「咦」了一聲，並掙扎着站了起來。

朱天佑向她打一個手勢，並低聲說道：「貞子，先別發問，隨便取一枝手槍，站到門口去，有人來時，可以格殺勿論。」

「好的。………」

井口貞子嬌應着，順手取過田中手中的手槍，向門口走去。

田中雖已清醒過來，但却只以充滿困惑的神情注視着朱天佑，並未作聲。

而且，他的臉色與眼神中，除了困惑外，並無一絲驚恐神色，也沒打算站起來的意圖。

朱天佑目注他淡然一笑道：「少佐先生，你也很沉着呀！」

「我諒準你不敢殺我………」

「那可不一定哩！」

「除非你不要胡立民的命了。」

「臨危不亂，還能冷靜地想到這些，你可不愧是一個優秀的情報人員。」

田中冷笑一聲道：「別廢話！先告訴我，你是怎麼將我們制倒的？」

朱天佑笑笑道：「你忘了我是蝙蝠中的老大，方才，自然是我助手在暗中帮忙所致。」

「可是，這外面都是我的手下。」

「你能保證你的手下人中，沒有我的手下人嗎？」

田中掙扎了一下，却沒掙起來，只好沉聲喝道：「扶我起來！」

朱天佑笑道：「虎死不倒威，閣下雖已成了階下囚，但說起話來，却仍不失少佐大人的威風。」

調侃歸調侃，但他還是一把將其拉了起來，並送到沙發上，道：「少佐大人請坐！」

田中冷冷地說道：「甚麼條件？說吧！」

「條件很簡單。」朱天佑含笑接道：「勞駕你打個電話給李唐，請他親自將胡立民送到這兒來，然後，請你親送我們離開這兒。」

田中沒有立卽答覆，只是輕輕一嘆道：「先給我一枝香烟。」

「好的，咱們中國人對待階下囚，一向都是很仁慈的。」他掏出一枝「哈德門」，送入田中口中，並替他點燃，淡然一笑道：「只是，戴着手銬抽香烟，可未免有點煞風景。」

田中沒接腔，只是狠狠在瞪着他，並猛然噴出一口濃烟。

朱天佑臉色一整，道：「田中，我警告你，別想拖時間。」

「你先告訴我，你是不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

「我已一再表明，我是蝙蝠中的老大。」

田中沉思着接道：「好，我接受你的條件，不過，我要事先說明，這兒的人，你一個也不能帶走，也不許傷害。」

「可以，不過，井口貞子例外。」

「那是你們的人，當然可以帶走。」

井口貞子提醒朱天佑道：「朱先生，你的殺父仇人，怎可以放棄？」

朱天佑似乎是才想起這個問題似的苦笑着「哦」了一聲道：「我這個人，可眞迷糊，話已出口，未便反悔，只好俟諸異日吧！好在日子長着，以後還多的是復仇雪恨的機會。」

井口貞子深深地盯了他一眼，似乎想要透視他心中的秘密似地，却沒接腔。

朱天佑根本沒注意井口貞子的奇異表情，只是將一旁的電話機移到田中面前，含笑道：「少佐先生，請！」

田中將剩下的半截香烟，狠狠地向旁邊一扔，才開始給李唐打電話。

當電話快要打完時，朱天佑才插口說道：「別掛斷，我要親自跟李唐說幾句。……」

由田中手中接過話筒，「喂」了一聲，道：「李二爺，我是朱天佑……不敢當，二爺，方才田中少佐所說的話，你都聽清楚了？……我特別提醒你：半個鐘頭之內，一定將胡立民送到。也特別警告你，不許玩甚麼花槍，更不許將這情形通知日本特務機關，否則，那後果你可以想得到的。……」

朱天佑這一個警告，是有其必要的。

由于李唐已暗中與他有所勾結，所以由朱天佑親自警告之後，卽使李唐臨時變卦，想要玩甚麼花槍，也得多加考慮了。

田中少佐目光朝其餘的人一掃，然後，目注朱天佑問道：「這些人，你不打算將他們救醒麼？」

朱天佑漫應道：「用不着，兩個小時之後他們會自動醒轉。」

「我只好相信你所說的話，但我也得提醒你，你可不能再玩甚麼花槍。」

「這個，你儘管放心，堂堂大中國的國民，怎會在日本小鬼面前食言背信。」

一旁井口貞子接口道：「朱天佑，你暫時不殺卓槐，至少也該瞧瞧他的本來面目才對，而且，我也須要認識認識他。」

「有道理。」朱天佑一面走向卓槐身邊，一面笑道：「雖然童年時記憶猶新，但是事隔多年，變化必然很大，我理當重新認識一番才對。」

俯身將卓槐臉上的膠皮面具揭了下來。

呈現在他眼前的卓槐，有一張五官端正，而且顯得頗爲慈祥的老臉，由外表看來，誰也不會相信，有着如此一張臉兒的人，會是一個無惡不作，滿手血腥的黑社會頭兒。

面對這個深仇大恨的敵人，朱天佑前塵舊夢，齊湧心頭，一時之間，竟呆立當場，有如泥塑木雕。

井口貞子的心中感受和表現在外面的，也和朱天佑差不多。

就當這兩人暫時出神疏于防範之間，一道矯健人影飛快地向門口撲近。

這情形，自然是非常危險的，只等那人撲近門口，則朱天佑目前的收穫，勢將立卽全部泡湯，而他們兩個人的下場，也就不堪設想的了。

朱天佑本來是背向門口，俯身注視着卓槐的。

但他竟然是背後長了眼睛似地。

就當那矯健的人影撲近門口，舉槍向井口貞子瞄準的刹那之間，他忽然反手甩出一糰黃澄澄的東西，疾如箭矢似地，剛好擊在那人持槍的右腕上，使那人痛呼一聲，手槍也隨之掉落。

當然，井口貞子也立卽驚醒過來，而以手槍指着那人，沉聲喝道：「不許動！」

門外至少還有三個人窺伺着，但由于他們的同伴失風受制，也就不敢蠢動了。

朱天佑回身向田中笑了笑道：「少佐先生，請你吩咐下去，叫他們安份一點。」

田中倒是非常合作地，立卽揚聲喝道：「這兒沒你們的事，給我通通退下。」

「是……」門外傳來一串暴喏。

「將這個也帶走！」井口貞子嬌聲的喝着道。

田中這才搭訕着向朱天佑含笑說道：「朱先生，你那身手的矯捷，的確是我生平所僅見的。」

朱天佑披唇一哂，道：「閣下謬奬啦！」

「不！我說的完全是由衷之言。」

「我受之有愧。」

「你太客氣了。」田中仍然是沒話找話說：「朱先生好像是背後長了眼睛？」

「你看到了嗎？」

「是的，方才我看到你不用前面的眼睛，而能將背後偷襲的敵人制住……」

朱天佑截口笑道：「虧你也是一位優秀的情報人員，你且瞧瞧這座屏風看。」

「我瞧不出甚麼名堂來呀！」田中苦笑着。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你是由屏風上的反射作用，才有方才那種表現的？」

「難道不可以嗎？」

「但事實上，站在我這個角度，可瞧不到屏風上的反射作用。」田中淡笑着問道：「朱先生，方才，你是用甚麼東西，將門口那人的手槍擊落的？」

「這，對你很重要嗎？」

「我只是好奇。」

「那我可以滿足你的好奇心，也讓你增多一點見識。」朱天佑似笑非笑地，接口說道：「我方才用的武器，就是卓老賊所用的膠皮面具了。」

「啊……」田中驚呼出聲，臉色也爲之一變，說來也難怪。

試想：那一張膠皮面具，薄得不能再薄，充其量也不會超過二兩，但在朱天佑的手中，卻能用來擊落偷襲的敵人的手槍，則其腕力之强勁，也就不難想見了。

停了一下之後，田中又自語似地說道：「對于中國的武功，我早就聽到過不少神奇的傳說，今天，我總算大開眼界了。」

朱天佑冷冷地一笑道：「應該說是昨宵就開了眼界才對：」

田中怔了一下，才苦笑着道：「不錯，你那點穴手法，也是聞名而不會見識過的武林絕藝。」

「你要不要親自體驗一下？」

「不不……多謝你的美意，」田中滿臉苦笑，苦笑中還有着一半以上的驚悸。

朱天佑披唇冷哂着，沒接腔。

略爲停了一下，田中卻是輕輕一嘆，說道：「朱先生，請恕我說幾句不該說的話，像你這樣的人才，埋沒在黑社會中，實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是在貴國呢？」

田中說：「至少可以主持一個特務機關，官拜中校。……」

朱天佑截口笑道：「在我的目光中，你們的特務機關長，值不了幾文錢一斤……」

接着，卻是臉色一整道：「少佐先生，我的一切，都已經告訴過你了，別再枉費心機，希望我能意外地漏出甚口風來，還是閉着尊咀，養養神吧！」

田中的意圖被對方一口道破，只好訕然一笑之後果然閉目養起神來。

室內暫時呈現一片沉寂。

十分鐘過後，李唐親自將胡立民送了過來，朱天佑首向胡立民歉笑道：「兄弟，實在對不起，我誤會你了。」

胡立民苦笑着：「大哥，這算不了甚麼，同時也不能怪你。」

「好，咱們兄弟之間，待會再談。」朱天佑向李唐投過只有他們兩人心中才能意會到的深深一瞥之後，才沉聲說道：「二爺，我要請田中少佐送我們一程，十分鐘後，我會在半途上將田中釋放，這兒的一切，由你主持，你是明白人，當知道要怎麼作才能保障田中少佐的安全，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明白。」李唐連連地點着頭，抬手一指卓槐等人，苦笑着問道：「只是，這些人……」

「這些人，你不用担心，最多個半鐘之後，就會自動醒來的。」

「是是……現在我是完全放心了。」

朱天佑向田中揮揮手，道：「少佐，咱們走吧！」

于是，由井口貞子開道，胡立民挾着田中居中，朱天佑殿後，一行人，大模大樣地揚長而去……

× ×

這是位于公共租界一幢高級公寓中的一個單位，時間已是晚間六時三十分。

飯廳內，燈火輝煌，綺筵盛開。

但席面上卻只有三個人——朱天佑，胡立民，井口貞子。

朱天佑首先舉杯，含笑說道：「兄弟，貞子，我先敬二位一杯，一來是替二位壓驚，二來是替二位接風，三來是預祝我們未來的合作，一帆風順。」

井口貞子抿唇媚笑，嬌聲說道：「還有沒有四來呢？」

「當然還有，不過，那已經不必說明了，」他一仰頸子，喝了個杯底朝天，才接道：「我先乾爲敬。」

胡立民，井口貞子也爽快地舉杯一飲而盡，朱天佑才神色一整，道：「二位從此刻起，二位不但已成了我這蝙蝠組織中的一員，也等于是我這個老大的左右手，立民是蝙蝠二號，貞子是蝙蝠三號，有關我們這個組織的一切秘密，待會再作詳談。」

胡立民搶先接口道：「多謝大哥栽培！」

朱天佑笑道：「自己兄弟，還要說這些，該罰酒三杯。」

「大哥的命令，我絕對服從。」胡立民立即一連喝了三杯罰酒。

朱天佑目注井口貞子，再度舉杯，道：「貞子，我要特別敬你一杯。」

「我要先聽理由？」她美目深注着。

朱天佑道：「理由很簡單，有了妳的參加，對我這個組織的工作，必然會增加不少的方便。」

「但願能有我効勞的地方。」她喝乾了杯中之酒後，卻是俏臉一整，道：「不過，大哥，我是要求先正名。」

「正名？正甚麼名？」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同時投以訝異的目光。

「我指的是，我自己的名字，我旣然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就該有一個中國名字才對。」

「對對……」朱天佑連連點首。

「我想。」她幽幽地一嘆，說道：「我和我姊姊，旣是攣生姊妹，長的一模一樣，而且，我又冒充過她的身份很久了，不如就沿用她的名字，我姊姊泉下有知，我想，她也不會反對的了。」

朱天佑點首笑道：「對，對，我想，令姊泉下有知，不但不會反對，而且會欣然舉手贊成，因爲，這等于是她精神不死。」

「那麼，從現在起，我是文勝男，不許再叫那個令人生厭的日本名字了。」

「好，好，我們都同意。」兩個大男人同時點着頭，朱天佑並含笑舉杯，道：「來！爲我們文勝男小姐的復活乾杯！」

三人對飲一杯之後，胡立民卻是愁然地說：「勝男，現在，我很爲令姊的遺體担憂。」

「是的，我也正在担心這一點。」文勝男幽幽地一嘆道：「但我們目前，可實在沒力量照顧她。」

胡立民苦笑一聲，道：「我所担心的，倒不是他們會毀屍，而是以令姊的遺體對妳有所

要挾。」

文勝男微微一怔之間，朱天佑卻淡淡地一笑道：「這一點，二位可以放心，我有辦法，敎他們旣不敢毀屍，也不敢有甚麼要挾。」

「大哥有甚麼錦囊妙計？」胡立民，文勝男二人同時注目發問。

「天機不可預洩。」朱天佑神秘地微微一笑之後，才神色一整，說道：「二位，現在，我們該談到我們這個組織內的秘密，和工作性質了。……」

接着，卻以低得只有他們三個人才能聽得到的最低語聲，喁喁地交談起來。

而且，一談就談了將近四十分鐘之久。

然後，朱天佑才以正常語聲笑問道：「現在，二位都明白了嗎？」

「明白了。」聽話的二位同時點首回答，文勝男並注目接問道：「大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還不會說明哩！」

「是有關那一方面的？」朱天佑有點茫然地問。

「是關于大哥你個人的。」

「哦！」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就是我與卓槐之間結怨的經過？」

「是啊！這不是很重要的事嗎！」

「不錯，對我個人而言，的確是很重要，但與我們的任務一比，個人恩怨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胡立民插口說道：「話是不錯，但是，大哥至少該將那結怨的經過，先讓我們了解一番的。」

朱天佑喝了一杯悶酒，才輕輕一嘆道：「儘管時間已過了十五年，也儘管我當時還是一個不懂人事的孩子，但回想起來，卻是歷歷在目，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

略爲停了一下，才目注窗外那萬家燈火的夜空，幽幽地接道：「力行紗廠，在十五年前，就是我國最負盛名的紗廠之一，也是我朱家獨資所經營，可是，如今，先父死得不明不白，含冤九泉，而紗廠的主人，卻已被卓老賊所取代了。」

「那經過是怎樣的？」文勝男忍不住地問了一句。

朱天佑道：「事情經過，我也不太清楚，而且，千頭萬緒，一時之間，也不知該由何處說起才好。……」

「如果你自己都不太清楚，這事情就不太好辦了。」胡立民苦笑着問道：「難道伯母大人也不明白？」

「就是因爲先母不明白，所以我才不明白。」朱天佑也苦笑着。

聽到朱天佑自稱「先母」，胡立民，文勝男二人禁不住同聲驚問道：「伯母大人已仙逝了？」

「是的，那是五年以前的事。」朱天佑哀傷地說。

接着，卻是深長地一嘆道：「一位風燭殘年的貴婦，在家破人亡，並飽經迫害驚恐之後，猶能活上十年，已經算是奇跡了。不過，所以出現這奇跡的原因，我也明白，那是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持着她老人家——希望將我育成人，接受完整的敎育。」

聽話的兩人同時嘆了一聲，都沒接腔。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有關當年事變的經過，據先母所說，先父是在別墅中渡假時，突然暴斃，根據當時法醫的檢驗，斷定是心臟病突發死亡。」

文勝男注目問道：「伯父大人生前，是否有心臟病的病歷？」

「沒有。」朱天佑接道：「關于這一點，我重新回到上海之前，還曾專程前往漢口，找先父生前的專任醫師查證過，據那位醫師說，先父的身體，一向很强健，每月的定期檢查，都未出現過任何病徵。」

文勝男道：「還有，法醫的檢驗報告，你也查過嗎？」

「查過，連同當時法院的公證檔案，我都查過，並無甚麼破綻，不過，當時那些法官和法醫，都早已調離上海，而且，那位法醫也早就去世了。」

胡立民插口問道：「那位法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證，法醫一死之後，算是死無對證了啦！」

「是的。」文勝男點點頭道：「而且，那位法醫的死亡，也顯然大有問題。」

朱天佑冷笑道：「當然有問題，那是卓老賊存心殺人滅口，不過，像那種貪贓枉法的法醫，應該是死有餘辜，有機會時，我還要將他挖出來鞭屍三百哩！」

胡立民苦笑了一下，才注目問道：「大哥，方才你說，伯父大人是在別墅中渡假時，忽然暴斃的？」

「不錯。」

「當時，伯母大人不在旁？」

「是的，先母一向體弱多病，平常很少出門。而先父的情形，卻恰好相反，體健而精力充沛，不但有兩處小公館，那渡假別墅中的特別護士，也是他的情婦。……」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對了，那位特別護士，也是最重要的人證之一，但這個人卻神秘失踪了。」

文勝男點點頭道：「如果她也是與卓槐共同謀害令尊的幫兇之一，則恐怕也遭了卓槐的毒手？」

「唔……很有可能。」

胡立民注目問道：「大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還沒說到哩！」

「啊，那是甚麼事？」

「卓老賊是用一種甚麼手法，將你家的財產轉移到他的名下去的？」

朱天佑笑道：「這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我只知道，當先父去世後，當時的律師會同會計師淸理先父遺產時，發覺所有的證件和資料都證明，力行紗廠的全部資產中，先父竟然只佔四分之一。」

「那另外的四分之三呢？」

「全是卓老賊的名義。」

文勝男道：「當時，卓槐在紗廠中，是甚麼的名義？」

「總經理。」朱天佑切齒接道：「先母說得很明白，力行紗廠是我朱家獨資開設的，卓老賊不過是先父聘請的一個助手而已，但到頭來，不但先父死得不明不白，而且，財產也被他以瞞天過海的手法刼走了，所以，先母氣憤之下，將那四分之一的財產，除了留下我母子倆必須生活費用之外，全部捐給慈善機關，並一再叮囑我，長大之後，一定要設法替先父復仇，並將我朱家的財產收回來。」

略爲停了一下，又長嘆一聲，接着說道：「這事情，自先母去世之後，我一直悶在心中，不會跟任何人商量過，現在，我算是第一次，在第三者面前說將出來，所謂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我衷誠希望，二位能站在旁觀者的冷靜立場，多加攷慮之後，替我拏點主意出來。」

「我們自然是義不容辭。」胡立民搶先接道：「不過，事情可相當棘手，因爲，要殺卓老賊，並不怎麼困難，但要同時將財產收回來，問題可就多了。」

「是的。」朱天佑苦笑道：「這也就是我方才明明有機會可以殺那老賊，卻不下手的原

因之一。」

文勝男蹙眉接口道：「大哥，如果能找到伯父大人暴斃時的那個特別護士，事情就好辦了。」

朱天佑點點頭道：「是的，但這事情可急不來，而且，那位特別護士十九可能已遭了卓老賊的毒手。」

胡立民忽然注目問道：「大哥，那位特別護士一定很美，是嗎？」

「那還用說！」

「如果她還活着，該有多大年紀了？」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根據先母所說，推算起來，現在應該是三十二三歲。」

胡立民神秘地一笑道：「在中年以上的男人眼中，三十出頭的女人，才是最具吸引力的時候，何況，那位特別護士，又本來是一個美人胚子，所以……」

文勝男白了他一眼，截口接道：「幹嗎又談起女人經來？」

胡立民又笑了，笑得比以前更神秘：「小姐，我說的是正經話呀！而且是在研究問題，請莫打岔好不好？」

文勝男人本冰雪聰明，經過胡立民這神秘的一笑，本就省悟過來對方那一番話中的含義，但她為了要掩飾她那沒來由的醋意所引起的尷尬，只好迷糊裝到底地，故意哼了一聲道：「屁的正經事！」

「我可以對天發誓。」

「那倒不必，你且說說看？」

胡立民只好苦笑道：「現在，我長話短說，根據我的拙見，那位美麗的特別護士，必然還活得好好的。」

「何以見得？」

「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都捨不得去傷害她，即使她是卓槐謀財害命的主要助手，卓老賊也不會殺她，而必然將她視同瑰寶，在一個極秘密的地方，供養着。」

朱天佑連連點着頭：「立民，你這一分析，極有見地。」

「也算是卓老賊的一位知己了。」文勝男似笑非笑地說道。

「多承誇獎，多承誇獎……」胡立民得意地笑着，並目注朱天佑，神色一整道：「大哥，既然你也同意我的構想，那麼，我們第一步就不妨先從追查那位特別護士着手。」

「辦法是不錯。」朱天佑苦笑道：「但問題並不簡單，還是等于一件無頭公案，試想：姑且撇開卓老賊行踪的詭秘不論，我們既不知道她姓甚名誰，即使當面碰了頭，也不會認識她，這是多蹩扭的事。」

胡立民沉思着接道：「只要有了目標，總比暗中瞎摸要好得多，我想，合咱們三人之力，冷靜地去想想，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

朱天佑輕嘆一聲，道：「是的，目前，也只好從這一方面摸索了。」

× ×

又是東方之珠俱樂部，時間是第二天午夜剛過。

輪盤賭枱上，烟霧迷漫，數十個豪客賭的方酣。

李二爺李唐，也是豪客之一。

不過，今宵，李二爺的賭運不佳，坐下不到半個鐘頭，他面前的萬元籌碼，已輸了五分之四。

當然，對李二爺而言，別說是才輸掉八千元即使輸個十萬八萬的，也算不了一回事。

因此，他仍然談笑自若地下注，一面向一旁的小妹吩咐着：「再送二萬元籌碼來。」

「好的。」小妹嬌應着，剛剛轉身，卻被另一個人拉住了：「且慢………」

拉住小妹的，是這兒的紅牌女侍之一——安妮。

她，帶着一陣香風，偎向二爺身邊，嗲聲說道：「二爺，我看你今宵手氣不太順，不如歇一會兒再賭吧！」

「歇一會？」李二爺一隻手攬住她的纖腰，涎臉笑問：「妳陪我？」

「只要二爺有興趣，還不是『閒話一句』嗎！」清脆的京片子中，卻夾着半句上海話，配合着她那磁性嗓音，聽在李二爺耳中，更是格外受用。

李二爺全身的骨頭都酥了。

他，一面在安妮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笑問道：「妳且說說看，平常我對妳有甚麼要求，十次中總有七次會推三阻四，今宵，卻怎會自己提出要求來？」

「我說實話，你可別見怪。」

「當然，當然………」

「明天，我有急用，需要一萬元，方才，我看二爺手氣不太好，與其再送二萬元在賭枱上，倒不如花在我身上，比較實惠一點，二爺，你說是嗎？」

「有道理，有道理。」李二爺連連點頭，說道：「我就喜歡外國妞兒這一股豪爽味兒，不像咱們的土產貨，她的目的，明明是要錢，卻偏要編一大籮筐的理由，灌上五百加侖的迷湯，遇上那些表演技術差勁的人，聽聽都使人嘔心………」

「得了，二爺，別發高論了，你是答應不答應呀？」她，嗲聲嗲氣地撒着嬌。

「送上門的艷福，我還能向外推嗎！」順手將那準備換籌碼的二萬元支票向她手中一塞，道：「喲！行了吧？」

「多謝二爺！多謝二爺！」

李二爺摟着安妮向裏間走去，一面笑道：「賭場失意的人，一定在情場得意，這話可一點也不假，一點也不假………」

當他們進入那設備極盡豪華的套房時，李二爺迫不及待地，一把將安妮的嬌軀抱起，向「席夢思」床上一扔，緊接着一個「餓虎擒羊」之勢，撲了上去。

「二爺，別那麼窮兇惡極嘛！房門都沒關上………」她，嬌喘着，也在故意撐拒着。

不過，那種撐拒，是那麼嬌慵乏力，與其說是撐拒，倒不如說是在故意吊他的胃口還比較恰當一些。

李二爺顯得那麼貪婪地在她的香腮上吻了一下之後，才苦笑道：「我的確是性急了一點，好，我現在就去關門………」

他的話沒說完，「砰」地一聲，房門已有人代他關上了，同時還傳來一聲輕笑，道：「不必費事，我已經代勞了。」

李二爺不愧是在天狗幫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反應也非常快速。

他，人還膩在安妮的嬌軀上，右手卻已掏出手槍，猛一翻身坐了起來，槍口指着卓立門內的不速之客，低聲怒叱着：「舉起手來！」

卓立門內的，是一個身裁頎長，滿臉絡腮鬍，着淺灰色西裝的中年人。

面對李二爺的手槍，這位西裝客，不但沒舉起手來，反而顯得無比鎮定地，淡然一笑道：「沒那麼嚴重吧！」

一聲輕笑，起自李二爺的耳邊：「二爺，別那麼緊張，自己人嘛！」

隨着話聲，李二爺的手臂一麻，手槍已到了安妮的手中。

李二爺這一驚，可真是非同小可。

也許是由于過度的震驚，使得他有點像是中了邪似地，呆坐床上，半晌作聲不得。

俏安妮撥弄着手中的左輪，忍不住「噗哧

」一聲嬌笑，說道：「瞧你，二爺，你是怎麼啦？」

李二爺總算回過神來，他，睜着一雙充滿驚訝的眼睛，瞧瞧那位不速之客，又向安妮問道：「安妮，妳說他是自己人？」

「唔………」

「自己人是甚麼意思？」

「自己人就是自己人嘛！」她媚笑着，笑得那麼令人莫測高深。

那位不速之客淡然一笑，低聲說道：「二爺，還是讓我自己介紹吧！我………」

他趨前三步，以最低的語聲接道：「朱天佑，蝙蝠中的老大。」

「哦！」李二爺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了一聲，接着卻是滿臉苦笑道：「老弟，你……可真了不起，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壓低語聲問道：「你可知道目前的處境嗎？」

朱天佑笑了笑，說道：「我當然知道，日本特務，和你們老大，都必欲置我于死地才甘心………」

「你也知道這兒是甚麼場所？」

「是的，我也知道這個東方之珠俱樂部，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外圍組織。………」

「那你為何還要自投羅網？」

「我自信，雖居虎口，卻是安如泰山，我舉兩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如果我自己不說明我是朱天佑，你能認得出來嗎？還有，昨天，在你們老大的秘窟中，我明明已經受制，但結果，我還不是要來就來，要去就去，氣得他們直瞪眼………」

李二爺再度截口問道：「對了，老弟，昨天你明明給手銬銬住了的，究竟是如何脫險的呢？」

朱天佑神秘地一笑道：「這秘密我會告訴你的，但不是現在。」

「那要等到甚麼時候？」

「當我們合作成功的那一天。」

李二爺苦笑了一下，扭頭向安妮問道：「安妮，妳也是蝙蝠中人？」

安妮嫣然一笑，點點頭道：「是的，這得感謝朱大哥的栽培。」

李二爺目注朱天佑，笑道：「老弟，我不能不佩服你，像這等場所，居然也安排有你的人。」

「我不須要你佩服，但卻必須鄭重警告你。」朱天佑聲容俱莊地，接道：「二爺，你既已參與了我的秘密，也已知道了我的厲害，那麼，從現在起，你必須誠心誠意，全始全終地，和我合作，只要有一絲絲背叛我的行為給我發現，即使你躲到日本鬼子的特務機關中去，我也照樣有辦法去收拾你，你相信嗎？」

李二爺連連點着頭道：「我相信，我也絕對不會背叛你。不過………」

李二爺欲語還休，朱天佑笑問道：「還有甚麼礙難出口的事嗎？」

李二爺訕然一笑道：「我是說，你老弟承諾過的事，希望也莫忘記。」

「沒問題。」朱天佑正容接道：「只等卓老賊伏誅，天狗幫就由你接管，不過，不好聽的話，我說在前頭，將來天狗幫由你接管之後，像現在這種傷天害理，以及危害國家民族的勾當，可必須徹底革除！」

李二爺連連點首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其實，以天狗幫目前所掌握的財富，和各項事業，即使規規矩矩幹下去，也還是大有作為的。」

「明白這點就好，現在，我們開始商談正事。………」

這一商談，足足商談了一個鐘頭之久。當他們告別時，安妮將那張兩萬元的支票向李唐手中一塞，嬌笑道：「二爺，這個還給你，但我還是要謝謝你………」

× × ×

當朱天佑所導演的趣劇正在東方之珠俱樂部中進行的同時，另一間密室中，田中少佐也在主持一項很重要的秘密會議，而且田中所主持的這個秘密會議的場所，與朱天佑所導演的趣劇的那間套房，不過是隔了三個房間而已。

當然，這情形，他們雙方當事人，事先都不知道。

其實，田中所主持的這一個秘密會議，一共才三個人——田中少佐、和子、紅玫。所以，應該說是一個三人小組會議。

如果說，他們雙方這一場對台戲是一項巧合，則這一巧合就有點不可思議了。

因為，田中也是經過高超的易容術之後，以尋芳豪客的姿態，將和子帶入那間密室幽會的，但事實上，紅玫卻早已在房間內恭候他們了。

紅玫的地位，顯然還高于田中少佐。

田中摟着和子一進門，紅玫卻立即代他們關上房門，俏臉一沉，說道：「少佐，是不是因為上海地方太繁華了，才影响你們工作的成績？」

田中苦笑道：「紅玫，妳要格外原諒，我，不過是機關長手下的一個助手………」

紅玫截口冷笑道：「但事實上，你等于是機關長的參謀長，這幾天的演變，實在太糟了，尤其是井口貞子的叛變，更是嚴重影响我的工作計劃………」

田中忍不住反唇相譏道：「紅玫，請別忘了，井口貞子是直接受妳的監督的。」

「我知道，我會自請處分。」紅玫冷然接道：「但你與機關長失職之處，我也只好照實向東京反映。」

「那又何苦哩！」田中皮笑肉不笑地接道：「咱們還是來個瞞上不瞞下，大家都包涵一點吧！」

「能包涵得了嗎？」

「至少，我們還有補過的機會。」

「你是說，先作好補過工作，再向上級呈報？」

「不錯，這麼作至少可以功過相抵，不至于受處分。」

「也有道理。」紅玫沉思着接道：「不過，由于井口貞子的叛變，我已不能再在上海呆下去，只好暫時轉往南京………」

「不可以，妳是負責對付三一三工作站的，妳這一走，這工作誰來主持？」

紅玫輕輕一嘆道：「提起三一三工作站，我就頭痛，到這兒已經三個多月了，竟然一點綫索都沒有。」

田中神秘地一笑道：「紅玫，在對付三一三工作站的任務上，我是旁觀者，所謂旁觀者清，我卻認為已經有了綫索了，妳相信嗎？」

「你說的是蝙蝠？」

「不錯，妳想看，這幾天中，那姓朱的已兩次受制，但都是莫名其妙地，被他逃掉了，一個普通黑社會中人物，會有此種本領嗎？」

紅玫苦笑道：「我也這麼懷疑過，但由正面查不出甚麼名堂來，才準備以退為進，轉由暗中進行。」

接着，才神色一整道：「少佐，在上海，你們特務機關長是主人，現在，我先聽聽你這位地主的高見，目前這個三人小組會議，也由你主持。」

田中也正容說道：「這不是正式會議，無所謂主持，但有一點，我要特別說明，咱們之間，隸屬不同，任務不同，但目標是相同的。

那就是盡可能作好準備工作，配合咱們統帥部三個月內征服支那的戰略…………」

「這些，我知道。」

「妳也知道我們特務機關的任務嗎？」

「你們特務機關的任務非常廣泛，我不願去瞎猜。」

「現在，我只告訴妳一件在咱們工作上有關連的特別任務，那就是收買支那沿海各省的軍政要員…………」

紅玫禁不住注目問道：「這工作怎會跟我有關連？」

「妳想想看。」田中含笑問道：「這些年來，我們在支那橫行霸道，予取予求，而支那政府却是逆來順受，不顧民間抗日情緒的高漲，一味的裝聾作啞，那是為了甚麼呢？」

「那是他們力量不够，同時也沒作好準備工作。」

「力量不够還在其次，準備工作沒作好，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這見解，我同意。」

「還有，支那政府自推翻滿清專制之後，一直處于動盪不安的狀態中，現在雖然已經統一了，但這統一的基礎是不穩固的，所以他們才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其目的，就是要鞏固這一統一的基礎，然後才能一致對外。」

「唔…………你跟我說這些幹嗎？」

「妳呀！」田中笑道：「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這一笑，使得紅玫省悟過來了。禁不住訕然一笑道：「我明白了，你們的新任務，旨在破壞他們那『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略？」

「對了。」田中得意地笑道：「他們力圖鞏固基礎，我們却在挖他們的牆脚，要不然，支那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我們又怎能在三個月之內征服他們。」

略為停了一下，才注目問道：「現在，妳明白我們工作上的關連性了嗎？」

紅玫苦笑一下道：「我還是不明白。」

「這不能怪妳，我也是最近才想通的。」

田中居然長嘆一聲，接着說道：「怪只怪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指揮的情報機構，由于各自為政，互相爭功，因而使得本來是一個月可以辦好的事情，三個月也辦不好，形成事倍功半的局面…………」

紅玫似笑非笑地，白了他一眼，說道：「少佐，這話給上頭知道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我只求問心無愧，禍福安危，早已置之度外。」顯得那麼慷慨激昂。

「眞看不出來，你還是一個大大的忠臣呀！」她，還是那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好像是在恭維他，也好像是在奚落他。

田中神色一整道：「紅玫，現在言歸正傳，我最近才獲得消息，他們那三一三工作站的任務，就是專門對付我方挖他們的牆脚的工作的。」

紅玫苦笑了一下，說道：「我只知道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是支那最特出的情報人員，極難對付，却沒想到，他的任務，竟然是如此簡單。」

「簡單？妳說得多輕鬆。」田中正容說道：「這任務，關連着他們國家的存亡，還能說是簡單嗎！」

「是我失言。」紅玫歉笑着。

「這倒算不了甚麼，現在，妳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大致是明白了。」

「也已明白我們工作上的關連性？」

「可以這麼說。」

田中淡然一笑，說道：「從現在起，不管上頭合作不合作，至少咱們雙方應該衷誠合作才行。」

「如何合作法？」

「對于三一三工作站方面，我幫妳，有關挖支那政府的牆工作，妳幫我行嗎？」

紅玫沉思着點點頭道：「可以。」

「那麼。」田中站起身來，含笑接道：「咱們合作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蝙蝠，不管他是不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咱們先行集中力量，不擇手段，宰了再說。」

紅玫道：「好！還有那井口貞子，也不能放過她！」

田中冷聲說道：「宰了蝙蝠，那婊子還能逃得了嗎…………」

× ×

第二天午後六時，在李二爺另一處小公館中。

燈火輝煌的餐廳中，已準備好美酒佳餚，並已備妥三副杯筷，但人却只有主客兩個——主人李二爺和一個約莫四旬上下年紀，皮膚黝黑，身着藏青色長袍的精壯漢子。

空着的位子是首座，很顯然，他們恭候着的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上賓。

也許是等的時間已很久了吧！那長袍人抬腕看了一下手錶，蹙眉說道：「時間已到，怎麼還沒來？」

李二爺諂笑道：「他們日本人最守時間，我想，也該要來了……」他的話沒說完，門外已有人低聲禀報：「二爺，三木先生到。」

隨着話聲，一個身裁頎長，蓄着一口仁丹鬍的日本紳士昂然緩步而入。

室內的主客二人，連忙起身，含笑相迎，並由李二爺替雙方介紹：「這位是大日本特務機關的三木少佐，這位是上海地區駐軍第×軍的參謀長賈涉少將。」

以軍階而言，少校與少將之間相差了一大截。但目前這位日本少佐，却根本沒將這位官階比他高了三級的少將看在眼裏似地，只是隨便地點點頭，就在替他預備的首位上坐下來。

由于這是一個秘密餐會，連伺候的人也不用，李二爺親自把盞，舉杯含笑說道：「賈少將，來，我們先敬三木先生一杯。」

這方面，三木倒顯得很豪爽，舉杯一飲而盡，然後以流利的國語向賈涉問道：「賈少將，最近這幾天，進展如何？」

賈涉滿臉堆笑道：「三木先生，浙江方面，杭州，寧波兩地，都有進展，不過，福建方面，却還沒甚收穫。尤其是本軍這位新任的軍長…………」說到這裏，他竟然以一聲苦笑，作了結束。

三木目光深注着，問道：「貴軍軍長不肯合作？」

「是的。」賈涉嚥下一口口水，才苦笑着接道：「現在這位王軍長，是中央嫡系，思想頑固得很，我不便正面下說詞，只好由側面以言語試探，但儘管如此，還是每次都被他教訓一頓，說我思想頹廢，缺乏革命軍人的大無畏精神。…………」

「大無畏精神，能抵得住我們皇軍的堅甲利兵嗎？」三木冷笑着。

「是啊！我也是這麼說，但一連碰過幾次釘子之後，我也不便再說甚麼了。」

「那你打算如何進行？」

「這個，還得請三木先生支援才行。」

「先說出你的計劃來？」

「我想。」賈涉道：「伺機幹掉他，另外換一個軍長來，情況就不同了。」（未完）

「神眼遊龍」續稿未到，暫停。

不歸河

朱羽

梟雄燃戰火　雌虎馴地龍

「很好！」龔天豹緩緩向後退了幾步，冷聲道：「你明話明說，倒免我多費一次手脚。金老二！你今天帶來多少人？」

「十五有多，二十不到。」

「好！牛角嘴就是你們葬身之地。」

金浩多年來一直是過的刀尖舐血生涯，那裏會在乎這種場面，不禁縱聲大笑起來。

龔天豹沉叱道：「死到臨頭還不知，你笑什麼？」

「我笑你這位總管，只顧吹牛說大話，也不怕閃了舌。」金浩說到這裏，突地將語氣一沉：「你該想想：我們為什麼要選牛角嘴約會？為什麼要帶這麼多弟兄？簡單一句話：我們早有防備，拉槍拚火，本是家常便飯，算不了什麼稀奇。」

「你是不是眞想拚一拚？」

「不想。兩敗俱傷，沒有啥意思。」

「那麼，把我剛才說的話多作考慮，最好還是轉告唐老大一聲，莫要自作主張。只要太陽落山之前離開，五爺一定會派人抬着現大洋在路口上等候。要不然，哼哼……我看也不必多說了。」

龔天豹說完之後，揚臂在半空中畫了三個圈。

五魁幫的人似是受過嚴格的訓練，撤走時相互掩護，井然有序，眨眼間，走了個乾乾淨淨。

金浩撮唇打了一聲唿哨，他所佈置的人立刻圍聚過來，唐貴臣也在其中。

唐貴臣根本就不必問，方才發生了什麼情況他是一目了然。金浩却多少有點沉不住氣，氣吁吁道：「老大！難道五魁幫將咱們吃定了。」

「老二！別那麼毛毛躁躁的。」唐貴臣表現得非常沉穩。「江湖道上誰也沒有把握吃定誰……聽說薛五已經收進十萬大洋，應該高飛遠颺才對，怎麼還要賴在興隆場不走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薛五手下釘梢馬標至坤元當舖，說明要唐貴臣訂下時間地點與薛五會晤，當下由當舖朝奉答覆三點正在牛角咀相會，屆時，牛角咀雲集着三十多名江湖好漢，他們分成二堆，顯是經過約會的唐貴臣和薛五的那兩批人，三點正，金浩向另一堆人中走去，客氣地向對方請問薛五是否已到，薛五手下總管龔天豹向金浩回話，說薛五因事不能趕來，要金浩轉告唐貴臣，薛五願奉上萬元程儀，請唐貴臣率手下離開興隆場，金浩斬釘截鐵地答稱不用傳話，他立即可以答覆，要他們離開興隆場，免談——

「老大！」金浩仍是氣吁吁地叫道：「龔天豹已經把話抖出來了，咱們到底怎麼辦？太陽不久就要下山，拿秤鈎也鈎不住。」

「老二！你今天怎麼了？」唐貴臣狠狠瞪了金浩一眼，說話的口氣倒並不十分冒火。「往常遇着問題你都會用用腦筋，今天怎麼老是毛躁火辣地呢？」

金浩不禁皺緊了眉頭，一語不發。他發現：唐貴臣非常沉得住氣，這其中必定有緣故。

於是他說道：「老大你不知道，剛剛被龔天豹那個老混蛋一氣，都把我氣糊塗。看樣子，你心中已經有妙計了。」

唐貴臣冷笑道：「哼！你以為咱們兄弟夥就那樣教人整過來，整過去？沒那樣撤脫。你現在立刻辦兩件事：第一，吩咐

咱們兄弟分批往鎮外撤；第二，你親自到高飛那裏去一趟……」

「去找高飛幹啥子？」金浩一時還弄不清楚唐貴臣的用意，才有此問。

「老二！我看你的腦筋眞是生了銹，附耳過來……」

金浩將耳朵根湊了過去，唐貴臣向他連連低語，金老二那張陰氣沉沉的臉竟然露出了笑容。

轉瞬間，金浩帶着他的手下走了個無踪無影。唐貴臣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並未立刻離去，看起來，他似乎顯得很疲倦。

他目光直直地凝望天際，彷彿若有所思。不知過了多久，他才張目左右一看；這一看，竟然使他渾身打了一個抖。

原來有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他身邊。

不過，唐貴臣那顆懸起來的心立刻又放了下來；這個人正是他所企望一會的林慶山。

「林老！」唐貴臣很客氣地稱呼對方。「是不是彭祖康已經告訴您了？……」

林慶山却是冷冷地問：「彭祖康告訴我什麼？」

「我急着要見您啊！」

「哦！難怪那娃兒四處在找我。我也很想見見你，爲了訂這個約會，我還化了二十塊大洋哩！」

唐貴臣詫異地道：「有這種事？」

「閒話不說，」林慶山眼皮一翻，問道：「你要見我有什麼事？」

「林老要見我又有什麼事呢？」

「我先聽聽你的。」林慶山愼重其事地提出警告：「每一句話都對你影響很大，你一定要實話實說。」

在這位號稱不歸河總舵把子的面前，唐貴臣的氣焰不自禁地矮了一截。他語氣非常恭順地道：「林老！您在賭技上的修爲，幾乎可以說已經到了絕對不敗之地，但是我却聽說您最近和人賭了一局，輸得很慘，眞有這回事麼？」

「確有此事。」林慶山面上的表情顯得很陰沉。

「那位勝者是誰？」

「川省督辦。」

「林老！您該沒有唬我吧？」

「唐貴臣！」林慶山沉着臉道：「你該知道我是從來不唬人的，這位督辦大人的確有一套，他怎麼贏我的，現在也不必說了……」

「那麼林老輸了多少錢呢？」

「一文未輸，只是輸了一個諾言。」

「一個諾言？」

「嗯！我要替他辦一件事。」

唐貴臣笑了一笑，他好像早就猜到內中情由了。

林慶山又接着說道：「你用不着笑，我畫了一道圈圈，你也在圈子內。」

「我？……」唐貴臣臉上的笑容立刻凍住了。

「督辦大人要我將不歸河兩岸橫行不法的鴉片烟販子和棒老二全部掃蕩乾淨，你說你是不是也在其中？」

唐貴臣早就料到林慶山這回突然出現，必然會找他們這羣人的麻煩，却沒料到麻煩會有如此大。他心頭暗暗吃驚，面上却浮上了和悅的神色，嘿嘿笑道：「林老！您老人家在江湖上的份量，只怕一千個人也抬不起來，帮衙門裏辦公事，犯得着嗎？」

「胡說！」林慶山重重地叱喝了一聲，然後臉紅脖子粗地說道：「我活了這樣大一把年紀，難道還會給六扇門中的公人作狗腿子？我是賭輸了，懂不懂，輸了就不能賴賬。」

「我懂！我懂！」唐貴臣連連地點着頭道：「您老人家既然有苦衷，我們這些作後生晚輩的也就沒得話說啦！您老人家只要掏出綑人的繩子，我就立刻反翦雙手，背轉身……」

「唐貴臣！你要彭家娃兒傳話，說要見我，就是爲了要束手就縛？」

「當然！當然……」

「你少跟我來這一套，你明明知道我不會掏出綑人繩……」

「這麼說來，您老人家，要網開一面了？」

「沒那麼撇脫，我給你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唐貴臣喜笑顏開地道：「您老人家只管吩咐，我一定是全力効勞。」

「好！你帶來了多少人？」

「連我四十四個。」

「嗯！你知不知道白碧雲已經將蔡百春軟禁起來了？」

「畧有風聞。」

林慶山道：「第一件事，你要先解救蔡百春脫困。」

唐貴臣門牙緊緊地咬着下唇，沉吟良久，才緩緩道：「以我的實力，這應該是一件很容易辦得到的事，但是，碍於情面，我却不便和白碧雲起衝突，這……？」

林慶山冷峻地道：「你剛才還說，只要我吩咐……」

「不錯！我說過這句話。但是您老人家也得想想我的立場。如果我挺身和白碧雲作對，以後道上誰還跟我交朋友？再說，蔡百春很有點錢，不明內情的人還以爲我變成了蔡家的打手，往後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林慶山非常不悅地道：「你往後還想在江湖道上混？」

「當然，我還年輕啊！」

「如果你得罪了我，你就休想再混下去。」

對於這種嚴厲的警告，唐貴臣既未感到震驚，更沒有發怒，仍是滿面笑容地道：「林老！我一向都尊重你在江湖上的地位。」

這是一句還隱藏了另一種意義的話，林慶山自然懂得，立卽沉聲道：「唐貴臣！你不妨把話說得更明白一點。」

「林老！我說得已經够明白了，督辦大人交給您老人家的重任半點也沒有放在我心上。」

「你的意思我懂了，若是爲督辦大人辦案，你就絕不賣賬，對嗎？」

「大概是這個意思。」

「現在，我明白你要見我的原因了。當然，你不是爲遊山玩水而來，你有你的買賣要作；當面把話抖明，免得我碍你的事。」

「林老眞是善察人意……」

「如果我碍你的事呢？」

唐貴臣還是笑容滿面，語氣也很溫和，但是措辭却非常嚴厲：「如果林老一定要擋我們的財路，我也沒有話說；但是你得想想我手下那羣弟兄……」

「行了！」林慶山冷叱了一聲，氣吁吁地道：「今天我們兩個人都花了好多寃枉時間，不必再談；談多了也是白費口涎。不過，你還是要答應我一件事。」

「請林老吩咐。」唐貴臣必恭必敬地回答。

林慶山道：「方才我們談的話，絕不可以過口。」

「晚輩絕對守口如瓶。」

林慶山扭頭就走，可是走了幾步又回過身來，凝望着唐貴，緩緩道：「據我推算，你應該多少有點積蓄，本來有一個機會可以使你過幾年安穩太平的日子，却料不到你將這個機會放過了。」

唐貴臣笑而不答，他似乎胸有成竹；早已估計過林慶山對他無可奈何。

林慶山的面色鐵青，怒目凝望着唐貴臣一眨也不眨。沉聲道：「你想不想知道未來的命運？」

「不想知道。」

林慶山冷冷道：「你縱使不想知道，我也要告訴你，若不是死在亂槍之下，就一定是命喪刑場……」

唐貴臣縱聲笑道：「那本來就是棒老二的下場，有幾個幹土匪的曾經安安穩穩地死在床上？」

「你原來是吃了秤錘鐵了心，」林慶山一個大步來到唐貴臣的面前，沉聲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要見我？」

唐貴臣很鎮定地道：「本來有幾句心腹話要和您老人家談一談的，一聽您老人家連我也畫在圈圈裏，我就不想說了。」

「我倒希望你說出來。」

「說了也是白說。」

「白說你也要說。」林慶山上了火，大有捲袖子動武的架勢。

「好，我說。」唐貴臣輕輕地皺了一下眉頭，才緩緩道：「林老這回到興隆場是爲公門辦案的事已經有不少人知道了，看來您老人家可能要空跑一趟。當然，如果您老人家能找到個好帮手，情況則又不同了。可惜您老人家又拒人於千里外。」

「唐貴臣！你說話不要拐彎抹角，也不要猪八戒下山，倒打一釘耙，我剛才不是說要你助我一臂之力麼？」

「我也很願意効力。」

「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名氣不小，在黑道上更是叮噹響亮，說起話來怎麼反反覆覆的呢？」

唐貴臣不苟言笑，一本正經地道：「並非我反反覆覆，只因爲您老人家沒有給我優惠條件。」

「你要什麼優惠條件？」

「請林老不要干涉我的行動，就是這個條件。我無所謂，兄弟夥要吃飯，這是迫不得已的事。」

林慶山原是滿面怒容的，此刻竟然將神色緩和下來，他似乎已經發現唐貴臣是個工於心計的人，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才是上策。因此以退讓的語氣道：「這倒可以商量，你先說說看，你率衆到興隆場的目的何在。」

「對不住！」唐貴臣曖昧地笑笑。「各行有各行的秘密，您老人家最好不要追問。」

「好！我不問。那麼，你能爲我作些什麼事呢？」

「任何事。」

「任何事！你的口氣太大了。」

「林老可以試試看。」

「好！我要你辦兩件事：一，我要薛五這個人；二，我要蔡百春多年來跟錢三合夥販賣鴉片的證據。」

唐貴臣口氣輕鬆地說道：「不難！不過林老先要答應一聲不過問我在興隆場的行動才行。我積案如山，官廳懸賞在緝拿我，興隆場也有保安隊，實在不必勞動您老人家來動手。」

「哈哈！」林慶山突然笑了一聲。「你眞是太看得起我了，其實，我就是想動手只怕也辦不到。好！一言爲定，你爲我辦好那兩椿事，我就閉上我的眼睛。」

「放心！」唐貴臣拍打着胸脯說。「一定辦妥……呃！我到那兒去找您老人家呢？」

「惠德錢莊。」

「哦！惠德錢莊，我差點忘記那是您的大少爺開的啦！好，就這麼說定，今晚起更，我來回您老人家的話。」

× ×

彭祖康心情平靜地躺在床鋪上，什麼也不想；事實上，他想也想不通，眼前是一個相互糾纏的局面。從這一方面看，某人可能是敵對者；從另一方面看，此人又可能是友人。因此，他什麼也不想，靜待事態的發展。

他已經這樣躺了好幾個鐘個，如果不是有人敲門，他還會一直躺到天黑。

他起來打開了房門，來人是高飛，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一切都寫在他的臉上；他一定是什麼也沒有追到。

「高兄！」彭祖康懶洋洋地說道：「看樣子那十萬大洋已經泡了湯，你可不能怪我，我原不打算爲你交錢，是你逼着我幹的……」

「莫提！莫提！」高飛連連地揮着手。「我絕無怪你之意。現在情況非常嚴重，倘若被薛五撕了票，我從今以後就無法作人了。」

「薛五不是答應在收到贖金之後就放人麼？」

「唉！」高飛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你根本就不明白內情，那兩百張票全是廢紙。」

「銀票是假的嗎？」彭祖康不禁吃了一驚。

「銀票都是眞的，但並不是到處都可以兌的銀票，如要兌現，就得到興隆場本號來，這跟薛五原先的要求不合，事實上五魁帮任何人也不敢拿到這裏來兌現，那不是廢紙是什麼？」

「原來高兄要了一記花招，目的又何在呢？」

「我原是用這些銀票作餌，希望釣到薛五那條大肥魚，沒想到……」

彭祖康接下道：「沒想到釣竿倒被大

肥魚拖跑了。大肥魚吞了鉤，味道也不好受，只怕會掀起一場驚濤駭浪……」

高飛愁眉苦臉地道：「我什麼都不怕，就怕薛五發火撕票。彭兄！你看我現在該怎麼辦？」

「你問我？」

「我是專程來求教的。」

「我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彭祖康突然語鋒急轉：「趁此機會，我倒想請教高兄一個問題。」

「請問。」

「令尊和蔡大爺的交情如何？」

「極好。」

「如果蔡大爺作奸犯科，爲非作歹，令尊不會袒護？」

「絕不會。」高飛回答既肯定又快，但是他還加上了一個尾巴。「不過，你一定要將鐵證攤在家父的面前，只憑空口說白話，他絕不會輕信。」

彭祖康吁了一口氣道：「這樣我就放心了。」

「聽你的口氣，好像已經抓住了蔡大爺作奸犯科的鐵證了？」

「目前已掌握了一部份，」彭祖康從容地道：「遲早我會將你所說的鐵證攤在令尊的面前。」

「彭兄！」高飛那雙修眉又皺了起來。「莫忘了我是專程求教而來，你說我該怎麼辦？」

「你的事情只怕很難辦。」

「我知道。常言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你總得給我指點指點啊！」

彭祖康道：「也許有一個人可以爲你解決難題。」

「那個？」

「林慶山。」

×　　×

林慶山號稱不歸河的總舵把子，那只是因爲他的名望而得此號，他畢竟不是力能通天的神。

夕陽將墜，滿窗紅霞，一個燠熱的夏日將逝，晚風徐徐，每一個人都感到遍體生涼，心頭爽快的時候，林慶山的胸臆間却反而更加煩躁起來。

房門吱地一聲推開，進來了一個人。

這間屋子只有一扇窗，林慶山負手窗前，擋住了光綫，使得屋內格外暗，進來的這個人變成了一個長條黑影，再加上他頭上戴着帽子，帽沿又壓得低，面部五官半點也看不清。

林慶山負手窗前一動也沒有動，晚霞將他的面孔映得血紅，像是喝多了酒，也像是在盛怒中。他似乎不用回頭看，也知道來人是誰。

「嗨——」進來的人吁了一口長氣似乎很疲累。

「你回來了？」林慶山這一問顯得輕漫而又無力，似乎這個人的來臨不可能爲他帶來任何足以令人振奮的事。

「嗯！」一聲輕應。

「怎麼樣？」聽口氣，林慶山本不想問這一句話的，還是忍不住出了口。

「唐貴臣手下的確有四十四員大將，槍火都是新的；白碧雲手下實力也不弱，最低估計，也有二十支快慢機，五魁帮的人更是教人莫測虛實，我跑了不少地方，連個影子也沒有見到。」

林慶山道：「就算五魁帮和唐貴臣實力相當好了。」

「那是最低的估計。」

「我們呢？」林慶山這才緩緩轉過身子。

「你，我，兩個人，一支槍。」

「嘿！」林慶山聳肩一聲冷笑。「兩個人，一支槍，要對付上百支的新式槍火，聽起來眞有點玄……對了！彭家娃兒可以計算在我們這邊。」

「多了一個人，多了兩支槍。」

「覃秀姑和娃娃也可以算在我們這邊吧！」

「我沒有把握。」

「憑你和覃秀姑的一段情……」

「莫提那段情……就算把她們加進來，也只有五個人。拉槍拚火，對付任何一方也不够看。」

「娃兒！」林慶山老氣橫秋地道：「你要那麼估計就錯了，這三起人馬都免不了一場相互火併，最後剩下的才眞是我們的對手，以逸待勞，襲疲憊之師……」

「你老人家在打這種如意算盤？」

「這不是如意算盤，而是兵家之理：……」說到這裏，林慶山擺了擺手，說道：「去吧！只要蔡勝龍一到，立刻就來通知我。」

被林慶山稱作「娃兒」的那人並沒有立卽離去，幾番揚頭，幾番垂首，似乎有什麼話想說，又不便啓齒的樣子。

「有什麼話要說？」林慶山一眼就看穿了對方的心意。

「自從我答應你老人家一切聽命之後，從雙龍灘到興隆場，只要吩咐下來的事我都一一遵命辦到。請你老人家也千萬莫忘記答應我的事。」

「娃兒！你是怕我不守信諾？」

「你老人家一言九鼎，江湖上人人信得過，只是目前情況異常複雜，你老人家卽使想守信，也未必……」

林慶山截口說道：「娃兒！聽清楚：我再重申前言，卽使拚掉我這條老命，也不讓娃覃的丫頭，受絲毫傷害，這樣，行了麼？」

那人一揖到地，語氣懇切地說道：「這是我此生唯一的心願，務望你老人家成全。」

黑影消失了，晚霞也消失了，夜已降臨。

林慶山怔神良久，喃喃自語地道：「情能慰人，也能困人，這話，半點也不假啊！」

×　　×

天已黑盡。

辛苦了一整天的人們開始舒散他們的筋骨。有的奔向溫暖的家，有的湧向茶樓酒肆。每一個地方都有歡樂，等待這些人去尋求。

但是也有許多人並不是趁這個夏夜來臨時去尋求歡樂，而是追尋敵踪；唐貴臣就是這許多人之中的一個。

五魁帮的徒衆雖然一個個行踪飄忽，但是他們也有容易被人發現的弱點——那就是手臂上的刺青。儘管可以用衣袖將那塊表記遮蓋着，大熱天，不捲起袖管的人

只怕太少。因此唐貴臣向他的手下下了一道命令：專門注意那些衣袖垂到手背而沒有捲起的人。

唐貴臣的手下早已全部出動，他原已調開的徒衆又再度調了回來，而他自己也沒有閒着，和金浩兩個人肩併肩，在興隆場的大街小巷穿來行去。

可就是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老大！」金浩忍不住開了口：「我看，興隆場裏裏外外只怕已沒有五魁帮的人啦！」

唐貴臣口氣不悅地道：「老二！你說這句話就證明你對薛五這個人認識不深，他威迫利誘千方百計要趕我們走，爲啥？只因爲這裏還有一塊肥肉！肉不會到口，他那裏肯走？」

「那麼，他們的人，一定全部躲起來了。」

「這還像話。人全部潛伏起來，等待號令而動，不過，據我猜想，總該有幾個外頭『插旗』的。」

「老大！我們這樣找法，豈不是等於在碰運氣？」

「對！是在碰運氣……」唐貴臣說了一半，突然將話停住，壓低了嗓門道：「老二！快走，集合所有的人，我們要立刻離開，向東出，去黃角椏那條路，我在路口上等你。」

金浩不禁楞住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太突然……

唐貴臣催促道：「你還在這裏發什麼呆？快去呀！」

金浩自然了解他這位大哥的脾氣，在這種節骨眼上是半句話也不能問的，連忙掉頭而去。

唐貴臣得意地笑了一笑，擠過熙攘不絕的人羣，向東頭走去。

那條通往黃角椏的碎石子路在月光下像一根帶子般伸展着，一個人影也沒有，週遭寂靜如死，只有夏蟲唧唧聲，響應着遠處傳來的蛙鳴。然而唐貴臣有一種感覺——黑暗中正有無數雙眼睛在注視他。

隔了差不多一盞熱茶光景，西邊出現了幢幢人影，唐貴臣撮唇一嘯，打了個暗號。

那邊立刻響起了回應，金浩也很快來到他的面前。

「老大！」金浩氣喘吁吁地說道：「人……人都齊了……」

唐貴臣低聲吩咐道：「將人分成兩隊，在路邊的樹林中穿行，若有行動，完全照老暗號，你和馬標各帶一隊，每個人的距離拉開一點，不要擠在一起，槍上紅槽，端在手裏……快去！」

金浩還是不明白唐貴臣的用意何在，立刻啣命而去。

唐貴臣等待那些幢幢人影隱入黑暗中以後，才邁動步子向黃角椏方向行去。

一口氣走了將近五里，就在唐貴臣懷疑自己這一招「引狼出洞」的巧計是否有用時，突然發現道路中間站了三個人。

浮雲掩月，光綫不太明亮，但是唐貴臣依然認得出來當中那個就是五魁帮的總管龔天豹。他笑了；無聲的笑，笑得很開心。

距離約莫十步的時候，龔天豹開了腔：「唐老大那裏去？」

「那裏去還沒有決定，」唐貴臣的語氣很緩和，沒有半點火藥味。「五爺吩咐我們走，我們只有走。」

「五爺吩咐在下傳句話，唐老大如此賞臉，改日當面致謝。」龔天豹說完之後，輕輕一揮手。

他身邊一個人向唐貴臣走了過來，雙手捧着一個信封，高舉過頭，恭敬地道：「這是五爺奉送的程儀。」

唐貴臣將信封接過，用食指彈了一下緩緩說道：「龔總管！這好像不大對頭啊！你下午對金浩說，只要我們走，五爺會派人抬着現大洋在路口等，這是啥子玩藝兒？」

龔天豹抱拳拱了一拱，人也向前走了幾步，很客氣地說道：「這要請唐老大包涵，現大洋笨重，出遠門帶不了許多，所以奉送各地都可兌現的銀票二十張，總計一萬元，請唐老大當面點過。」

「龔總管！行有行規，家有家法，幹棒老二的只收現貨，不收票子的。」

「以唐老大的意思……？」

「這些銀票在興隆場可以兌現嗎？」

「當然可以。」

「那麼，有勞龔總管派兩個人到興隆場去兌一兌，銀舖，錢莊要到起更才關門，我們可以在這裏等。」

「一萬塊大洋有四百五十斤重，兩個人那裏抬得動？」

「那就多派兩個人。」

「我只帶了兩個人。」

「可以僱車呀！」

「唐老大！你爲什麼不派自己的人去兌呢？」

「閣下身爲五魁帮總管，想必也處理過不少大小事務，自然該懂得一些道理，如果銀票由我派人去兌，就等於我收下了票子，豈不破壞了本行的規矩？再說，這是五爺送的程儀，兌來現洋，送到面前是理所當然的事啊！」唐貴臣這番話軟中帶硬，着實將龔天豹教訓了一番。

龔天豹惱火在心頭，並未發作，也沒有立卽答話，似在思索應對之策。

唐貴臣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輕咳了兩聲。

這兩聲輕咳顯然是一個暗號，咳聲一落，金浩就從樹林中走了出來，邊走邊說道：「老大，龔總管說的是實話，他只帶了兩個人。」

這兩句明話却有另一種的暗示——附近都搜過了，並沒有再發現五魁帮的人。

一切都按照唐貴臣的構想而進行，現在已到了最後一個階段，當卽臉色一沉，語氣不遜地道：「龔總管！你說話啊！」

「對不住，這事我不能作主，等我請示五爺之後才能定奪，請稍候。」龔天豹說完之後，打算回身要走。

「慢走！」唐貴臣厲叱了一聲。

同時間，兩旁樹林中的人都亮相了，每一個人手裏的槍都指着龔天豹。

龔天豹顯然沒有料到有此一變，驚聲道：「唐老大這是幹啥子？」

唐貴臣冷笑道：「薛五是個什麼東西？他竟然把我唐貴臣擺來擺去？……金浩，將龔總管留下，教那兩個龜兒子回去傳

話，薛五若是起更之前不來當面話說，我就剮了他的總管，砍他五魁帮的招牌！」

金浩冲着龔天豹的兩個手下沉叱道：「聽見沒有？」

「聽見了，聽見了！」兩個傢伙拔腿就想走。

「慢點！」唐老大又開了腔：「薛五最喜歡割人家的耳朶，我們也學學樣，一人留下一隻耳朶。」

金浩自然是唯命是從，利刄揮動，寂靜的曠野間立刻响起了兩聲嚎呼。

× ×

興隆場將有一番混戰那似乎是不可免的，唐貴臣已然拉開了這場混戰的序幕。

蔡勝龍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也許是由於趕路過於疲勞，也許是由於自視過高，他竟然沒有絲毫警覺性，更沒有發覺情況有異，帶着他十多個手下來到門前，用力擂門，大聲喊叫。

門打開，蔡勝龍如狂風般捲進庭院，他發覺屋宇內一遍漆黑，毫無半點燈光，這才有所警惕，然而已經來不及了；驀回頭，只見大門兩側少說也有十多個彪形大漢在那裏侍候着，每人手裏都亮了傢伙。

蔡勝龍心頭不禁一寒，但他却表現得十分鎮定，冷冷地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對方有一個人出了頭，冷笑道：「蔡大少！我們恭候多時了，教你的兄弟夥丟傢伙，其中若是有一人打歪主意，你可就要挨槍。」

蔡勝龍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緩緩地探手入懷，將短槍掏出丟在地上，其他的人自然是跟樣學樣，一個個都丟棄了刀槍。

「蔡大少！」那人又開了口：「請到屋裏去說話。」

默契眞是太好，蔡勝龍剛一跨上大廳前的台階，裏面就亮起了燈光，大廳門也打開了。

蔡勝龍此刻的心情眞是難以形容，他幾乎有不知置身何地的感覺，這兒是他的家，而他却感到完全陌生。

「請坐！」一個嬌脆的聲音，向他招呼。

一個盛裝少婦坐在燈下，手裏拿着一根長長的象牙烟嘴，烟嘴上的紙烟冒出嫋嫋輕烟；她的態度是那樣飄逸，安詳，一點也不像是個敵對者。

「蔡大少！」她輕緩地說道：「你大概不認識我，我是白碧雲。」

這個名字使得蔡勝龍吃了一大驚，這時候，他那近乎痲痺的心智突然復甦了。他深深吸一口氣，藉以緩和緊張的情緒，然後在她對面坐下，很冷靜地道：「哦！曾經聽家父提到過。」

「意外嗎？」她在笑；當然是得意的笑。

「當然。」蔡勝龍再作了一個深呼吸。「回到自己的家，見不到一個家人，歡迎我的却是客人，而且還用『噴子』照呼我，令我非常意外。」

「你很冷靜。」白碧雲臉上的笑容突然收斂了。

「呃！……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妳……」

「喊我的名字。」

「好……白碧雲，首先，我想知道家父的情況。」

「他很好。」

「我很安心。」

「但是令尊却不安心。」

「這話怎麼說？」

「因爲他作了虧心事。」

「哦！……」

「作了虧心事的人是永遠也無法安心的。」

「妳沒有作過虧心事嗎？」

對於這一問，白碧雲是感到非常意外的，驚詫之餘，面上也泛起了怒容，這不過是一瞬間，她的忿忿之色就消逝了，冷冷地道：「我這輩子的所作所爲都是虧心事。」

「妳安心嗎？」

「時時不安。」白碧雲站了起來，緩緩地道：「所以，我想找個隱秘的地方躲起來，過下半輩子不作惡夢的安穩日子。那一定會需要一大筆錢，蔡大少！你還要我說什麼？」

蔡勝龍一點也不拐彎，直截了當地問道：「需要多少？」

白碧雲沒有答話，却伸出一隻手來搖了搖。

「請明說，我不喜歡用頭腦去猜。」

「五十萬大洋。」

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大數目，蔡勝龍聞言必定會大吃一驚。但是，他並沒有吃驚，只是搖搖頭，道：「對不住！不超過五百塊大洋的開銷我可以作主，超過這個數就得去跟家父親自商量……白碧雲！路上太累，我要去歇一下。」

說完之後，旁若無人地向外走去。意外得很，白碧雲口中既未叱喝，也未起身攔阻。

蔡勝龍打開了門，舉步欲出，唰地一响，劈面打來一皮鞭，他那蒼白的面皮上立刻出現了一道血痕。這一鞭來得突然，又是抽個正着，必然痛澈心肺，然而蔡勝龍連哼都沒有哼一下。

他如石像般站在那裏，冷冷問道：「白碧雲！這是什麼意思？」

白碧雲冷笑道：「什麼意思你還不明白？教你把大少爺的架子收起來。你現在好比砧板上的肉，由我剁，由我切。」

「白碧雲！」蔡勝龍仍舊站在門口一動也沒有動。「如果妳認爲家父在妳手中，妳就可以爲所欲爲，那你就錯啦！」

「哼！豈止令尊在我手裏，連你這條小命也在我的手掌心裏逃不出去……」

蔡勝龍突然彈射而起，他的速度快得像一隻蚱蜢，台階前圍着一堵人牆，而他却攀了屋簷，再一個鯉魚打挺，人已隱入黑暗的屋脊。

只聽廳中的白碧雲發出一陣狂笑。

蔡勝龍伏在屋脊上又待縱起，突然發覺自己竟然不能動彈，原來有四支鐵鈎分別將他的褲脚管和袖管給鈎住了。

只不過眨眼之間，蔡勝龍又回到了客廳裏，這一回是被人家拖進來的，像一隻待宰的豬。

白碧雲走了過來，一隻脚踏在蔡勝龍的胸膛上。冷冷道：「蔡大少！你聽清楚：逃是逃不掉；躲是躲不脫，你還是乖乖地認命吧！」

蔡勝龍的面色變得更白了，但是他那股難馴的性子還是沒有變。他咬緊牙關，一句話也不說。

白碧雲顯然很了解他的性格，臉上雖有悻悻之色，那隻踏在蔡勝龍胸膛上的脚却放鬆了，接着一揮手，那四根帶鈎的長竿也立刻鬆開。

「起來！」白碧雲輕緩地道：「我不喜歡我的對手躺着像一頭癩皮狗。」

蔡勝龍彈跳而起，他不僅是站起來，而且還展開了攻擊，誰都沒有看清楚他從何處摸出一把匕首，刄尖直取白碧雲的咽喉，快若流星，疾如閃電。

手執長竿站在一旁的四個大漢沒有動，白碧雲也沒有動，就好像蔡勝龍手裏拿的只不過是一把唬唬人的紙刀。

叭！白碧雲終於出手了，就在刄尖堪要觸及她喉頭的那一刹那間，既準又快，蔡勝龍握刀的右腕被她扣了個正着。

蔡勝龍的憤怒，喘息，以及他那永難改變的不馴性格都在這一瞬間消失了，他變成一個木頭人那般沉靜，匕首在鬆弛的手間滑落。

白碧雲也鬆開了手，冷冷道：「蔡大少！要不要再試一次。」

蔡勝龍低下了頭，有氣無力地道：「白碧雲！妳憑什麼，張口就是五十萬現大洋？憑妳的狠？還是憑妳人多勢衆？那是棒老二的行爲，而妳並不是棒老二。」

「你說對了，我不是棒老二，數目是我開的，錢要由你自動拿出來。」

「我不會拿出一文錢。」

「你會。」

「絕不會。」他那倔傲的性格又開始抬頭了。

「蔡大少！先別嘴硬，聽我說完幾個向你要錢的理由之後，如果你還能說硬話，我就佩服你。」

「說吧！我不是聾子。」

「令尊和錢三勾結販賣鴉片，賺黑心錢……」

「胡說！」

「用不着賴賬，凡是我說出口的事都會拿出憑據來的。」白碧雲歇了一口氣，又接下去說道：「錢三想收手，令尊不想收，所以派你帶人潛伏在雙龍灘暗觀動靜，並且收買了錢三的管事宋廷飛一路監視錢三的行動。後來見錢三去意已決，於是由宋廷飛下手幹掉了錢三。」

「妳眞會編故事。」

「告訴你，我手裏有個活口。」

「誰？」

「宋廷飛。」

「哦！」蔡勝龍臉上出現了驚色。

「蔡大少！我認爲這都是小事，還有一件大紕漏哩！」

「說！」

「彭家娃兒的老子彭老八是令尊下手謀害的。」

「妳胡說！」蔡勝龍咆哮嘶吼，但他並沒有輕舉妄動。

「哼！」白碧雲冷笑道：「我現在說的話沒有半個字是信口胡謅，都是有根據的。倘若拿不出憑據，我就倒剪雙手，任你銃個三刀六眼。」

蔡勝龍咆哮道：「誰都知道彭老八是個與人無爭的大好人，而且和家父是多年老友，家父怎會謀害他？」

「哼！」白碧雲冷笑道：「還不是爲了一個利字。」

「妳休要含血噴人。」

「告訴你，蔡大少！這件事我是一淸二楚；那年川省督辦嚴令禁烟，彭老八下定決心要戒掉喜歡香兩筒的老毛病，並表示如果令尊和錢三繼續販賣鴉片，他就不爲他們的船領水領航。爲這件事，彭老八和令尊鬧得很不愉快，所以令尊就動了殺機。」

蔡勝龍的面色由白轉青，聲音也逐漸沙啞：「白碧雲！妳儘管信口開河吧！不過妳却忽略了一件事。彭老八死後是劉太爺驗的屍，他老人家世代幹仵作，爲人公正不阿，絕不可能被家父收買，他檢驗的結果，死者是吸鴉片興奮過度而死，也就是我們說的醉死，這在興隆場保安隊有底案可查……」

「嘿嘿！你不要來這一套，內情我太清楚。不錯，劉太爺驗屍值得信任，但他是被矇騙了。」

「這話怎麼說？」

「因爲令尊殺人的手法太高明。」

「好！請教，彭老八是如何死的？」

「吸鴉片醉死的。」

「好哇！……」

「且慢高興，」白碧雲沉着臉道：「令尊玩了手法，鴉片烟泡子上滴了幾滴人血。」

「妳說什麼？」蔡勝龍的聲調完全變了。

「蔡大少！最好冷靜一點。在你回來之前，我早將府上的人全部控制住了，而且每一個人都問過詳細的口供，每個人都有一張嘴吧，有嘴吧就會洩漏秘密。」

蔡勝龍垂下了頭，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

白碧雲趾高氣揚地道：「怎麼樣？蔡大少！」

蔡勝龍有氣無力地道：「五十萬！實在拿不出來。」

「去借，去湊。」

「上那裏借？去那裏湊？」

「那是你的事，現洋，錢票，甚至玉器珠寶都可以，只要湊足五十萬。」

「妳以爲妳可以安安穩穩拿錢離開興隆場？」

「蔡大少！別唬人。錢到我手之後，有本事再拿回去。」

「我是說的別人，我不用指名道姓，妳也明白，興隆場還有許多想得非份之財的人……」

「對了！這句話我剛才忘記交代，你只要孝敬我這個閻王，那些小鬼由我打發，拿了錢，就要消災，府上不會再有痲煩了。」

「我……要和家父商量一下。」

「好！」白碧雲提高了嗓門：「送蔡大少去後院。」

兩個大漢帶領蔡勝龍走了，白碧雲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其實，她笑得太早了一點。錢還沒有到手；就算到手，她眞能全身而退嗎？

（未完）

精選短篇／江一明·文

贈劍傳功

纖手除惡寇　鐵腕揭陰謀

這幾天，江湖上盛傳着西川三兇重現江湖和金刀大俠全家被殺，龍盛鏢局鏢銀被刦三件事。這都是被江湖人物看作大事的事情，而三件事情又相繼發生，自然更爲哄動了。

這三件事所發生的地點不同，時間也不同，因此，有人認爲是三件獨立事件，各不相干的。但是，有人又恰巧相反，認爲是一貫的，有牽連的。

認爲是獨立事件的人說，金刀大俠家在金陵，龍威鏢局失鏢，地處淮北，相距甚遠，且要渡過長江，淮河兩大江河，兩日兩夜時間也未必能辦，何况是相隔一日一夜？而龍威鏢局被刦鏢銀之後，半個月，才有人在河北見到西川三兇出現。這之間，明明是三件不同 的事，怎能扯在一起？

但是，另一些人則說這只是表面的說法，未明前因後果，若果知道他們之間的早年恩怨！就另有看法了。他們之間早年又有什麼恩怨呢？說來眞是一匹布那麼長。

原來在二十年前，金刀大俠苗風只有三十左右，出道幾年，威名剛立，年紀又輕，難免氣盛。有一日，道經某地，見有一男子强刦客商，手段毒辣，路見不平，予以干涉，三言兩語之後，便打起來，結果自然是金刀大俠苗風勝了。那人臨走時留下了話，五年之內再找苗風算賬，苗風當時只是一笑置之，不以爲意，五年來行走江湖，碰到類似的事太多了，對這件事漸漸忘了。

但是，他淡忘，人家可沒有忘，有一日，曾敗在苗風手下的漢子果然來了，而且還多了三個年青人，合四人之力夾攻苗風，展開一場惡鬥，結果是雙方都受了傷，但苗風傷勢較輕，仍有力可以把對方置之死地的。可是他沒有，他放過他們，還給了他們藥物。

這四個人都走了，據說老的一個傷好之後不久，在另件刦案中喪生，那三個年青人便是有名的西川三兇！雖然他們此後不再找金刀大俠，但五年前金刀大俠去過一次西川之後，西川三兇就失了踪，不再有人見過他們，有人懷疑是苗風再次打敗了三兇，甚至把他們殺了，只因沒有事實根據，傳了一些日子也淡了。

這便是金刀大俠和西川三兇昔日恩怨，憑這些，說金刀大俠一家慘死是西川三兇所爲，是易於使人相信的。至於龍威鏢局與西川三兇又有什麼關係呢？怎麼又扯到西川三兇身上？說來也是有因果的。原來三兇的叔叔，就是帶同三兇去找金刀大俠算賬的漢子王超，他曾是龍威鏢局的有名鏢師，後來因爲心狠手辣，和黑道上的人結下不少怨恨，紛紛傳言要聯合起來對付龍威鏢局，局主唐龍覺得這不是辦法，只好把困難向王超實告，請他原諒。

王超在進入鏢局之前，便是獨行盜，離開鏢局之後，便重操故業。雖然他沒有向龍威鏢局下過手，但內心如何就難說了，因此，龍威被刦，大家便以爲王超懷恨在心，至死未巳，他的三個姪兒向龍威鏢局下手，以報叔叔被辭之仇。這說法雖然有點勉强，却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所以，說金家慘死，龍威被刦都是西川三兇所爲，是有人相信的。

這是江湖上一連發生的幾件大事，另有其他小事，那就更多了。

這三件大事當中，金刀大俠全家被殺，金刀大俠生前好友都在明查暗訪兇手的下落，巳使江湖上平添暗湧漩流，龍威鏢局被刦鏢銀，局主唐龍巳邀請朋友帮忙踩查眞相，又掀起另一種風波，而更加令人注意的是西川三兇此次重現江湖的目的何在？他們此刻在那裏，下一次下手的對象是什麼人？

金刀大俠的朋友只找眞兇，決不會胡亂出手；唐龍的朋友也志在追尋眞相，不會胡來；祇有兇名遠播的西川三兇却是邪派高手，喜怒無常，不易推測，要想知道他們下一步如何，實在不容易，因此就更使人疑慮難安，正邪各方面的人都會感到不安！

江湖道上似乎蓋上了一層厚厚的黑雲，雲越來越厚，也越黑，這是大風暴前的景象，當然是不吉之兆。各人都注視這黑雲，提防着大風暴的突然來臨。但是，這大風暴什麼時候才來呢？誰也不知道。

這一段日子，是江湖人物最感難過的日子。反之，普通老百姓却不知道有此事發生，不用爲這件事擔心。

這一天，湖南省洞庭湖畔的醉仙樓生意特別旺得早，比平時早了差不多一個時辰，所以掌櫃的甚爲開心，伙伴則暗暗皺眉，知道這一天要比平時忙許多了。

未到晌午，巳經是座無虛設，樓上樓下全滿了。

眞個是全都滿了嗎？也不見得，比如靠東的窗口就有一張可坐三個人的桌子空着，只是桌上有一塊板子，上面寫着：「孟先生定下，三位」！七個字，此外，在這張桌子隔了五張桌子的地方，也還留有兩個空位。因爲那也是靠窗的桌子，可以坐三個人，這時只坐了一個人，還有兩個位子空着。但是，一來這個人穿着的鹹鹹酸酸，十分碍眼，二來他又叫滿桌子菜餚，別人實在沒有多餘的地方可以再放碗筷；他的菜餚每樣都吃了一點點，留下極多，伙

伴自然不好意思收了去，在此情形下，他便可以優哉悠哉的佔了一張桌子了。不過，這個人的胃納也眞了得，他叫來的菜，雖然都是小菜，小碟的，也有十多欵，吃光了一碟，再叫一碟，始終不讓桌子有空隙的地方，也就是說，一直不讓別人坐在他的身邊。

這時候，有個土頭土腦的老漢上了醉仙樓的樓上，他東張張，西望望，喃喃自語：「眞好生意，眞旺財啊！人家說，這兒的東西好吃，但很貴，不見得吧？這麼多人，怎會貴？」

這個土老漢轉呀轉的，怎也找不到坐位，他越是找不到坐位越是不肯離去。終於，他發現了寶藏般高興，看見那一張空着三個位子沒人坐的桌子，便三步併作兩步走了過去，坐在其中一張。別人看他一眼，他也看別人一眼，心中正奇怪有這樣好的位，怎麼沒人坐！

「大爺，對不起，這桌子是有人定下了的，請你讓一讓！」

土老漢明白了，原來是這樣，怪不得沒人坐了；但他巳經坐下了，就此就走，未免難堪，土老漢也有他的土想法，他說：「我不認識字，不知道！這樣好不好？我不叫東西，借坐一下，他們來了，我馬上走，有坐位了，我便走，可不可以？」

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伙伴很難拒絕，只好答允了。但聲言，人家來了他就要讓位，別叫他爲難，土老漢也滿口答允了！

土老漢如入大觀園的劉姥姥，東看西望，表情甚怪，就像個小孩子，有時忘了，拈起茶壺才記起這是借坐的位子，又急急放下。後來，有個伙伴過來告訴他，說那邊有兩個位子，本是有人的，主人請他過去坐，問他去不去。他聽的連連點頭，一邊說一邊巳經起身了。

土老漢來到那個獨個兒佔了一張桌子的人身邊，向那個人點點頭，作個揖，十分好禮地說：「謝謝！謝謝你讓個座位給我！」

「我見你是個鄉下人，同情你！所以請你過來坐！人家快來了，你再不過來，可要給人家趕鴨子般趕走了！幾十歲人，被人家趕走了，那多難爲情？」

「是！是！謝謝！」

「你坐好了，愛吃什麼就吃，要酒就飲，全是我的，不必客氣！」

「大爺，你眞是好人事！謝謝！我謝謝！」土老漢又站起來打躬作揖，土氣十足。

土老漢倒不懂得客氣，除了喝酒之外，什麼都吃，吃得津津有味，還和他鄉下的比較，將醉仙樓的大廚師傅讚得半天高，用詞用句却錯得一塌胡塗，偏又好抛書包，逗得那個漢子大笑。

那漢子問他：「你姓什麼？叫什麼名？來這裏有什麼事？」

「哎呀，我眞胡塗，坐了半天，還未知道大爺貴姓！大爺，你貴姓呀？」土老漢倒識得規矩，轉問對方姓名。對方說姓姜，姜太公的姜。土老漢自以爲是地說對方是姜太公的後代，怪不得這麼好人事了！他說他聽人家說書說過姜太公遇文王的事。自己也報了姓名，叫風草田，但熟識他的人 愛叫他風老頭或風老草！他把什麼都告訴了對方，至於他到這地方來是因爲到城裏去探親，過去聽得曾到過醉仙樓的鄉里大讚醉仙樓如何如何好，他有機會經過，所以上來看看，將來回去也好誇讚一番，他連這也說給陌生人聽，確是老實得可愛，難怪姓姜的聽得甚爲開心。

土老漢和姓姜的談得投機，倒忘了其他，後來偶一注目，發覺那三位留位的客人巳經來了，便告訴姓姜的。姓姜的得意地一笑，道：

「我知道，他們早就來了！你吃飽了？」

「吃飽了！謝謝你！」

姓姜的道：「吃飽了就快走吧，就快有事要發生了！」

「有事發生？什麼事？」

「打架。」

「打架？」

「有人要殺人！」

「有人要殺人？」

「不錯！有人要殺人！你怕不怕？如果怕就快走，不怕，就可以留下來看熱鬧！」

「我想看看，又怕！姜大爺，他們不會打你吧？」

「不會！我跟他們，沒寃沒仇，怎麼會打我！」

「那我不走了！」

「不怕？」

「我跟他們也沒寃沒仇！」

「可是，打起來，碗碟齊飛，刀劍無眼，你可要小心才好！若果無端端的給打傷打死，那才是天大的寃枉了。」

「不會吧？你都不怕！我也不怕！」

「我有這個，你有嗎？」他陡然抽出一張刀來，寒光閃閃，冷氣森森的，嚇得風草田面色大變，差點沒有跌倒，但也巳退後兩步了。

他怔怔地看着姓姜的，姓姜的繼續說：「你別怕，我不是要殺你，我不過告訴你，我不怕的原因。他們不惹到我頭上，我只作壁上觀，不會理他們，誰要是對我不尊重，嘿！我就會用這個對付他！風老田，你現在明白啦！」

「明白了！這麼說，我只好走了！」

「怎麼，你眞想瞧熱鬧？」

「是眞的！在鄉間，我最愛看鷄公打架，也愛看牛打架，牛打架才兇呢，力氣又大，又兇，打起來，誰也不敢走近，只有燒炮竹，或者用火才能把牠們分開，我最愛看，我會躲到樹上去作樹上觀！」

「你很喜歡打架？」

「以前是，現在不打了！」

「爲什麼？」

「我，我坐過牢之後，就怕了！」

「你坐牢？爲什麼？」

「打架，打死了人，其實，不是我打死的，別人誣害我，說是我打死的！」

「唔，我明白了，你和人打架，有人被打死了，就說是你打死的！是不是？」

「是，是這樣！」

「這樣吧，你坐在這裏，不可走動，我保護你，讓你看一場熱鬧，怎樣？」

「謝謝你，姜大爺！我謝謝你！」風草田一連向姓姜的打躬作揖了幾次，心安理得的坐着不走了。

醉仙樓上這時巳經來了不少客人，人來人往，客人的面孔大部分巳經變了。

留位的三個都是滿口川音的中年漢子，他們坐下之後叫了不少東西，酒呀肉呀的擺了一桌，各自埋頭大飲，似乎剛自牢中出來，許久沒吃過這麼好的東西了。三個人各吃各的，各嚼各的，甚少說話，有時說話了，也是一句起兩句止。但雖然如此，旁人還是聽得出他們滿口川音。

這三個人的行藏引起旁的人注意了。最先留意他們的，是一對穿灰衣的漢子。一個對另一個的足尖碰一下，眼色一刁，另一個點點頭，他們原來都聽到那三個人說的那幾句話：「急什麼？現在才晌午，幾時才到天黑，五七十里路程你怕趕不到？」

「我不是怕趕不到，我是怕人家早就有準備！」

「廢話！有什麼可怕的！」

他們就是這幾句話引起灰衣人注意的。其中一個灰衣人利用背向的方便，用指頭蘸了酒

在桌上寫出「西川三兒」四個字。另一個低聲回答了可能兩個字。於是，神情都變成緊張了。稍後，寫字的再寫了「我去劉家，即返！」一抹之後，便走了。留下的一個負責監視，心情更加緊張了。

就在這時候，有一夥人大模大樣的走上樓來，縱目一望，然後選定一處地方，把那兩桌的客人趕走，要自己坐下去。他們的神氣嚇壞了那些客人，都不敢反抗，紛紛離座，掌櫃的臉色一沉，剛要出面干涉，已經有人先他開口了。那是一個書生型的年輕人，大約有二十六七了，一襲淺黃綢袍，一把摺扇，與他在一起的有個十三四歲的童子，大約是他的書童，稚氣未除，眼珠亮晶晶的，充分表現出他的智慧與狡黠。從外形看，他是一位既聰明又佻皮的傢伙。他們的桌子上，放有一個布袋，看樣子是琴囊什麼的，只有一簫一劍，沒有其他了。

這書生就坐在客人被趕走的桌子旁邊。他見那幾個人要佔那兩張桌子，便站了起來，走過去，說道：「請你們坐得遠一些，不要妨碍我！」

「什麼？你這酸丁！我給你面子，不曾趕你，哎呀！」他沒有說下去，跌出幾步以外了。他兇霸霸的指着那書生，似乎要動手，書生用扇子在他的手背一敲，他就跌出了幾步，書童立即遞上一塊白布，書生把敲處的扇頭拭抹，似乎是嫌對方沾污了他的扇子。他並不動怒，也沒有提高嗓子，仍然平淡地說：「你們快搬走！須要搬到遠離我的桌子五張以外，否則，我會對你們不客氣！」

「你憑什麼要我們搬開？」

「你是誠心跟我們作對！」

「我不喜歡嗅到你們這股酸臭味道！你可以叫別人走，我當然也可以叫你們走！你明白了！」

「你找死！」

「你要替他們出頭？」

「你自己才有味道！一股酸味！」

那些人都嚷起來，但懾於書生之威，已無人敢對他無禮。書生輕搖着扇，道：「不錯！我們都有一股汗酸味，汗臭味，這是人的味道，我就是嫌你們沒有這股人味！你們看來是人了，可惜沒有人味，所以我要把你們摒諸四夷，你現在明白了？」

「好！罵得好！恃強凌弱，蠻橫無理的，胡亂趕走別人，確是沒有人味！」有人鼓掌叫好。

「罵得好！罵得痛快！朋友們，有人味的人乾一杯！飲！」有人站起來高舉酒杯。

書生獲得欣賞，那六個大漢無法下台，面子攸關，只好硬着頭皮坐着不走，大聲呼叫伙伴要酒要菜。這一來，書生也無法下台了。

「相公，你坐下，讓我來！趕豬打狗，我最有辦法，我從小就做慣了！」書童笑嘻嘻的站起來，先請書生坐下，再去對那六個大漢說：「你們聽了，我相公怕沾污了他的扇子，不曾動手，我是不怕的！我也沒我相公那麼好脾氣，你們最好是快點走，免我動手！要是我出手了，你就……」

「小猴兒，你也敢來欺人！」

「揍過兔崽子！她奶奶，哎呀！」

「哎呀……」

罵人的兩個先推了耳光，痛得大叫，而且，紅腫得眞快，轉眼之間便如生如胙腮，脹起來了。

這是頗為出人意外的，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居然有此大氣力，又有此敏捷身手，一下子便打了兩個大漢耳光，使之連招架也來不及，其他四個都駭然了。

書童回到原來的位置，裝成大人的口吻說：「你們到底走是不走？眞要我動手？」那四個大漢怕吃眼前虧，都不敢再出聲，扯了兩個受傷的急急扯去，下樓走了。

「好呀！打得好！打得眞好！」

「看不出你這小傢伙如此厲害，是指天椒呢！」

「嗯，小傢伙，你別高興得太早，受傷的蛇會回頭，小心他們會回頭來咬你一口！」

「小兄弟，不用怕，最毒的蛇也鬥不過人！他們敢來，我帮你！」

書童被各人稱讚得臉紅紅的，連連向人家道謝，笑得闔不攏咀，可見其內心，是多麼的高興。

風草田悄聲問：「姜大爺，你說有人打架，可是指這些？」

「不！我說的打架是要動刀動劍，要流血，要死人的，你敢看？」

「敢！鄉下劏豬，劏牛，我也敢看，豬會大叫，牛會哭，會流淚呢！」

「人怎同牛，牛是畜牲，人是人！你不聽剛才那書生說，人要有人味！沒有人味的人就是禽獸了。人與牛是不同的，如果害怕看，現在離開還來得及！」

「不怕！我不怕！」他口說不怕，聲音却變了，音顫了。

「你不怕就好，怕也沒有用，他們就快來了！」

「他們快來？怎麼我看不見？」說話間，樓下突然引起一陣騷動，風草田向樓下望，因為不是門口那一邊，什麼也望不到。看到的只是湖中的小船。

一陣雜亂的脚步聲由樓下傳上來，樓梯口出現了好幾個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風草田暗暗一算，共是十個，整整十個。姓姜的皺了一下眉頭，暗暗嘀咕：「難道我聽錯了？怎會是這個老兒！」心念未轉，那個老婦已先開口了。她問：「你們說，那一個是有人味的？說呀，為什麼不說！」

姓姜的暗道：「原來是來找這書生出氣的，這一來，只怕書生要吃虧了！」

姓姜的想法不錯，已經有幾個大漢爭相指着書生了。

書生盈盈起立，走到老人老婦面前深深一揖，道：「小姪拜見師伯，師伯娘！」

老漢皺了皺眉，沒有出聲，老婦閃過一邊，道：「慢着！你還認得我這師伯娘？不怕我沒有人味！」

書生臉色驟紅，似要發作，但終於忍住了，說：「請恕小姪無禮，不知不罪！」

「哼！好一個不知不罪！你師父見了我們，也不敢這樣無禮，你敢說我的門人沒有人味，明是存心踩我們，還不給我跪下認錯！」

書生的臉色轉變，終於拿定主意了。他說：「師伯娘，你叫我認錯，我實在沒有錯，怎麼認？這兒許多朋友在座，剛才有目共睹，師伯娘不妨問問他們，便知小侄所說屬實了！」

「哼，居然還勾結外人欺壓老娘呢！志誠！這是你的師侄，你怎麼說？」她把責任推到丈夫身上，迫丈夫出頭了。

志誠姓丁，為人眞是忠誠老實的，就是怕事，更怕老婆，被老婆害得連同門師兄弟也疏遠了。他練有一身武功，就是無法對付老婆。他自己教了兩個徒弟，老婆教了許多徒弟。他早就看出老婆的徒弟良莠不一，終會壞事，惹禍上身，曾說過老婆幾次，但是，老婆却說他在妒忌，又說那是她的徒弟，他不要管！得到師父如此縱容，門人當然更「敢作敢為」了。

丁志誠的兩個門人倒是中規中矩，很守本份，他們常受到師娘徒弟的侮辱，却不能反抗，為的是怕因此使師父受氣。他們曾不止一次

把師娘門人的劣跡告訴師父，師父只有嘆氣，後來他們為免師父心煩，見到也不說了。

有一晚，丁志誠把自己數十年經驗所得，自創的一套功夫傳給了兩個門人。他沉重地說，這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功夫，連師娘也不知道的，希望他們好好隱藏，不可拿來炫耀，將來他們師弟若果心術好，希望他們代為傳給他，若果心術不正，就千萬不要傳給他，免他用來傷人！他叫兩個門人勤練，兩個月內練好這功夫，然後就遠離師門。兩個徒弟聽來也心酸，為師父難過。但是，三個月後，他們終於被迫離開了。

丁志誠想起自己趕走兩個徒弟那一幕，就恨氣塡胸。雖然，他早已和徒弟說個明白，那只是做戲，但做戲也要做得迫眞，何況他們師徒之間有的是眞感情！所以，當時的情形是師徒都熱淚盈眶，忍受不了，這情景，又出現在眼前了。他想起自己與師弟的眞摯的感情，想到師弟在江湖上所享的盛譽，想到師弟曾暗中幾次替自己化解災難，如何能當着這許多人指責師侄？何況他可以肯定錯的不會是師侄，因此，他內心十分痛苦，也十分矛盾！木然的站在那兒久久不曾出聲。

「怎麼？你捨不得怪責這位好師侄了？你呀，還是師伯呢，連話也不敢說，怪不得他敢勾結外人來欺壓我了！我問你，你管不管？」她再迫進一步了。

「娘，你……」她的女兒看不過眼，想替爹爹說話，却給母親喝住了。

丁志誠內心交戰了好一會，終於作出了決定，對書生說：「玉書，雖然你們剛才發生爭執的時候，我不在場；不過，我相信師弟的為人，錯的決不是你！這兒已沒有你的事了，你走吧！」

「師伯！」玉書已經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了。因為他早知道師伯的懦弱，畏妻如虎，現在，為了維護他，居然說出這樣的話，已經是十分難得了，只怕這是他數十年來最大膽的一次違抗妻子的意見呢！他如此維護師弟，如此維護師弟的門人，這教身受的玉書如何不大受感動？

丁志誠畏妻如虎，早為江湖人物所共知，想不到這一次為了師侄，却不惜頂撞老婆，實在大出各人意外，更出他老婆所料。因為是出乎意料，前所未有，所以為之愕然發怔，及至清醒，便勃然大怒，厲聲說：「怎麼，你作反了！」

「不！是你作反才眞！」丁志誠似乎下了極大決心，和老婆周旋，所以半步也不讓，他先回答了老婆，再轉向師侄說道：「玉書，你走吧！」

「是，師伯！小侄告辭！」玉書向師伯行了一禮，正不知如何向師伯娘開口，她已經先開口了。她厲聲疾色地呼喝：「慢着！你想這樣就走了！」

「師伯娘的意思是……」

「你剛才得罪的是我的門人，不是你師伯的門人，你師伯可以不理，我不能不理！你得罪了人，必須賠罪！」

「師伯娘這話有理，可是我沒有得罪過任何人！師伯娘……」

「住口！我不是你的師伯娘，我沒有這樣的好師侄！我……」

「娘，你怎能這麼說！你……」她的女兒忍不住又插咀。

「住口，娘怎不能這樣說，連你也敢這樣對娘說話！」

「娘！我爹是他師伯，你當然是師伯娘呀，怎麼你說不是！」

丁大娘給女兒一句提醒，呆住了。丈夫既然是人家的師伯，自己却說不是師伯娘，那不是等於說自己不是丈夫的老婆？那是什麼呢？姘頭？她自己也覺得說錯話了。可是她任性慣了，既然說出了口，如何肯認錯？當下變得臉色更壞，大聲責備女兒：「還輪不到你說話，少給我囉唆！」轉口又對玉書說：「你想過了？眞沒有錯？」

「我想過了，眞沒有錯！」玉書朗聲回答道。

「他當然沒有錯，錯的是那幾個野蠻無理，沒有人味的幾個混蛋！」這是看不過眼，挺身而出的座中客人的話。一個人說開了頭，跟着開口的人就多了，幾十張咀都支持玉書，把丁大娘的氣焰壓了下去，她大罵，却不敢眞向人家挑戰，連向玉書作進一步壓迫也不敢，失盡威風。

「玉書，你可以走了！得道者多助，你好好記着今天這個教訓！」丁志誠臉上有了笑意，也不知是高興自己做得對，還是高興別人替他出了一口氣。

玉書再一次拜別師伯，帶了書童，飄然下樓。

玉書走了之後，丁大娘推了丈夫一把，道：「走，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好！好！我們走！」丁志誠輕鬆地說，老婆女兒等一齊下樓，聽得背後有人說：「丁志誠總還算是個人，在大是大非關頭還分得出誰好誰歹，拿得定主意，比那些為非作歹，口是心非的傢伙好得多了！」聽得人家如此評價，他更覺得公道在人心，感到自己剛才做得對，覺得高興，也增加了勇氣，這一次教訓，對於丁志誠今後的影响實在太大了。

丁志誠走後，姓姜的透了一口氣，窗外一陣風吹進來，面向着窗口的風草田揉着眼，用衣袖揩着眼淚。姓姜的急急勸止，叫他不可這樣，這樣會損害眼睛的。風草田速速點頭，但眼淚還是緩緩的流出來。

「咦，好傢伙，又回來了！」姓姜的面前出現一個人影，定神一望，原來是剛剛給師伯勸走的書生和他的書童。他找了一個座頭，和書童坐在一起，再要酒菜。伙伴們對他都有好感，對他特別好招呼。

這時已經是午後未初時刻了。醉仙樓的客人又換了許多新客，來了幾個騎着馬來的外地客，上得樓來，便對掌櫃的說：「我們約了朋友在這裏見面，有要事商量，不希望有外人在這裏，你叫他們統統離去，所有損失，我們負責賠償！」

掌櫃的皺着眉頭說：「客官！這話我怎麼說得出口？你也知道，客人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怎好得罪？再說損失，他們有的在此做生意的，這損失不好計算，我們也一樣，得罪了客人，客人今後不上門，這個損失又怎能估計呢？客官，你要地方，我給你們間一間房好不好？這樣，一樣不會有外人……」

「不行！我要的是整層樓，不是一間房！你明白沒有？」

「這個實在難辦！我怎能向客人開口？」

「你不答允？是不是？」

「我不是不答應，我是辦不到！」

「辦不到也要辦！還不叫他們走，我家舵主就來了！」

「要是他們不肯呢？我實在沒辦法要他們離開的！這一點希望你客官……」

「少廢話，誰不走，我宰了他！」

掌櫃的在對方威迫之下，只好向客人開口，大部份客人都怕事，小部份客人也不願掌櫃的為難，都願意離去，但是，仍有幾桌的客人仍然坐着不肯走，他們包括有兩個灰衣人那一桌，一個去了找姓劉的還未返，另一個在等着

，一桌是三個滿口川音的漢子，一桌是姓姜的和風草田，一桌是去而復返的書生和書童，一桌是一對中年男女，還有一個在桌上紅布包的麻臉漢子。

灰衣漢子道：「掌櫃的，我不是不願離去，你也看到，我是和朋友一起來的，朋友去了探親未返，我若走了，他如何找得着？所以，我必須等他回來才能走！」

三個滿口川音的漢子說：「我們約定了仇家在此見面，不見不散，我們萬不能走，失信於仇家，等於示弱，今後怎能再立足江湖？我們不走，誰嫌命長就放馬過來！」

「掌櫃的，你這是怎麼攪的？我們不賒不欠，你叫我們走？這是那一門子規矩？你們醉仙樓是這樣子做買賣的？你要我走不難，得還我三千兩銀子！」麻臉漢子也不願走。

那五個大漢發出連聲冷笑，其中一個指着灰衣漢子說：「你可以到樓下去等朋友，一樣會見得着，快滾，別惹老子生氣！」手掌一按，桌面留下一個掌印，灰衣漢子見了，一聲不响起身走了。

趕走灰衣漢子的轉個身，來到中年男女那裏，同樣以手掌按在桌上，對他們說：「你們走不走？等一會我們舵主來了，對你們堂客只怕不大方便！」

「是嗎？誰家沒有堂客？誰的娘不是堂客？有什麼方便不方便？」女的冷然回答，話鋒極銳，使對方為之口啞，忿然說：「這麼說，你們是不走了？」

「誰說不走？乘興而來，興盡便走，怎會不走？但現正在興頭，自然未走！」

「你呢，走不走？」那漢子轉到滿口川音的三個男子那裏。

「操你媽的，你再說，看老子不揍扁你才怪！」

另四個人見同伴被罵，都忍不住，但給同伴攔住了，一起到了麻臉漢子那邊。麻臉漢先開口道：「想我走不難，只要給我三千兩銀子，我馬上就走！」

「你憑什麼要我們付三千兩銀子？」

「就憑這個！講明五千兩，我先收定銀二千，今日在這裏見面，一手交銀，一手交貨，再收三千兩！你們若肯給我三千兩，我一樣可以給你們！收了銀子，我馬上就走！」

「這是什麼東西，這麼值錢！」

「人頭！一顆人頭……」

「人頭？你殺了人？」

「殺人便殺人，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他是什麼人，值五千兩？」

「你可以自己看看，或者見過面的也未可料！」

有人把布包解開，馬上露出一個血漬斑斑的人頭，其中一個駭然驚叫道：「這不是黑神君！」

「一點不錯，正是前一屆的黑道盟主黑神君的腦袋！五千兩，不貴吧？」

這五個人都呆住了。在他們心目中，黑神君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想不到他的腦袋竟然落在麻臉漢子的手中，如何不驚異得叫起來？一個臉上有刀疤的問道：「是你把黑神君殺死的？」

「不是我難道是你！」

「你怎能殺得了他？」

「殺他還不容易！你要不要試試我殺人的手法！」麻臉漢笑笑說得十分輕鬆，似乎對他來說，殺人就等於劏一隻鷄或一隻鴨那麼隨便與容易，他那滿不在乎的口吻，聽到對方耳中，不由的都機伶伶的打個寒噤，膽怯了。

這五個人在麻臉漢子面前露了原形，匆匆退走了，落了幾級樓梯才敢說出叫人家等他的話。麻臉漢打了幾個哈哈，重新把人頭包好，放在一角，繼續自斟自飲，等候顧客送銀子上門。

那五個漢子走後大約一頓飯時光，又簇擁着他的舵主一班人來了。他們坐滿了兩張中型桌子，一個師爺型的漢子便向麻臉漢子走過去。送給他三千兩銀票，然後捧回來那個人頭。麻臉漢子向那師爺道：「你們眞是信人，果然依時來取，不過，我也算完成任務，不負你們所托，以後，再想殺什麼人，隨時找我好了，我一定効勞！」

麻臉漢子肯定是對方出高價叫他去殺黑神君的人，這可嚇壞對方了。第一，黑神君是去屆黑道盟主，當然有不少朋友，他被殺了，自然有人替他報仇，麻臉漢子一口咬定是他們出高價暗殺的，這個消息傳了出去，黑神君的朋友聽到，必定來找他們報仇，這不是太冤枉了，第二，這件事出自麻臉漢子之口，聽到的人很多，必然會傳出去。因此，這位舵主後悔花這三千兩銀子了。他一急，便叫人去把麻臉漢子追回來。

麻臉漢子走得眞快，出了門後，向橫裏一轉，便失了踪。追的人追出去，查得的結果就是這樣。

舵主大為不滿，但他約了人來見面，對方未到，他無論如何不能離去。

半根香的時光過去，來了老少三個女人，老的一個鷄皮鶴髮，兩顴高高，下顎尖削，雙手如古銅色，一條條的青筋似蚯蚓，瘦得只有皮包骨，年紀大約六十了，一根烏黑油亮的枴杖，十分顯眼，年小的只有十三四歲，出落得頗為標緻，看得出，再過得二三年後，必是一位美人兒，她梳一對丫角髻，穿粉紅色衣服，眼珠又靈又亮，顯示出是個狡黠的小佻皮，但看她對年長少女的恭謹有禮，處處照顧少女的舉止神態，她只屬個婢女。

那少女長的亭亭玉立，不高不矮，不胖也不瘦，走路不快不慢，身不搖，肩不動，十分端莊。她跟在小女孩之後，老婦拄杖在後。找個位子坐定之後，便叫伙伴。

姓姜的輕輕地讚道：「好一個標緻端莊的姑娘！」

少女坐定之後，對女孩說了幾句，女孩便起立對大家說：「我家小姐說，不知那一位是血七帮的帮主，約我家小姐到此有何指教，請說個明白，才好相見！」

那個師爺模樣的人與舵主說了幾句之後，便問道：「我們舵主只約了鐵劍英大俠，在此相會，並未約過什麼女子，你家小姐，可是弄錯了？」

「這就對了！鐵劍英正是我家小姐芳名，這麼說，你們舵主，就是血七帮帮主，祝永勝了？」

舵主又和師爺模樣的漢子說了幾句，師爺便向鐵劍英一拱手道：「對不起！鐵女俠，敝舵主說說他要找的是那位心狠手黑的鐵劍英大俠，不是你。這是一個誤會，十分抱歉，改日再到府上謝罪！請女俠多多原諒！」

「那有這麼容易的！須知我家小姐不是你家下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你們既然約了我家小姐來，好歹總得有個交代才是，怎能就憑一句『誤會』可以了事？沒有這麼容易吧？」話鋒咄咄迫人，饒是師爺也給問得啞口無言！

但是，師爺到底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眼珠一轉，便計上心頭，道：「依你看該怎樣？」

「最少，你們總得認錯道歉吧？這裏許多叔叔伯伯在這裏可做見證，是你們約我們來的，說有要事相商，我家小姐來了，你却想以一句誤會，便叫我們離去，有這樣的道理？請大家主持公道，說句公道話吧！假如大家都認為弱不與強敵，我們應該受這樣呼來喝去，我們馬上就走！」

「小姑娘，你說得好，當然不能就這樣走！但你想怎樣才肯走？說好了，我一定帮你！」那對中年男女說，他們明顯地站在小姑娘這一邊。

舵主趁這機會迅速與師爺說了幾句，師爺便叫一個漢子匆匆下樓去了。

握着拐杖的老婦說：「我幾十歲人了，限時限刻要我們趕來，原來只是尋我老婆子的開心，我當然不甘心！除非姓祝的爬在地下給我叩三個响頭！別想老婦會答允！」

薑是老的辣，一開口，祝永勝就給氣得「哇哇」大叫，連粗言穢語也罵出口了！

「祝帮主，你說吧，總不能就這麼叫我們走吧？」鐵劍英親自開口了。

祝永勝被指名道姓提了出來發作不得，道歉又不甘，怎辦呢？他感到十分尷尬。猶豫未決，那對中年夫婦又開口了。他們支持鐵劍英，要祝永勝回答。祝永勝靈機一觸，轉了目標，要把一肚子氣發洩在這一雙中年男女身上了。他指着那個男的說：「你也太喜歡管閑事了！我跟鐵小姐有約，是我們的事，用不着你來加一把咀，要架樑，說清楚點！」

中年男子冷冷一笑，道：「祝帮主，你也夠蠻橫的了，鐵小姐和我商量，是我們的事，與你何干？我支持鐵小姐，也是我們的事，何以你來加一把咀？你別以為天下人都害怕你這血七帮，你雖然殺得了金家，未必就殺了銀家！更未必傷得鐵家，你少給我狂！」

中年漢的回話十分有力，最後這三個比喻，更言中有物，言外有音，祝永勝一聽，勃然變色，拍案而起，罵道：「你別含血噴人，金家銀家的亂說一通，誰不知道金家的慘劇是西川三兇幹的？你却誣衊我，雖然我不怕你誣害，却不便掠人之美！」

「着呀，不該掠人之美，不過不是你，是西川三兇！他們不該掠人之美，他們給人家誣害，實在太冤枉了，可是你們血七帮，却置身事外，做事眞乾淨呀！可惜百密一疏，忙中有漏，給我在金家找到這個！祝永勝，你總不致於否認這東西不是你們血七帮的吧？」中年漢把一個小布包解開，露出一柄五寸長的匕首。

祝永勝看了一眼那匕首，陡然變色，道：「不錯，這確是我血七帮的。但這匕首在三年前已送給了河朔雙雄兄弟每人一枚，以酬謝他們在昆山勇救我們前任帮主大恩，假如大家不健忘，諒還記得此事。後來，河朔雙雄在一年前已經失踪，紀英浮屍長江，紀傑至今下落未明，這柄匕首落在什麼人手中，我們仍在追查，現在在此發現，你說是我血七帮人所為，我當然無法自辯，但我們亦要追查這兇手，並追查他何以要嫁禍我血七帮的原因，和追查這匕首的來歷和紀氏兄弟的被害情形呢！我說的話，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都無法再向你作其他解釋！」

祝永勝聲落，姓姜的接口說：「這匕首是否當年血七帮送給紀氏兄弟的，我無法分辨，不敢武斷，但五年前血七帮贈送紀氏兄弟血七，聲言紀氏兄弟若有需要，憑此血七可以調動血七帮任何人做任何事，不得有違，一如遵從血七帮主命令一樣，確是前任帮主在贈送血七給紀氏兄弟時所說的話，一年前紀英浮屍揚子江也是事實，但這一切，仍未能證明這柄血七就是當年送給紀氏兄弟那一柄！」

「這一點容易分辨，當年送予紀氏雙雄的匕首，是刻上了紀氏雙雄名字的，只要一看這匕首，便知眞僞！」

「那麼，就容易辦了！我不認識字，也眼力不夠，還是請這位讀書人玉書兄去鑑別一下吧！玉書兄，你給大家做個見證如何？」

「前輩有命，後學當得遵從！」玉書恭敬地回答，並向那中年男女的桌子走過去。他拿起匕首注視，突然向旁一閃，就以匕首作武器向那中年人刺過去，那中年人也十分機警，仰身一滾，也把桌子踢翻，桌子疾向玉書砸過去。那中年女人也動手了，一柄短劍猛向玉書胸前插去。玉書手中只有一柄匕首，但不合用，避了兩推之後，已把扇子張開，扇花錯落，連擋五六劍，左手血七也用來對付中年男子。以一敵二，由下風而打成平手，由被動而取得主動，看情形再打下去是有勝利希望了。

這是一個極大的變化，也是一個突然的變化。各人都看得呆了，不知是怎麼回事，因此有人發問，有人躍躍欲動，有人指責玉書不該動手在先，也有人指責中年人不該以二對一，佔玉書的便宜，意見甚為紛岐！

但是，各人都有顧忌，終於沒有人出手干涉！玉書左手拿着血七，右手掄動扇子，扇子忽張忽合，忽然向對方一搧，涼風撲面，忽又向對方橫抹，扇緣似鋸，忽又向對方穴道疾點，把扇當成了點穴鐝！他從東打西，指女點男，以一敵二，居然漸漸搶居上風，而且攻勢越來越烈，女的首先感到應付不來。

「我們走！」男的說，女的應了一句「是」字，已經向樓梯走去。

「那兒走！不說說明白，休想離去！」玉書斜斜撲出，來到了前頭，擋住了那女人的去路！

「你讓不讓路！」女人一揚手，玉書馬上張開扇子一連幾搧，耳靈的可以聽到一陣輕微的繁响，旋即看到玉書的白紙扇上出現了一點點黑色，玉書看着摺扇，忿然說：「好呀，剛才我還擔心會看錯，現在事實證明，果然是你！包媚媚，你說吧，這柄匕首你怎樣得來？你把紀氏兄弟怎樣了？」

「哼，你神氣什麼？你以為我一定要對你說？你休得妄想！」

「你為什麼謀害金大俠一家，却要嫁禍給血七帮？你說，為的什麼？」

玉書不理對方的話，繼續追問。

各人聽到包媚媚這個名，都悚然動容，尤其是那個土老頭，激動得更加厲害。祇是這時各人都把目光與注意力集中在那對中年男女身上，誰也沒有對旁人留心。

包媚媚給玉書的目光一迫，身不由己的退縮了兩步！

「走！我們衝出去！」中年男子說。

「走得這麼容易！看來你大約是陰司劊子陶元曠吧？」

「你的眼光，倒是不錯！只怕你奈不了我何！」

「不！你弄錯了！我正好奈得你何，你若不交待清楚，休想離！要是你想硬闖過去，我可以告訴你，要想在我鐵面書生賀玉書的扇子下通過，須得有眞功！但你還沒有這功夫！」

「姓賀的，不錯，你的名望是不小，但我也不妨提醒你，如果你敢碰斷我一根汗毛，管叫你不出三天，就要屍橫荒野！」

「對呀，我記起了！」鐵面書生的扇子「唰」一聲摺起來，「拍」一聲在梯口扶手欄干上，非常輕鬆瀟洒地說：「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劊子手是不會自己去殺人的，總得聽主人的命令才去殺人，你雖然是陰司劊子，諒亦是一樣，陶元曠，我沒有說錯吧？你不會自己去殺人，你是像一條狗一樣給人套着頸子，被人呼呼喝喝去殺人的，是不是？」最後三個字陡然提高聲綫，加上銳利的目光直射，陶元曠也給迫退了一步，大約發覺丟人吧，又立即跨

前兩步。

「姓陶的，別以為歐陽老賊會庇佑你，可以為你報仇！你做夢了！你難道還不解他的性子？他叫你到這裏來，早就存心叫你送死了！你洩了他的秘密，你還想活？就是我不殺你，你也別想得活！你說我過不了三天，你呀，決離不了這醉仙樓十丈！現在，你只有一個機會，就是將功贖罪，把經過全說出來，然後請大家原諒！主要的兇手不是你，你只是給人家欺騙的可憐虫！要生要死，都是在你自己！」

「姓賀的，你別危言聳聽，我們不會上你這個當的，你休得妄想！」包媚媚馬上在旁插咀，提醒在考慮中的陶元曠。

陶元曠眞有點動搖了，他細想過去，他實在見得多了，果然都如賀玉書所言，許多辦完了事之後就失了踪，或者被人殺死！前車可鑑，實例太多，不由他不感到心寒，因此，他雖然沒有出言反駁，心中實在不能同意包媚媚的話。

賀玉書似乎看穿了這一點，故意淡然說：

「陶元曠，你自己想想，同枱食飯，各自修行，各人有各人的處境，各人有各人的交情，所以也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與打算！要生要死，主要是由自己決定！因為生命是自己的，不是別人的，我這話，你說對不對？」

「陶元曠，你千萬不可上他的當！」包媚媚也看出陶元曠有不妥了。

「不！媚媚，你讓我好好想想，我……」

他突然停住了，因為他聽得醉仙樓一角傳出一下突然的聲响，他本能的循聲望去，看不到什麼，却發覺勁風襲向身側，未及回顧，先向旁閃，同時回頭，看到賀玉書正把張開的扇子旋動，把一枚暗器擋跌在地！他循着影子與聲响注目，這一看，當堂變色，因為他認出那是陰冥教的特有暗器，澄光油亮，十分歹毒。他見賀玉書用手去拾，不自禁的叫出來：「沾手不得，這暗器有劇毒！」賀玉書馬上縮手，就用扇子一剷一兜，把它承在扇子上。輕問：「你怎知它有毒？你見過？」

「陶元曠，你敢反叛教主？」包媚媚鐵青着臉，兇霸霸地喝問。

「教主？你不見這是什麼東西？我怎樣對他，你可知道，他却想殺我滅口！剛才要不是人家出手擋住，我早死了，恩怨分明，人家救了我，反而害了人家？」

「你不怕教主找你算帳？」

「還算什麼帳？連追魂鏢也用上了，還有什麼帳可算？你以為他還會饒我？」

「這麼說，你是反定啦？」

「我是不同去的了！你……」

「那我就拿你的頭回去見教主！」包媚媚突然出手，劍掌齊施，狠毒無比。陶元曠似乎沒料到她會如此絕情，給迫得手忙脚亂，退避得十分狼狽。不過，他總算避開了，在她再次追擊時，他已使出一招「拒敵千里」，把她迫退了。

這又是一個大變化，各人均感意外。一時互相對望，均無說話。

賀玉書仍然守在梯口，沒有離開的意思。

包媚媚與陶元曠內鬨，打得非常狠烈，一刀對一劍，在開始二三十招，包媚媚攻勢凌厲，佔在上風，但一輪猛攻之後，漸進入低潮，屈處守勢了。

姜辛民與土老頭都看得十分開心，微露笑容。他們已經看出包媚媚處在下風，漸露困態了。祗見陶元曠攻勢漸厲，一刀緊接一刀，一招緊接一招，氣勢如虹，包媚媚用的是劍，不敢硬接，只利用輕靈身法迴避，已無還手之力了。陶元曠在佔盡上風之際，突然振手一刀劈出，同時喝道：「你給我滾吧，以後最好別給我碰到！」

包媚媚給震退了幾步，終於站不穩，跌倒了。

「陶元曠，你狠吧，再碰頭時，你死我活還未可知呢！你兇什麼！」包媚媚說着話，站起來，就朝樓梯口走去。

「站住！你要走，還得問過我這把扇子！」賀玉書張扇擋了包媚媚的去路。她冷冷地望着陶元曠，說道：「陶元曠，你要投降，人家可不領你的情呢！」

「你挑撥也沒用，你總得留下來！」賀玉書斷然說。

「賀玉書，你放了她，我把一切告訴你！」陶元曠替包媚媚求情，願以殺害金家內情作為交換條件。

賀玉書冷靜地說道：「陶元曠，你是你，她是她，你最好少管閒事，還是考慮考慮你自己吧！」

「怎麼？你不放她，我就不說！」

「那也隨你的便，而且，你這麼做，我也懷疑你說的是眞是假呢！你堅持要我讓她離開，目的何在？你是要她去向歐陽老賊報訊，改變他原來的計劃？還是要她去通知歐陽老賊，我們今日在這裏會見的情形？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是不會給歐陽老賊有這個方便的，至於你說不說，隨你好了，我不會强迫你說，你想用她作為交換條件，我不答應！」

賀玉書一席話，使陶元曠聽得冷汗也流了。他慚愧自己怎會想不到，既明白利害，自然不好意思再向賀玉書要求了。

包媚媚逃走不成功，突施暗襲，猝然打出一把暗器，迫使賀玉書避開，她便隨着暗器衝落樓梯，怎料賀玉書已料到她會有此一着，身子向一邊伏貼，扇子一揚一撥之際，左足也踢了出去，踹在包媚媚的腿彎，她無法承受得了這一踹之力，站不穩，滾下樓梯，剛剛滾盡幾級樓梯，突覺腰眼一麻，便知道完了。

賀玉書把她提到樓上，丟在一角，道：「我早對你說了，你想逃出我的扇下，還欠功力，現在，你可相信了？你說不說？你怎樣害死紀氏兄弟？為什麼要殺害金家，又嫁禍血七帮？你說得淸楚，我會讓你死得痛快，要是你仍逞意氣之勇，妳將可吃到苦頭！你說吧！」

包媚媚恨恨地瞪着賀玉書，也以狠毒的眼光，射向陶元曠，她已滿腔恨毒要找地方發洩了。

但是，她不敢和賀玉書的銳利目光接觸，陶元曠也不看她，片刻之後，她自己軟化了。她說：「我不能說，你問陶元曠吧！」

陶元曠倒是下了決心，把經過說出來了。

原來金刀大俠早年曾經傷過歐陽勇的左臉，至今疤痕猶在，後來又殺了他的獨子，絕他香烟，此深仇大恨，他眞是沒齒不忘。

歐陽勇的兒子是個採花賊，有一晚，闖進尼庵，强姦女尼，其中一個是帶髮修行的女子，她不甘受辱，給殺死了，這事由被姦的女尼寫成狀詞，告到官府。當地接二連三又出現了幾宗這樣的案子，還有些可能受了汚辱不敢出聲的，官府無能，無奈伊何。可是他合當倒霉，金刀大俠有事經過此地，便要伸手去管，偏是他合當命盡，居然到金刀大俠寄宿的客店鬧事，結果送了自己的性命！

歐陽勇父子，一傷一死在金刀大俠手中，不自反省，却恨別人，於是，便演出屠殺金家一幕慘劇。至於嫁禍，倒不是存心的，只是偶然的觸發引成而已。

有一日，陰冥教橫行霸道，攔途截刦，還殺傷事主，給紀氏兄弟碰上了，被紀氏兄弟殺得一敗塗地，於是，紀氏兄弟與陰冥教結下寃仇。結果，有心人暗算無心人，紀氏兄弟在一

次夜渡過江時，着了道兒。紀英被殺死，紀傑失了踪，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據估計，可能已經死了！紀傑的血七同樣失踪，紀英這一柄血七首落在陰冥教之手。

包媚媚與陶元曠說在金家檢到血七是假的，他們帶了血七去金家殺人却是眞的。歐陽勇的陰毒在於他連自己人也瞞在鼓裏，他已考慮到萬一失手被擒或被殺，人家見到血七也只誤會是血七帮的人所幹，決不會牽連到陰冥教。血七帮年來發展極速，嚴重威脅到陰冥教，所以想借外力削弱血七帮，等到血七帮眞眞被削弱之後，陰冥教便會正面對付它了！

「這一招確是甚毒，但我仍然有一點不明，金家人人都會武藝，你們到底去了那些人？怎會如此容易得手，似乎全無損失？」賀玉書提出問題。

陶元曠道：「你問得有道理，你很細心！我們教主也考慮到這一點，所以事前先在金家的食水做了手脚，當毒性發作時我們才下手，所以不費氣力！」

「好狠毒的手段啊，歐陽老賊，你等着吧，總有一天我要叫你知道，金家的人沒有死光死絕！還是有人要找你算賬的！」

「賀玉書，你說得不錯，我索性告訴你吧，當晚我們找遍了金家，也找不到金刀大俠！他沒有被殺！」

「怎麼？金刀大俠還活着？」賀玉書簡直是歡喜若狂了。

「他是不是還活着，我不知道，但那一晚我們找不到他却是事實！」

「他不在家？」

「不，他應該在家！」陶元曠說：「我們有人在金家臥底，知道他回了家的。」

「怎麼不找臥底的問個明白？」

「為了怕他洩漏秘密，他早給殺了！」

「啊！他死難瞑目呢！」賀玉書冷冷地說，突然話鋒一轉，道：「你們回去報告歐陽勇，他就叫你們傳出謠言，說是西川三兇所為，要西川三兇揹上這黑鍋，可是？」

「一點不錯！教主說，金刀大俠與三兇有深仇，盡人皆知，這麼說必有相信。就算金刀大俠尋仇，也只會找西川三兇！」

「好一支傷人暗箭，雖然未聞金刀大俠找三兇報仇的事發生，但江湖上確已有不少俠義道的人要找三兇算賬，替金刀大俠報仇了！這一趟，歐陽勇可害得西川三兇慘了。」

「這正是我們教主所希望的。教主還想引金刀大俠出現，然後加以殺害，這樣便可以高枕無憂，再無後慮了。」

「好計！好計！祗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的算盤子打破了！所以，結果是錯了！」賀玉書說。跟着又問：「你今日到醉仙樓的目的是挑撥大家對血七帮的仇恨？你預先知道血七帮會來這裏？還是來了之後才知道？」

「我是預先知道的，教主派人通知我和包媚媚來這裏，叫我們見機行事！」

「以後的事就是你們在這裏所見為所為的了？」

「是！」

「那好吧，你也難返回陰冥教了！我替你問問大家意見吧！」他於是問姜辛民和祝永勝，姜祝都說他坦白直言足證向善，便饒了他。

「慢着！把你的刀給我！」滿口川音的黑衣漢突然站起身，伸手索取陶元曠的鋼刀。他稍一遲疑，便把刀遞過去，並且授人以柄，以示誠意。黑衣漢挽着刀，反覆看了兩眼，然後手腕一震，「叮叮」兩聲，鋼刀折成三段。他把刀柄向窗外探出去，道：「姓陶的，刀生人在，刀折人亡，你的過去，從今日死，你的未來，由今日生，這是一柄替歐陽老賊殺人的刀，你不該要了，你該另外找一柄誅奸邪的除鋼刀，再過你的新生日子！」

他說完，回到自己的座位去。

黑衣漢子索刀折刀之際，陶元曠以為他存心折辱自己，內心的憤怒幾致無法遏止，及至聽他說完，才知是一番好意，自感羞慚，立即走向那人身前致謝，並請教姓名。

「我們三個便是西川三兇了。我是老二王猛，這是我大哥王勇，這見我弟弟王烈！既然大家都原諒你，許你新生，實在值得向你祝賀，如果你不討厭，可坐下來我們交個朋友！」

王猛心直口快，各人動容，祝永勝趁這時刻，把包媚媚殺了。

姜辛民道：「各位不可不防，歐陽勇既然欲知血七帮會到醉仙樓，又派陶包兩個前來，決不會沒有後援，可能我們已受到包圍了！」

「哈哈！薑總是老的辣，老薑，十五年不見，你活得還好吧？」一個聲音緊接着姜辛民的話由樓下傳上來！」

「說話的可是歐陽勇？」姜辛民問。

「老薑，你也太豈有此理了，連老朋友也記不起來，你的心目中就只有一個歐陽勇，總沒有一個司馬標！」

「好呀，原來你們狼狽為奸，怪不得如此大膽，橫行無忌憚了！」

「你何必生氣？來，我來敬你一杯！」

「你有種就上來！沒有人阻着！」

「恭敬不如從命，我先敬你一杯！」人隨聲現，一下子由樓下走上來五個人。各人的目光都閃爍不定，飄來射去，形同閃電。他們看到陶元曠，似有無限恨意，要透過目光去燃燒死陶元曠，陶元曠在他們出現那一利間，曾有怯意，但很快就鎮定下來了。他想到自己已經死過一次，新生了，再不用怕他們了，所以挺起胸膛，十分神氣。

醉仙樓突然多了五個人，氣氛馬上就要變緊張了，因此，大家都小心防備着，這姜辛民也沒有以前那麼輕鬆了！

「嗯，這妞兒長得美啊，如果能跟她樂上一樂就……」他話沒有說下去，給「拍」的一聲打斷了。原來有一個大漢走到鐵劍英桌旁，伸手去捏鐵劍英俏臉，輕薄得可以，却不知道怎的連閃也閃不開就挨了鐵劍英一掌，可能這一掌打的很重，以後他一連退了兩步，「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血，還有兩隻大牙。他的臉也登時紅腫起來。鐵劍英並沒有出聲，連看也不曾看一眼，小女孩馬上倒了一碗茶替少女洗手，又遞上手帕給她抹手，似乎這一掌就打在狗糞上，沾汚了手。

小女孩侍候過少女之後，冷冷地說：「活該！癩皮狗的狗爪子亂抓！換了是我小玉，哼，不斷斷你這狗爪才怪！」

那大漢挨了打，還受譏諷，這口氣可大了。但司馬標却喝住他，不許他動手。

「司馬標，你的主子呢？什麼時候才到？好大的架子啊！」說話的是跟少女在一起的老婦。她不開口則已，一開聲就足以驚人。

「老大娘，你問歐陽勇？他已經在樓下了！」姜辛民說。

「不！歐陽勇算什麼，他不過是一條替人守門，代人受過的狗！他和司馬標一樣，都是人家的守門狗。」老婦此言一出，姜辛民等大為震驚，司馬標却勃然變色，怒然道：「老虔婆，你敢侮辱我……」

「哼，侮辱你？我說你是一條狗，已經瞧得起你了！你難道有膽說一句反對慕容長風的話？你敢反對他的任何命令？就是在這裏，你也不敢！諒你沒有這個膽！你說，你不是一條狗是什麼？」

老婦此言一出，全樓靜寂無聲，陰冥教的

眞正教主原來是失踪江湖多年的慕容長風，這實在出人意外，非老婦說出大家都給瞞住了。

「慕容長風?他還活着?」姜辛民不大相信地說。「他已經失踪快十五年了，我以爲他早就死啦!眞是料想不到!」

「何止你料想不到，許多人都料想不到!若果人人都能想到，歐陽勇和司馬標也當不成守門狗了!若果不信，你可以問司馬標!」

司馬標被老婦口口聲聲說是狗，氣得炸了肺，但這老婦自有她一種懾人氣派，足以鎭懾敵人，以致司馬標也有所顧忌，不敢對她無禮。於是，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老婦的身上，她成了全樓的主要人物!

她是誰?和她在一起的兩個少女又是誰?雖然大家都知道少女是鐵劍英，小女孩是小玉，但所知就僅是她們的兩個名字而已，此外，一無所知了。至於那個老婦，更連她是什麼樣人也不知道。

姜辛民搜索枯腸，也想不到這老婦是誰，連她這一根拐杖也不會聽說過，他不明白，以這老婦所持的拐杖，烏油光亮，顯是數十年來不曾離手的武器，以少女剛才出手所見，顯然她們都非庸手，何以過去江湖上總不聽說有這樣兩個人?少女年輕，未見經傳還說得過去，這老婦不該也無藉藉名!但事實上却又從未聽說過這樣一個老婦。

姜辛民沉思未已，歐陽勇來了，和他一起來的有六個人，比司馬標來的時候多了兩個。老婦冷瞥一眼，道:「歐陽勇，你的主子呢?他不是到了樓下?怎麼還不上來?」

歐陽勇正在睥睨作態，以顯身份，想不到給老婦這麼不客氣的揭露，自然變色。他惱恨交加的怒目相向，罵道:「老虔婆，你想死不容易，何必定要觸怒我歐陽勇，迫我出手?」

「你敢動手?嘿!諒你無此膽量!還是叫慕容長風來見我吧!」

歐陽勇又給一句慕容長風嚇窒了，他怔怔地注視着老婦，果然不敢動手!

老婦輕喝道:「怎麼，還不給我把慕容長風叫來!」

歐陽勇一直以來都是陰冥教主身份，怎麼能任人支使，前去叫人?他去不得!別人又不敢去，因爲除了歐陽勇和司馬標之外，再無幾個人認識誰是慕容長風了，他們根本不能去。於是成了僵局。突然，賀玉書說:「老前輩請稍候，我去給你老人家把他叫上來!」

「你可要小心點，別着他的道兒!」

「是!後學小心就是!」賀玉書走下樓去，對樓下的人朗聲說:「請問那位是慕容長風前輩，樓上有位老前輩找你!請上樓一見!」

賀玉書說得不卑不亢，相當有禮，合乎身份，說完之後，轉身便上樓去了，片刻之後，有三個年在五句之間的漢子同時上了醉仙樓。司馬標等不自覺的變了臉色，對這三個人顯得相當恭敬。這三個人站在一起，右邊一個傲然問:「那一位要見我?」

「哼，沒有鏡子，也該到洞庭湖去照照呀，你也配!」老婦哈哈地說，目光却望向最左邊那一個漢子，繼續說:「慕容長風，想不到吧，你沒有死，我也居然活着!過去的，不必提了，你說，今日我們怎麼了結?」

「啊，原來是你!你說吧，該怎樣?」

「你聽我的?」

「你且說來聽聽!公平合理的，我聽;否則，我自然不聽!」

「這也合理!」老婦緩緩說:「你們三個人，我們也三個人，人數正好相等!你死了，你的人替你收屍;我死了，我的人會料理，如果你要一齊上，我們也可奉陪!今晚二更，昆山見，如何?」

「他們呢?如何?」

「他們有他們的事，你放心，不會來打擾我們的。他們會好好收拾歐陽勇他們的!怎樣?你還沒有給我回答呢!」

「好!這也算公平!今晚二更，昆山見!」三個人的右邊一個人說話了，他一聲「走」，另兩個便跟着，匆匆下樓去了。

「劍英，我們也走吧!」老婦拄杖起立，朝賀玉書招招手說:「這個東道你做了，會有你的好處!」

鐵劍英和小玉都愕然看看老婦，又看看賀玉書。賀玉書向老婦行禮道:「多謝老前輩青睞!」

小玉「咭」一聲笑了，低聲說:「叫他付賬還說多謝，眞是笨蛋!」

「小玉!」鐵劍英低聲喝止，迴眸一瞥賀玉書，恰巧賀玉書也看她，四目交投，她刷的臉紅了，急急移開目光，臉却透出笑意。

老婦走了，她是什麼人，各人還是不知道，成了一個謎。賀玉書目送她們下樓，呆呆的站在樓梯口，小玉回頭見了，又忍不住笑。

老婦走了，姜辛民與西川三兇，祝永勝，還有賀玉書等立卽迫歐陽勇動手。

司馬標和歐陽勇商量了幾句，便由歐陽勇開口道:「今天，我們總不能善罷干休的了，你們打算怎樣?一個對一個，還是一起上?不妨直說!」

「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龍威鏢局的鏢可是你們刦的?」姜辛民率直地問。

「不錯，是我們刦的，你要替他出頭?」

「一點不錯，你若肯加倍賠償，我可以放你一馬!」

「多謝了，還是拿出你的眞功夫來吧!」

「那麼好吧，我就鬥鬥你歐陽勇的陰冥刀吧!」

「不，姜大爺，我答應讓你佔先，以答謝你的招待，但你不能殺他，我要親手報仇!」土老頭不客氣的話，使姜辛民大感意外，脫口便問:「你與他有仇?」

「不錯，我與他有仇!有深仇!」

「歐陽勇，你派什麼人出頭，或者你自己出頭都行，我先打第一仗。有事弟子服其勞，我先替各位前輩接你們幾招!」

司馬標向他的手下眨眨眼示意，道:「你們送這小子回家?」

「讓我來!」一個粗眉大眼的漢子搶先出場，不到十招，已經被賀玉書的扇緣割斷了咽喉，給由窗口丟到湖裏去了。賀玉書贏了第一仗之後，並不應戰，對書童說:「我們到下面去看看!」

祝永勝挑戰司馬標，結果給司馬標打了一掌，碎了肩骨，敗下陣來。司馬標仍不肯放過，追踪進招，西川三兇陡然出手相助道:「我們西川三兇不管你多少人，我們總是一齊上，你不叫人幫手是你自己吃虧!可不要後悔!」

風草田這時走到祝永勝身邊，對他說:「祝舵主，你歇下來，我看看!」他接過了血七幫的跌打藥之後，先用手術接骨，再行敷藥。那個一直跟在祝永勝身邊，狀如師爺的漢子，站在風草田身邊，他偷偷拔出短劍，陡然朝風草田後心插下去。這時站在風草田身邊幫手的有好幾個人，但因事起倉猝，一時都被嚇得呆了，不曾及時出手。但是，風草田却似背後長有眼睛，他身子突然一側，右手仍然按在祝永勝肩上，左手反手向上一掩，再沉手一撥，左腳也飛起了，三個動作一氣呵成，十分清脆玲瓏。那人的短劍被奪了，肋骨被撞斷了，再跌出丈外，把一張桌子也壓碎了。

陰冥教的人扶起他，替他施救，他只是吐血，不久便死了。血七幫的人至此才明白何以陰冥教的人經常都能够知道他們行踪，感到一陣心寒。

三兇力戰三個敵人，三對三原極公平，但三兇平日合作已慣，心氣相通，威力實在不止三個人加起來那麼大，而是大了一倍左右，因此，把素未合作過的三個敵人迫得連招架之力也沒有，節節敗退，岌岌可危，處境非常不妙。看得跟隨歐陽勇上樓的幾個大感不安，一下子便出動了兩個人，變成五個對三個，才能扭轉局勢，拉成平手。

司馬標見風草田打死了他安排在臥底的人，又替祝永勝醫傷，心中大爲憤怒，不顧江湖道義，掄劍撲向他進攻，招招險，招招狠，毒辣異常。有兩個血七幫的人出手抵擋保衞風草田，不但招架不住，反而被刺傷了。風草田一手按住祝永勝傷處，不使碎骨移動，一邊指導別人包紮，一面用拔自祝永勝藥囊的七首抵擋，只見他不快不慢的移動着七首，每一下移動都那麼準確，恰巧地擋開對方的來劍，不使傷及身體，直至祝永勝的傷口被包紮完竣爲止。

風草田陡然轉過身來，面對司馬標道:「現在你再來吧!」說時，已經解下褲帶，迎風一抖抖得筆直，指向對方，司馬標一看對方露這一手，就知道遇上勁敵，不敢大意了。風草田展開攻勢，竟是大刀的招數，一刀連一刀，一招隨一招，一口氣劈出二十四刀，把司馬標迫得手忙腳亂，陡然想起一個人，脫口驚問:「你是金刀大俠?」

「你也知道我的刀法!」風草田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說了這樣一句。只說一句話那末多時間，又已攻出十六刀，把司馬標的劍也砸飛了。嚇得他腳也軟了，跪地求饒，哀求乞憐!風草田不爲所動，一招「開山劈石」，把他劈成兩片，也丟入洞庭湖去了。

陶元曠本來在積威之下有點膽怯的，此刻知道風草田是金刀大俠，一方面因爲對不起金刀大俠，另方面金刀大俠又增加他們信心，使他振奮起來，揮刀協助西川三兇，又把對方的氣焰壓了下去。

姜辛民苦戰歐陽勇，堪稱棋敵，將遇良材，打近百招了，雙方仍難分出勝負，但一過百招，姜辛民就有點力不從心，相形見拙的樣子了。再打下去，可以肯定吃虧的必是姜辛民。就在這時候，風草田來了。他的軟褲帶條的刺向歐陽勇，迫他回刀對付，然後才對姜辛民說:「我已讓你佔先，打過百招，你該讓我親自報仇!」

「你是誰?跟我有什麼仇?」歐陽勇給姜辛民走了，甚不甘心，便要對風草田出氣，風草田把面上的化裝用手一抹，露出本來面目，歐陽勇駭然道:「你是金刀大俠。你眞是金刀大俠?」說的口也震了。

金刀大俠突然出現，嚇壞了敵人，喜壞了朋友，其中最高興的，要算西川三兇了。他們精神大振，勇氣與氣力都驀然地大增，很快就把對方擊敗了。

冥陰教的人一敗塗地，死傷殆盡，依然活着的已不多了，有兩個根本不敢動手，跳窗躍入湖中，生死未卜，金刀大俠惡戰歐陽勇，佔盡了上風，步步進迫，勝利在望了。

樓下不斷傳上來呼喝聲與慘叫聲，歐陽勇知道再打下去必無益處，便思逃走，無奈金刀大俠迫得甚緊，半點也不放鬆，以致他一急之下，再也顧不了身份，一個倒後翻朝窗口鑽出，再一疊腰挺足，橫移近丈，斜向下墮，金刀大俠追到窗口，外面射來三枚陰冥鏢。幸而他眼明手快，屈指疾彈，把陰冥鏢彈了回頭，這時候歐陽勇剛好手掌沾到水面，內心感到一陣輕鬆，後心也傳來劇痛，三枚陰冥鏢全部打在他的身上，一陣劇痛使他無法支持沉下水底。

姜辛民朝金刀大俠深深一揖，道:「你瞞得大家好苦啊!」

「爲了跴查敵踪，追查眞相，我只好如此，假如我以眞面目出現，只怕今天就不會有陰冥教的人到這裏來，我們不知幾時才能查個水落石出了。姜兄，事非得宜還請多多原諒!」

「金刀大俠，我是跟你鬧着玩的，千萬別當眞!只要見到你重現江湖大家就高興了!」

「謝謝朋友們對我的關心!我實在是萬分感謝。」

「師父!」賀玉書驀然在梯口出現，激動的叫出一句就熱淚迸流，再也無法說下去了!

「別難過，玉書!你做得很好，我完全放心了!你早先對師伯說的話我全聽到了，實在好極了!做人應該要這樣，大是大非一定要弄個清楚，並且要堅持，絕不能妥協!你能做到這一點，我就放心了!」

賀玉書唯唯受教，金刀大俠說:「你今晚到昆山去看看吧!我看那老前輩對你似乎印象很好，假如她肯收你爲門人，你馬上就要答允她，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千萬不可錯過!」

「師父，我怎可以……」

「你別泥於世俗之見，我叫你做，你就不必怕人說話了!你先去歇息一會，養足精神，晚上才好出動!去吧，這兒沒有你的事了。」

賀玉書還不想走，給師父催促走的。他走出醉仙樓，回想早先的經歷，不禁感慨萬千。不過半日時光，竟有這麼大變化，眞是如同做夢。想到夢，他便想起那位鐵劍英了。她太美了，就如夢中的仙女一樣。但她不是夢中美人，她是眞眞實實有血有肉的美女。

賀玉書想着她，她也想着賀玉書。她對賀玉書的印象也很好，非常好。她覺得他長相英俊，談吐溫文有禮，舉止瀟洒，無一不好!她覺得從未見過這樣美好的男子，芳心留下他的影子，抹拭不去了!

她跟着老婦走，老婦走了一程，突然加快腳步，並示意鐵劍英跟上，三個人急急趕了一程，來到一間陰森可怖的古老大屋，竄上閣仔，躲在破箱破櫃後面，剛剛隱好身形，已聽到腳步聲與談話聲，聽得出正是慕容長風和兩位朋友，只聽得一個人道:「慕容兄，今晚我們眞去昆山?就三個人?」

「我認爲應該去，當着那麼多人說的話怎可以不去?不怕惹人笑話?」另一個插咀道。

「莫貴，常言說: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除非對我們有好處，我們實在不必去!」

「讓他們白走一遭?」

「哈哈，我正要捉弄那老虔婆一番，殺殺她的氣焰!你們執拾一下，天黑之後，我們馬上離開這裏，氣她一個半死!」

「怎麼，我們不和她見面了?」

「少廢話，快收拾吧!」

莫貴心中嘀咕，却不敢再說什麼，便一聲不響埋頭收拾東西。正檢拾間，身邊的朋友忽然「哎唷」一聲駭叫，向外躍開幾步，左手按着右臂，鮮血由指縫中汩汩外流，原本收拾着的東西便丟了一地，有的且染上了血漬。這個變化嚇了莫貴一大跳。

慕容長風身形一幌已經出了門口，然後問道:「蔣洪，發生什麼事了!」

「蔣洪手臂受傷了，有人偸襲!」

「搜!」慕容長風斷然說，自己便展開身形在屋外搜索，回到原地時，赫然看到老婦和她們三個都在那兒，不禁一怔冷然道:「你們來幹什麼?我們不是約定晚上在昆山見了?」

「不錯，早間是這麼約定，但我改了主意，我不想被人捉弄，所以現在就要動手了!」

「你瘋了?你說什麼?你……」

「我沒瘋，我只是怕被人捉弄，所以到這

裏來！慕容長風，你以爲我還會跟過去那麼單純，相信你說的都是眞話！」她回頭對鐵劍英說：「你去對付莫貴，小玉去收拾受傷的！這老賊，有我！」她的拐杖一掄，立卽烏光閃閃，狂風大作，形如龍捲，把沙泥碎石細成一條黑色風柱，疾向慕容長風纏捲。慕容長風拔劍吐掌，掌風到處，風柱鬆散彎曲，劍光過處，風柱便被截斷，但風如水柱，雖斷無傷，散亦能聚，老婦那一根拐杖越舞越急，風柱也越捲越快，慕容長風劍掌齊施，亦只可暫處守勢，稍爲削弱風柱，却無法消除風柱。因此，不到盞茶時光，風柱已經迫近慕容長風身邊，雖然仍未能傷及他的身體，却已把他的衣服扯得片片飛，部份地方露出肌膚了。

「翠華，你眞的這麼忍心，要下殺手？」慕容長風在劣勢中露出怯意，向對方乞求了。

「翠華？你還記得翠華？她早就死了！你惡貫滿盈，認命吧！」老婦冷冷地說。攻勢到底是放緩了！

「師姐！都是我錯，我實在該死！你就饒我一次，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吧！翠華，我求求你，讓我改過自新吧！」慕容長風見對方放緩攻勢，立卽就展開哀求。可是老婦却不爲打動，冷然說：「我給你一個自己了斷的機會，你自裁了吧！你不自己動手，我也要動手了！」烏油拐杖倏然停了，向地下一頓，等待對方自裁，慕容長風却趁此機會振臂一揚，手中劍電射而出，直指老婦胸膛。老婦與他相距不過一丈二三，他一出手，劍已刺到老婦身前了。這樣近，又是暗襲，實在不容易廻避得了，可是老婦似乎早巳料到有此變，那邊廂慕容長風才振臂，老婦身子一側巳經閃開了近尺，讓過劍鋒，再伸手一抓抓住劍柄，把劍抓住。

慕容長風這一招是破釜沉舟的拚命之招，他一揚手就發現對方閃避，心知不妙，但劍巳脫手，無法收回，只好點足疾退，急謀逃生了。他拚命奔逃，去勢甚速，巳逾奔馬了，怎知走出近三十丈，赫然發現老婦怒目相向，擋住去路，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拚命沉足凝步，穩住身形，可惜還是遲了，老婦橫拐疾掃，凌銳的拐風侵入身體，竟然傷斷他的經脈，使他一下子變得軟弱無力，連站也站不穩，雙腿顫抖，看來就要倒下了。

「翠華，你不用下手，我也活不成了！我只希望你囘答我一個問題，你明明是死了，怎會復活的，你本來不會武藝，怎麼會練成這身武功？」

「你殺死的不是翠華，也不是我；你逃走之後，我另有奇緣，你不必知道了，你這柄紫電劍我還用得着！快把劍鞘解下來！免我親自動手！」

「姑姑！姑姑！你在那裏！」鐵劍英從屋內叫出來，她後面跟着小玉，見到老婦，立卽就走過去，並用異常的目光看着慕容長風！

「他活不成了，留下一個全屍吧！這柄劍，連我的武功，你替我都送給賀玉書吧！這兒的事巳了，我也該走了！今晚，你替我到昆山去見見賀玉書，把劍與武功都給他吧！他是一個誠實可靠的小伙子。」

「姑姑！今晚你不去昆山了？」

「我還去幹什麼？你去吧！你代表我！」

「姑姑，這劍我可以交給他，可是你的武功，我怎麼交？」

「傻孩子，你還不明白，你可以慢慢傳給他呀，我又不限定你什麼時候！」

「姑姑！」鐵劍英明白了，臉也紅透了！

當晚，鐵劍英果然在昆山見到賀玉書，她先把劍贈他，並答應以後替師父傳他武功，他再三稱謝。之後，爲了傳授武藝，他們經常在一起，江湖上都知他們是一對完美的情侶了。

萬籟聲技服日本刀

提起萬籟聲！凡是學過武術的人，都知道他是譽滿大江南北的武林高手，而且還著有「武術匯宗」一書，風行全中國，是一個難得的文武全材的人物。

萬籟聲由於名氣很大，當年上海警備司令慕他的名，聘他做武術教練，於是他便在上海的軍警部教授拳脚功夫。

萬籟聲原本是以自然拳和少林拳著名的，但在軍警部中，他却不是教這兩種拳術，而是教他自己研究出的「刺槍二十四式」和「大刀術」，這兩種武術都是士兵們隨身的武術，尤其是在肉搏的時候，刺槍是唯一的武器了，在抗戰時期！中國的大刀隊非常著名，萬籟聲當時教的「大刀術」亦是功勞不少。

這兩種武術都是非常實用的，除了口授之外，還編成講義，讓士兵熟讀，萬籟聲在軍警部教授這兩種武術，亦是警備司令授意的，因爲當時日本侵華的野心巳顯露，隨時會發生大戰，所以警備司令便着他教授士兵在戰陣上實用的武術。

在警備司令裏，除了武術之外，還有許多個部門的，這些部門都聘有專家教授，當時軍部中的炮科術，都是聘請日本人作教官，訓練士兵炮術，在上海的軍警司令部，也有這·個日本教官。

這個日本教官名叫原田俊彥，是一名陸軍上尉，除精通軍事之外，對刺刀、劍道，柔術都有相當造詣。在平日的交談中，他知道在軍部中有一個教武術的萬籟聲，也看過萬籟聲編的刺槍「二十四式用法」和「大刀術」的講義，亦知道萬籟聲是中國著名的武術名家，同是亦是「武術匯宗」著作人，原田俊彥認爲萬籟聲的武術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完全不合實用的。

「哼，如果他和我較量，就知道我們日本的武術的厲害了。」原田俊彥對士兵們這樣說。士兵們把這些話講給萬籟聲聽，萬籟聲只有一笑置之。無巧不成話，這一天，萬籟聲在操場上與士兵講解刺刀術，原田俊彥剛巧走進來，見了萬籟聲，便走過來說道：「萬籟聲，你的武術沒有用的，讓我來給你點厲害看看吧！」

當時在塲的還有警備司令，在此情形之下，爲了國術和自己爭面子，萬籟聲立刻應戰，當下由警備司令作公證人，並着他們兩個人身穿革衣護體，原田手持刺刀，萬籟聲持纓槍，兩人的武器都用布裹尖鋒，並且蘸上墨汁，各穿白衣。

比賽的方法，聲明由原田先刺十刀，接着由萬籟聲刺十槍，各自躲閃，刺完之後，檢查兩人所穿的衣服的墨痕，以決勝負。兩人如言下場，原田首先標步向他胸前便刺，萬籟聲不慌不忙，俟他的刀將到，突然把身向右盤旋，原田的刀便落了空，再刺又翻身竄到他的左面，原田兩刀落空，第三刀刺他面部，萬籟聲卸步矮身，用「雁落平沙」勢化解，原田三刀落空，心中急焦，十刀過後，一刀也沒有刺中萬籟聲。現在便輪到萬籟聲刺原田了，萬籟聲槍勢如暴風疾雨，原田雖然力避，但十槍過後，原田除下身中之白衣數黑墨有七八點之多，至此，不由得原田不屈服了。

·一鳴·



紫金丹 寧神固腎

多慮傷精　多憂傷神

男性補藥紫金丹，純用王道中藥提煉而成，補而不燥並無任何副作用，爲寧神固腎之良藥。

主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把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服法　每日分早午晚三次服，每次服二粒，用淡鹽水或暖開水送服，連服四天方能標本兼治。體質較弱者可用拔蘭地酒送服，以加速藥力運行。病者連服四天後，改爲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服二粒，使體力越發增强，無病服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經營事業與享受人生，均有得心應手之妙。

反應　服紫金丹後，小便呈黃色或金色，是藥力清除膀胱與及腎臟之濕熱排洩出來的徵狀，毋須疑慮，可安心繼續服食。

忌食　如有傷風感冒，應暫停服食。在服紫金丹期間，戒食蘿蔔，因蘿蔔能化麗參。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分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 ☎7969